

慧光集

三十

雪域高僧傳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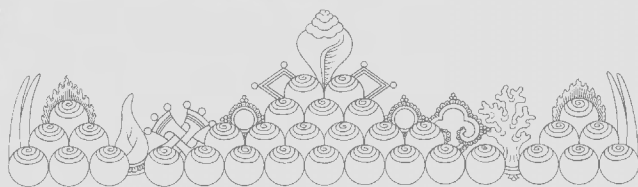
二十世紀末的今天，人類以自己的智慧和雙手創造了新的物質文明，解決了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難。但是人類的基本痛苦生死老病是現代科學無法解決的，因此，科學史上所有偉大的科學家如牛頓、愛因斯坦等都在生死老病之前無法不低頭。他們面臨生死老病的時候與普通人毫無差別，所以，現代科學不能滿足人類最終極的心願——自由自在的解脫。

解脫是超越生死老病的範圍和一切生命的終點站，也是每個眾生早晚將要回歸的大自然，已經回歸此境界的高僧們的來去是這麼自在、這麼安詳、這麼快樂的。他們沒有煩惱，也沒有痛苦。因獲得了內心的自在，自然也獲得了外境的自在，不受地、水、火、風等四大種的影響。這確實是真正的自由和幸福，是故，人類自我認識和開發自身智慧是唯一使人們實現最高之理想的。

生死老病的來源和它的本質，以及超越它的方法等等諸多人生的重要問題，只有佛法裏才能獲得正確的答覆。所以，社會各界人士應該讀一讀佛法寶典，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一定的收穫。

堪布 慈誠羅珠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於成都



前言

頂禮 吾等導師釋迦牟尼佛！

在此說明宣揚高僧大德傳的必要性，比如《經傳金鬘》中所說：“稍聞佛及菩薩眾以及他們的應化身經傳寶、殊勝正士化身們的傳記以及稀有的種種事業，也能清淨無量的惡業罪障，圓滿廣大福德資糧，播下善法的種子；並且生在上師們的足下，享用勝乘妙法；能承擔艱苦難行，增長心力及了悟。

若廣聞並且謹記在心，則以傳記宣說正法故，而了知取捨及無繆之道，令相續中無有信心者生起信心，具有信心者不斷地增長，內心自然生出厭離心、精進心，智慧等。

如果生起堅定的恭敬心，真實傳承加持入於心相續，則未生起的覺受及證悟無造作生起，已生起的上上提升，發揮效力。

若‘願我也行菩薩的稀有事業’這樣的想法生起，則相續中已生起願菩提心戒。

對於強大的善業心生隨喜，則獲同等的福德；聽聞稀有的事業以及甚深的法語故，能立即滅除貪瞋等不善業及所有痛苦，增長歡喜及善法。

雖然一些邪見者會污蔑毀謗，但大菩薩們以慈悲攝受成為所化，而能成為輪迴有際者。

總而言之，自他二利任運產生故，凡見聞念者也有大利益。所以應該精進抄寫、攜帶、讀誦、講說、聽聞、思維，並且牢記在心，修持真實的涵意，而生起殊勝的敬信。”如所說般。

上師善知識們住世時，親自弘法渡眾；示現圓寂後，則以傳記教化眾生。傳記為他們的心路歷程，亦可以說是他們在人間表演弘法利生遊戲的劇本，任何一個跟隨他們的弟子，若按其劇本演出，則絕對脫離生死，獲得解脫。因為這些都與解脫有關故。

祝願具緣閱讀本書者，內心均能生起強烈嚮往、效法之心，信心增長，早日證得菩提。

雪域高僧傳

目錄

前言

- | | |
|---------------------|-----|
| (一) 全知無垢光尊者略傳 | 7 |
| (二) 欽則益西多吉密傳 | 55 |
| (三) 全知米滂仁波切略傳 | 163 |
| (四) 肉身驟然騰空飛逝 | 205 |
| (五) 門色仁波切傳記 | 235 |
| (六) 末法時代的虹化大成就者 | 267 |
| (七) 二十世紀末超類絕倫的虹身示現 | 287 |
| (八) 將此身心奉塵刹 瑞相紛呈啓後昆 | 301 |
| (九) 貝瑪秋英恰達爾尊者傳 | 309 |
| (十) 堪布貝瑪才旺仁波切傳 | 333 |
| 附錄： | |
| (一) 藏地修持大圓滿獲虹化者略記 | 347 |
| (二) 門色仁波切殊勝教誡開示錄 | 352 |

全知無垢光尊者略傳

◎札秋桑波尊者／著 索達吉堪布／譯

頂禮一切三傳承殊勝上師！

首先發心利衆生，中間擔負重大任，
最後現前菩提果，又如釋尊之誕生，
此大德亦與波同。昔日累劫積資糧，
中披堅韌精進甲，終成二利尊前禮。
至尊無垢光傳記，廣如虛空深如海，
凡夫心雖難了達，撰此報恩利後代。
宛若空中日升起，令諸蜜蜂增歡喜，
祈禱開啓我心花，增上講辯著辯才。

我懷著一顆報答尊者深恩厚德、利益後代具緣信士的赤誠之心，將自己耳聞目睹法王全知無垢光尊者仁波切的事蹟以及所知曉的情節，在此以簡明扼要的文字作概括性地敘述，殷重祈禱諸位殊勝上師賜予加持，願空行護法尊眾鼎力相助。

尊者誕生在南瞻部洲的中央印度金剛座百餘由旬以外名叫友熱札破東仲的地方。依據密宗的一種觀點而言，四大部洲之一的南瞻部洲是釋迦牟尼佛所化的百俱胝南瞻部洲之一，在毗盧遮那佛心間吉祥結正中的一朵蓮蕊上，名為基藏花飾，毗盧遮那佛身體遍及一切剎土，而且身中也圓滿了一切剎土，其雙足金剛跏趺座，雙手等印，掌中托鉢，鉢中盛有香水，其內有二十五層鮮花，南瞻部洲則位於其中的第十三層。

在友熱札破東仲地方有一位大阿闍黎是蓮花生大師的親傳弟子，他是一位獲得了馬頭金剛悉地的成就者，名為安蘭·嘉瓦秋揚。他的種族傳宗接代，未曾間斷，過了二十五代，尊者的祖父拉仲出世，他獲得了甘露藥的成就，壽命長達一百零五歲。尊者的父親是一位阿闍黎，名為丹巴仲，母親是空行母的化身，名為索南間。母親懷孕期間曾夢到一頭大獅子的額頭上同時現出兩個太陽，光線縈繞，融入自己的體內。土猴年二月初八（西元一三〇八年）這一吉祥的日子，尊者誕生於世。當時，一位手握寶劍、獠牙畢露的黑色女人現於人前說我要保護這個孩子。說完將尊者抱了過來，之後又交還給他的母親，瞬間便隱身不見了。她就是南哲熱瑪德護法神。

一次，母親去田裡幹活時，把他放在田邊，後來急著去辦一件事，正趕上此時下起了一場冰雹，她慌忙之中竟然忘記了田邊的嬰兒，等回到家中才猛然想起，不禁焦急如焚，於是急急忙忙趕到田邊去看，結果孩子已不知去向了。母親萬般無奈，最後只好哭著回到家裡。這時，前面的那位黝黑的女人從庫房中將孩子抱出來，用寶劍指著她說：“你太怠慢這位活佛了。”說完又無影無蹤了。平時，南哲熱瑪德也經常是形影不離地侍奉左右。

無垢光尊者是真正的化身，這一點蓮花生大士遺教中早已授記過：末法時期嘉瓦秋揚世系中的最後一代，有一位

文殊菩薩的化身將弘揚密法，其後此法於兩代中興盛。

藍毗尼園義成誕生時，
天王龍王為其作沐浴，
手捧潔白哈達誦吉祥，
面露喜色恭敬作供養，
如是此勝大德降生時，
南哲熱瑪達之雙手抱，
口中言說我將護佑之，
複次交付其母身消失。

尊者從小就具有虔誠的信心、廣大的悲心與超群的智慧，五歲起開始用功學習文字的讀寫，由於他聰穎過人，所以不久就完全運用自如。七歲時在父親面前聽聞《集善逝續》、《馬頭金剛續》、《金剛橛》、《蓮師事業論》以及醫方明、曆算學等，全部通達無礙。九歲時在札謝聰諦地方念誦《般若二萬頌》和《般若八千頌》各一百遍，對其中的詞義無餘精通。十二歲在桑耶堪布薩欽巴與阿闍黎根嘎哦色前出家，法名慈誠羅珠。出家後便開始學習戒律，從這時起，年僅十二歲的他就開始因機示教、講經說法，並且經常到各處寺院在智者濟濟的辯經場上，嶄露頭角。

淨飯王之太子出皇宮，
清淨塔前出家受圓戒，
現示目睹輪迴過患相，

引導衆生趨向解脫道。

如是此聖者亦於桑耶，

了知佛教根本即戒律，

聞法講經事業極卓越，

追隨佛陀尊者前敬禮。

十六歲時，尊者在阿闍黎札西仁欽前聽受了兩遍《道果論》和《六法論》、《亥母六法》、《勝樂鈴》的灌頂，以及《金剛手大輪》的灌頂與教授，並且在阿闍黎旺意前聆聽了《時輪金剛》、《新續全集》等數多續部。又初中後三次在則龍仁波切前聽聞揚擦法門、夠倉道引導、帕單巴的息法，此外還有瑪吉拉準的六斷法等。

十九歲時前往桑普，在智能超群的張巴秋華丹與嘉燦巴秋札二位上師前聞受《彌勒五論》、《釋量論》、《集量論》，完全領會後便為他人傳講。彌勒菩薩在《寶性論》中說：“除分別念外，無餘所斷故，聞法故聞勝。”

符合其中所說此聖者，

廣作聞思善修自智慧，

遣除無知黑暗焚愚林，

妙慧澈見至智者終境。

後來，尊者修持不動佛、妙音天女等增長智慧的法門，從而面見了各位本尊的金顏，親聆彼等法語，尤其面見

妙音天女時，被天女放在手掌中轉繞四大部洲七日內觀賞四大洲、須彌山。之後打開了喉間受用輪脈結，智慧得以無偏增長。由於尊者在桑普等因明學院辯論時常引經據典，教證豐富，所以眾人都稱呼他多教證桑耶巴。

此外，尊者在慧堅譯師前恭聽了《因明七論》、《心經廣釋》、《三摩地王經》等甚深五經以及《詩學明鏡論疏》許多法門。如此對於教理竅訣以及因明、詩學、聲律學等各種學問全部精通後便雲遊四方，依止數位成就者上師廣泛聞受經續竅訣等諸多妙法。在阿闍黎雲訥敦哲前聽聞了《寧瑪續全集》、《密集續》以及《大幻網》心部方面的許多法要。又於阿闍黎雲訥嘉波前聆聽了龍樹菩薩解釋第一轉法輪四諦法的教言集，解釋第二無相法輪的中觀六論，即《根本慧論》、《六十正理論》、《七十空性論》、《回諍論》，解釋最後了義法輪的《讚法界論》。在阿闍黎雲訥多吉前聽聞了《入行論》、《學集論》以及阿底峽尊者的教言集等諸多耳傳法門。於波巴堪布前聽受了措普譯師的法要《修法海》、《空行海》、《勇士海》、《法源百門》、《毗奈耶》廣中略的經部、《金剛經》、《波般攝頌》、《心經》、《般若一萬頌》、《事師五十頌》等許多教法，於噶瑪巴自生金剛尊者前恭聆了六加行及除障法，《那諾六法》、《直指三身》、《大悲佛海》、《大悲王軌》、《密集金剛》、《薩波哲續》、《瑪哈瑪雅續》以及《紅黑大威德續》。在阿闍黎旺意前聽受《六加行修法本尊直傳》、《佛頂續》、

《空行帷幕》、《繞派大威德續》灌頂教言以及圓滿次第，還有風輪財神、作明佛母、釋尊、空行修法、彌勒、十六羅漢以及藥師佛等許多修法。在謝賽仁波切前聽聞了《三類道歌》、《三類山法》、《緣起百門》。阿闍黎敦策前聽聞了《仙人水銀取精法》與《細沙取精法》。在蔣揚上師前聽聞了時輪曆演算法、《火海五攝續》、《觀察日蝕月蝕續》、《金剛頂續》、《文殊根本續》、《金剛源續》、《時輪金剛釋》、《攝真如達塔桑哈續》、《淨化續》、《金剛界續》、《普明續》、《開光明義論》等。在薩迦法王前完整地恭聽了《大發心儀軌》以及三續教授。在措普巴上師前聽聞了《金剛鬘幕怙猛怙》等法。在湊諦巴上師前恭聽了秋旺派的《集大悲心要》，大圓滿《佛陀雙運續》、《根除輪迴續》、《上師密集續》、《怙主中性續》、《取精百門》、《紫旃檀囑神海續》、工巧學、火炮水炮術、大力小力術以及壘環式修法等。在康麥巴尊者前聽受了《長壽巴拉巴札》、《擦擦磨巴》、《紅心寶續》、《佛母毒劍續》、《駕風煙霧續》、《十萬黑續》、《外道七尊法》、《金剛經》、《防冰雹法》等。在拗唐瑪巴尊者前聽聞《集善逝八教》、《天鐵俄木》、《金剛櫛伏藏秘密智慧》、《怙主七品》、《騎虎怙主》、《騎鳥》、《騎獅》修法等。

尊者住在桑普地方時，野蠻的康巴人居然先後七次將他從一個住處攆到另一個住處。最後他與措普巴袞秋巴住在

一起。一日，上師張巴秋華丹對措普巴說：“這位桑耶巴格西如果能留住在這裡，必將對本寺院大有利益，唉！沒想到這群秉性惡劣的康巴人卻容不得他住在這兒，這條茶葉您拿去供養他，這兩塊氈氍也送給他用，你平時多和他聊聊，我也會找他談談的。”措普巴將半斤茶葉和兩塊氈氍帶回來，對無垢光尊者說：“上師說這茶給您飲用。”“茶明日再喝也可以，今天沒有空了。”說完就走了。次日黎明尊者背起背包說：“我走了，我留下的東西讓他們享受吧。”說完就上路了。當他走到措普譯師的遺塔前時，正好碰上一位道友往上來。那位道友問他：“您這是去哪兒呀？”尊者回答說“我在康巴這個地方待不下去了，所以要離開此地。”“您不是著論無礙嗎？為什麼不留下偈子狠狠地譴責他們一頓呢？”尊者說：“我已經揚揚灑灑地寫滿了一張紙，貼在法座上了。不過，這裡還有一張。”他拿出來交給那位道友，“這個麻煩你帶上去。”那人便將這首以嘎卡等三十個藏文字母為句頭寫的厭世歌帶了上去。後來，那些康巴人氣極敗壞地將法座上的偈頌消毀了。那首憤世嫉俗的三十字母厭世歌則在漢地以上廣泛傳播開來。

在此之後有一次，尊者前去哦多地方化緣，當時尊者的穿著是上衣僧裙和一個披風，既不華麗也不寒酸，可算是中等，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衣物了。當天晚上他留宿在地方的一間房屋裡，與住在那裡從衛多地方來的一位格西

不期而遇。格西問尊者：“您從哪裡來？”“我是從桑普來的。”“都學過了些什麼經論呢？”“我學過《戒律》、《彌勒五論》、《因明》等。那麼，您是從哪裡來的呢？”“我從嘉瑪地方來，但我的故鄉是坐普，我是在夏地出家的，《入中論》我學得還是很不錯。”尊者沒有順著他的話說下去，而是問：“據說嘉瑪地方有成就者玖拉修行的一個山洞，現在那裡的情形怎麼樣呢？”“那倒是一個很好的山洞，您問這個作什麼？”“如果我能化緣到一大口袋青稞，那麼我想冬天就住在那裡。”“噢，正好，我冬天也要在那裡住，這樣吧，我這裡還有些存的青稞，我就奉獻出來。對了，那個村子裡有一位密咒師，他的兒子經常夭折，您懂不懂如何作黑馬頭金剛的火施儀軌？”“我懂。”“那麼請您去他家好嗎？”於是尊者去密咒師家為他們作了火施儀軌，完畢後他們供養了他一大口袋青稞。此後，就與那位格西結伴前往玖拉尊者的山洞。立誓閉關八個月。尊者修了一間黑關房後將青稞也搬到那裡。每日黎明時為格西廣講一次《現觀莊嚴論》。

過了五個月，一日拂曉的夢裡，在有沙丘、小溪的山谷中，聽到傳來伴著鐃鈸樂音的歌聲，舉目眺望，看見度母化身的一位少女騎著有金鞍鈴鐺裝飾的駿馬，朝此而來。她身著錦緞衣裳、佩帶純金、松耳石飾品、以金瓔珞掩面、芳齡十六歲左右。尊者請求說：“聖女，請慈悲攝受加持我。”她一邊摘下一頂珍寶頭冠戴在他的頭上，一邊說：“從此以

後恆時加持你並賜予悉地。”因為得到了聖女的加持，在一個月期間，一直處於明樂無念的等持中，並且獲得了謁見格瑪曷札的授記。閉關結束後，尊者為父母作了一百零八遍普明儀軌，格西心裡想，這位尊者必定具有加持。之後請求灌頂時，他就欣然應允了。在格西去提水的短暫時間裡，尊者用彩粉與土粉設立了一個完整美觀的壇城，完畢後，為那位富裕的咒師一家人修波則倉與三十人傳授了灌頂。

嗚呼奇哉怙主大悲尊，
不現法界之中慈視我，
以語自在智慧之日輪，
速遣我心深處之黑暗。

二十七歲時，尊者要奔赴大持明者格瑪曷札前，走到桑耶時，遇到了雅逮大班智達，雅逮對他說：“現在你要去往何處，所有的人都來法王噶瑪巴前求法，你該上去才對。”尊者說：“聽說大持明者格瑪曷札住在雅多嘉瑪普地方，我要去拜見他老人家。”二人互相告別。尊者到了嘉瑪普，看到大持明者師徒搭起的七十多所帳篷，問明住處後前去拜見上師。上師顯得格外高興，面露笑容地說：“昨晚我夢到了一隻奇特的神鳥，被千隻小鳥團團圍繞著，將我的書帶到了四面八方。看來那隻鳥就是您了，一定就是受持我此法的傳承者。”當年夏天，依照上師的吩咐先

後九次從一個空谷遷徙到另一個空谷。剛剛落腳又立即搬遷，結果弄得疲憊不堪。當時的尊者衣衫襤褸，因而經常受到上師身邊的小僧人們的奚落挖苦，甚至連周圍的狗也仇視他。

在上師傳法的前一天晚上，兩位管家帶著一個大斗來到尊者面前說：“桑耶巴格西，你的法稅在哪兒，凡是請求灌頂的每人必須交七藏斗青稞。”尊者面有難色地說：“我連一藏升也沒有，可上師明明已經說過我可以得法。”管家態度十分強硬地說：“那麼，這次傳法中一個人的法稅誰來付？”尊者不禁暗想：因為前世未曾積累福德，才遇到這般的困境，這該怎麼辦呢？難以交上法稅，看來必須要離開此地了，當著眾人的面實在不好意思，還是趁著天亮時到山谷口。這樣考慮後，第二天黎明正在起床時，有人來通知他說：“桑耶巴格西，上師讓您現在去他那裡。”尊者想，我本打算馬上走，可是又不能違背上師的言教。於是他來到上師跟前。上師笑容可掬慈祥地對他說：“你不要胡思亂想，來，坐下喝茶。”又派人去叫那兩位管家過來，他們來了以後，上師對他們說：“這位格西已從內心中交了法稅，你們不要難為他。在此次聽法的所有人中沒有能勝過他的。”

奇哉極為稀有殊勝相，
猶如常啼謁見法勝尊，
無著依止彌勒怙主前，
聖者依止聖者真奇妙。

尊者為正法歷盡了千辛萬苦，曾經在兩個月裡僅以三藏升糴粑粉與二十一顆水銀丸維持生活，清苦拮据。每當下雪時，就鑽進一個牛毛口袋裡，這個袋子既作衣服又當座墊。儘管是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但他仍然堅持不懈地在上師面前恭聽了許許多多的教法，諸如寧瑪派伏藏《蓮師寂猛加持續》、《黑紅亥母八部法行》等數多修法，還有《普作王續》、《阿如虛空風續》、《普賢自住續》、《三有大續》、《精通廣界所知續》內外密類諸多續部，尤其聽受了無上密四灌頂、甚深四涵，十七大續部以及一百一十九種小篇幅的竅訣。此外又聽聞了三大護法神的修法。上師將教法的一切觀點全部交付於他，指定他為教法的傳人，而且隆重地舉行了授予三界法王最崇高的儀式，從此尊者便成了三界法王，並且他也完全具有令見、聞、念、觸的一切眾生置於菩提果位的廣大威力。

波與本來帖主無二致，
大悲利衆顯示大方便，
以勝乘藏妙雨令善緣，
見行花茂尊前我頂禮。

此後，尊者立下誓願在青普修行七年，在酣哲剛地方修法時，七日中接連不斷地見到黑色金剛亥母的容顏，爾後修行蓮師猛修法，結果時而會看見二十一頭、四十二手的黑汝嘎被八大法行的七百二十五位尊眾所圍繞。黃財神

供養了他一顆名貴的寶珠，金剛璫玉度母親自現身，將自己內外密無上的修法毫無保留地傳給了他。住在給貢時，有一日在境界中親見蓮師的寂靜尊顏，並且來到空行剎土，看見諸位空行母傳法的壯觀場面時便情不自禁地散拋吉祥的鮮花。當他要離開時，所有的空行母為他餞行，並且傳授了《空行心滴》。住在給俄時，親眼目睹光芒環繞中的紅色金剛亥母、金剛薩埵、馬頭金剛、度母和站式的無量光佛。住在屍林時又現見了手持豺狼與棍棒藍色一目的一髻佛母、曜王曷呼拉與妙金剛單堅三大護法神。在夏俄經堂裡又清楚地見到了怙主四臂觀音、降魔金剛以及二十一位優婆塞（蓮花生大師初入藏時被其降伏並承諾護持教法，現為居士形相的二十一位護法神）。

善法界之廣闊大地上，
開墾勝菩提心之良田，
精心播下願行之種子，
成熟十善莊稼尊前禮。

那一個夏季，尊者前往拉薩大昭寺朝拜釋迦牟尼佛親自加持過的覺沃佛像，在佛像前清晰見到從覺沃佛像的白毫間射出光芒融入自己的白毫間，由此使他想起了曾經在靈鷲山、新疆地區、成為班智達瑪哈莫札以及在印度時所精通的新舊派佛法等情景，歷歷在現，了了分明，於是內心比以往更安樂，更寧靜。前去單帕地方專心致志地聽受了密藏續，

接著又來到瑞謀寺，在那裡和瑞謀上師交談時，二人同時看見一位黑色女人出現在面前，她將隨身攜帶的一部札歌則達經函交給尊者之後便杳無蹤影了。瑞謀上師深感驚奇，豁然醒悟過來，於是向尊者求法。尊者也爽快地答應在青普傳講心滴法，之後就離開了該寺。

二十八歲在拉繞謀堅地方傳講心滴法時，剛剛開始講法，空中便普降五色繽紛、多姿多彩的花雨，進行有戲灌頂時，到處遍佈耀眼奪目的藍色光芒，在進行無戲灌頂時五彩光線遍空縈繞。並且身色湛藍的蓮花生大師與身色豔紅、手持寶瓶的益西措嘉降臨，他們在為自己灌頂時，空中光芒萬丈，妙音與鈸聲悅耳悠揚，久久迴蕩，出現了諸如此類的神奇瑞相。這時，在壇城邊緣出現了七位如松耳石般碧藍的十六歲童女，她們個個婀娜多姿，翩翩起舞。尊者對此默然不語，神態如故，沒有作任何喜怒的表示。此時，蓮師佛父佛母賜予尊者空行心滴的灌頂。並且授記：需要恢復哈恙山洞、烏金堡與夏地經堂以及撰著論典。蓮師賜其名為無垢光，益西措嘉空行母賜名金剛威嚴。

對於尊者慈誠羅珠的聖名，續部中有明確的授記。《阿底莊嚴續》與《應成根本續》中云：“爾後羅珠尊持教。”其中所指的是無垢光尊者。《遺教續》亦云：“羅珠名者無礙行。”

此尊即是殊勝大聖者，
佛陀授記法主皆讚歎，
空行奉其甚深伏藏師，
如是成就聖者誰能比。

在這之後，尊者前往剛日托嘎，在覺受中明顯地感到了十二地神母、九兄弟護法神的熱情歡迎，在此地修行了整整三年。期間有一天凌晨的夢中，上師格瑪曷札親自降臨，單手結期克印，一言不語，尊者立即心領神會，明白這是灌頂的表示，當時雖然上師已經出現了圓寂的種種徵相，但依靠一緣等持力而使壽命得以延續。就在同一天觀賞日出時，聽到從東方的虛空中傳出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向空中一瞧，看到光彩奪目的聖尊壇城中央呈現出普賢佛父佛母雙運身相，而且漫天遍地到處都佈滿了寂猛壇城，身色黃綠的貝瑪拉密札與四位空行上師（嘎繞多傑、蔣巴西寧、西日桑哈、嘉納思札），以及報身裝束的上師格瑪曷札，蓮化生大士也明現在眼前。從此以後，頻繁地親睹了數多本尊的金顏。

此後，尊者赴藏地五臺山，當時的那裡到處是虹光撐起的帷幕，奇妙瑞相屢見不鮮，在尊者作幻化網儀軌的過程中，在虛空、岩石等處均鮮明地現出寂猛壇城的尊眾，這是在場的人們有目共睹的。瞬間，尊者產生了與以往迥然不同的覺受，舉日向東南望去，看到貝瑪拉密札尊者悠然地端坐

在空中，手指指向東南方，以此令他想起了昔日恢復經堂的授記。

“講經說法猶如恆河水，辯論之時宛若蒼鳴聲，著論流暢恰似陡坡水，入定時如瑜伽之現量。”這個偈子可謂是恰如其分、真實不虛地道出人中獅子無垢光尊者的功德。

在當時的一個伏藏品中有蓮花生大師對哲貢顧巴根仁的授記，其中寫道：“名為哲之地方處，名為根仁魔之子，身上具有兵器紋，死後將墮地獄中。南方文殊菩薩尊，一位化身若調伏，將從地獄得解脫。”這個授記剛好被顧巴根仁見到了，看到自己的身上背部脊椎的右窩處果真有一顆形似寶劍的痣時。他不禁暗自思量，本來我準備在衛藏發動一場驚天動地的戰亂，如果由此將導致墮入地獄，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這樣想過以後，他便迫不及待對華秋巴上師說：“請您幫我尋找文殊菩薩的一位化身，迎請到這裡來，我要向他求法。”於是華秋巴上師馬上動身前往衛藏尋找。在衛藏地方上師嘉哲巴可算是眾心所向、備受敬仰的一位大德了，華秋巴上師將此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地向他講述後，誠心地徵求他的意見問道：“為顧巴根仁迎請全知無垢光尊者是否穩妥？”嘉哲巴上師說：“如果你對他有如此的信心，我也有如是信心，那麼此事就這麼辦吧。”

當尊者接受了他們的邀請準備前往哲貢地方時，因為上師的圓寂而沒有能夠如期赴約。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當時尊者夢到貝瑪拉密札神態安詳地坐在四隻獅子所撐的寶座上，十分溫和地說道：“我是格瑪曷札的化身，現在要去往蓮花層剎土，你以後要竭盡全力弘揚教法。”也是在那一天晚上，鐵面亥母飄然降臨到他臥室的天窗旁，他知道這是上師格瑪曷札的化身，接著鐵面亥母將教法交付給了他。此時正是上師格瑪曷札趨入小涅槃之際。他在上師前作了兩次三輪清淨供養，五次和七次大供養，並以財物安置上師圓寂後的事宜。尤其為了使上師的內外所依光明藏教法不致於隱沒，而專門撰著了《勝乘寶藏論》，在寫此部論典的過程中，尊者與密咒佛母、曷呼拉、單堅三大護法神如同常人之間相互對話般直接進行交談，他們也全力以赴為尊者作事、授記並且護持教法。

猶如夜晚清淨虛空中，
升起明月睡蓮露笑容，
同時綻放花苞極鮮豔，
群星自然而然顯遜色。
濁世此時文殊勝化身，
全知出世利益具緣者，
諸形相師自然顯衰落，
以勝功德制伏諸劣者。

尊者住在桑耶的時候，應雅哦旺嘉的迎請，在七日中賜授普明續的灌頂。眾所周知，本來，在無垢光尊者前聆聽心滴的所有人中最早的一位是樂巴索南桑給，他也是最早的弟子，所有聚集各方善知識的人中最早的兩位是阿闍黎雲訥桑吉與花秋，最早的施主就是這位雅哦旺嘉。

嘉瑪地方的衰尼與歌手索南桑給進行攀談時，衰尼帶著讚歎的口吻說：“您雲遊四海，見多識廣，沒有未去過的地方，那麼您說誰最精通大圓滿，我想在他面前求法。”索南桑給洋洋自得地說：“正如你所說，在衛藏一帶，所有的上師我都一一拜訪過了，大圓滿的瑜伽士也為數不少，我們附近的地方就住著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德，他在所有善知識中可算是首屈一指，尤其精通大圓滿法。”（所指的就是全知無垢光尊者。）於是，衰尼立即派人將尊者迎請到嘉瑪。聽說尊者光臨，嘉瑪地區的格西們接踵而至。在與衰尼一起請求心滴法時，這些格西紛紛向尊者提出疑難問題，並且請求展開辯論。尊者神態自若地說：“本來，關於因明等辯題需要一個月的時間與諸位進行辯論，可是因為時間有限，就在十天當中以經論為證，進行教理辯論吧。”他的這番話將那些格西的銳氣一掃而空，他們一再說：“我等太淺薄無知了，只懇請您老人家賜授法要，我們銘記在心就是。”一切問題就這樣迎刃而解了。在此之後，他又被顧巴根仁邀請到衛多地方，當到達珠格達夏時，德珠事業空行以隆重的禮節予以迎接，並且

滿心歡喜地將烏金寺院供養給他。前去哦日夏殿堂時，一位帶著白帽的人出現在面前，恭敬摘帽向他頂禮膜拜，並作期克印指著哦日夏殿堂。初十的那一天，尊者見到許多空行成群結隊，聚集一堂。

修復殿堂的工程即將動工時，那位白帽人從山頂後面挖了一斗金子，作為修建經堂的費用以及鑄造佛像的鍍金塗料。本來在此地有大量的伏藏品，但是尊者只在自己住舍的下面取出了些許的咒語、零散的修法、一本圖案書、十二地母的修法以及單堅的修法。

在平整建地清除多餘土石的過程中，被壓伏在地下的許多天靈蓋蹦蹦跳跳跑出來，尊者輕車熟路地用衣服將它們包裹起來再次壓伏下去，根本不需要考慮吉凶，這一方面曜王曷呼拉以及單堅護法神經常予以明示。

在重建經堂期間，有一個年齡大約八歲、帶有松耳石耳環的男孩兒，白天就會來到工匠們的身邊，中午時就不知去向了，大家感到莫名其妙，議論紛紛，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有人提議說：“明天中午時，我們看他往哪裡去。”大家一致贊同。到了第二天中午那男孩要走的時候，人們悄悄地尾隨跟蹤，結果發現他融入牆壁後又消聲匿跡了。這個小童子其實就是單堅護法神現身來協助尊者修建經堂的。

經堂所在的那個山谷裡有兩塊同樣大的長形石碑，一

個稍有破損，這兩塊石碑上都刻有夏地的歷史，後來建經堂時兩塊石碑都倒在地上，木匠們用盡周身解術，以及通過人工用繩子將它們立起來，但無論如何都無濟於事。正當人們束手無策時，尊者供施食子，念誦諦實語，手結法印，石碑竟然神奇般地挺立起來了。尊者也顯示了這般奇妙的神變。

後來，所有邊地的魔軍因為被長期地壓伏，而且從前所壓伏的不同類眾生，許多天靈蓋中的佛像需要修復的都重新修復了。在為壓伏作準備時，突然天降土石之雨，狂風大作，情況變得十分險惡，人們驚惶失措，亂作一團，有的甚至昏厥在地，根本無法幫助壓伏魔眾。這時，尊者現示黑汝嘎的形象，氣勢威猛，咄咄逼人。跳起金剛舞，口中也鏗鏘有力地念誦梵音，那些天靈蓋從地上跳起，相互碰撞，叮噹作響，其中最大的一個天靈蓋騰空而起，並且停在空中。於是他也縱身飛到空中，左腳踩著天靈蓋，跳起姿態各異的九種金剛舞，當時全知索南桑波親眼見到尊者就是忿怒的蓮師，最後所有的天靈蓋都被壓在降魔塔下了。

廣大威力事業無邊際，
猛厲可調衆前現猛相，
寂靜可調衆前露笑顏，
總之神奇幻變無有量。

在為經堂進行開光時，尊者變為普賢如來身相，心間放射無量光芒，每一光線的頂端安坐著無數佛菩薩，此情此景被在場的一些有緣弟子親眼目睹。而且拉多地方的旺仁還看見了佛菩薩們散灑鮮花。在尊者的境界中，看見釋迦牟尼佛、彌勒菩薩、十六羅漢全都笑逐顏開，慈眉善目的彌勒菩薩手指著他授記說：“再過兩世，您將於蓮花層剎土成為菩薩須彌燈幢。”獲得了如是授記。

注世曾於如海佛陀前，
廣積資糧令生大歡喜，
今生肩負如來教法任，
佛陀授記尊前敬頂禮。

在兔年一個初十的法會裡，尊者看見虛空中光環中央身色潔白的烏金蓮師為五部空行圍繞著，赫然而立，光芒四射。當時聚集了成千上萬的人們，德珠的諸位空行母也親臨彼處，又有五百空行直言不諱地點出了所有的賢劣之事，並授記他將來要去不丹波塘地方。

哦日夏殿堂開光完畢後，他來到德珠，二十一日內設置了寂猛壇城，作了一百零八遍酬補儀軌。因為有人破誓言而將此聖地染污，使其失去了原有的加持力，尊者通過念誦儀軌等將其恢復如初。在其他人無法到達的岩石上，尊者親自上去樹起法幢並掛上冕旒（懸垂寶冠兩側的飄帶或玉串）。

結束了德珠之行，便前往修色地方。在此地住留時，一日在光明的境界中，他看見覺母卡繞山後面有一個無有身子、比山還大的忿怒頭相，眼睛滴溜溜地轉個不停，口裡噴射閃電。再向上，從覺塘貢波山上又出現了一個更大的黑色頭相，眼珠轉動，口中放光，光芒從覺母卡繞山的那個頭相正面上去，之後卡繞的那個頭相就不見了，光芒從拉多地方便消失了。此惡相出現不久，整個藏地到處遭受冰雹、天降石雨、雷鳴電閃、光芒搖擺不定，出現了時節不調的災情。最後他也不得不避開，本來還想在意巴地方作些利眾的善事，在拉薩砌一座瑪尼堆小房，看來都不能實現了，於是對弟子們說：“我們師徒去波塘吧。”之後又開示了一些教言。

漸藏疾疫饑饉亂兵起，
此等之處不可久留故，
依照授記欲往不丹國，
了知三世尊者前頂禮。

尊者一行到達拉薩時，雅隆巴對手下的人說：“這是哲貢巴的根本上師。”（當時雅隆巴與哲貢巴是怨家對頭）於是聚眾暗中籌畫殺害尊者，並出動軍隊將他的住處重重包圍，準備採取暗殺行動，他們到處尋找，結果沒有發現任何蛛絲馬跡，口中嚷嚷著說他已不在這裡，逃到別處去了。因為尊者現示八大共同成就中的隱身神變，當然這些人也就無機可乘了。

此位大德悉地大妙雲，
神變無礙護佐成諸事，
如是行為誰人能比擬，
公認大成就者前敬禮。

在拉薩停留期間，他晚上住在大昭寺覺沃佛像前，發現覺沃佛像身上金光閃閃，在它頭上的光芒中，七尊佛、藥師佛、白度母、綠度母、勝樂金剛、喜金剛、國王式觀音、千手千眼觀音、勝海觀音，他們的周圍則威風凜凜地站立著黑鬘怙主、四大天王、怙主獅面、吉祥天女。第二天到天龍岩洞以後，白天晚上心中總是明瞭地現出一顆寶珠，夜裡夢到去岡底斯山與札熱水晶山諸座神山也清楚地看見那顆寶珠。

不久尊者與隨從弟子就來到了不丹境內，在坡瑪炯塘，受到了二十一優婆塞、莫熱護法神的熱情歡迎，觀世音菩薩也親自現身，到達波塘時二十一優婆塞又精心搭起美麗的彩虹帷幕、連起五光十色的瓔珞前來相迎。

殊勝正士人中之獅子，
行持宣說佛法之事業，
隨機傳法令眾皆滿意，
開示解脫道尊前敬禮。

來到不丹以後，尊者便開始調伏這些剛強難化、愚昧

可憐的邊地眾生，他們不知取捨善惡，喜樂殺生。在佛法衰敗不興的地方，為了攝受有情，首先令空行護法制伏他們，接著便在各處設立禁區，禁止狩獵，禁止捕魚，禁止通行危險地帶等。使人們安居樂業，幸福祥和，並且在他們的相續中播植下菩提的種子。

一段時間以後，尊者來到彌勒殿堂所在地，不經意中看到塔波朗這個地方，並且望見山頂上有一輪光環，於是當機立斷選擇了那裡作道場。住在塔波朗的時候，南方的一個黑湖裡出現一頭黑公牛，它從湖中出來，居然使山峰震動，冒出濃煙等。尊者對此作了多次調伏地神的緣起和儀軌。

尊者在丹波塘，甚至連佛法聲音也聽不到的地方，建立起一個聚集十萬人眾的龐大僧團，取名為解脫洲。請阿闍黎華秋弟弟和阿闍黎桑吉根嘎作當家師。將殊勝大圓滿法的見修廣泛傳播開來。

雖已成佛然依善知識，
斷證圓滿然勤利有情，
雖證法身利他現色身，
前所未有如日尊前禮。

此後，尊者又不辭辛苦，前赴各地弘揚教法，廣結善緣，接引眾生。先是應霍札與雅珠巴等地誠摯的迎請，再

三的祈求，為大堪布給敦嘉村座下五百僧眾以及上師波貢巴的三百餘名弟子僧眾傳授了光明金剛藏修法引導，令他們的相續得到成熟、解脫。緊接著又被徹琿多吉嘉村巴請到雅隆講法，當時，烏金巴上師、嘉追作巴以及比丘雲訥札西等人專程從衛多地方來此拜見，祈請他赴衛藏。在他們即將要返回時，他派人告訴嘉追作巴說：“今晚到我的處所來，我們共度良宵。”嘉追作巴來到之後，尊者便對廚師秋華喜村說：“給我們師徒作上一頓豐盛的佳餚，再燒上一壺好茶。”上師顯得格外高興，親切地對嘉追作巴說：“與你同來的那些人要去就隨他們去吧，不要聲張，徹琿多吉嘉村請求我傳《空行心滴》，我已經應允了。聽說你為了尋求《空行心滴》要去貢波法王仁欽朗巴那裡，如果這樣作也就另當別論了。雖然我已給貢波的仁欽朗巴以及達波夏地方的雷丹活佛留下了此法的完整傳承，不過現在對仁欽朗巴的伏藏傳承也有清淨不清淨的說法。實際上，《空行心滴》的法主是我，從覺受和夢境來看，此法的法主也是你，負責這部法的諸空行母已將它親自交付給了我。你如果沒有什麼急事，就留下來聽此法吧。你的生活費用可由內部解決。常言道，誰的歌唱得好，放在遊樂場所便可知曉。就看與你同來的那兩位誰是智者了。”於是嘉追仁波切稍稍對烏金巴上師說：“尊者好像要傳講《空行心滴》，您自己留下來才對。”烏金巴卻不以為然地說：“《布瑪心滴》我已經得過很多次了，《空行心滴》也不會比它更殊勝，我們還是走吧。”看到他既然如此

固執己見，作巴也就任他們去了。就這樣，尊者為珠徹琿巴為主的師徒十三人，比丘華玖以，包括上師在內共十五人傳授了《空行心滴》修法引導。這是從伏藏中取出空行母的氣息未失、加持猶在的一部法，因此他格外謹慎注意。

普賢如來現為人之師，
慈悲攝受欣然而賜予，
首座弟子嘉追作巴尊，
勝深伏藏空行心滴法。
無忘失性大悲之尊主，
隨學汝眾令入解脫道，
即生成佛賜與手中者，
殊勝上師尊前敬頂禮。

在此之後，尊者被迎請到友波擁地方，曾經對他極為仇視的那些人也對他的事業及眷屬生起了信心，斯德香切嘉村設宴款待，隨即又贈送了一條茶磚、五十藏斗青稞，肉、酥油以及油餅，餘外還供養了一整套衣裝。從此尊者的名聲大振，廣為人知，度化眾生的事業也越來越廣大。因為對他的講辯著功德欽佩不已，通過桑吉華仁便將其請到了貢嘎。尊者給斯德為首的眾人賜予蓮師猛修的灌頂及加持，由此使他們的信心更加堅定。尊者離開以後，他們也多次奉獻貴重的供品，以令上師歡喜。隨後又為上千人

眾傳授了實修法。嘉追作巴與比丘札巴華為主的許多聽法者也特意從衛多地方趕赴上師前聞受，因為聚集的人過多，有時尊者也會針對一些不如法的現象，顯露忿怒相呵斥聞法者，經過他細緻深刻的傳講，令當場聚會的人都踏入了成熟解脫之正道。

當時，索嘉瓦請問法王索南嘉村與奔地方的一位普通弟子：“殊勝上師全知無垢光尊者對大圓滿基道果持什麼樣的觀點？”法王索南嘉村將全知無垢光尊者的觀點言簡義賅地歸納而撰成《金塔·頌詞格律》，其中後要中寫道：“極為明確此妙語，於講辯著不愚昧，教理竅訣具慧眼，證悟本性瑜伽士。寫於擁則神山。”將這封信函呈獻給他。索嘉法王從桑耶去往哦地時，無意中卻把那封信留在住室的一個角落裡了。結果被香燈師看見，他對索南嘉村法王的弟子——一位大修行者說：“您的上師有一個教言被忘在法王索嘉瓦的住處了。”那位修行者頗感意外地說：“那能否將教言交給我呢？”香燈師不假思索地答道：“可以”，隨即就將信給了他。

到了黃昏時分，這位修行人聽到急促猛烈的敲門聲，出去一看，原來是香燈師。香燈師急切地說：“索嘉瓦法王的侍者來找那份教言，他已經派人來我這裡取，所以不能給您。”修行人只好將信還給他。

據說晉曼巴地方的則坡巴敦札為尊者的道場供養了三

百藏斗青稞，玖莫龍巴地方的人們也提供了兩百藏斗青稞。此外還有上百種零散的供養品。由斯德夏迦桑波為首，眾弟子全部回應，經他們的再三誠懇邀請，尊者光臨彼處。全知上師以前的一位了知顯宗部分經論的弟子在給他的信中寫道：本來打算從夏玖卡讓地方前來拜見您老人家，並且有許多法要向您請教，怎奈我已發誓閉關七年，所以此次無法前來。關於法方面的這些問題請您多加費心，予以明確答覆。隨信也呈上供品。尊者白日要接見絡繹不絕前來拜訪以及求法的人，沒有空暇時間造論答覆，於是晚上便讓大德作巴作筆錄，寫了一篇題為《答問明辨義》，寄給了那位弟子。

離開此地的途中，由於許多人紛紛在尊者面前承侍，晚上不得不耽擱留住下來。次日，迎送的人群漫山遍野，熙熙攘攘，密密麻麻。眾人在山的江邊為尊者設起妙高法座。在圍著灶架用餐的期間，桑坡朗多地方的阿闍黎意嘉請教了一句法的問題，結果尊者作個長達幾大篇幅的答覆，弄得請問者無言以對，深感抱歉地說：“恐怕在桑坡再沒有像我這樣膽大妄為的人了，請您多多海涵，慈悲攝受。其實，我們朗多地方已經陷入極為衰敗的困境中。”聽他這麼一說，尊者立即慷慨解囊，就送他本人一塊好茶、札恰傑（音譯）以及十兩黃金，又贈給朗多集體五條茶磚、一大匹帷幔、嗶嘰（一種細軟的機織或物工織造的手織物）、布品及氍毹，總共贈送了九種禮品。

奇哉積二資果此時熟，
虛空藏之事業嫻熟者，
以四布施令衆皆滿意，
滿足願望尊前敬頂禮。

大昭寺的僧人們伴著美妙動聽的音樂，擂擊法鼓，吹起海螺，以隆重的儀式將尊者迎接到大昭寺，正當他們斟上好茶，熱情款待尊者的時候，美熱地方前來拜見的僧人們也已相繼按次序排好，但由於種種原因而沒能見到。這半個月裡尊者一直住在拉薩，在拉薩與繞薩兩地之間，於高高的法座上條理分明地傳講菩提心。聽法的整個場地滿滿盈盈，座無虛席。桑、策、得三地的許多貢高我慢的格西也來到現場看熱鬧，尊者剛剛講完因果法門，他們不約而同全都生起信心，口中禁不住地說“的確如此，的確如此”並且紛紛躬身禮拜，心悅誠服地加入了聽法的行列。

講法完畢以後尊者又來到大昭寺，在此期間，斯德夏迦桑波又來函邀請，此外還有許多上師和政府官員也親自趕來迎請，尊者都慨然應允了。在彼處傳授了心滴的引導法。隨後又到尼坡謝色地方。聞法者成百上千雲集此處，因為求法者如此之多，使得該道場的條件實在無法承擔，於是有關人員只好向尊者請求說：“是否可以讓聞法者交納一些費用給負責道場的管家。”尊者面帶不悅地說：“如果負擔不起聽法人的費用，那就不傳講了吧。在上師面前供養大量的青稞

就能令上師歡喜嗎？我無論去哪裡都有空行護法協助成辦事業，所以不要為難眷屬。”對他們進行嚴厲的呵責後還是傳了法。

一位名叫琿札巴的比丘要到衛多地方去求法，他向尊者呈稟道：上師，我的馬已經賣了，如今去拉薩沒有一匹坐騎，您能否借給我一匹。“如果沒有馬您還能到哪裡去，馬可以借給你。”並讓他第二天早晨啟程，將猛吼馬交與他，並派多旦嘉銅與他同往，到時好將馬牽回。並關切地對他們說：“通往拉薩去的有近遠兩條路，其中近道地勢陡峭，極其危險，所以你們要繞遠道而行。”隨即為他倆摩頂加持，並且又再三叮囑。多旦本想依教奉行，他知道這是上師通過智慧觀察的。可是琿札巴卻滿不在乎地說：“我已經騎了一輩子的馬，能有什麼問題呢，我們就抄近路。”由於他不聽師言，一意孤行，結果落了個人仰馬翻，兩根肋骨折斷了。多旦牽馬往回返時，他說：“我從馬上摔下之事千萬不要稟報上師，以免遭到訓斥和譏笑。你要守口如瓶。”多旦回到謝色時將馬拴在柱子上，來到上師前頂禮。尊者面露怒色地說：“你們這幫剛強難化的人，不聽勸告，怎麼能不出事呢。”比丘琿札巴被送進大昭寺附近的醫院診斷，需要作大型的醫治。他從此以後也因此對尊者無礙的神通堅信不疑。

人中之尊廣轉法輪者，
具有言講明月神通眼，
如此聖者誰人能比擬，
了知三時尊前敬頂禮。

到達衛多後，斯德便將尊者迎請到卡瓦熱，住在此地的三天裡，為那些進行安居的僧人們發了薪水，之後又前往烏金。因為尊者的光臨，如海的群眾競相聚集。從烏金山口以下，到帕熱的岩腳以上，白黑花色的帳篷鋪天蓋地，十分壯觀。聽法的人與收入都比以往增多了三倍。新派學時輪金剛的根拙華為首的講法上師阿闍黎也達到了四十人左右，還有哲貢的上師阿闍黎以及不少的官員都濟濟一堂。尊者從四月十五到五月初八之間為他們傳講光明金剛藏的修法引導，同時舉行了一次盛大的供施法會。在此期間，每月的初八、初十都為番地以上則謀加新以下如海般的聚會者舉辦大型的供施活動。當年，尊者在求心滴法時生活窘迫，交不起法稅，因此就立下這樣堅定的誓願：日後如果我有講經說法的時機，一定分文不收，並且所有信財的三分之二，在初八、初十的吉祥日發放布施，三分之一用於暫時的生活所需，同時周濟弟子。尊者後來也的確付之實踐、身體力行了，而且他曾經還強調過：為了不浪費信眾的財產，初八、初十的食物也要攪拌酒糟子和酸奶，眼前的飲食也觀想為供品。無論是何等有權有勢的達官顯貴前來，尊者都會幽默地說“他們無法消化得了這些信財”而不允許他們享用。進行供齋時，

也直爽地說上層人物（指活佛、堪布等）行列的那一份不用擔心，因而規定供齋的順序由下至上。尊者還親口說過：“對僧眾需要恭敬承侍，而對造罪的惡人不需畢恭畢敬。”所以對在家人從不饋贈物品。至於那些地位顯赫的大人物們，既不為其鋪設座墊，也從不給予任何特殊的待遇。

對於財力雄厚的富翁，無論他們的供品多麼豐厚，都只是心裡讚歎他們能夠敬信正法而行持，而口中從來不說迎合之詞，也不作任何回贈。尊者曾經說過：“如果這樣作，那就成了商品交易，結果對信徒他自己的財產也是一種浪費。釋迦牟尼佛對於供養數目可觀、價值昂貴的布匹、黃金等的施主除了作迴向以外沒有饋贈物品的先例。為積累資糧、誦經迴向等這是施主理應得到的。如果施主與應供顛倒錯亂，那實在不是一種好現象。”經常以律藏等中的故事開導弟眾。相反，對於乞丐等窮困潦倒的人，即便是獻上微不足道的一點點糖果，他也會津津有味地享用，並且為其迴向，廣說佛法。

二資空中遠離二障雲，
智慧朝陽光芒極耀眼，
開啓具緣諸眾之蓮花，
同時滿足有情之蜜蜂。

尊者在此極為廣泛地傳授了灌頂、修法，講法的最後一天，嘉追作巴手托香爐，將尊者請到住舍裡。尊者和顏悅色地對他說：“你如果沒有什麼急事，就將《空行心滴》要剪的紙張裁剪好。”待他剪好之後又說：“將門關起，不要讓別人知道，用筆記錄以下的內容：“題為《遺教無垢光》，我蓮花公主（即無垢光尊者的前世法王赤松德贊的王女蓮明公主）如今不再住留娑婆世界，就要去往那無死的大樂永地，我的壽命、事業、願力均已圓滿……。”說到這裡時，嘉追作巴已是淚流滿面，立即起身頂禮，哽咽地祈求說：“上師您千萬不要說這樣緣起不好之詞。”尊者平靜地說：“有什麼緣起不好的，現在有空閒的時候理應作，以後匆匆忙忙中就無濟於事了。”接下來又為總的弟子留下了兩篇遺教，名為《無垢光》以及《諸心滴法遺教要訣明鏡》，作完後讓嘉追收於《空行心滴》中，並囑咐說：“此事也不要說與任何人。”

念及圓寂而於大弟子，
留下遺教顯然具神通，
遠離一切見斷無明者，
真實文殊尊者前敬禮。

此時聽法者已各自散開。一些上師阿闍黎和聞法的僧人們請求無上灌頂等，尊者面有難色地說：“這是咕汝覺白爾尊者也未曾開許過的法，實在無法滿足你等的願望。”眾

人再次誠懇祈請，尊者只好說：“那麼，聽法中那些不清淨的人必須調換。”於通過意傳加持部分的人，讓他們上山去修持，接著次第賜予正式的灌頂、傳授十七大續部、《勝乘寶藏論》、《上師心滴如意寶》等甚深論典，所有的法圓滿傳講完畢，師徒一同舉行隆重盛大的薈供。當場，尊者感慨萬千地說：“這是我們師徒轉最為深奧之法輪後所作的薈供喜宴，大家在一起聚會的日子也就僅有今天而已了。你們當中具備利益他眾能力的人，應當以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為有緣的弟子賜予灌頂、傳授續部、開示竅訣，誠心誠意實修正法的人萬萬不要追求世間瑣事利益。應當專心致志安住於本來清淨與任運自成之深義中，如果出現不甚明瞭之處，可以參閱我所著的《上師心滴如意寶》，她的的確確就是滿足所願的摩尼寶珠，只要能潛心研修，必定滅盡輪迴、趨至涅槃。”

無有遮障晴空無中邊，
圓滿見修有寂平等性，
詣至盡地究竟普賢意，
法王龍欽繞降前敬禮。

之後，尊者又再次對夏拉康的經堂進行了修補，獻上供品的同時，也作了供護法儀軌。在為虔誠的信徒們傳法期間，人們都沐浴在飄然而降的花雨中，相續中也播下了解脫的種子。當到達切哦山與烏金地方後，由於施主們之

間出現了意見相悖的矛盾而毀壞了一些緣起。尊者以調和的口氣說：“我不會讓你們悲傷難過的。”說完便離開了本地。

應桑耶地區六戶人家的迎請，尊者在嘉瑪小住了幾日。在登山的那天清晨，蔣揚根嘎嘉村等上師阿闍黎以及施主弟子滿懷依依惜別之情為尊者送行。來到嘉瑪煙塘，尊者下了坐騎，在平坦舒適的地上坐了下來，對送行的人說：“現在你們可以返回去了，心裡不要思念我，從今日起你們再也沒有機會見我了。大家要精勤修持正法，我們就在此地共聚一時吧。”聽到尊者這番訣別之語，人們萬分悲痛，個個淚流滿面地散去了。剩餘的人繼續向上爬山，最後來到青普的那一天，尊者感慨萬分地說：“這裡簡直就是印度清涼屍陀林的代表，在其他地方生不如在此地死，我的這個幻身就留在此青普大屍陀林，我也如願以償了。”在此之後，又為那六戶施主為首，來自四面八方的信眾傳授了密宗修法。由於參加灌頂的人數過多，無戲灌頂進行了許多天，當時尊者已明顯表現出病態，但是每日晚上依舊堅持為眾人灌頂，在十二月十六日這一天，尊者吩咐說：“陳設供品，繼續進行灌頂。”眾弟子哽咽地請求道：“上師，您老人家病情如此嚴重，休息三日再進行灌頂吧。”尊者以飽含慈悲的口氣說：“不需要休息，此灌頂必須圓滿。”眾人又苦苦懇求上師休息。最後尊者無可奈何，略有不悅地說：“本想進行圓滿此次灌頂，怎奈你們執意不聽。”說完就上去了。

到了十八日（即水兔年尊者五十六歲時），尊者輕聲地對身邊的革日巴、阿闍黎根嘎等幾位弟子說：“你們擺上供品，就不要待在這裡了。”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我們不走，您就讓我們留在此吧。”“那麼，我這就要扔掉這個衰老的幻身，你們不要吵鬧，安靜地入定。”說完便以法身坐式神態安詳地趨入了本來盡地。

嗚呼悲哉依處大悲尊，
猶如遼闊無邊之大地，
今不住世趨入本來地，
豈忍捨棄我等具緣者？
猶如盲人孤伶漂荒野，
除怙主您我等指望誰，
繁茂菩提大樹已倒下，
誰將清涼賜與熱惱者？
具德上師無量功德源，
已經赴往涅槃寂靜處，
天等衆生頂飾如意寶，
悠悠蕩蕩遺落無怙主。
如同偏僻林間無商主，
今日我等心生大悲痛，
願語獅子殊勝之大德，
亦從法界慈憫而注視。

在十二月與神變月之間，無論白天還是夜晚，到處遍佈霓虹帷幕，在冰凍三尺的嚴冬，竟然出現零星花朵點綴大地、螳螂藥樹枝繁葉茂奇特景觀，聚於此處的某些有緣者始終處於一種光明境界中，尊者的遺體安放到二十五日，在這期間，不時地散發出旃檀以及冰片無法相比的撲鼻芳香。尊者留下的遺囑中說：不要砌新的靈堂，遺體安置在舊的靈堂中火化。在諸多供品的莊嚴下，尊者遺體被迎請到一間陳舊的靈堂中時，大地劇烈震動，轟轟隆隆的聲音響徹七遍。

如佛於上茅城涅槃時，
諸聲聞衆悲痛不絕也，
無垢光尊青普圓寂時，
見聞之人亦生大哀傷。
廣闊虛空亦並未坍塌，
堅固大地亦並未破毀，
無邊大海亦並未洶湧，
我等衆人將成為如何？

遺體進行荼毗時，尊者的心臟、舌頭、眼睛從靈堂中騰空而起，最後落到了具緣者的懷中，並且出現了獲得五部自性的驗相，夏熱熱等五部金剛舍利和不可勝數的細微舍利，它們聚集增長形成遺骨，每一舍利又成百地增生，直至今日，仍在增長，這是人們親眼目睹的事實。全知無垢光尊者法身中顯現色身，色身相應所化眾生的根機、意樂而以講辯著的事業，根據佛陀不可思議的因果乘教法，依靠諸傳承

上師的恩德，為了使我們後學者更易證悟，而不吝筆墨地撰著了琳琅滿目、享用不盡的珍貴論典。（本藏文傳記中所有作品的詳細目錄均一一列出，但於此未譯。）

全知無垢光尊者有八大不同的名稱，即阿革旺波（語自在）、龍欽繞降（境界廣大）、根欽親波（全知大師）、那湊讓珠（種種自解脫）、班瑪列哲（具緣蓮花）、革揚羅德（開心大樂）、攀巴桑波（善妙幡）、智美哦色（無垢光）。下面以此八名號讚歌頌讚美尊者。

倘若親耳聆聽了阿革旺波的出色講經，
那麼三同門的講法便會顯得木訥遲鈍，
如若龍欽繞降身在辯經場上大展辯才，
那麼夏藏丹的辯論頓時顯得枯燥單調，

如果有幸拜讀了全知大師的精闢論著，
那麼布多西三尊之作也變得黯然失色，
假設看到了那湊讓珠尊者的深奧意趣，
就會覺得三大宗派的觀點皆不堪一擊。

設使目睹了攀巴桑波尊者的儀表舉止，
被公認的大師之行爲也顯得微賤下劣，
假使親見了班瑪列哲尊者的勝妙功德，
徒有具證之名的人們便顯得愚不可及。

設若見到了開心大樂尊者的離作行爲，
那些善行之士的行爲便顯得低級庸俗。
假若親睹了無垢光大尊者的利他事業，
自詡為大師的人們彷彿成了如法炮製。

二種資糧波濤澎湃的智慧大海中，
慈悲的浪花飛濺到了山王的頂峰，
四灌頂的水流淨化了衆生的污垢，
恭敬禮讚潺潺江河般二諦的尊者。

大悲龍王以慈悲的頂飾作為莊嚴，
以威力的細雨滋潤著衆生的心田，
慈悲的嘶鳴之聲傳遍了四面八方，
恭敬禮讚如水神般的大帖主尊者。

須彌山王的層級是欲天衆的住處，
聞思正法的次第是善知識的聖地，
登上了證悟不變實相的須彌山頂，
於山王般的法王前敬獻無上禮讚。

發心的旭日中放射出事業的光芒，
自然映射到具緣者們的蓮花海中，
令三學的花苞競相綻放吸引蜜蜂，
恭敬禮讚如明媚陽光般的大尊者。

以四布施令其他的衆生心滿意足，
以四戒律使自己的相續寂靜莊嚴，
以三安忍究竟一切難堪受的苦行，
恭敬禮讚圓滿三傳承意趣的尊者。

以三精進善加成辦自他二種利益，
以三禪定成就無礙神通以及神變，
以三智慧到達阿底大圓滿的頂峰，
以百倍的信心恭敬禮讚普賢法王。

依二次第的方便具足智慧的威力，
三時的善根以三輪清淨迴向有情，
具通達實相現相的如所盡所有智，
恭敬禮讚真實文殊現世的大尊者。

慈愛的雙眸恆時關注著芸芸衆生，
廣大的悲心恆常護佑著苦難有情，
喜樂之心救渡衆生脫離三有苦海，
怨敵與親子平等不懈地饒益有情，
恭敬禮讚具備四無量心的大尊者。

以法財的方便招喚著所化的衆生，
以溫存的愛語傳授著了義的法門，
以同行及利事漸進賜與大圓滿法，

恭敬禮讚以四攝度化有情的尊者。

依靠聞法通達了三藏續部的意義，
依靠思維證悟了心滴甚深的密意，
依靠修行詣至了普賢如來的本地，
恭敬禮讚佛幻現善知識相的尊者。

這以上是以難以抑制的強烈信心、三門恭敬地讚頌了
法王如意寶無垢光尊者的不共智慧與事業。

在札普桑耶桑普以及嘉地的山谷，
拉讓山洞謝色還有那烏金的城堡，
嘉瑪村鎮友波霍札及木境的地方，
這些都是尊者曾留過足跡的聖地。

為具有緣分者播植下解脫的良種，
廣轉法輪行持成熟解脫的大事業，
最終的行爲即是在青普示現涅槃，
頂禮膜拜尊者所住過的一切聖境。

如是法王仁波切的此傳記，是應持教理的大活佛華玖
嘉措與具有敬信、以三供養令師歡喜、誓言清淨的阿闍黎羅
珠桑波師徒二人再三誠懇勸請，詳細詢問了長期追隨上師的
多湊以及如影隨形般依止尊者的作巴仁波切，根據他們講述
尊者的舉止言行，加上自己所見所聞的事實，毫未增刪地撰

寫了這部傳記。

耀眼奪目的陽光未能將我們照亮，
波瀾壯闊的大海未能將我們濕潤，
功德圓滿的七佛未能將我們調化，
調伏剛強難化衆生大德的此傳記，

本人毫未誇大其詞細緻周密而撰寫。

淨飯王的太子相好莊嚴，
雙足宛若初升的朝陽血紅可人，
就是在其下恭敬禮拜的梵天、蓮親，
若得知這部見者有益的傳記，
也一定會喜形於色，
笑逐顏開，
高度讚歎並且擺設豐盛的喜宴。

無垢光尊者就像璀璨的日輪光芒萬丈，
秘密的心滴好似王中之王，
它能遣除有寂的貧困，滿足衆生的所需，
想要證悟此義的人實在太多太多。

秋季的夜晚，
皎潔的明月懸掛在萬里無雲的晴空中，

渺小的群星自然而然顯得遜色不如，
已經無礙通達講辯著的我，
用美麗連貫、稱心遂意的詞義，
精心地穿起了善說的串珠，
組合成這部明珠、淨水般的傳記，
它能夠將人們內心的分別妄念一一遣除。

它是觀看無垢光尊者的一面明鏡，
全面地展現了慈誠羅珠尊者的功德，
曾經出世的大德難以如我這般了達，
未來出世的智者們依此也會通達。
在我那智慧的廣闊虛空中，
聞思的濃雲層層密佈，
教理的閃電翩翩起舞，
不時發出陣陣證悟的蒼鳴之聲，
與之同時降下了正法的妙雨，
澆灌十善的莊稼顆粒成熟。

具有前世修行宿緣深厚的智慧者，
種姓高貴、行境善妙的解脫者，
尊者弟子中持四教法的佼佼者，
吉祥圓滿、一切善妙的源泉，
以如海妙法成熟眾生的相續，

受持大圓滿教法的大德華玖嘉措，
以及智慧過人、現清淨的出家相，
行為善妙、具足三戒，精進聞思令師歡喜，
受持金剛藏禁行的羅珠桑波，
應這師徒二人再三的懇切勸請，
我方奮筆疾書寫了這部見者有益的傳記。

願它能將眾生的愚昧無知遣除無遺，
令他們享受頂乘大圓滿的意義，
最終成為圓滿成辦二利的君主。
此傳記是具有前世修行的宿緣者，
智慧超群勝乘的瑜伽士，
受持阿底約嘎的索南華丹，
一絲不苟所作的記錄。

願以此無量善根的珍寶大航船，
運載六道慈母有情渡過輪迴的大海，
抵達穩如磐石的解脫寶洲，
去享用那美不勝收的正法喜宴。
從那巍峨聳立的四身皚皚雪山上，
經久不息地流淌下具八功德的正法甘露，
祈願以此撲滅眾生的一切苦悶熱惱，
同時獲得吉祥圓滿的一切善妙。

佛子無垢光尊者這篇見者有益的傳記，
是北方的雪域多康地區，
上師的優秀弟子持無作禁行的秋札桑波撰著，

願您能細緻地閱讀，深入地研究。
這部傳記勝過梵天的大鼓、乾闥婆王的琵琶，
而且才華橫溢的智者也會無比歡喜。
以此潔白無瑕之善根，
願持斷證功德寶藏者所有商主上師生歡喜，
衆生踏上普賢之本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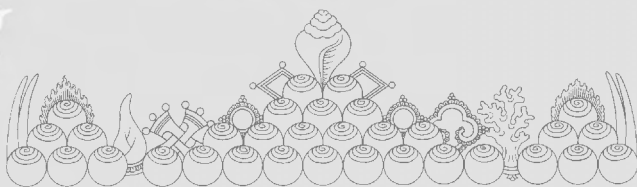
空行護法雲集之吉祥日藏曆四月二十五

西元二〇〇二年六月五日

譯於蓉城

傳密吉多西益則欽

◎索達吉堪布／譯



譯者言

欽則益西多吉尊者是藏地富有盛名和威望的大成就者，被公認為是智慧光尊者的化身。他的精彩傳記在民間廣為傳唱，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凡是看過《大圓滿前行引導文》的讀者，一定會對作者巴珠仁波切的超凡智慧交口稱讚，在這裡再為大家講述一個小故事：

一天，身為弟子的巴珠仁波切聽見尊者在門外大呼：“老狗！有本事你就出來！”巴珠仁波切剛出門，一股酒味就撲面而來，他心想：今天上師一定又喝醉了。正思忖間，上師一拳就將他打暈在地。等他蘇醒過來時，以前在如來芽尊者前證悟的如同黎明般的心性光明已如日中天般地閃耀著熠熠光芒，他終於徹證了三世一切智慧，獲得了眾所周知的不共成就。從此，巴珠仁波切在諸多關於修行的著作中都以“老狗”自謙。

現流傳於世的藏文版的尊者傳記包括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並得到了海內外人士的廣泛好評的廣傳、仁增智美札巴以三十五種詩學修辭法撰寫的詩歌體裁的傳記以及匯集了尊者諸多生活片段的密傳。

雖然密傳作者的名字已軼失，但其描繪的引人入勝的情節已深深地打動了人們，栩栩如生的尊者形象已根深蒂固地銘刻在藏區信眾的心間。

但由於語言的鴻溝，漢地的大多數信眾一直無法進入尊者的世界，悉知他那令人拍案叫絕的輝煌成就。因此，翻譯尊者密傳就成了我長久以來的心願。

動筆之初，我曾猶豫再三。傳記中的大量情節，若被一些對佛法一竅不通、毫無修持基礎的人，眾盲摸象般地僅對其一鱗半爪進行所謂的探討，難免會誤入歧途，陷進邪見的泥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也許會抓住其中的部分章節大肆渲染，為他們誹謗密法的高樓大廈添磚加瓦。

然而，正如佛陀所說，眾生的業力即使是量士夫的佛都無能為力，更何況我一介凡夫？

對於更多的群體而言，可以通過該傳記瞭解成就者的生平，對密法的殊勝成就生起淨信，為荊棘叢生的修行之路提供一些順緣。

即使是剛入佛門的初學者，也可以通過閱讀傳記與尊者結緣，從而種下解脫的善根。權衡再三，才有了今天即將付梓的書稿。

從密傳中我們可以得知，密宗的諸如殺生、飲酒等戒禁行為，只有真正獲得成就，具有能令死者復生、酒變甘露的能力才能行持。薄地凡夫是萬萬不能嘗試的，草率行事，必將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筆者不惜重墨，反覆向我們描述這些場景，可謂言之切切，對其一番苦心，我們豈能聞之藐藐？

密傳還向我們昭示了一個道理，就是如果上師是大成就者，在因緣聚合的情況下，弟子以清淨的信心，就可以享受前往清淨剎土、遨遊天際等逾越常人想像的經歷。可見信心在密宗修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看到尊者弟子在尊者前所表現出的堅定信念，看到他們不折不扣依教奉行的超勝行為，作為密乘行人，應該捫心自問，對自己的行為有否感到汗顏？找到差距後能否奮起直追？

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並非憑空捏造的神話，而是顛撲不破的事實，不論您是否相信，但通過密法修持而獲得成就，顯示各種不可思議神變的密乘行人在藏地可謂數不勝數，身處雪域的人們對此已見慣不驚。

其中一些常人無法理解的行為，作為凡夫的我們也許一時對其甚深奧義不能完全瞭解，但也最好三緘其口，因為佛菩薩度化眾生卓爾不群的顯現，是肉眼凡胎所不能信口開河評頭論足、妄下雌黃的。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得以一窺勝乘密法的堂奧。

翻譯時根據每一小故事的情節附加了標題，便於大家查詢、閱讀。

不論您是僅僅出於好奇而翻開此書的未入門者，還是初入佛門試圖探詢一道門徑的信士，或者是修持多年小有成就的修士，但願都能從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珍寶。

頂禮大上師智慧金剛！

淨智妙月光， 精進幻化網，
諸續勝妙主， 具足金剛座。
頂禮智慧身， 化身及聖身，
持佛化身續， 十方現化身。
如理利衆生， 無死大天尊。

首先引用《文殊大幻化網》中總攬其行跡的讚歎詞，作為本傳記的開篇語。滿懷誠敬之情的我，於此向諸位宣說蓮花生大師及智悲光尊者之化身——欽則益西多吉尊者的傳記。

在其自傳、空行授記以及仁增智美札巴根據前二者歸納整理而成的頌詞及散文形式的傳記中，尚未言及的種種成就神變。現今按照其弟子向我親口訴說的內容，將這些如同珠玉般的、前所未聞的精彩片段採擷串聯起來，呈送與各位讀者：

一、哲見到墨爾多山神

瞻部洲世界擁有二十四聖地，三十二勝蹟。其中多康六岡之一的嘉絨岡中的墨爾多神山，是大忿怒金剛主宰之神山。

尊者益西多吉與身子哲曾駐紮於此。一天夜晚，哲於

夢境中見到一威嚴十足，面部與手中執持的各種標幟呈深藍色的忿怒身相，顯得威風赫赫，嚇得他不敢直視。

哲心想，該身相應該是大忿怒金剛，但為何具有變幻不定、稀奇古怪的面部及手幟呢？正當尋思間，他從夢中蘇醒過來。

面對驚魂未定的哲，尊者問道：“你在夢中有何見聞？”

哲將夢中所見和盤道出。

尊者聽後說：“很好！你已見到了墨爾多神山的山神。”

隨後又對其事進行讚歎，才使心神不定的哲稍感安慰。

二、墨爾多山神前來聽法

有一次，尊者到嘉絨墨爾多神山，安紮在葉札娘波（蓮花生大師二十五大弟子之一）修行的山洞——葉札洞裡。

晚上，尊者住在裡面，哲睡在山洞門口。不久，一位模樣兇惡的非人來至洞口，目不斜視地跨過哲的身體徑直走到尊者身邊。哲有些害怕，將頭蒙在胸前的衣襟裡側耳傾聽，發現他們自始至終一直圍繞著大圓滿的內容進行交談。

很久以後，聲音消失了。哲將頭探出，四下張望，發現非人已消失無蹤。

尊者說：“哲你不用害怕，不過是墨爾多神山的山神到我跟前來聽法而已。”

三、伏藏主供養金剛橛

有一次，尊者到嘉絨墨爾多神山作輪涅供養（是否為薈供，此處不確定），伏藏主（蓮花生大師曾將伏藏交付於其，並囑其看守的護法神）獻給尊者一枚鐵質金剛橛。

尊者說：“阿吾（巴珠仁波切別稱）與這個金剛橛有緣，應將它隨時帶在身上。”然後將金剛橛賜予了阿吾仁波切。

四、乘著一般的彩虹回去

尊者與僧團住於墨爾多神山時，一次，尊者對僧眾說：“哲與我兩人去朝覲神山，你們其他人就待在這裡。”

兩人於是開始往山上攀登。一會兒，來到了一地勢異常陡峭，山鷹也無法駐足的懸崖處，上面有一塊小平地。尊者說：“哲，你留在這裡，既不要跟著我，也不要去別處。”然後，就消失不見了。

哲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紅色峭壁上，即使一步也不敢挪

動，到別處更無從談起，只有誠摯地猛厲祈禱。

夕陽西下，天空即將被黑夜籠罩，尊者回到了僧團。

用完晚餐，尊者問道：“哲還沒有回來嗎？”僧眾們回答說：“沒有。”

此時，可憐的哲心想：看來尊者是不會回來了，等待我的只有凍死、餓死或墜於山崖慘遭橫死之禍的命運了。

正當他傷心絕望之際，忽然聽到“哲回來！”的聲音。面前出現了一道宛如氤氳一般瑰麗的藍色彩虹，哲如獲大赦般興奮地坐在彩虹上，毫髮無損地回到尊者跟前。

尊者問道：“你一直沒回來，在懸崖上幹了些什麼？”

哲將之前發生的事向尊者仔細稟報。

尊者聽了他的描述後說：“你能堅持待在那裡就很好。”

五、到水晶宮作客

怙主金剛持（尊者）居住於理塘寺時。一天，尊者對我（哲）說：“我們兩人出去溜達溜達。”

離寺廟不遠有一片草原，一座雄偉壯觀的水晶宮殿佇立在我們面前。宮殿門口站著四位秀媚妍麗的天女，將我們迎請至水晶宮裡。

尊者坐在珍寶製成的法座上，四位天女為其獻上種種美味珍饈。天女賜給我奶茶般的白色食物，其鮮美異常的滋味超勝凡間一切美食。

尊者叫我一邊吃一邊到房頂去觀賞，凡是所見的一切東西都不要帶下來。

在房頂上，我看到了幻化般的各色景象，奇妙壯觀，令人美不勝收。一些佛像、經書、佛塔也出乎意料地出現在我眼前，我欣喜異常，連忙一一頂禮。

耽誤了不少時光，我才依依不捨地走下去。尊者已經準備回返了，我也不得不與尊者一起告辭。四位天女將我們送至門外才回去。臨行時，一位天女賜給我一枚鐵金剛橛。

當我們出發時，水晶宮殿等在我們身後倏然隱沒，我們又回到了荒涼的草原上。

尊者對我說：“剛才的一切見聞、各種美味佳餚等情況你不要向任何人透露。這枚金剛橛與你有緣，你應將它時常帶在身邊。”

事後，每當我感到饑餓的時候，腦海中就揮不去那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我衝動地趕到水晶宮出現的地方，迎接我的只有空蕩蕩的草原。

六、遊覽公蒼湖

有一年的夏天，尊者住在自己創建的莫哈金龍寺。僧眾們將各式帳篷搭建在草原上。

一天上午，尊者顯得異常煩躁，一反常態地對以妹妹為首的眷屬進行了嚴厲的呵斥，並怒氣衝衝地在帳篷門口走來走去。

一位對尊者有極大信心的放馬老人，畢恭畢敬地走到尊者前說道：“大恩怙主上師，今天怎麼了？您是否要出門？若要出門，也不要這樣。您先吃飯、喝茶，再把鞋穿好，我去牽馬，好嗎？”

“可以。”尊者回答後，劍拔弩張的氣氛才有所和緩。

放馬人牽來一匹白馬，栓在帳篷門口，並配好鞍韉，用繩子牽著說：“大恩德上師，現在可以出發了。”

尊者從帳篷中出來，腳上蹬著馬靴。他抬起右腳，老人連忙低頭，腳踏在了老人頭上。尊者一邊上馬，一邊對老人說道：“臨死的時候不要忘了我。”

老人一邊鼓足力氣支撐著，一邊誠心地祈禱。上馬後，尊者對僧眾們說：“你們不要跟著我！”說完，老人牽著馬出發了。

尊者的妹妹說：“看來今天尊者一定有某種特殊的緣

起，我們不能怕他呵責，應緊隨其後。”所有的人也亦步亦趨地緊緊跟了上去。

只見老人牽著馬向公蒼湖中走去，走到湖的中央，就沒入水中消失無蹤了。

尊者妹妹說：“我們首先念懺悔文與百字明繞湖，然後念七句祈禱文繞湖。”大家紛紛響應。

等候良久，師徒二人絲毫無損地在湖中出現，老人從兜著的衣服下擺裡取出奶渣一般的白色食物，一邊走一邊狼吞虎嚥地吃著回到湖邊。

令人驚奇的是，顯得興高采烈的他們，身上居然沒有沾上一滴水。

老人興致勃勃地向大家講述道：“我們師徒二人走進湖中，就到了一座莊嚴雄偉的珍寶宮殿門前。尊者說：‘你牽著馬坐在這裡。’然後就單槍匹馬地進去，不知去幹什麼了。等他回來的時候，賜給我一些奶渣一般的白色食物，味道鮮美非凡。尊者說：‘到達湖岸之前，你必須將這些食物吃完。’”

七、放馬老人安詳離世

尊者回理塘寺小住的時候，開始示現生病，整日病怏怏地躺在臥榻之上。

一天中午，尊者對身子哲說：“打開窗戶，在窗前放一個座墊。” 哲遵命照做了。

尊者坐在墊上，凝神向窗下俯視。只見以前為去公蒼湖創造很好緣起的放馬老人來到窗下，向上師頂禮三次後，雙手合十，口中念誦上師名號並虔誠祈禱，完畢之後轉身離去。看到老人逐漸模糊的身影，尊者若有所思地對哲說：“關上窗戶，收回座墊。” 然後又回到床榻上。

老人回到廚房，邀請了舊時的朋友，傷感地告訴他們：“昨晚，我夢見自己在一個盛開著白蓮花的花園中，怙主仁波切問我：‘你還記得以前去公蒼湖的情景嗎？’ 這個預兆表明我今晚即將離開人世，明天你們去上師那兒，將我放馬老人的死況向他匯報。三天後，祈請上師的妹妹為我念誦觀音心咒，並將這些情況告知日比益西上師。我的衣服等等用具，如果你們需要，可以送給你們兩人。” 說完，就開始進行分配。

兩位朋友連忙說：“你沒病沒痛，怎麼會死？不要說這些，否則會給別人落下笑柄的。”

當天是二十五日。晚上，放馬老人又說道：“我的皮囊中有酥油和茶葉，我們一定要熬出上等的、像馬茶（一種餵馬的茶，特別濃，藏地老人十分喜愛。）一樣醞的茶，並加上糌粑和酥油。我們盡情地享用，這是我此生中最後的晚餐了。”

臨睡時，老人仍沒有絲毫的病痛。半夜出去方便後回來說道：“已經過半夜了。”然後又安穩地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接近黎明時，只聽老人說了一句：“怙主仁波切知！”就安詳地離開了人世。

第二天，師徒們按照老人的遺囑，為他料理了後事。

八、一瞬千里

上師與弟子們住在理塘寺時，他妹妹正在嘎浪為弟子們傳大圓滿法。

一天，太陽剛剛從東方升起，上師對哲說：“你去牽來兩匹馬，一頭白驃子，出發的時候到了。”哲趕緊照辦。

他們騎著馬來到寺院附近的草甸上，“哲，閉上眼睛。”上師命令道。

哲閉上眼睛後，身體開始變得輕盈，有一種飄飄欲仙的感覺，一陣清風吹過，尊者說道：“可以睜開眼睛了。”

哲睜開雙眼，驚得目瞪口呆，轉瞬之間，他們已經來到了距離很遠的嘎浪深山寂地。

上師妹妹剛傳完法，弟子們魚貫而出。令人驚奇的是，即使他們與上師擦肩而過，也不能感覺尊者的到來。

尊者妹妹見到了哥哥，才招呼各位弟子，這時，弟子們才看到了朝思暮想的上師，紛紛上前頂禮。一看時間（根據日影觀察時間的方法）理塘出發與到達目的地的時間完全是同一時間，大家不由得驚異萬分。

九、天涯？咫尺？

一次，上師妹妹與弟子們住在理塘寺，尊者與弟子們在華日寺（中間間隔很遠距離）。

一天，太陽即將西沉的時候，上師對哲說：“你去牽來兩匹馬，一頭白驢子，我們要出發了。”哲連忙照辦。

他們騎著馬來到寺院附近的草坪上，上師說道：“哲，閉上眼睛。”

哲照做後，感覺自己的身體宛若浮雲般輕盈，一陣柔風拂面而過，只聽尊者說道：“你可以睜開眼睛，但不要說話。”

哲睜開雙眼，理塘寺附近下面的草坪已踩在他們腳下。

回到寺廟，來往的遊客與僧眾均對他們視若無睹。哲從馬和驢子上卸下行李，取下馬鞍，上樓進入房間。當尊者已端坐在法座上後，上師妹妹才看見尊者，大聲吼道：“啊！我們的怙主上師回來了！”弟子們聽到吼聲，才爭先

恐後地前來拜見。

一看時間，華日出發與到達目的地的時間完全同時，大家都深感稀有。

十、白岩地神覲見尊者

在白岩神山前，尊者與弟子搭建帳篷作短暫停留時。一天，尊者獨自一人待在帳篷裡。好奇的哲躡手躡腳地從帳篷下面往裡偷窺。看見尊者前面有一身著白衣的白人，相貌端嚴俊秀，纏著白色頭巾，手捧捲著的五色哈達敬獻給尊者。之後，他們愉快地暢談了很久。哲聽到這一切後，悄無聲息地回到自己的帳篷。

過了一會兒，哲殷勤地到尊者前供茶，瞅準時機問道：“上師，剛才那位白人是誰啊？”

“啊！哲你那雙鬼眼真是無所不見、無所不覷。不管怎麼說，還是很好。”說著，從懷中取出一枚天然金剛橛，說道：“這是白岩地神供養我的，與你有緣，你應將它隨身攜帶。”然後將金剛橛賜給了哲。

這就是那些令人咋舌的稀有故事。

以上以十地為數目的故事是我從哲仁波切口中親耳聽說的。

十一、熱雜營救生母

上師仁波切在康定加拉國家（加拉在當時為一小國）時。

一天，太陽即將落山，尊者忽然對大弟子熱雜托美說：“醜陋的熱雜，背上你的行囊，不要將我忘卻，馬上到印度去吧！”

“遵命！”

熱雜馬上收拾行囊，帶上手鼓和鈴，風餐露宿，沿路乞討，前往印度。翻越了千山萬水，歷盡了千辛萬苦，終於來到印度西部一個叫哈達郭的地方。

當地人都執持外道見解，邪見十分深重。

一天，熱雜來到一個繁華的大城市乞食，只見很多人手拿木柴聚集在一起，有的人在嚎啕大哭，有的人身穿花布，手裡拿著棍棒和黑油器皿往前走。他們的臉上都呈現出痛苦的表情。

不明究竟的熱雜恰好碰見一名藏人，連忙向他打聽：“今天他們這些人在幹什麼啊？”藏人回答說：“這是邊鄙地的陳規陋習，一個有錢的大戶人家的兒子不幸身亡，他還沒有子嗣。按照當地的傳統，如果沒有後嗣，他的妻子就將與他捆在一起被火活活燒死。如果你想救這個女人，我倒有

一個良策。等屍體與女人被放到柴火上的時候，你猝不及防地將女人搶出，只要逃出人群，就可以救護這個女人的命。但從此你就不能再待於此地，女人也必須背井離鄉，漂泊異地。”

聽完這些話，熱雜心想：我一直對大恩根本上師派我來此地的原因百思不得其解。看來，這就是此行的真正目的，我一定不能辜負上師的厚望。

熱雜走進人群，只見人們將屍體和女人用白布纏在一起，任憑女人聲嘶力竭地哭喊，仍然無動於衷地強行將女人投入了熊熊燃燒的烈焰當中。

熱雜呼喚了三聲根本上師的名號，心安住於懷柔壓伏等持當中，口中猛厲地發出“啪得”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口氣將屍體與女人用左手拽了出來。

參加聚會的有三百多人，大家都試圖抓住他，但都徒勞無益。英勇的熱雜從層層包圍中突圍出來，並將屍體與女人分開。

此時，與剛才迥然不同的是，所有的人都以異常歡喜的神情看著他。女人的家人、親友為報答熱雜的深恩厚德，贈與他大量的財物。男方的親屬也歡歡喜喜地將屍體放入火中焚燒。

熱雜將女人帶到藏地，到達策榮炯後，女人將擁有的

四十多兩黃金全部供養了策榮炯寺。女人在該寺剃度，並受沙彌尼戒。熱雜將她託付給上師，她在那裡學習《文殊真實名經》與藏話。她以後的生活資具與衣服等，將由寺院為她提供。

一切安排妥當後，熱雜返回上師跟前，拜謁之後，熱雜將情況仔細向尊者匯報，尊者聽後說：“棒極了！這個女人是你的母親轉世，你以此舉回報了她的養育之恩。她將終身修法，並獲得不退轉果位。”

十二、黑白錯亂的狗

尊者與眾眷屬從北路前往拉薩，沿途經過給吉闊。當地居住了很多牧民，在這個被人們稱為“給吉野蠻部落”的村落裡，僅僅作偷盜和殺獵的人家就有七十多戶，誰也不敢招惹這個強盜部落。

尊者等人就在這個強盜橫行的窩裡安頓下來。一天，尊者對熱雜和沃熱說：“我們三人出去買些肉、酥油和酸奶回來。”

他們走到村落裡面，將肉、酸奶等採購齊備開始返回時，一白一黑兩隻惡狗繃開繩索，一邊狂吠，一邊向他們猛撲過來。尊者從刀鞘中取出鋒利的刀子，將兩隻狗的身體從中剖開，迅速將它們殺死了。

此時，爭強好戰的當地人被激怒了，他們全都集中起來，手拿各式武器，氣勢洶洶地將師徒三人團團圍住，準備就地處決。

尊者平靜地說道：“如果是因為不能殺這些狗而讓你們如此憤慨，讓它們復活就行了。”說著，就將白狗的上身接在黑狗的下身上，將黑狗的上身接在白狗的下身上，然後用鞭子抽打。兩隻狗奇蹟般地復活了，親暱地對上師作出歡喜的樣子後，搖頭擺尾地回去了。

當地人都被眼前稀有難得的情景震驚了，他們生起了極大的信心與歡喜心，紛紛到上師前頂禮、懺悔，並從此斷絕了強盜、打獵的行徑，相續中生起了正法之心。

該村的村民們尚且發願將佛陀的《大藏經》完整地刻到石頭上，與尊者結下了很深的法緣，罪業的相續由此中斷，開始熱衷於弘揚佛法、廣利有情。

兩隻上白下黑與上黑下白的狗死後，它們的皮放在了給吉竹欽寺，供人們瞻仰，至今，這兩塊狗皮也是這個稀有傳奇有目共睹的有力實證。

十三、超渡未成功

一次，尊者與信眾在納占小住。尊者的舅舅得波去世了，尊者將舅舅的心識反扣在碟子下面，對哲龍·南加上

師說：“我的舅舅去世了，請你幫忙超渡一下，我有一匹上等的黑色駿馬，如果你能超渡成功，黑馬就送給你。”

烏金南加開始全神貫注地超渡，當念到“賀”時，小碟開始跳動，尊者將金剛壓在上面後，碟子又恢復了平靜，超度未能成功。

尊者又對一名叫榮美·祚贛的老喇嘛說：“看來烏金南加不能超渡，你來試試，看誰能得到這匹黑馬。”榮美·祚贛鼓足力氣開始超渡，當念到三遍“賀”時，金剛與小碟開始發出“松叉叉”的聲音，超渡成功，老喇嘛得到了黑馬。

尊者對烏金南加大發雷霆：“你來到這裡已經八年了，我為你傳的光明大圓滿、空行心血精華沒有絲毫意義。你去自殺倒是大快人心的事，滾蛋吧！”說著就開始拳打腳踢，並將他帶到一個叫哲龍的山溝，那裡山勢巍峨、怪石嶙峋，有一處峭壁地勢尤其險要，即使飛禽也無法棲息。人們把那裡稱為“危險要隘”。

尊者指著烏金南加的鼻子嚴厲痛斥道：“你從懸崖上往下跳，現在就給我自殺！”

絕望的烏金南加一邊祈禱上師，一邊爬上陡崖，閉上眼睛，奮不顧身地縱入了萬丈深淵。不可思議的是，他始終沒有墜地的感覺。驚奇之中，他不由得睜開雙眼，只見前面

虛空當中，根本傳承上師，寂猛壇城由護法圍繞紛然呈現在他面前，他們都用手攜著自己。看到眼前異彩紛呈的景象，烏金南加欣喜若狂，依靠大樂智慧風，平穩地降落在神山前的岩石上，明清無念的智慧在相續中萌芽，徹見了三世諸法，並在岩石上留下了腳印。

尊者說道：“他本為伏藏大師嘎瑪林巴轉世，因別人失毀誓言的晦氣染污，智慧一直未能蘇醒。我用猛厲的方法令他原本的覺性復蘇，的確是非常稀有。”

十四、野人的供養

夏札神山前有一潭清澈如鏡的湖泊，湖邊有一修行的岩穴。一次，尊者在洞中閉關，神山的護法神以野人的形象來至尊者面前，向他供養了大量財物、資具，該情節被很多人親眼所見。尊者當時在湖中留下手印的稀有神變，至今仍是供人們朝拜的聖蹟。

十五、前往湖中水晶宮

有一年，供山神的日子即將來臨，加拉國王一行蒞臨夏札雪山，在山中搭建帳篷，尊者也不期而至。

供養那天，尊者和國王都跨著駿馬整裝出發。只見尊者與沃熱一邊騎馬一邊手中擎著油燈馬不停蹄地走進湖中。加拉國王也跟了上去，當水淹至馬鬃時，他們因害怕

而不得不掉轉馬頭。

國王與眾眷十分擔心，心急如焚地等待著。過了很長時間，尊者與東雜・沃熱完好無損地回到國王身前。國王倍感稀奇，不停地歡喜讚歎。

沃熱激動地向大家描述道：“我們師徒用手划著水向湖中走去，身上竟然沒有沾濕一滴水。一會兒，來到一座由三重圍牆環繞的千層水晶宮殿前，很多野獸、家豢動物圍繞在四周。我牽著馬韁繩，手拿酥油燈坐在門前。尊者則被很多身穿白衣的白人請進了宮殿，不知去幹什麼。過了一會兒，他們恭敬地將尊者送了回來。”

十六、取持明者的甘露丸

在一個祥瑞之日，尊者與弟子到東邊的夏札神山薈供和煙供，忽然，尊者一下子消失無蹤了。眾眷屬焦急不安地四處找尋上師的身影。

忽然，大家看見一個巨大的野人正背著尊者，輕捷地向雪山上攀登。大家正想追上去，再一看時，他們已倏然不見了。

野人將尊者放在岩洞裡，然後轉身離去。尊者四下打量，見洞中擺放著滿滿一盤藥丸。僅僅依靠一粒藥丸，就能在一天裡免除饑餓和乾渴的困擾。期間，他將節餘的一托巴（人頭蓋骨製作的碗）藥丸存放在衣袖裡。

第七天清晨，野人將毫髮無損的尊者背了回來。

一直懷疑尊者是否已被野人殺害或扔進深淵的弟子們，幾天以來心中一直忐忑不安，看到惦念的上師安好無恙，他們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拉著上師的衣服嚎啕大哭。

尊者向大家講述了他的經歷，給每人發了一粒藥丸並說道：“這是八大持明者製作的修行藥丸，是蓮花生大師與弟子們一起炮製而成的，你們一定要將它視為至寶。”弟子們聽後，都感到萬分幸運。

十七、護法神供養虎皮

尊者與弟子從夏札神山出發到理塘，途中經過嘎里草原，一頭馱行李的白色騾子顯出一付病態而駐足不前。當它停下吃草的時候，似乎沒有絲毫病痛。一旦讓牠前行，無論是驅趕還是牽拉，牠卻始終不肯挪動一步。正當無可奈何之際，尊者對霍瓦倉·丹增札巴說：“你就留在這裡，明天必須將騾子趕到理塘。”

丹增札巴只好停下來，心無旁騖地對付這頭強騾子。但即使他使出渾身解數，騾子始終堅定不移地待在原處。晚上，他將騾子與自己的兩匹馬栓在松樹下，點起熊熊的篝火，安營紮寨住了下來。

半夜，一個野人前來烤火，丹增札巴有點害怕，連忙給它一些食物，希望能與它和睦相處，不致受到傷害。

見到模樣令人毛骨悚然的野人，騾子與兩匹馬都因害怕而開始渾身顫抖。

忽然，前方出現了並列的兩點燈火，野人前去察看，當意識到那燈火不過是老虎的一雙眼睛時，它取出腋窩石（傳說野人時常在腋下存放一塊神奇異常的石頭。）瞄準目標拋了出去，老虎應聲倒地而亡。

他們將老虎屍體取過來剖割，丹增札巴負責剝下虎皮。當他剝完皮，野人則將虎皮送給了丹增札巴，之後就不知去向。

第二天，丹增札巴將虎皮馱在騾子背上，高興地趕到理塘，尊者說：“這就是葉札山神供養我的座墊，你幹得蠻好！”騾子也恢復原狀，安然無病。師徒們都沉浸在歡樂的氛圍當中。

十八、地祇供養水果

尊者駐紮在夏札神山時，土地神化現為一身著白衣，佩帶各種珍寶裝飾，美麗絕倫的女人，雙手捧著盛滿各種鮮美水果的響銅盤敬獻尊者。這一場景被加拉國王親眼所見，令他咋然稱奇。

十九、犛牛的復活

尊者停留在理塘時。一天，嘎塔堪布耕地的犛牛莽撞地闖進了尊者的住處。尊者說：“今天要殺了這頭犛牛。”說著就叫眷屬們逮住犛牛，抽出刀子猛然刺向牛頸，牛頭迅然落地。他用手提著牛頭，回到自己房裡。

約莫過了一頓飯工夫，放犛牛的牧童慌慌張張地前來打聽犛牛的下落，大家都支支吾吾地說沒看見，企圖蒙混過關。

尊者看到牧童，說道：“噢，犛牛在這裡。”說著將牛頭安放在牛的身體上並說道：“你自己來趕吧！”然後用鞭子開始抽打，犛牛令人咋舌地挺直身體，悠然離去。

二十、漢族商人的奇遇

尊者居住在理塘的時候，來了一位背著巨大背包的漢族商人，向大家殷勤地推銷他的糖類、酒類等琳琅滿目的商品。

尊者出其不意地將他的酒統統搶過來，獨自狂飲，並抽出尖刀，在筆挺堅硬的刀柄上輕鬆地挽了兩個結後，拋擲於地。漢人的身前有一塊磐石，尊者用拳頭猛擊石頭，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的手印。

從未見過如此奇蹟的漢人對尊者生起了難以言表的信心，當場被尊者慈悲攝受。

漢人以前是信奉回教的信徒，他在尊者前聆聽了黑自在天修法等諸多外道歷史及法門後，更是對學識淵博的尊者推崇倍至。

尊者因材施教，為他傳授了觀世音菩薩的灌頂和教言。他依照教言精進苦修，念誦了八億觀音心咒，最後去往觀音菩薩的布札拉山剎土。

這一段傳奇被收進新龍喇嘛虹身成就者貝瑪登德的道歌集中。我是在霍喇嘛丹增前親自聽聞的。

二一、前往清涼屍托林

尊者師徒在康定的瓦色加小住。一天，尊者對沃熱說：“今晚趁他們睡覺時我們準備出發。”

當夜晚過了三分之一的時候，他們躡手躡腳地出了門。“最好將門關嚴，不要讓任何人出來。”沃熱趕緊照辦，“你用雙手緊緊地抓住我的腰帶不要鬆開。”沃熱用雙手攥住後，立即感到身輕如燕，仿佛被一陣柔風吹拂，飄飄蕩蕩地在空中翱翔，不一會兒就落到了地面。

“你就坐在這裡，哪裡也不要去。”沃熱只好老實地待在原處。

當日恰逢三十月晦之日，四處顯得尤其黑暗。朦朧中，沃熱看見許多如同骨架般的人，發出令人膽寒的“查戳”之聲，隆重地將上師接走了。

他慢慢地環顧四周，發現自己坐在一座宛若高山一般雄偉的佛塔前，附近還有一棵高大的喬木。他抓了一把佛塔的泥土，摘了一些樹葉裹在腰帶中藏在懷裡。

時間過了很久，儘管沃熱心中萬分焦急，卻始終不敢越雷池一步。

骨架般的人終於將尊者送回。尊者送給他滿滿一懷抱的薈供水果和食物。

“回家吧！”他拽住上師的腰帶，猶如來時一般迅捷地回到了康定的房前。

打開房門，師徒二人趁人們熟睡之際回到了房中，尊者上床後輕聲叮囑道：“我們今天的遊歷情形，一定要嚴加保密，任何人也不能宣講。”

日後，沃熱詢問尊者：“我們師徒二人曾經去過的地方究竟是哪裡？”“那是清涼屍托林，那座崔巍如山的佛塔就是著名的樂積寶塔。”

二二、寺院護法

尊者居住在理塘寺時。

一天，所有的人們都看見在寺院後面的山腰上，夏札護法神以白人白馬的形象，由眾多眷屬簇擁著翩然而至。尊者上前與他們親切會晤，請他們擔任寺院的護法，在寺院中設立護法供養台並插上護法旗，修建護法殿並要求僧人們不間斷地祈禱和供奉護法。

二三、神魂樹上的稀有神變

尊者在理塘寂地的烏金窟中閉關一年時，當地的領主惡魔、厲鬼、游龍三者來至尊者身前聆聽教誨並承諾誓言。

尊者高興之餘，即興撰寫了此地與全知無垢光尊者修行之地——岡日托嘎具有同等功德的讚頌文以示誇耀。

此時，三大護法神中曜王的神魂樹——柏樹的每一顆果實上都自然顯現出曜王的眼睛，右旋的樹冠頂部出現了各種令人目不暇接的稀有幻變。在護法一髻佛母與單堅的神魂樹——大白松樹的樹幹上也顯現出兩位護法駐於此樹的種種神奇瑞相。

這些祥瑞徵象至今猶存，實在令人歎為觀止。

二四、會說話的佛像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吉祥之日，理塘寺的多阿喇嘛，將塑好的七尊尊者像呈放在尊者面前，虔誠地說道：

“請您老發發慈悲，為這七尊塑像開光好嗎？”

“你最好將它們全都放在一塊木板上。”

多阿喇嘛忙不迭地連忙照辦。誰知尊者見他做完後，竟然怒斥道：“我還沒有歸西，你就膽敢塑出這麼多我的屍體，難道想咒我死不成？！”說著，就狠命地將七尊塑像從木板上摔出。

令人驚奇的是，七尊塑像被摔後，仍然安然無恙地面對尊者而坐。

多阿喇嘛又趁機再三請求：“這些塑像是我的祈禱對境，也是寺院的三寶所依。請您一定要開恩加持它們與您老無別。”

“既然這樣，那麼與我無別的相就站起來吧！”

尊者話音剛落，一尊相就霍然而立。大家驚奇之餘，連忙恭敬地將它放到桌上。

尊者問道：“你果真是與我無二無別嗎？”

“是的！”塑像響亮地回答。

聽到尊者與塑像的問答，大家一致稱奇，紛紛讚歎不已。

尊者又吩咐道：“其他的六尊相就把它銷毀扔掉吧！”

二五、參與薈供的鷹鷲

尊者在理塘的雪噶波剛神山，作層層疊疊、難以計數的供品遍滿山腰的大型薈供。

一次，在做迎請時，四面八方的鷹鷲鋪天蓋地般翩然而至。

當尊者作供養、懺悔、降伏等儀式時，鷹鷲們也相應發出不同的聲響並將薈供品盡享無餘。儀式圓滿後，鷹鷲們紛紛移至尊者身前作頂禮狀，並騰空圍繞神山和寺院右繞三匝，才戀戀不捨地向遠方的空中翱翔而去。

二六、其他的為什麼不帶回？

一次，理塘寺的住持多阿根桑活佛與尊者攜眾眷朝拜與靈鷲山（位於印度）功德等同的果沃拉則神山。

在轉山途中，尊者的白馬留下了清晰的足跡。

當大家在神山前駐紮下來後，尊者對多阿活佛說：“您請到神山裡面去朝拜吧！”活佛按照指示向深山探尋。

不久，就在一平壩上發現一塊四方形的巨大岩石，上面擺放著許多佛像。

其中有一尊白響銅製成的金剛手像，右手執持金剛，左手持鈴，顯得十分端嚴，令多阿根桑活佛愛不釋手，不禁將它帶回。

回到尊者面前，尊者問道：“活佛，您看到了什麼稀奇之事？又帶回些什麼寶貝啊？”活佛將先前經過毫不隱瞞地向尊者敘述，並將佛像供養尊者。

“其他的佛像為什麼不帶回來？趕快去把它們請回來！”

多阿活佛連忙返回，當他回到原來擺放佛像的地方，一切都消失無蹤了，他只好垂頭喪氣地回到營地。

二七、決不捨棄原來的上師

一次，尊者在理塘寺為弟子們講經說法。來自石渠夏擦寺的兩位僧人與給芒寺的東雜沃熱也一起欣然前來求法。

他們三位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地悄然坐在僧眾的後面，尊者遠遠地看見他們，問道：“你們三位是來幹什麼的？”他們只好將希望求法的願望向尊者匯報。

“你們三位以前依止過上師嗎？”當得到肯定的答覆後又問道，“是那位上師？”

三人小心翼翼地回答：“是莫節南誇多吉與加哲賢遍塔依兩位上師。”

尊者漠然地說：“賢遍塔依是誰？他的姓和種族是什麼？是誰的化身？我可是第二佛——蓮師烏金仁波切五位眷屬之一的法王赤松德贊到吉美林巴的化身。你們要想獲得正法，真正成為我的弟子，必須捨棄賢遍塔依等原來的上師。若作不到，就不能坐在這裡。”說著就將他們從大眾中攆出。

尊者講法完畢準備給大眾灌頂時，他們又趁機試探看能否有機緣得受灌頂，結果又如前一般被驅逐。

幾天以後，許多高僧大德紛至遯來，尊者又即將傳講佛法，他們三人又抱著最後一線希望到尊者前祈求。可惜，殘存的希望又最後一次被尊者無情的答覆撕得粉碎。

來自夏擦寺的兩位僧人對沃熱說道：“我們不顧路途遙遠歷盡艱辛前來求法，但除了拜見卻一無所得，如果沒有求到正法，實在無顏見江東父老。不如我們心中不捨棄，只是口頭上捨棄，您看如何？”

沃熱義正詞嚴地回答道：“即使是口頭上，我也決不捨棄，我的上師沒有絲毫需要捨棄的過失！”

夏擦寺的兩位僧人商量後，到尊者前表示捨棄原來的上師。

第二天傳法的時候，二位僧人興高采烈地加入了僧眾的行列。沃熱也心存僥倖地跟在後面，尊者又如前一般提出要求，結果又被毫不容情地驅趕出來。

此時的沃熱已心灰意冷，他想：“既然得不到法，只有離開這個傷心地了。”然後背著背包，邁著沉重的腳步跨出了寺院的大門。

剛走出不遠，一位僧人追了上來：“上師請您回他那兒去。”

沃熱高興地返回了僧眾的行列，只聽尊者說道：“依止上師，就應該像沃熱一樣。你們二人將來遇到別的上師，也一定會捨棄我，我絕不能攝受你們！”說著，將夏擦寺的兩位僧人趕出了寺院。

之後，尊者一直慈悲攝受給芒寺的沃熱。不論尊者以寂靜調柔的方式溫言告戒，還是以威猛嚴厲的態度直面呵斥，沃熱對尊者的言教從未有過絲毫違背，一直陪伴侍奉於尊者左右，終於令自己的心與上師的智慧融為一體。

尊者經常以這種暱稱誇讚沃熱——“與我無二的尊者”。

二八、不讓我死太可惜了

在一個吉星高照的日子，尊者前去朝拜金川地方的觀音寺，途經則塔山谷。

兩位當地的牧童商量決定，由其中一人裝死，他對夥伴說：“你去告訴上師說我死了，據說這位上師無所不知，到底如何，就可以此見分曉了。”

然後，其中一人就裝死躺在地上，一人跑到路邊對尊者說：“我的夥伴死了，您老人家一定要幫忙超渡啊！”

“好吧！”尊者一邊說著，一邊從馬上下來，坐在“死”者的頭部旁邊，抽了三鍋煙後用煙袋鍋在他頭上敲了敲，一言不發地走了。

一會兒，牧童去叫裝死的夥伴起來，但任憑他千呼萬喚、生拉活拽，夥伴仍然像一攤爛泥般毫無知覺，原來他早已停止了呼吸。

牧童知道大勢不妙，十分傷心後悔。連忙追到上師面前，氣喘吁吁地將前因後果一一道來，深切地懺悔，祈求尊者能救活同伴。

“好吧！”尊者返回去坐在屍體頭部旁邊，口中念著“雜”，以手作三次鐵鉤手印，並念誦一次勾召魂魄長壽偈後迅速離去。

死者慢慢地開始呼吸，口中也逐漸發出聲音：“我剛被超渡到了清淨剎土，你們不讓我死太可惜了阿帕沃（阿帕沃是藏地表示惋惜之情的感歎詞）！”說著，拋棄牛羊，追到尊者身邊，痛哭流涕地恭敬懺悔，希望尊者能不記前嫌，慈悲攝受，尊者答應了他的請求。

從此，他一直對尊者恭敬承侍。五年後，他離開了人世，從他的遺骨中，生出了很多舍利。

二九、降伏山神

一次，尊者與僧眾前往夏忠寺。途中迷了路，晚上在一片寬闊的荒原上歇腳。剛點著篝火，就有兩隻狼前來將一頭白驢子咬傷後溜走。

尊者對熱雜和沃熱兩人說道：“如果你們不能將狼殺死，就不要回來見我！”然後將火槍與彈藥交與他們。

兩隻狼翻山越嶺，落荒逃竄。他們二人緊隨其後，毫不猶豫地奮力追趕。一眨眼，兩隻狼忽然不知去向。

為了完成上師的命令，熱雜只得以懷柔等持勾召，沃熱以火槍射擊，兩隻狼終於中彈而亡。

他們扛著屍體，步履艱難地往回走。天出奇地黑，伸手不見五指，他們深一腳、淺一腳，直到半夜才返回駐地。

尊者一直沒有就寢，等待著他們的消息。見他們順利歸來，高興地說：“你們幹得很棒！”

兩隻狼的屍體被放在尊者身邊。等他們兩人吃飽喝足後，尊者拿著一根棍子，對著屍體猛烈地抽打。

兩隻狼復活了，準備伺機出逃。尊者警告它們說：“你們必須承諾以後決不殺害任何眾生，否則，我就會讓你們嘗嘗被火燒死的滋味！”說著，就拿著棍子繼續痛打。

兩隻狼痛苦不堪，涕淚四流，它們將頭蹭著尊者，作出恭敬頂禮的樣子，表示痛改前非。尊者將金剛放在它們頭上，並且宣佈誓言：“若發誓從今往後決不殺生，你們就可以走了。”兩隻狼圍著帳篷右繞三匝後，沒精打采地離去。

其實，這是尊者在降伏宗山的雪馬達策山神，狡猾的山神終於被尊者的威力折服了。

三十、非人前來迎接

尊者前往康定，途經莫尼的那瓦西。途中，菲龍果中、熱果則森、齊美阿色等非人，分別顯現為四位白人騎著白馬、四位綠人騎著綠馬、四位女人騎著白色騾子，前來迎接尊者的到來。

他們盛情地向尊者獻上潔白的哈達，並請求摸頂，旋即消失無蹤了。

三一、不要墮入小乘

弟子沃熱始終依照上師旨意行事，無論尊者示現寂靜相還是威嚴相，他都言聽計從。最終，尊者相續中的證悟已融入他的內心。

過了很長時間。一次，加哲賢遍塔依前來拜見尊者。

尊者得知消息後，為自己準備了一個高高的法座，上面墊著虎皮，前面放著一碗白酒。

尊者又吩咐在法座前為加哲賢遍塔依設置一付長方形的氈墊，為弟子沃熱在氈墊的另一側上面鋪設了豹皮。

他讓沃熱穿著花氍毹製作的衣服，腰佩長刀，頭上挽著髮髻坐在墊子上，並說道：“在我沒有同意之前，你不許站起來！”

加哲賢遍塔依到來後，恭敬地向尊者頂禮，並獻上哈達。尊者沒有回敬哈達，只是端著一碗酒說道：“請喝酒！”

加哲賢遍塔依雙手接過酒碗，一滴不剩地喝了下去，然後坐在氈墊上。

尊者用睥睨的眼神看著加哲賢遍塔依，以傲慢的神情說道：“我只以密宗為學處，對於小乘，從沒有豔羨之情。你卻從密乘墮落，以聲聞乘為學處，所以只配坐這個

墊子。顯密高低的差別，在於地道的差別。看看我們設置的座墊，你知道是為什麼嗎？看看你的弟子沃熱，他到我這裡來後已經還俗的行為你看見了嗎？你看看他！”

聽到上師的話語，沃熱感到惶恐不安、六神無主，只有恭敬地低著頭，如坐針氈一般地奉陪著。

只聽加哲謙遜地說道：“是的！”緊張的氣氛才開始鬆懈下來。

兩人互相交談了很久，加哲回到了寢室。

尊者見加哲走遠，連忙說道：“沃熱，把你的衣服換了，頭髮解開，穿上羌特，去拜見你的上師，向他頂禮、懺悔，照我所說的去做，並將一切告訴他。”

得到開許後，沃熱喜不自勝地趕到加哲身邊，按尊者的吩咐稟告上師。

加哲十分歡喜：“好極了！你的情況我已仔細聽聞，很棒！真乃大丈夫之所為！很有意義！我由衷地感到欣慰。”聽到上師的誇讚，沃熱不由得心花怒放。

三二、加帕寺講經

一次，尊者到加帕寺講經的經過（原文此處遺漏）在哥龍喇嘛根桑的道歌集中有記載。

三三、復活的旱獭腐屍

在一個良辰吉日，尊者前往康定的加拉國，途經莫尼的白色圍牆。

路邊有一片令人賞心悅目的草壩子，尊者說道：“我們在這裡歇歇腳。”大家謹遵師命，停下來點火燒茶。

此時，來了一隻旱獭，不識相地發出：“秋秋”之聲。尊者舉槍射擊，旱獭中彈身亡。

“沃熱，把屍體拿過來！”沃熱趕緊將屍體放到了尊者面前。

吃完飯準備出發時，尊者又說道：“沃熱，將旱獭的屍體放進它自己的洞裡，好好地保存，我們上來時需要它，千萬不要忘了！”沃熱按照吩咐一一辦妥後，一行人又夙興夜寐地趕往加拉國首府。

他們在當地廣作各種佛事，從初夏一直待到仲秋，才辭行回返。

回到原地時，沃熱心想：最好還是現在提醒上師，否則，若越過山嶺再返回來就會很麻煩。連忙說道：“上師，旱獭的屍體您還需要嗎？”

“哦！當然。大家停下來燒個茶吧！”安頓好以後，尊者又說道：“沃熱，你去將旱獭的屍體，一根汗毛也不能

丟下，完整地給我拿來。”

沃熱走到屍體旁，見屍體已完全腐爛，無數的小昆蟲正舐噬著臭氣熏天的腐肉。

他將屍體完整無缺地放在披單裡，帶到了尊者面前。熏人的臭氣讓他喪失食欲，尊者卻毫不顧慮，吃得津津有味。

臨將出發時，尊者開始加持旱獺的屍體，並用手去輕輕地撫摩。

旱獺復活了，口中發出“秋秋”的聲音，搖頭擺尾地回到了自己的住處。

見到該場景，弟子們都瞠目結舌，生出極大的信心和歡喜心。

平時，尊者常使剛剛咽氣、體溫尚存的鵠鷹、旱獺、鳥雀和野獸復活，弟子們都見慣不驚、習以為常。像這樣屍體腐爛且遍滿小蟲，初夏死亡，仲秋復活的事例的確罕見。

尊者告訴大家：“這隻旱獺是以前用血肉作供施的上師轉世，如果沒有遇到我，他死後將立即墮入地獄，萬劫不復。我將它的神識暫時遷移，讓它以身體償還了所欠的血債。”

三四、擊退漢軍

尊者在加拉國居住的時候，一些漢人覬覦加拉國王的財富和地位，躍躍欲試地準備攻佔加拉國。

尊者以壓服魔軍金剛橛猛修儀軌降伏，只見朵瑪盤中火星四射。

此時，漢軍所在的虛空中，忽然雷聲陣陣，震耳發聵，卵石大的冰雹劈頭蓋臉地砸了下來，使毫無防備的漢軍無處藏身，凡是冰雹融化的水接觸的皮膚，就會受傷、燃火、起泡或感染天花等瘟疫。漢人被打得潰不成軍，只有狼狽逃竄。

加拉國大獲全勝。

三五、遊歷銅色吉祥山

尊者在康定的瓦色加家中居住時。一天，他吩咐大弟子華吉桑給：“準備好筆墨紙硯，我們明天前往銅色吉祥山（蓮花生大師剎土）。”

第二天朝陽升起的時候，西南方的虛空中，出現一道藍布般的彩虹，從空中一直延伸到窗戶。

尊者沿著彩虹走在前面，華吉桑給緊隨其後，往虛空中走去。

從空中往下俯視，只見遍滿大地、綿延無邊的大海。再往前走，下面是一片遼闊的陸地，印度等地一一跳入視野，此處不一一贅述。

此時，只見前面的虛空中，白、黃、紅、藍、綠共二十五位天女，手持幡幢、寶傘及各種供品前來迎接。

前行一段，許許多多形態各異的羅刹城進入眼簾，裡面充斥著九頭、三頭、五頭的羅刹，手持各種兵器。

再往前走，看到如同心臟形狀般的紅色吉祥山，山頂是由十層圍牆環繞的無量殿。

他們降落地面，走進無量殿。

只見蓮師熱夏托闖為九頭十六臂，呈極為忿怒之相，以眾多的珍寶及屍林飾品裝飾，眩目的火光照及四方。

五部熱夏以骷髏鬘裝飾圍繞著以黑汝嘎飾品裝飾的八大持明，周圍由君臣二十五、八大伏藏師環繞。

其週邊是一百零八位伏藏師，有的以黑汝嘎飾品裝飾，有的現出家相，有的以密咒師形象出現，有的穿印裝，有的著漢裝，有的披藏袍，有的裸體，各路精英濟濟一堂，蔚為大觀。

還有不可勝數的勇士勇母前來助興，有的上師發出猛厲的“吽帕”之聲，有的唱著道歌，有的在研討佛法，有的

在聚會共修大法，有的在薈供，有的在誦經，情態各異，不一而足。

上方、中方，白、黃、紅、藍、綠各色天女以曼妙的姿態歡歌起舞，敬獻各類供品。

以上所見之地和無量宮等與極樂世界的功德均不相上下。

過了一會兒，蓮師波達托創為加瓦龍欽巴（無垢光尊者）、多哲欽等個別上師賜授大圓滿句義灌頂，傳授蔣巴西寧與嘎熱多吉的心滴法門。

尊者師徒也榮幸地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得到了灌頂及教授，並拜見了中層報身界諸尊與上層法身剎土。

師徒又趕往西方的岩窟中，拜見居住於此的多哲旺尊者，得授空行句義灌頂與《竅訣金字》等法門。多哲旺尊者囑咐他們回到人間後，一定要弘揚佛法、廣利有情。他們點頭承諾後，沿著來時的光道返回了康定。

見到如此奇觀，施主們都以讚歎的口氣說：“上師師徒駕馭著陽光回來了！”並大擺喜宴以示慶賀。

以上雲遊銅色吉祥山的經歷，是按照霍喇嘛的講述整理成文的。

三六、誰的腳印

尊者住在康定的時候。一天半夜，沃熱聽到尊者呼天搶地地召喚自己，立即趕至尊者身邊。只聽尊者說道：“我病得很重，馬上會死掉，你將我的衣服全部脫下，將裸體的我放至門外，這樣，我的病就會痊癒。”

沃熱為難地說：“不脫衣服可以嗎？”尊者堅決不從，他只好將裸體的尊者放在門檻上。

“你回去睡吧！”尊者命令道。

沃熱只好返回床榻。剛躺下，就聽尊者在外面一再地高聲呼叫：“哎呀！加拉國王啊！沒良心的沃熱將我裸體放在門邊，我馬上就快被凍死了！”

沃熱害怕被加拉國王父子聽到，連忙回到尊者身邊，低聲下氣地向尊者再三祈求：“您千萬不要這樣，回到床上去好嗎？”

尊者終於說道：“既然這樣，你將我送回床上吧！”

沃熱立即準備去抬尊者，但尊者的身體忽然變得十分沉重，即使一根頭髮也無法撼動。無計可施的沃熱只好再向尊者告饒：“求求您千萬不要這樣，如果您能回床上，無論您說什麼我都照辦。”

“既然如此，那你就在我坐的地方裸體待到天亮。”

沃熱心想：即使死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就答應道：“行！”

“你現在可以將我抬回床上了。”

與剛才迥然不同的是，當沃熱再去抬尊者身體時，簡直輕如鴻毛，他輕而易舉地就將尊者抬到床上，並蓋好了被子。自己則脫下衣服，蹲在了上師指定的地方。

十一月的冬天滴水成冰、寒冷刺骨。沃熱修絕地火也無濟於事，他下決心即使死去也要堅持到底。

天亮了，尊者仍躺在床上。太陽即將升起的時候，國王與眾眷到尊者床前請安，尊者才從被窩裡出來，誇張地吼道：“哎呀！大家快看，沃熱在裝模作樣地修札龍呢！你不害臊嗎？快穿上衣服！”

沃熱慌忙起來後，大家看見門檻的石頭上留下了清晰的腳印。

“這一定是沃熱留下的。”尊者一本正經地說道。

“不是我！是上師！”但無論沃熱如何解釋，蒙在鼓裡的國王父子都被眼前稀有的景象驚呆了。

三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尊者一行住於加拉國時，一個被稱為“屠夫達吉”的

獵人，牽著國王的獵狗，獵殺了難以計數的鹿子、獐子等野獸。

打獵歸來，獵人在尊者等人面前滔滔不絕地炫耀著他在狩獵場上的輝煌戰績。尊者也顯得十分開心地聆聽他自鳴得意的誇耀。

一天，他將自己剛捕殺的一頭鹿子拿到尊者臥室門前炫耀。尊者見狀，脫下鞋子，拉著他的胸口，用鞋在他的臉頰上重重地搥了五下。

屠夫被嚇得魂飛魄散，昏厥了很長時間。當他恢復知覺時，上師相續中的一切證悟已完全融入內心，成為一名具證的大成就者，罪惡的相續也由此截斷。

三八、被遺忘的儀軌法本

尊者在加拉國家時，國王向尊者祈求灌頂，得到了首肯。

弟子熟雜開始作陳設壇城、供品等前期準備，正當大家興致勃勃的時候，突然發現修灌頂儀軌的法本被遺忘在嘎囊寂靜處。

國王表示可以派人去取，尊者卻不慌不忙地說：“不要緊，會得到的。”

此時，加拉國王子正住在亞熱溫泉。正當旭日東昇的時候，他看見尊者正大步流星地行走在原野上，與此同時，相隔遙遠的嘎囊寂靜處的弟子們，都不約而同地見到尊者取走了儀軌法本。

來自亞熱溫泉的國王侍從向國王啟白：“我們剛才看見尊者一人在原野上急馳。”

國王不以為然地說道：“絕不可能是尊者，因為他正在房間裡用餐呢！”兩人相執不下，疑竇頓生。走進房間，見尊者正坐在房中，前面的桌上放著一本小小的經函。

國王問道：“灌頂儀軌已經拿到了嗎？”

尊者一邊脫下上衣，一邊說道：“我剛取書回來，已經累得快喘不過氣來了。”大家一看他的上身，果然早已汗流浹背。

國王、王子、侍者等都不禁連連稱奇。

三九、開槍，為群魔送行

加拉國王在康定金剛寺塑了一尊金銅合金的蓮師相，曾遍請各方高僧開光，仍然會出現一些不吉祥的事端。國王因此而求助於尊者，希望能開光加持。

尊者吩咐道：“你於某日陳設廣大供品，並打開殿堂的大門。”

國王於規定之日一一照辦。當天，只見尊者英姿勃勃地跨著駿馬奔馳而來，他一邊開槍射擊，一邊大聲地吆喝。

一梭子彈沖出槍膛，穿透了蓮師像的心間。尊者手持寒光凜凜的長刀在殿堂中作出似乎要將誰追逐驅出門外的樣子。情急間，金剛寺的僧眾們被趕得無處容身、無處躲藏。

驅趕完畢，尊者坐在座墊上開始狂放地飲酒，並對佛像沐浴、開光。此時，上師心間一道五色的光芒融入佛像，接著又放出彩虹般的光芒遍滿殿堂，繽紛的花雨開始紛紛飄落。如虹的光焰持續七天，始終未消失，氤氳芳香瀰漫四周。

加拉國王妃拉貝有一個嵌滿各種珍寶的金質嘎烏盒，她將它供養佛像以裝飾心間的彈孔，並舉行了盛大的喜宴。

第七天早上，正當大家在蓮師殿進行供養的時候，聽見蓮師像發出娓娓的說話聲，大家都愕然不已，並由此生出強烈信心。

尊者就是以此法將妖魔驅除，並迎請蓮師融入此像的。

四十、拉莫則山的奇觀

一次，尊者在康定城東的拉莫則山以桑煙供養山神時，山腰出現了團團白霧，雲霧的罅隙之間顯現出各種供品，並發出美妙動聽的琴瑟鈸鐃之聲。同時，康定全城普降甘露喜雨，滿城信眾無不嘖嘖稱奇。

四一、珍寶洞中取伏藏

尊者住在康定的加拉國時，一天，尊者對沃熱說道：“你現在出發到珍寶洞去，遇到什麼也不要言聲，得到的東西把它拿回來。”沃熱依言前往。

走到洞口，只見分別穿白色與黑色氍衣的兩人在奮力爭搶一虎皮口袋，沃熱一邊猛厲祈禱蓮師與尊者，一邊出其不意地從兩人手中搶過口袋，飛快返回尊者住處。

尊者恰好在門口，他立即將虎皮口袋呈上，見到上氣不接下氣的沃熱，尊者說道：“很好！真正的勇士就應以你為楷模。”大大地將他讚歎一番。

喝茶的時候，只見尊者從口袋中取出黑白兩個石篋，打開後，分別取出一枚一卡長的天然鐵質金剛橛和白響銅製作的無有蓮花底座的多聞天子像。虎皮袋中盛滿了被稱為“阿仲沙”的紅沙。

這就是珍寶洞中取伏藏的神奇經歷。

四二、山神敬獻海螺

一次，尊者在莫尼的白色圍牆，熏桑煙供養山神。頃刻間，夏札山頂被一陣濃烈的白霧所籠罩。夏札山神化現為纏著頭巾的白人，駕馭著驍勇的白馬，來至桑煙臺前，向尊者敬獻一枚白色海螺。

尊者接過後，鼓足力氣吹響了海螺。嘹亮的海螺聲響徹山谷，大家都沉浸在悅耳的海螺聲中，全神貫注地凝望著尊者。

此時，夏札山神已在大家的忽略中不知去向。

四三、山神供養奶子

尊者一行駕臨莫尼白色圍牆的夏果東切。尊者獨自住在一間小帳篷裡，尊者妹妹與兒子哲與眾眷共居於大帳篷內。

兩位廚師正忙著生火做飯，只聽尊者大聲地喊著：“快來取奶子！”廚師與哲聞聲迅速趕至尊者身邊。

在尊者身前的一隻花水晶桶裡，盛滿了乳香四溢的奶子。

“快將奶子騰出，將桶還回來。”兩人趕快倒出奶子還回器皿。

過了一會兒，廚師到尊者前供茶，環顧四周，先前的水晶桶已消失不見，廚師不由得詫異萬分。

原來，水晶桶中所盛的奶子是夏果東切的山神供養尊者的。

四四、勇敢的小女孩

尊者住在加拉的瓦色加家中時，一天，尊者為瓦色加的兒子益西設置了一個高高的法座，並在上面墊上了虎皮。

“小夥子，坐上去！”

面對尊者的慫恿，益西嚇得不知所措，只敢畏縮地坐在法座旁邊。

“我來坐！”家裡五歲的小女孩歡喜雀躍地說著就爬上了法座。

“那也不錯。”尊者略帶遺憾地授記道，“如果兒子敢坐在法座上，他父親的心中會顯現一百尊菩薩，如今小女孩坐上了法座，就意味著她母親的心中將會顯現五十尊菩薩。”

四五、覺沃佛像心間的光芒

一次，尊者在塔公覺沃佛像前作十萬薈供，只見覺沃佛像心間發出一道炫目的光芒融入了尊者心間。尊者頓時現出不同以往的威嚴光澤，身體無有影子，成就了虹光身。

在場的人都不禁連連咋舌。

四六、覺沃佛像張開金口

一次，尊者在塔公覺沃佛像前頂禮，只見覺沃佛像面部呈微笑狀，口中令人驚奇地發出“誼瑪伙”的感歎。在場的人都親耳聽聞，無不甚感稀有。

四七、虛空中獲取甘露

尊者在轉繞夏崗熱塔的途中，虛空中出現了盛滿甘露的托巴，尊者以取伏藏的方式獲得了甘露，在場的所有的人都親眼目睹了這一場景。

四八、仰視變為俯視

欽則法王的弟子具德喇嘛日比益西趨入涅槃時，身體日漸縮小，被盛放於一黃銅盤裡，最後只剩下頭髮和指甲，成就了虹身，不捨肉體微塵，前往空行剎土。

事發當天，尊者一邊喝酒，一邊目不轉睛地仰望虛

空，若有所思地微笑。

他對加拉國王說：“你看見了嗎？以前是他在法座下朝我仰視，現在是他在銅色吉祥山向我俯視。”

“是啊！”加拉國王一邊隨聲附和，一邊雙手合掌。

四九、飲酒的蓮師像

尊者在塔公傳法期間，曾以一滿碗酒供養蓮師像。令人目瞪口呆的是，蓮師像居然接過酒碗，一飲而盡。

五十、有眼無珠的香燈師

尊者住於夏崗熱時，曾將手伸向空中，取回一塊白色石頭，遞與塔公寺的香燈師，說道：“給你。”

有眼無珠的香燈師自忖道：一塊石頭，有何用處？忙拒絕道：“我不要！”

沒想此言一出，頓時將緣起破壞。尊者滿臉怒容地說道：“真倒楣！”

原來，此乃三身任運自成智慧寶篋，是夏札山神送給塔公寺的三寶所依。

“不要就算了！我三世後再來接受。”尊者說完，又對著虛空說了一句：“你帶回去吧！”就將石頭扔回空中，石頭一下子就不見了。

五一、野狼供養九股金剛

尊者從塔公前往康定，途經俄雜山口。一隻狼口銜一枚天然鐵質九股金剛，擱放於尊者必經之路的一塊石頭上後，掉頭而去。

五二、衆多持明者前來薈供

尊者在節囊寺中聶札親手製作的蓮師像前廣作薈供、熏燒桑煙。

期間，蓮師像中降下吉祥甘露。空中遍佈種類不同、形態各異的鷹鷲，薈供圓滿，鷹鷲們右繞寺院三匝後，才躍入長空，飛馳而去。

五三、供養護法時的吉兆

尊者與僧眾住於納札瓦崗時，多哲活佛彭措炯列、覺哲晉美尼桑也聞訊前來。

三人會合在一起時，施主瓦些康巴拿出大量美酒和飲食，並熏燒桑煙供養護法和地神。

在迎接護法時，空中彩虹輝耀四方，甘露妙雨滋潤大地，一輪杲日騰空而起。天人的音樂聲響徹四方，各種飛禽發出音階各異的鳴叫，動聽的和聲在空中久久迴蕩，在場的人無不拍手稱奇。

五四、等一等兩位畫家

尊者在金剛寺作吉祥日薈供，眾眷們都無一例外地歡聚一堂。

來自佐欽的畫家羅丹和尼瑪師徒平時也經常參加。一天在薈供時，兩位畫家心想，連續的薈供不一定每天參加，今天應該在外面磕長頭。

過了一會兒，只見尊者騎著白馬，手持長鞭，威風凜凜、怒氣衝衝地策馬而來，對著兩位畫家怒吼道：“你們為什麼不參加薈供？快去！”然後又揚鞭而去。

他們兩人膽戰心驚，連忙趕往現場，在僧眾的週邊坐下來，看見尊者顯得若無其事地坐在法座上。

薈供完畢後，二人將剛才的事告訴別人，大家都眾口一詞地反駁道：“尊者哪兒也沒去，只是說過：‘兩位畫家還未到場，我們再等候一會兒。’但一直沒離開過法座。”

五五、過河的神奇經歷

尊者為加拉國家作鎮壓儀式，將任務交付於康定地神怎札。

他與弟子貝瑪特確手持鎮壓食子，來到一無舟無橋，

牛馬不能通過的大河邊。

“貝瑪特確，背我過河！” 貝瑪特確萬般無奈，只好背著尊者過河。他們滴水未沾就順利地過了河，歡天喜地地作了鎮壓儀式。

回來的時候，因為有先前的經歷，貝瑪特確顯得興高采烈，毫不畏懼地背著尊者衝往河心。沒想到兩人卻被水沖得狼狽不堪，幾經掙扎，才回到岸邊。

尊者示現的這些成就徵象實在讓人感歎不已。

五六、摒除休丹神

康定的加絨哲倉供養休丹神時，出現了種種不祥事兆，他們求助於尊者，希望能予以護佑。

一天，尊者忽然前來，將休丹神像打翻在地，扔進廁所，剩下的一切對象全部拋入水中、火裡。

從此以後，就萬事太平了。

以上的故事是我在尊者的貼身弟子與三位活佛前親耳聽聞的。

五七、會走路的食物

尊者一行在加拉國首府修大忿怒金剛降魔儀軌，大食

子與聖物已在壇城中陳設完畢。只聽擔任卻本（主管陳設壇場和祭品的僧人）的東雜沃熱驚呼道：“糟糕！我忘了事先扔出開路食子。”

尊者將用於加持的黑白石子灑在開路食子上，只見食子一下子像長了雙腳，迅速竄到了其他食子前面。

在場的人都倍感驚奇。

五八、復活的鹿子皮骨

葉塘國王邀請尊者一行前往首府瑪豐。儘管尊者示現了種種成就神變，但剛強難調的當地人並沒有生起應有的信心。

國王養了一頭鹿，平日裡十分寵愛。尊者在眾目睽睽之下，毅然殺死了鹿子，將血肉用於薈供，王妃和眾眷們都得以大快朵頤。

享用完畢後，尊者將吃剩的骨頭包在鹿皮裡，然後用鞭子抽打，鹿子又如先前一般活蹦亂跳了，舉國上下見此奇事都生起了極大的信心。

五九、弘揚密宗光明心滴法

一次，尊者得以親自覲見斷法派所有本尊的事蹟，在其廣傳中有詳說。

香巴派（寧瑪派八大派系之一）的教法在當地尚無法脈，尊者以其廣大威力調服了當地民眾，使密宗光明心滴法門就地深深地紮下了根。並吩咐以三大護法為主的護法以護持佛法為重任，保護好國王和疆域範圍內的一切，遣除了法主日比益西的違緣。

六十、扶持國王提升威信

尊者一行住在首府時，國王向尊者請求道：“您能否助我一臂之力，成全我所管轄地的瑪豐央宗護法的威力，勝過在境內不可一世的東混・熱訥瑪？”

“這恐怕不好辦，熱訥瑪是加絨墨爾多神山的大山神，實為無與倫比的護法單堅，我實在無能為力。我只能幫助您的央宗護法將威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尊者一邊說著，一邊開始作輪涅供養，熏燒桑煙，埋下八個寶瓶伏藏。並為國王念誦護法偈和桑煙偈。

此時，瑪豐央宗境內出現了海螺一般的白色雲霧，濃厚的雲煙籠罩大地。

國王和民眾都奔相走告，引以為奇。

六一、你能與我相同嗎

一次，尊者住在加莫絨的一個漢族富商家裡。

一天，尊者不間斷地抽了很多煙，並將煙霧一絲不留地吞下，向漢人問道：“你能與我相同嗎？”

漢族商人自信地回答道：“我們除了是否懂得文字的差別外，在其他方面別無二致。”

“噢！那現在你領教一下是否相同。”說著，只見先前吞下的煙霧全部從尊者的十指尖湧出，四處煙塵瀰漫，以漢人為主的眾眷都驚詫不已，生起了無比的信心。

六二、打得惡魔鬼哭狼嚎

加莫絨的擦切札倉寺的殿堂被惡魔盤踞，很多進出過殿堂的僧人都上吊自盡，延請了很多上師予以加持，但都如同隔靴搔癢，不見奏效。

一次，又一位僧人遭到了同樣的厄運，他們因此而求助於尊者，希望能予以庇護。

“噢！你們在殿堂裡放上很多酒，上吊的屍體不用取下來，我會親臨現場的。但不要將我來的情況告訴任何人，如果別人問起，就說欽則上師已經婉拒了我們的請求。”

抱著殘存的一線希望，僧眾們連忙照辦。

一天，尊者忽然大駕光臨。將擺放的八桶酒一飲而盡，抽出死人脖子上的繩索，換到自己的脖子上，如同上

吊一般地將自己吊起來，並開始“哇哇”大叫。先前喝下的酒全部嘔吐出來，溢滿整個殿堂。

尊者拽住脖子上的繩索，用刀割斷。然後將刀刺入屍體。頓時，殿堂中傳來了呼天搶地的哭聲，與“痛啊！”的哀叫聲交織在一起。令人膽戰心驚。

魔王被制伏了，冤魂得以超渡，上吊的現象從此斷絕，當地又呈現出一派祥和景象。

六三、鎮服休丹神

尊者在莫尼的華日寺修整時，因格西國王將休丹神作為護法的緣故，國境內時常出現一些不祥徵象。

國王派遣三位使者前來迎請尊者，他們將事情的前因後果一一向尊者稟報。尊者聽後回答說：“你們趕快回去準備，我隨後就到。”他們三人聽後，連忙晝夜兼程的往回趕。

這邊，尊者也開始吩咐沃熱：“備好兩匹馬、一頭白騾子，我們要出發了。”沃熱一一備齊後，他們於下午出發了。

天很快黑了下來，四周一團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你隨著我馬上的小鈴聲快點走。”尊者一邊囑咐，一邊迅速地往前趕。

沃熱馬不停蹄地緊緊跟隨，有時能聽見馬上的小鈴聲，有時夜風又傳來尊者吟唱道歌的聲音。濃密的黑暗擋住了視線，只有白驃子的臀部時隱時現。

他們越過了荒原、淌過了河流、攀過了崖壁，無數的深山大川都被他們拋在了後面。

沃熱的馬已顯得體力不支，緊追慢趕，來到了一片小草壩。

“卸下馬鞍和墊子，我們暫且在這裡休息吧！”聽到尊者的發話，疲憊不堪的沃熱如獲大赦，倒下去便沉沉入睡。

一覺睡到天亮，只聽尊者吩咐道：“裝好馬鞍和墊子，準備出發。”臨走之前，沃熱回顧來時的路，發現全部都是高山、峽谷、懸崖、密林等常人無法逾越的險地。他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

不久，就來到一個集鎮，見到他們，所有的人都詫異地問道：“你們倆究竟是何許人？你們經過的那條路，即使是經驗豐富的獵人也無法涉足，你們居然能夠穿越這片禁地，真是不可思議。”

正當別人詢問之間，尊者的馬已英姿勃勃地穿過了集鎮，沃熱的馬只能慢吞吞地往前趕。此時，沃熱的胃又不爭氣地痛起來，使他難以忍受。遠遠地看見尊者，卻望塵

莫及。

一座輝煌的宮殿映入眼簾，尊者仍頭也不回地往前趕，沃熱竭盡全力，仍然追不上尊者，只有失魂落魄地走著。

在一條河邊的懸崖旁，尊者終於停了下來，栓好馬，然後大步流星地跨進懸崖裡的皇宮中。

一會兒，皇宮燃起了熊熊烈火。尊者一邊將一名老僧人拉出，一邊猛烈的錘打他。口中不時發出猛厲的“啪得”聲和“咩”聲，吆喝聲和笑聲也此起彼伏。

聞訊而來的格西國王一見面就認出了尊者，祈求道：“裡面還有一隻上好的令箭，可否代為取出？”尊者聽後又衝進火海，毫髮無損地取出了燃燒的箭。

魔王被驅除了，他的老巢全部被火吞噬。

在河邊的懸崖旁牽著三頭牲口的沃熱同尊者一起被迎進格西國王的皇宮，在裡面過了六天帝王般的日子。

此時，前往迎請尊者的三位使者才馬不停蹄地趕回了自己的國土。

舉國上下都驚歎不已，連聲稱讚。

六四、害人者終害己

尊者一行前往綽斯加（現今四川黑水一帶），途經格西國王所屬的苯波教的瓦羅寺，尊者等人在寺院附近的一塊空地上歇息。

黃昏來臨時，瓦羅寺的僧人開始發出惡咒，（詛咒的食子）落到了尊者的僧團中，頓時引起混亂。眷屬們都建議儘快離開，否則會大難臨頭，尊者卻不以為然。

在接下來的七天裡，尊者顯得無所事事，整日只知尋歡作樂。

第七天傍晚，詛咒的食子終於落回了瓦羅寺。

翌日，他們才從容不迫地離開。

六五、將魑魅魍魎趕盡殺絕

尊者去到加絨的綽切，當地有一處絕壁，時常有水鬼和岩魔興妖作怪，不少人都因此而喪身於山谷之中。

尊者一行趕到，得知妖魔為非作歹的行為，尊者忽然問道：“沃熱，如果你是英雄好漢的話，就把我和馬一起推入峽谷中的大渡河。”

“遵命！”沃熱一邊說著，一邊就將尊者和馬匹一起推進了大渡河。他伸長脖子往下觀看，尊者和馬匹已被滔滔

江水捲走了。

此時的東雜沃熱心想：“大恩上師慈悲養育我，我今天卻恩將仇報將他害死，我還有何顏面活在世間。與其這樣苟且偷生，還不如死去的好。”然後，就毫不猶豫地沿著尊者墜下的地方跳入了深淵。

河中有一塊巨大的岩石，尊者的身體、甚至包括頭髮，都在上面留下了身影。尊者的坐騎也留下了腳印，沃熱的身影也十分清晰。

每到冬天來臨的時候，就能看見這些神蹟。一旦夏天河水暴漲，這一切就會被淹沒。

這就是尊者震懾水鬼和岩魔的精彩章節。

六六、萬不能有害人之心

尊者與眾眷蒞臨葉闊，正碰見他那脾氣暴躁的舅舅正牽著一頭騾子迎面而來。

聶瓦魔王一直試圖加害於尊者，卻始終不能得逞，他為此耿耿於懷。見此機會，連忙騎在舅舅的馬上，企圖伺機作害。

尊者早已了知他的狼子野心，就向熱雜托美問道：“你是英雄嗎？”

“當然！”熱雜托美的回答鏗鏘有力。

“你是否力大無比？”

“那還用說？”

“那你是戰無不勝的了？”

弟子擲地有聲地回答：“對！”

“那你能用拳頭狠狠地揍舅舅的臉，並將他從馬上拉下來嗎？”

“能！”

“衝鋒吧！”

這邊，尊者又吩咐其他弟子：“舅舅摔下馬時，你們就大聲吆喝。”

熱雜托美一邊騎馬狂奔，一邊大聲吆喝，照著舅舅的耳邊打了三拳，又將他從馬上拉下來。眾眷們也吆喝助威，舅舅被打得六神無主、驚惶失措。

事後，聶瓦魔王降臨於其他人的身體時說道：“我一直想加害欽則仁波切，卻從未得手。一天，我好不容易與他舅舅並騎在馬上，卻來了一個模樣兇狠的黑人，手持鐵錘，長髮垂地。他對著我的臉頰猛烈地暴打，從此我的臉頰就落下了病根，連吃飯都不聽使喚了。”

六七、腔腸中駐留的下場

一天，聶瓦魔王搖身變為一根毫毛，鑽進食品中，企圖塞住尊者的咽喉。

尊者佯裝毫不知情，將魔王與食物一起吞進了肚裡。

魔王被迫在尊者的腔腸中駐留了永生難忘的三天，最後與大便一起排出體外，才得以重見天日。

聶瓦魔王降臨於其他人的身體時說道：“我在尊者暗無天日的肚腹中整整待了三年，蒙受了無量的寒熱之苦，尊者修習生起次第的天尊們毫不留情地降下兵器雨，逼得我哭天喊地，只得在眾尊前許下承諾。”

據說，從此以後，每當聶瓦魔王降臨於他人身體的時候，由於沾染了尊者的大便，一種臭不可聞的味道就會四處瀰漫。

六八、收服山谷之主

尊者前往納占草地時，山谷之主多吉華炯妄想與尊者抗衡。

他施用法術降下了冰雹，企圖向尊者示威。不料霹靂之鐵水落在尊者身上，全部變成了各式各樣的標幟、佛像、經書和佛塔。掌管霹靂的龍在空中被降伏，地神與眾眷也都

被定身術所收服。

他們在尊者前，由衷地作出從此以後與傷害他人的卑劣行徑一刀兩斷，盡心盡力護持佛法的承諾。

六九、五重宮的輝煌成就

尊者在莫尼農區的五重宮，取出了五部黃財神像，他埋葬了大量的珍寶和寶瓶以作為伏藏回酬。

地神向尊者供養了檀香心佛像。在舉行薈供、熏燒桑煙時，各類飛禽紛紛聚集。直至供養、懺悔、降伏三種完整儀式圓滿後，飛禽們才振翅飛往蒼穹。此時，繽紛的彩虹掛滿天空，祥瑞的花雨紛紛飄落，各種瑞相層出不窮，觀者無不愕然稱歎。

七十、背運的小草坪

尊者在莫尼農區時，有人以歹毒之心向尊者供養毒藥，尊者顯得十分開心地享用了。

正當施毒者自以為陰謀得計時，卻被尊者強行帶往一小草坪，當著他將服下的毒藥全部嘔吐出來，嘔吐物溢滿整個小草壩，所有的草無一倖免，全部當場死光。施毒者悔恨不已，羞愧萬分地扭頭返回。

至今，這塊背運的小草坪仍然寸草不生。

以上第三十三到第七十個精彩故事，是我在欽則仁波切的親傳弟子前一再聽聞的。

七一、一碟舍利的悉地

尊者朝禮莫尼的噶謝寺時，向眾佛像一一敬贈妙衣，為覺沃和遺塔貼金，並在八思巴肉身像前舉行了盛大的薈供。其間，從遺體中獲得了滿滿一碟舍利的悉地。

七二、取出金剛亥母像

尊者在莫尼的金剛亥母山，為眾山神敬供桑煙後，取出了五指高的金剛亥母像的伏藏品。尊者為此向守護伏藏的護法敬獻神飲，並掩埋寶瓶作為伏藏回償。

眾神心滿意足，沒有從中作梗。

七三、尊者變成了黑汝嘎

尊者在莫尼的華熱寺為少數弟子賜授灌頂和傳承，敷演密乘勝法。在賜授秘密灌頂時，尼瑪沃熱等眾眷親見法座上的尊者變成了黃黑色的黑汝嘎。

大家的信心都因此而得以百倍增上。

七四、灌頂時的奇妙瑞相

一次，尊者應眾人之請在塔公為公眾灌頂。

在迎請聖尊時，灌頂的諸尊降臨，融入在場所有人的身體。有的人得以親見天尊金顏，有的人明見了自己的本心，有的人將上師見為天尊，各種神奇現象紛然呈現。

灌頂時，有的人開始手舞足蹈，有的人開始高唱道歌，奇妙景象，不一而足。

妙力灌頂時，十六位有緣的人得以證悟本心，並在上師前得到了印證。

七五、會飛的藥丸

尊者在莫哈金龍寺，按照蓮師儀軌，製作修行丸子。

在迎請諸尊時，一道五色的虹光融入藥丸。修行丸子明顯地增長，並開始升騰、飛翔。有的飛到了房頂，有的落在了房下，有的停留在牆中，並密密麻麻地灑滿了轉繞的路，奇妙的丸子俯拾即是、唾手可得，人人歡欣不已。

七六、薈供中的降伏儀式

一次，尊者在寺院舉行薈供。

當儀式進行到降伏程式時，哲在鎮魔孔前將金剛橛交

給了尊者。

當誦咒勾招的魔眾開始融入之際，只見一股強勁的旋風捲起漫天塵埃般的細微粉末融入了鎮魔孔。尊者一邊念誦：“‘誼’中無解脫。”一邊以五手印降伏。

當誦到“無生怒尊請享用”時，鎮魔孔中閃出一道光芒，融入了尊者心間。

七七、自行燃燒的朵瑪

尊者一行在納占小住時，到瓦岡山下的瓦些三部落作大黑汝嘎的朵瑪和回遮（驅魔和禳災兩種儀式）。

開始放咒時，擔任卻本的東雜沃熱手拿真言芥子，並用力拋灑，真言芥子頓時猛烈燃燒起來。

放咒除祟時，在熊熊烈焰中充作魔像的朵瑪也開始自行燃燒，終致土崩瓦解。

七八、取回蓮師頭髮

在西哲山谷熏燒桑煙時，尊者對札巴森單多吉說：“你到神山裡去轉悠轉悠，欣賞欣賞。”

森單多吉奉命進入神山。不一會兒，他看見在一懸崖前，一位身穿白衣，珠佩環釧應有盡有、無一缺漏的妙齡女

子向他招手示意。待他上前，將一包五色錦緞包裹的東西交與他後，頃刻融進崖壁，無影無蹤。

回到尊者前，尊者料事如神地說道：“把你帶給我的禮物交給我吧！”

森單多吉連忙遞與尊者，尊者打開一看，裡面裝著藍紙包裹的一綑黑油油的頭髮。

這就是取出蓮師頭髮伏藏的奇妙經歷。

七九、可以複製的肉

無論是國王、大臣或平民百姓，一旦在尊者前尋求庇護，時常將屠殺的眾生肉，包括五臟六腑一起整塊放在大盤中敬供尊者。

尊者往往一邊念經加持，一邊用銳利的刀子割下大量肉塊。令人驚訝的是，尊者最後卻能將完好無損的肉體放到另一個盤裡，然後享用剛才切割下來的部分，並將肉放在外面作供施。天空中鷹鷲等各類飛禽也紛至遶來，盡情啖食完畢，才心滿意足地各奔前程。

這類奇事時有發生，大家都習慣成自然。

八十、重返輪迴的竅訣我還沒有掌握

尊者在果洛居住時。一天，他騎著犛牛外出。

兩位牧童遠遠地見尊者悠哉樂哉地過來，其中一人自以為是地對夥伴說：“據說這位上師能讓生者變死，死者復生，不知此話虛實如何。今天你來裝死，我去央求上師，看他究竟有何本領。”

然後，他們就分頭開始行動。

尊者按要求超渡完畢，跨上犛牛晃悠悠地離去。牧童送完尊者回來，發現夥伴早已離開了人世。

牧童連忙追到上師面前，氣咻咻地將事情原委一一道來，祈求尊者能網開一面讓同伴復活。

尊者胸有成竹地回答說：“你不是說他已經死了嗎？我已將他超渡至不退轉果位，從不退轉果位重返輪迴的竅訣我還沒有掌握。”聽完尊者的話，牧童呆呆地站在原處，哭笑不得。

據說，那位死去的牧童一直沒有復活。

八一、震懾鬼魅的計謀

無論尊者去往何方，一旦有人妖魔附體、厲鬼加害或重病纏身時，尊者或用刀子刺入身體，殺死後令之復活，或

拳打腳舞，賜授唾液、加持等稀奇古怪的方式制伏和攝受。

此等精彩故事浩如煙海，實在無法一一羅列。

八二、與女媧背道而馳

因為尊者是智悲光尊者的化身，德格國王曾將他奉為國師，對他推崇倍至。

後來，因尊者作了一些不合常規，變化莫測的成就行為的緣故，國王和民眾都難以理解，產生了一些分別念，所以一直未迎請尊者前往當地。

當尊者在加絨十八國、果洛、蒙古等地降伏和攝受的種種顯示成就神變的奇異故事婦孺皆知、家喻戶曉時，德格國王才如夢初醒，恢復信心，緊鑼密鼓地準備迎請尊者，但遭到了婉拒。

德格國王給尊者去信也石沉大海，委派大量差役前往，也無濟於事。

德格國王惱羞成怒，寫信威脅說：“你最好俯首聽命，否則我就要動用武力了。”尊者仍然不加理睬。

德格國王又去信說：“我的寶箱中有大量的珍貴加持品，您要不要來見識見識？”尊者仍然穩如泰山。

德格國王黔驢計窮，只得求助於多哲仁波切，聽他把前因後果講完，仁波切說：“欽則活佛在因時顯示的成就行為的確是匪夷所思、超乎尋常。如果不採用強硬手段，而是懷著信心以恭敬的方式迎請，他應該會來。”

國王立即按吩咐施行。一日，尊者終於以差役的行頭裝飾來至國王身前。為國王灌頂並作長久住世偈文，然後說道：“你以前將我視為國師不合情理，我徒有欽則活佛的虛名，現已還俗，成為罪業深重的屠夫種姓，不配擔當法王您的國師，只配作一名差役。”說著，就模仿差役的行為跨馬、背槍、撩起衣服、別著長刀，在樂達寺後面一個必須弓腰才能進入的小門反覆進出。

國王大臣等眾眷雖然很有信心，卻不便效仿，以免有失身分。

當時德格境內正遭受嚴重乾旱，莊稼和牧草全都乾萎枯黃。他們曾向噶托和佐欽的僧眾祈求蔭庇，但未見收效。兩寺的上師異口同聲地向他們力薦：“看來只有多欽則上師（尊者）親自出馬，才能護佑你們了。”

國王就此向尊者求助，尊者說：“只有給天空穿孔，否則無濟於事。你們趕快去準備穿孔的一些鐵釘和一把鐵錘。”他們連夜趕製，很快將一切物品備齊敬呈尊者。

那天，尊者如前一般作差役裝束，他脫下上衣，右手

執錘，左手拿釘。在德格宮殿四方，以鐵釘擗在鐵釘上面，然後用鐵錘猛厲敲打。

空中傳來各種轟鳴，尊者已是大汗淋漓。過了很長時間，一陣震天動地的巨響震撼了人們的耳膜。大家往上一看，蔚藍的天空上開了一個天窗一般的孔，煙霧般的雲從孔中湧出，溢滿整個天空。暴雨傾盆而下，灑滿了境內龜裂的大地。

有一個地方因為洪水過猛，幾近淹沒，連忙向尊者告急。尊者告訴他們：“你們在具加持力的唐東賈波像前供養，並念誦濁世救怖祈禱偈，就會得到庇護。”他們不由分說，連忙照辦。

洪災消除，危難平息，當地又開始風調雨順。種子發芽，草木返青，大地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繁茂景象。

八三、改穿伏藏師裝束

竹欽的莫傑南誇多吉與噶托的給則瑪哈班智達等人都眾口一詞地議論道，欽則上師著差役裝束實在不合常理，並將想法告知了德格國王。

國王向尊者商量道：“如果您今後不穿差役裝而改穿伏藏師裝束，我一定對您言聽計從。”

“那我可以離開這裡嗎？”

“您可以隨心所欲。”國王無可奈何地回答。

從此，尊者就穿著伏藏師裝束遊歷四方。以種種成就神變調服、護佑的民眾無所不在，過著閒雲野鶴般的自在生涯。

八四、修寶瓶等儀軌時的常事

無論是寺院、國王、大臣還是庶民百姓，在迎請尊者修寶瓶儀軌等時，時常見到如此情形。

尊者自心間化出各種幻象迎接剛噶熱等尊眾，天尊以各種飄逸舞姿紛紛降臨。

在將游方、漂泊的鬼神驅逐、遣送後，將剩下的鬼神以神力暫時關押起來以示警告，然後才將它們釋放。

此時，四面八方的鷹鷲等眾多飛禽齊集，將薈供餘品享用完畢後，滿心歡喜地分飛而去。

八五、為萬人灌頂的瑞相

尊者應徹傑國王之邀，為一萬人賜授灌頂。

在灌頂過程中，僅僅用了滿滿一寶瓶水作為灌頂水就已經綽綽有餘。空中一直瀰漫著撲鼻的芬芳，人們的身體獲得暖樂熾盛的感覺。

當晚，很多人的夢中出現了各種吉祥徵兆，所有的痼疾都消失無餘，各種瑞相紛紛出現，人們都感到十分稀罕。

八六、觀音像前獲得的悉地

尊者在金川的觀音像前作十萬薈供，並熏燒桑煙。此時，自佛像的身體開始降下甘露，一共獲得了滿滿一托巴甘露的悉地。

八七、全是因為對上師的恭敬

烏金南加和霍喇嘛丹增正在尊者身前全神貫注地寫字，尊者則專注地仰望虛空：“你們快看！”循著尊者所指的方向，只見前面虛空中白色明點的光芒耀眼奪目，簇擁著哥塘喇嘛日比益西多吉的弟子索南加措。他一邊向尊者灑鮮花，一邊前往銅色吉祥山。

尊者若有所思地說道：“他是大字不識一斗的文盲，之所以能趣往剎土，全是因為對上師的恭敬心所致啊！”

八八、覺沃親自賜名

尊者前往拉薩，為大、小昭寺的兩大佛像、羅格修曷（觀音像）和讓雄阿丹為主的佛像貼金。

在薈供時，覺沃開口為尊者賜名“紅阿雜亞”。

則熱桑耶巴和徹欽讚歎道：“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曾經桑耶巴智悲光尊者在覺沃前頂禮，覺沃開口微笑並賜名‘欽則拉’。自法王松贊干布至今，雖然多次出現覺沃開口為有緣的信眾說話的奇觀，但有幸得到賜名的，除他們兩人以外，實在是前所未聞。”

八九、懸崖下留下的清晰身影

站在噶公拉的百層懸崖前，尊者毋庸置疑地說道：“沃熱，把我扔出去！”

“遵命！”沃熱一邊扔出尊者，自己也不假思索地跳了下去。

尊者在懸崖下包括隨身的刀子都留下了清晰的身影。正當沃熱即將墜於尊者身上時，尊者往旁邊一閃，沃熱也留下了同樣清晰身影。

九十、著曜的放馬老人

可憐的放馬老人四處尋找丟失的馬匹，鏗而不捨地找了很多次，結果卻一無所得。

他六神無主地找到尊者，將情況向尊者講述。尊者勃然大怒，將頭髮往後一甩，正好擊中曜王像，並且罵道：“笨蛋！你著曜了！”

三種因緣聚合，放馬老人頓時著曜昏厥，經尊者禳解病魔加持後，才恢復了知覺。

九一、嚴守淨戒的沙彌

尊者一次在葉闊為公眾灌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位臉龐俏麗、身姿娉婷、穿著打扮雍容華貴的妖豔女子格外引人注目。

尊者把她叫到身旁，並且要求她在灌頂完畢之後留下來。

當地寺院有一位嚴格恭守清淨戒律的沙彌，向來自以為是，時常對別人的見解和行為吹毛求疵、橫加指責，十分驕慢與狂妄。

人們散去以後，尊者將他叫到跟前，不容商量地說：“你今天必須和這位女子在我帳篷外的支撐繩索處作不淨行。不作不行！”

但無論尊者如何再三要求，沙彌堅決不從。尊者顯出十分掃興的樣子，轉身對沃熱說：“你慎重地給下面的女人一些食物和財物，然後打發她回家。”沃熱一一照辦。

此時的沙彌不要說走，即使動也不敢動。戰戰兢兢地在尊者身前坐了很長時間。

忽然，有四位僧人被降身，他們不由分說，抬著沙彌的四肢，去到剛才的女子身前，再次要求他作不淨行，沙彌仍然沒有屈從。被降身的四位僧人怒火沖天，劈頭蓋臉地向他打去，他一下子咽了氣。

此時，降身的天尊也自行消失，四位僧人悵然若失地回到廚房。

傍晚，四位僧人又被降身，他們從未作收攝次第的壇城中取出彩箭，圍著屍體右繞，並整齊地吟唱著前所未聞、音調悠揚婉轉的攝壽偈。

過了一會兒，沙彌的四肢頂端開始逐漸顫動，他復活了。

四位僧人將箭放回壇城中後，天尊又悄然離去。

九二、為哲治病

一天，哲感到上身疼痛，十分不適。尊者得知此情後，就開始和哲、沃熱一起作“自作自解脫”的薈供。

薈供時，一向老成的沃熱荒唐到連供養、懺悔、降伏三個儀軌都沒進行。享用薈供品時，尊者接過獻給他的滿滿一托巴酒，一飲而盡。沃熱也不顧體面，狼吞虎嚥地吃著薈供品。

看到他們稀奇古怪的行為，哲忍俊不禁，接連不斷地“哈哈”大笑。尊者三次要求暫停下來，但哲仍抑制不住。

尊者怒不可遏，從刀鞘中抽出刀子，照著哲的身體迅捷地劈了下去，身體霎時被劈成了兩半，哲絕悶而去。

約莫一頓飯工夫，尊者將分開的兩半身體又精心地合併在一起。念經加持後，傷殘的身體癒合了，哲又恢復了知覺。

他欣喜地發現，先前困擾他的疼痛不翼而飛，身體樂暖熾盛，大樂無比。

九三、賜給木匠夫婦子嗣

在葉闊的寺院附近，有一對漢族木匠夫婦，對尊者尤其敬仰，時常殷勤地到尊者處幹一些草木活計。

這對急於傳宗接代的夫婦一直苦於膝下無子，故特意央求尊者，希望能解決無後之患。

“你今晚將你的女人用柏煙熏淨，將我的腰帶拿去，放在她的身上。然後，你們夫妻兩人盡力祈禱蓮師，就會有一個寶貝兒子降生的。”

夫妻二人連連應諾，回家遵旨而行。

翌日清晨，二人奉還腰帶時，尊者胸有成竹地說道：

“你們將來的兒子，是加龍熱龍巴的化身，是一位伏藏師。”
二人聽後，不禁喜笑滿腮。

第二天，尊者一行就離開了。

九四、遊歷龍宮

尊者與眾眷在榮美哲瑪時，一天，尊者俯在哲耳邊，神秘地說：“我們兩人出去溜達溜達。”

一會兒，兩人來到一片令人賞心悅目的草原，明豔嬌媚的鮮花肆意盛開，碩果累累的茂樹佈滿果園，澄冽清澈的湖泊湛然如鏡，引吭高歌的燕鶯比翼齊飛，如娟似錦的雲霧環繞其間，如詩如畫的美景看得哲心曠神怡。

不久，他們就來至一幢由珍寶組成的雄偉宮殿前，尊者對哲說：“你就待在這裡，哪裡也不要去。”然後就被許多裝飾華麗的人簇擁而去。

過了很長時間，尊者被護送回來，對如墜雲端的哲說“回去吧！”

哲跟隨著尊者，一步一回頭，戀戀不捨地往回走，下去一段路後，先前的美麗景色瞬間消失無蹤了。

哲好奇地詢問尊者：“我們師徒二人去的地方究竟是哪裡？”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龍宮，你可要嚴守秘密，對誰也不能洩露。”

九五、將妖魔吞進肚裡

尊者一行在葉塘首府為國王舉行各類佛事活動。

在修大黑汝嘎降伏儀軌，制伏充當魔像的朵瑪時，法主日比益西取過朵瑪，放進嘴裡，大肆咀嚼，殷紅的鮮血順著嘴角兩邊淌了下來。

見此情形，尊者立即宣佈：“修法成功，可以打道回府了！”

九六、熱雜托美去注淨刹

尊者師徒在康定金剛寺時，心子熱雜托美在圓寂前，示現了各種令人不可理喻的癲狂狀態。

尊者告訴別人：“唉，無論成就與否，所有的人在臨終前都會害怕的。你們回去告訴他，就說你馬上就會死去，你要竭盡全力祈禱上師，將心安住。”大家依照他的旨意告訴了熱雜托美。

過了很長時間，熱雜托美終於圓寂。

尊者說：“熱雜托美活著時瘋瘋癲癲，死後也癲癲狂狂。這次，終於依靠我的能力令他去往銅色吉祥山。”

九七、大刀向病魔的頭上砍去

尊者一次在道孚的加帕寺為公眾灌頂時，狂放地喝下了大量的酒。在遣除魔障時，從刀鞘中取出鋒利的刀子，用刀刃、刀背和刀面在人群中任意砍打，大家都驚惶地四處躲閃。事後大家發現，參加灌頂的大多數人都從病魔的纏繞中解脫出來。

九八、狗屍維繫生命

尊者在寺院時，曾去往一荒無人煙的寂靜處，在長達三個月的時間裡，僅僅以一具狗的屍體維繫生命。修行取得了明顯的成就，風心獲得了自在。

九九、策馬於曲折的山洞中

尊者一次在加絨綽切開啟神山之門。開啟的山門極小，若以油燈和火炬照明，在曲折蜿蜒，時而開闊、時而狹窄，地勢凹凸不平的山洞艱難地跋涉，仍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抵達山頂。

尊者騎著馬從小門進入了山洞，只聽得洞中傳出一陣陣如履平地一般清脆而迅速的馬蹄聲響，從洞口一直延續到山頂。

而且，在通往山頂的洞中留下了清晰的馬蹄印，至今

仍為人們所見。

事後，尊者在山中的一個岩穴裡，粒米未進，進行了為期七天的閉關。

一〇〇、與格薩爾王融為一體

在格薩爾王曾經居住過的聖地，尊者跨著白唇棗紅馬，格薩爾王也駕馭著紅色的天驕前來與尊者會晤，最後，格薩爾王幻化融入尊者身體。

尊者上去後，一位美貌絕倫、裝飾惹眼的少女，接過尊者的韁繩，將尊者請了進去。

裡面傳出一陣大狗狂吠不已的聲音，持續了很長時間，尊者才騎馬回轉。

（藏文中該篇情節不明，大家可斟酌。）

一〇一、如同氍毹一般的小刀

尊者在青海湖心瑪哈得瓦居住，索波在一旁擠山羊奶，淘氣的小山羊不停地在尊者身上蹦來蹦去。

尊者艱然失色，抽出小刀，刺向羊羔。小羊被嚇得驚惶失措，咩咩亂叫。

正當危急關頭，只見小刀如同氍毹一般地捲了起來。

一〇二、給紫瑪護法神帶信

一天，弟子熱雜托美向尊者請示：“我準備到印度、尼泊爾以下等地去待凶地（修行人在規定時間內，住於屍陀林等兇險地方，以驗證自己的修行境界是否穩固。），希望您能准假。”

“你這個百無聊賴的人，恐怕在凶地待不住吧！”尊者面帶睥睨地說。

“我一定會待下去的！”熱雜托美的回答斬釘截鐵。

“既然如此，那我給紫瑪護法神寫封信，你下來後去到桑耶。若等三年是你活該，若等一個月算你走運。不僅要親自將信交給紫瑪護法神，還要將這根護身結親手帶在他的脖子上，如果請人代勞則不太合情合理。”

“遵命！”

熱雜托美向尊者告辭後，前往印度、尼泊爾境內的各大凶地，勇猛精進地修持。

返程時去到桑耶白哈王府庫。幸運的是，僅僅等候了半個月，就有一群拉薩的貴族蒞臨，在白哈王府庫迎請紫瑪護法神降臨。

事先，熱雜托美前去觀察，見紫瑪護法神被眾貴族與高僧大德環繞，兇神惡煞一般面露凶光，令人不敢向邇。

熱雜托美六神無主地站在人群的週邊，因害怕而渾身顫慄。正當無計可施之際，腦海中浮現出尊者說“你恐怕在凶地待不住吧！”的樣子，立即信心大增。

他將信件和護身結放在懷裡，高呼三聲尊者的名號，安住於降伏等持，吹了三遍脛骨號角，便揚鞭急馳於人群中自然閃開的一條道路，貴族們也恭敬地紛紛退讓。

熱雜托美此時已毫無畏懼，紫瑪護法神也收斂起兇惡殘暴的模樣，安詳地端坐於法座。熱雜托美鼓足勇氣說道：“這是欽則上師給您的信，他說要您回函。這根護身結也要我親自給您帶在頸上。”紫瑪護法神聽完熱雜托美的陳詞，低下頭讓熱雜托美帶上了護身結。看完信後，修書一封交與熱雜托美帶回。

熱雜托美心高氣滿地回到了寓所，寓所裡的人都傾巢出動，尚未回來。過了一會兒，大家回來了，由於目睹了他的英勇行為，都對他格外欽佩，恭敬承事更不同於以往。

貴族們也供養他大量布匹、財物，他在佛像前供養後，回到了尊者身前，神氣活現地說：“你給紫瑪護法神的信我已呈交與他，這是他的回信。”說著就將信呈與尊者，“您說我在凶地待不住，但從頭至尾沒有一絲待不住的跡象出現。”

尊者揶揄地說：“哎！別吹牛了！你見到紫瑪護法神的緊要關頭為何要呼喚我呢？若不是我暗中鼎力相助，你以為你能大功告成嗎？”

一〇三、去不去蓮師剎土

尊者在塔公的覺沃前薈供，對弟子阿左熱說：“你是去銅色吉祥山，還是待在這裡呢？”阿左熱謙卑地說：“這一切全由上師您做主了。”

尊者入定一會兒後說：“你還是暫且不去為宜，在這裡住三年，精進地念一億遍蓮師心咒吧。”

一〇四、整治監獄

尊者在康定居住時，加拉國王的監獄陰暗異常，沒有一絲光線。成群的老鼠時常噬咬犯人的耳朵等器官，大家苦不堪言。

國王得知此事，令人在監獄鑿出窗牖，送進一縷陽光，並就鼠害之患求助於尊者。

尊者拋灑青稞敬神後，終於降伏了惡劣成性的老鼠，讓他們遷單外逃。

國王說：“監獄中不應為非作歹，不知您有何高招？”

尊者於是派了一個獨腳鬼把守城中的監獄，保證監獄平安無事。

一〇五、傲睨萬物的僧人

尊者一次前往亞嘎，眾僧徒正偷閒互相玩耍嬉戲時，一位僧人忽然說：“我還是死吧！”說著，就不斷做出三種坐勢、三種看勢，並不住地問：“這樣好嗎？”“這樣怎麼樣？”大家都說：“不好。”

最後，他身體呈毗盧七法而坐，問道：“這樣死怎麼樣？”大家一致稱讚：“這樣死很好！”。誰知他猛喝一聲“啪得”，就斷了氣。

在座諸眾看到眼前的情景，一個個都誠惶誠恐、五內如焚。一時不敢向尊者稟報，情知隱瞞不住，將實情告知尊者時，尊者竟置若罔聞，再三請示，仍無動於衷。

過了很長時間，尊者才說了句：“我們去吧！”來到屍體旁邊，指著屍體破口大罵：“你活著時傲睨萬物，死的時候也目空一切。你作出起屍的模樣嚇唬誰？”說著就將拳頭狠狠地揮在屍體的臉頰上，同時猛厲地發出一聲“啪得”，屍體頹然倒地。

“明天你們將屍體焚燒了！”尊者冷若冰霜地說完這句話，就轉身離去了。

大家都深感詫異，在一般情況下，若有僧眷死去，會為他念往生法、《解脫引導文》，持續四十九天念經。今天尊者對任何人連念誦一句觀音心咒的囑咐也沒有。

一〇六、治療王妃的恐慌症

尊者在加拉國居住時，對弟子熱雜托美說：“你去把加拉國王妃阿貝帶走，從加東橋上扔進河裡。”

“遵命！”熱雜托美接到命令，迅速將沉睡的王妃從寢宮裡帶出，從加東橋上扔進了河裡。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王妃不但沒出意外，連一滴水也沒沾，就平安地回到了岸邊，餘悸猶存地說：“我一輩子也沒有遇到過如此令人驚心動魄的事。”

王妃以前一直被恐慌症所困，作了大量佛事也不奏效，尊者有時以痛斥的方法，有時以暴打的手段加持，也只能維持幾個月的好轉。自從尊者令人作出此舉後，王妃的恐慌症居然痊癒了。

一〇七、我可不是凡夫

尊者與加拉國王、王妃和太子一行前往瓦勒首府，國王供養了尊者大量的達切酒。

一到瓦勒，尊者就吩咐侍者：“給我拿達切酒來！”

就這樣一再索要，很快就將酒洗劫一空。

當他再次無有鑒足地命令：“再拿酒來！”時，侍者無計可施，只得求助於國王。國王大驚失色：“你們可壞事了，一下子喝這麼多達切酒身體會燒壞的，我去勸勸他！”

聽了國王的勸告，尊者不以為然：“唉，你把我當成一般的凡夫了，如果我連這點能力都沒有，豈不成了酒囊飯袋？”他一邊說著，一邊將酒力未失的瓊漿從十指尖降下，房中頓時酒香撲鼻，醉人的芬芳甚至溢滿了整個首府。

國王、大臣們都紛紛傳揚，以此為奇談。

一〇八、賜予加拉國王子嗣

加拉國王先後娶了兩位王妃，卻一直無有子嗣，國王因此而求助於尊者。

在緣起成熟的一個吉日良辰，尊者將國王、兩個王妃、大臣和侍者們都召集起來，對一名弟子說：“國王的兩位王妃都無有子嗣，今天你與王妃卓瑪交合。”

大弟子按旨行事後，令緣起十分吉祥。尊者在根哈達上打了七個結，帶在了王妃阿加卓瑪的脖子上。授記道：“金剛手化身的國王與度母化身的王妃會生四個兒

子、三個女兒，一共七個後代。”

事情後來發生的結果果然如尊者授記一般。

一〇九、持光明心滴法的居士

尊者在阿特拉噶家時，阿特空行母有兩個兒子，對尊者殷勤地供養承事後，希望尊者能賜予授記。

尊者授記道：“你們如果能無偏地成為各宗派的施主，對今後會有無窮的利益。看來我們這次相聚，一開始就有很好的緣起，你們家族全部會依次成為執持光明心滴法門傳承的居士和持明者。尤其是如果你們供養我一件質量上乘的豹皮大氅，將會有深遠的意義。”

正如尊者所說，空行母的兒子達闊又名亞闊從此趨入了光明心滴法門，觀想和修持全部依照光明心滴派的傳承。表面上是合格的在家居士，實際上卻是大持明者。對菩薩的廣大行為具有無比信心，公認的大德們都交口稱讚他為：“顯現為人形的菩薩！”他的子孫們也都像他一般爭氣。這一切都是尊者的加持力所致。

如果該家族某一代不當居士，而選擇出家的道路，該殊勝種姓的緣起就會阻斷。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當時能供養豹皮大氅的話，該家族無論世出世間都會獲得無與倫比的財力和名聲。因為此事

未遂，所以稍有遺憾。

這個故事是我從持明者居士以及其他人口中聽到的。

一一〇、取出文殊寶劍

在一個緣起吉祥的日子，位於果洛的寧波葉則山的諸神，應尊者之邀翩然降臨。

尊者當場取出了白銅質的文殊菩薩智慧寶劍伏藏。

一一一、鎮服魔女

尊者一次前往夏忠山上自然顯現六字真言的觀音菩薩聖地，途經結則果。

當地有一位驕淫的魔女山神，向來桀驁不馴，此次又欲乘機挑釁。

尊者到達山頂後，將一塊前腿肉壓在山頂上，然後在上面砌桑煙臺作輪涅供養。

魔女不甘就屈，當晚變為一隻狼，將尊者的一頭騾子撕咬致死。

尊者以戒禁行猛厲勾招降服，魔女終於繳械投降，俯首稱臣，答應擔當當地的護法。

尊者授記結則果將來會有一座寺院出現，果然，事後

當地出現了一座雄偉的大寺院，佛法依此而得以在當地興盛起來。

一一二、制伏非人

尊者前往德格，下來時途經霍闊拉噶岡，在達吉寺的下面有一座黑山，山中有一個性情惡劣、勢力強大的非人。

以前薩迦祖師等大德途經此地時，非人一隻腳放在河對岸的山頂上，一隻腳踏在自己下屬領地的山頂上，大德們勢必從自己的胯下經過。

非人得知尊者將要經過的消息，又如前一般妄想侮辱尊者。尊者早已得知他的伎倆，一邊策馬飛馳，一邊舉起火槍瞄準射擊。

非人被突如其來的襲擊嚇得魂飛魄散，只有逃之夭夭。

尊者又往黑山上非人的老巢連連開火，將他長期盤踞的地方摧毀無餘，非人再也不敢回來了。

一一三、在懸崖上策馬狂奔

尊者去往寧波葉則湖邊的塔噶葉磐石山，山後是陡峭的紅色懸崖，巉岩矗立，峇嶢入雲，地勢極其險要，飛禽也難以駐足。

尊者居然從山頂上跨著駿馬，沿著峭壁揚鞭急馳而下，在場的人都大聲驚呼，頗感稀有。

一一四、復活的旱獭

在一個祥瑞之日，尊者去往溫泉，當眾將一隻旱獭殺死，並剝下了獭皮。

尊者與眾眷們一起將血肉享用完畢後，將吃剩的骨頭包在獭皮裡，然後用手撫摸加持，旱獭又如先前一般活蹦亂跳地回到山上去了。

弟子和眷屬們都親眼看見，將之視為奇聞，四處傳播。

一一五、熏煙觀察緣起

這一天恰逢吉日，尊者一行去到葉則山的塔噶葉磐石。磐石旁邊有一泓碧藍的湖泊，清澈浩淼，令人心醉。

尊者、多竹千彭措炯列與巴珠仁波切三人一起熏燒桑煙觀察緣起。

尊者首先在湖邊點起了桑煙，然後多竹千仁波切的桑煙也嫋嫋升起，最後，巴珠仁波切的桑煙才徐徐上升。

巴珠仁波切說道：“從欽則仁波切製造的緣起來看，

欽則仁波切首先趨往清淨剎土，彭措炯列跟隨其後，我雖然十分想死，但依照緣起，只能走在最後。今天我們三人能在同一個桑煙臺上熏煙，以此緣起推測，來世我們三人將投生為同一父母的三個兒子。”

一一六、母羊逃離惡趣

又是一個吉慶之日，尊者在僧眾之中宰殺了一隻母羊，將骨肉與五臟六腑一起烹煮。

彭措炯列與巴珠仁波切恰好一起趕到，連血肉帶內臟通通啖食精光。

巴珠仁波切頗有感觸地說：“這隻母羊以牠身體之肉獲得了很大的利益，以大持明者無餘享用其血肉的因緣，它將從茫茫無盡的惡趣中奇蹟般地解脫出來。”

以上四個故事，是我從葉則神山旁的僧人華稱口中聽聞的。

一一七、旱獺復活記

尊者一行前往石渠，途中停下來燒茶吃飯。

一隻旱獺不速而至，尊者一把抓過來，將其攔腰截斷殺死，分離的上下半身被放在爐灶旁。

飯後，尊者又將分開的上下半身合併在一起，加持後用鞭子抽打，旱獺開始低聲鳴叫，乘人不備一溜煙跑開了。

一一八、這就是降身

尊者一行前往石渠一戶殷實的牧民家中禱祀。其間，一位僧人情不自禁地問道：“降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

“啊？”尊者假裝糊塗，沒有予以回答。

僧人又再三詢問，尊者還是置之不理。

當護法儀軌進行到迎請紫瑪護法的程序時，尊者將一條哈達拋在了僧人身上，紫瑪護法立即降身於他的身體。

只見他用右手從刀鞘中取出長刀，刀的頂端立即像捲氈一樣捲至刀柄，然後又鬆開挺直如初。並且從大帳篷的上面鬼使神差般地往下蹦跳。

一會兒，護法走了，僧人又恢復了常態。尊者詭秘地對他說：“降身就是這樣，夠稀奇吧？”

一一九、從崖上飄然而降

尊者住在加莫絨時，一天忽然來了興致，高聲倡議道：“我們出去逛逛吧！”說著，就往山岡上走去。

一堵懸崖巍然聳立在他們面前，山勢崑崙峻嶒，令人倒吸一口涼氣。

尊者若無其事地說道：“我們所有的人都從崖頂跳下去吧！”說著就縱入了山澗。

他的髮絲如同旗幡一般迎著柔風飛舞搖曳，身體飄飄蕩蕩，最後安然降落於山澗。

弟子們也模仿著從崖上飄然而降，最後都安全著陸，無一意外發生。

一二〇、隱姓埋名，四處雲遊

依照空行母的授記，尊者持禁行的時機已經成熟。他離開寺院，出任德格國王的國師，經開許去到多竹千仁波切居住的亞龍貝瑪郭。

他接受別人的規勸，開始身著瑜伽師所穿的白衣。帶領若雜華給、果謝節美等僧人準備浪跡天涯，四處雲遊。多竹千仁波切趕到寺院附近的草壩送別，兩人惺惺相惜，臨別時難免一番唏噓，良久才依依惜別。

臨別，竹千仁波切殷殷地囑咐：“你一定要回過頭來瞭望我三遍。”然後才神色落寞地往回走。

等到尊者走了一段距離轉身回顧時，竹千仁波切已杳無蹤影。據說，這一次相送竟是永別，兩位成就者再也沒有

見過面。

尊者對隨從們說道：“我希望獨自飄泊，你們就不用跟來了。”

“我們一定要跟隨您，請不要讓我們回去！”眷屬們都死皮賴臉地央告道。

“既然這樣，你們就不許向別人透露我是欽則，以後由果謝節美充當我們中的上師，在僧眾中排名首位，若有什麼問題需要回答別人，一律由他發言。我以後就叫笨塔，排在僧眾的末位，向別人介紹，就說我是目不識丁的愚笨之徒。若有人問我們來自何處，就告訴他我們從達波谷來。要問我們學的什麼宗派，就說我們是噶舉派。”大家無可奈何，只有連連稱諾。

一行人就這樣開始了逍遙自在的遊歷生涯。跨越了千嶺萬壑，歷經了千難萬險，很多妙趣橫生的故事也在其間發生。

一次，在拉卜楞寺附近，他們遇到了嘉木樣夏巴的轉世晉美加措，他們詢問活佛身邊的侍從能否求得摸頂，被嚴詞拒絕。沒想晉美加措卻勒住韁繩停在了他們跟前，詢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從達波谷來的。”

“學的什麼宗派？”

“噶舉派。”

“很好！原來是從我兒時的那位喋喋不休的上師索南丹增那裡來。聽說你們噶舉派有一種修行就是在耳邊打鼓都渾然不覺，我倒想見識一番。”

因為他將華給索南堅燦稱為“喋喋不休的上師”，令他們十分不快。所以漠然地回答說：“修這種法的人不能稱之為修行人。”

“那算什麼？”

“屍體！”一行人忿忿然地回答完，就與他們不歡而散、分道揚鑣。

他們在拉卜楞寺旁邊用餐時，尊者吩咐道：“見到貢唐堅波揚我們應當向他求法。”

一會兒，一位身材魁梧、裝扮威武、手持一根棍棒的格西正在轉繞寺院，見到他們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從達波來的，希望拜見貢唐堅波揚仁波切並向他求法。不知能否如願以償？”

“應該沒問題，等會兒你們可以一路向人打聽貢唐蒼寢室的方位前往。”說完就徑直離開了。

他們一路慢慢詢問，最後來到一座雄偉莊嚴的宮殿前

面，別人告訴他們：“這就是貢唐蒼的住處。”他們連忙進去，幾位僧人顯然早已在等候，見到他們問道：“就是你們說要謁見貢唐堅波揚仁波切嗎？”

“是的。”

“請進吧！包袱放在外面。”

一行人按吩咐進去了，到了第三層，只見剛才見過的喇嘛端坐於法座上。在房間內一塊長墊的上方也安了一個法座，喇嘛（貢唐蒼）說道：“就請你們中的尊長坐在法座上，其餘的按座次排列就座吧。”

聽完他的安排，果謝節美坐在了法座上，其餘的也按座次入座，“笨塔”排在了最後。

等他們將米和茶供養完畢後，貢唐仁波切問道：“你們排隊的順序是否顛倒了？”

節美不容置疑地說：“沒有。”

“最好不要顛倒。我們格魯派的法要精藏是《三主要道論》，我可以為你們作廣講。你們一切法的基礎，加持和悉地的根源就是上師瑜伽，我希望處於你們末座的笨塔為我傳《七品蓮師頌》。”

節美連忙打圓場說：“笨塔是文盲，恐怕不能滿您的願。”

貢唐蒼不無遺憾地說：“噢！？”

之後他們浪跡天涯及前往塔爾寺的精彩過程，在尊者的廣傳中有詳說。

一二一、在黃河邊焚燒財物

位於黃河上游的則瓦國國王和民眾迎請尊者前往，並供養了大量珍寶和財物。尊者要求人們收集大量木柴，堆積在黃河對岸，將收到的物品全部付之於炬。並住了很長時間才離開。

一二二、沒有信心的報應

尊者對自己管轄的波果瑪村的村民們說：“從今往後，我就把你們交給紫瑪護法神護佑了。”

一位叫波索的村民叫嚷道：“我們不需要惡王來管理！”

尊者就只有將其他所有的村民交給紫瑪護法神護佑。

紫瑪護法神實為財神夜叉，正是仰仗他，當地才能世世代代馬肥牛壯牧羊成群，財富受用圓滿興盛。

因為沒有信心的緣故，那位叫波索的人當時就淪為乞丐，並殃及子孫，使其後代也都以乞討為生。

一二三、頑冥不化的舅舅

一次，尊者一位對他沒有信心的舅舅與他同住。尊者為了令其生信，當著他的面將一隻旱獺殺死了。

舅舅怒火沖天，當場怒斥：“你這個劣夫，一個轉世活佛居然如同一個罪業深重的屠夫，你實在是令人鄙視、罪不可赦。與你為伍真是倒楣！”

尊者不慌不忙地說：“既然這樣，那需要我讓它復活嗎？”

“求之不得！”

尊者開始用鞭子抽打旱獺，旱獺蘇醒過來，一邊唧唧噥噥地叫著，一邊搖頭晃腦地離開了。

冥頑不化的舅舅心想，他除了會玩弄一些魔術等小把戲外，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本事。仍然沒有生起信心。

一二四、信心的蓮花

一位老人一直對尊者沒有信心，他的耳朵患染蟲疾，尊者用箭插入他的耳朵，因為他沒有信心的緣故，雖然沒有大礙，但也沒有治好他的耳疾。由於後來尊者在他面前示現了各種不可思議的神變，信心的蓮花終於在他心間綻放出了沁人心脾的芬芳。

稀有發心累劫修行後，
衆生聚集福德殊勝田，
怙主忿怒金剛顯人形，
欽則益西尊者前頂禮。
難以測度事業如大海，
凡夫智若山兔叵逾越，
為使諸位生信故宣說，
一切皆由上師恩德致。
言辭囉嗦且雜方言語，
語無倫次始末尚顛倒，
期盼智者生喜如兔角，
唯祈寬恕令愚稍欣慰。
戒禁成就癡狂之行境，
無有恆常固定之次第，
未有徒增臆想分別念，
淺顯易懂以求智者喜。
吾之俱生智慧若龜毛，
聞法修持更羞於掛齒，
文句錯謬相違於此懺，
企望諸衆以悲眼海涵。
尊者公認精彩之密傳，
浩如煙海吾本欲匯集，
於此合掌並虔誠祈禱，

各位有識之士能參與。
保密不共密宗之行境，
世間愚者心識難揣度，
不敢違背上師之吩咐，
若有過失於此誠心懺。
善妙發心恰似恆河水，
乃至趨入佛果大海前，
常伴上師左右永不離，
以清淨心恆視其勝行。

善哉！！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譯竟於

漫天雪花飄舞之喇榮聖地

全知米滂仁波切略傳

◎法王如意寶晉美彭措／著 索達吉堪布／譯

殊勝佛子佛法大教主
覺空界中早獲智慧藏
如母待兒慈護諸有情
文殊金剛化身前頂禮

三世諸佛智慧總集之文殊師利菩薩，其智慧種子“諦”（ཏི་ཨོ་）字，在釋迦牟尼佛所化剎土——藏地雪域變成以人形利益無邊眾生、使其皆獲殊勝菩提安樂的大智者。此位在眾生前以善知識形象應世之尊者即為全知米滂仁波切，他的美名早已如白色飛幡一般高高飄揚在三界虛空。我們依靠誠心向他祈禱的日光，定能使尊者浩瀚無邊、如雪山般之加持日漸融化，並流出共、不共兩種悉地清泉，滋潤我等身口意之大地。

有道是，欲得解脫必須向大成就者祈禱，而此處如理如法之祈禱則可包括五方面之內容：

甲、明確祈禱對境；乙、何人祈禱；丙、以何作祈禱；丁、祈禱方法；戊、祈禱所具功德。

甲、明確祈禱對境：

如果我們要向全知米滂仁波切祈禱，首先就應了知尊者行持。在此，我們可以通過如三十二相一般之三十二種共同故事，以及如八十隨好一般之八十種不共故事來加以瞭解。這三十二種共同故事可分為：

一、如白蓮般不落過失之三故事；二、如曇花般難以顯世之三故事；三、如天鼓妙音般令人歡喜之三故事；四、如金剛杵般怨敵難壞之三故事；五、如意寶般所需自成之三故事；六、如江河般事業不絕之三故事；七、如虛空般常遍自成之三故事；八、如妙寶般稀有奇妙之三故事；九、如幻術般神變殊勝之三故事；十、如法界無生般印藏大德事業總匯之三故事；十一、如勝幢寶頂般至高無上之二故事。

第一“如白蓮般不落過失之三故事”又可分三：
（一）、依止無偏大德、圓滿聞思顯密佛法；（二）、遠離故鄉、獲得平息世間八法之功德；（三）、精進修持、究竟圓滿一切事業。

（一）依止無偏大德、圓滿聞思顯密佛法

全知米滂仁波切曾依止過諸多大德，如具備各派傳承的蔣陽欽哲旺波仁波切、得佛授記的貢智雍登嘉措、藏地八大教派教主巴珠仁波切、精通五明的班智達班瑪多傑、觀世音菩薩化身的旺欽傑島多傑、通達顯密教法的拉仁巴格西等許多寧瑪、格魯等教派大德高僧。在依止過程中，他恆時恭敬，且通過三供養令上師皆得歡喜。正因其多方依止、謙遜受教，藏地浩無邊際之所有顯密法要傳承，才如恆河水一般全部匯入尊者智慧大海中。

在他所行三供養中，首先是以財供養令上師歡喜。

他將自己所有財產全部用來上供下施，一生當中，除經書法寶之外，他曾將所擁有之全部財物七次供養給根本上師蔣陽欽哲旺波，自身僅留一件貼身衣物，餘者裡裡外外、大大小小統統供養。別人供養與他的活人信財、或超渡亡人之亡財，他悉數當作供品以行薈供，或做成油燈、印有觀音心咒等咒語之旗幟及雕刻瑪尼石堆等，又或者供養說法上師及僧眾。

除去財供養，他尚以承侍供養令上師生喜。

他對親沐傳法恩澤的上師各個恭敬愛戴，就如承擔一切重量的柱子一樣，他於上師前亦忘我承侍。無論哪位上師派遣他做任何事情，乃至如掃地之類的瑣屑小事，他都會像普通僕役那般，無有絲毫傲慢地認真承當。承侍當中，他與人相處之和諧只能以鹽融化於水來喻之。對上師、金剛道友，他就像愛護自己眼目、心臟一樣全身心對待，從未曾說過片言隻語的髒字、粗話。

除此而外，對上師三大信心之甘露水經常都旋繞在尊者的智慧漩渦中。無論他走到哪裡，都會以恭敬心謙恭對待一切與上師有關之物：每當看到上師居室，他的雙手立刻就會如蓮花花苞般合掌禮敬，並五體投地頂禮朝拜，口中還要稱歎、念誦似右旋海螺所出妙音那樣的偈頌，心中無有一絲一毫的傲慢、輕視之意；一望見上師住地，他馬上下馬步行、趨於其前頂禮膜拜。

他對上師之恭敬順從，與常啼菩薩依止法勝菩薩、那諾巴尊者依止帝洛巴尊者、密勒日巴尊者依止瑪爾巴譯師一樣，在畢恭畢敬方面無有絲毫二致。

尊者同樣又以法供養令上師歡喜。

對所依止上師傳授之教言，他全部精通，並將上師身口意智慧密藏中的所有功德、學問全都融會於心。就如一瓶水滴水無漏地倒入另一瓶一樣，上師所具功德，他無所不得。依止過的諸位大德所具有的超人智慧、清淨戒律、神變成就、利眾事業等種種感人品行，依憑它們的持有者與尊者之間的親密關係，定會在有緣眾生前依因緣而顯現。

上師們對全知米滂仁波切的共不共教言也非常感興趣並重視，他們就如乾渴之人欲求飲水一樣積極聽聞並受持尊者教言，並向他撒去讚歎的鮮花，好似諸天天人與眾人供養大如意樹一般。

（二）遠離故鄉、平息世間八法

他曾遠離故鄉奔赴衛藏、安多等地朝拜當地神山、寺廟及大德僧眾。一路之上，他多以乞討方式艱苦前行：身著破衣爛衫、口嚼粗茶淡飯，而每到一地，以苦行僧身分顯現之尊者都不忘發願祈禱。不論是蓮花生大師加持過的聖地，還是寂靜勝地，他都要在那裡精進修持以圓滿資糧、成熟眾生，並為未來住持剎土做好準備。

有次在遠行途中，忽然傳來家中親友遭新龍地方官員侵襲的消息，但他就像嘎當派的諸大德那樣，根本沒有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反而修起了自他相換法，更沒有為此而返家。

他的父親恭布達吉有著外人羨慕不已的豐饒財富，他卻如吐唾液一樣輕易將其捨棄。他即如是平息世間八法，只在適宜修行之地勤勉修持。在他眼目中，錢財與牛糞價值等同，無有任何孰輕孰重之分。他還經常將自己的生活用具布施給乞丐，鳥等飛禽與螞蟻等可憐眾生也都能常常受其垂憐布施。

他從不顧及、貪執有漏安樂，對一切以嫉妒心、損害心毀謗、欺侮自己的人，更是以微笑神態對其慈眉善目、慈心對待。每當這些人尋釁前來時，他總以母親待兒之態度慈心相向，兼以佛法及世間法權巧方便利益他們。在這一點上，尊者與歷史上著名的智美更登國王、安忍仙人等人所表現出的行持無有區別。

（三）精進修持、事業圓滿

他從二十一歲開始，便日日於黎明時分勤修風脈明點圓滿次第；上下午時間則安住於觀修無上大圓滿之光明境界；中午就用來造作解開疑難問題之注疏等顯密論著；黃昏降臨後，又開始以毫不散亂之心精進修持閉氣四釘（舊

密大瑜伽乘生次肯綮四釘，即封閉一切生死涅槃之法於無二智所乘風上的四種釘：三摩地本尊釘、心咒真言釘、意不變異釘和集散事業釘。）；晚上則開始修持所知入瓶教言以求解脫自相續。在密乘增勝寺時，他用一年時間閉關專修長壽密集法，用普通食物做的食子、神饌等供品，冬季不凍僵，夏季不腐爛，一年當中無需更換。當其取得悉地之時，五彩彩虹旋繞於佛堂及整個閉關房內外；贊巴嘎花雨時常落下，大地遍滿此種鮮花；而食子、神饌則閃爍發光，且於光中降下甘露……此等瑞相可謂紛然呈現、難以盡述。意慶繞降大師等有緣眾全都現量目睹，很多人自此之後都對尊者生起真切信仰。

於日登閻羅山洞中修《八大法行》時，他的心一直專注於心間旋繞的種子字，風、心全部融入本基，竟於十日之中身不動搖、目不暫捨、不享用一般食物，全身心投注於等持之中，臉色也呈一派潤澤、福態之相。有信心者在看到如此殊勝之修證境界後，紛紛對之生起不退轉信心。

在頂果靜處修《時輪金剛生圓次第》時，尊者完全了達了時輪續中有關日月星宿的不共意義，徹底掌握了宇宙天體的運行規律。他不僅以智慧心性將其駕馭，更在外相上顯示出身放光芒、天出彩虹等種種瑞相。他還曾在札嘉神山下之圓寶寺中，以三年為期勤修秘密大圓滿，結果使有漏身體變成光身，身軀從此之後不留影痕，並獲得不退轉安忍境

界，示現了諸如：體無蟲子、頭髮指甲皆停止生長、自在無礙地穿越閉關房等稀有成就相，以堪布索曲為主的一百餘人都親眼目睹過此等情景。

在拉吾寺時，尊者聽從旺欽傑昂多傑上師吩咐，於月蝕時分修白文殊法。在修《瑪西豆》儀軌時，以不共修法竟至口中生出綠葉，舌上遍滿五顏六色之繽紛花朵。鮮花愈長愈茂盛，以致最終將尊者白裡透紅之面孔完全遮蓋。旺欽傑多傑上師非常高興，趁此良機便勸請他作了許多利益眾生之論典。上師又將他請上獅子寶座行盛大儀式，將自己眷屬全部交與他，就像白頂天子來至人間後，將兜率天眷屬都交給彌勒菩薩一樣。

他還在嘎莫達倉住了十二年，這期間一直修持《壽無量手印威嚴法》。將儀軌全部修完後，終獲真實無偽之共不共悉地，並依降伏法顯現威猛身相，制伏了藏地諸多邪魔。依靠種種威猛相及密宗特殊物品，所有鬼神妖孽全都恐懼萬分，就連天空星星亦顫抖不已。鬼神外道因懼怕尊者而紛紛逃離之景觀，雪域藏地多有人眾親眼見證過此等共不共景象。

第二“如曇花般難以顯世之三故事”又可分三：
（一）、本尊攝受、獲五神通悉地；（二）、獲自在八辯才、能以一咒語融入一切諸法本性；（三）、成所有教法教主、美名傳遍十方。

（一）本尊攝受、獲五神通悉地

當他住於宗薩寺時，拉薩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如群星般之僧眾中，如圓月一樣的大智者羅桑彭措格西曾約下時間欲於第二日與尊者辯論。當日黃昏，尊者親見文殊菩薩所拿寶劍、經函全部化為五光明點融入自己心間。自此，整個藏地如大海般浩瀚廣博之經論的全部詞句、意義，尊者均通達無礙，他將之一滴不漏地完全匯入到自己的智慧海洋中。在對根本上師蔣陽欽哲旺波仁波切行法供養時，他曾提及此事，並以之為供養。

當他住於札嘉平原時，某日中午曾依清淨幻身親往文殊菩薩剎土，並於文殊菩薩無數清淨眷屬中獲得大圓滿續之字雲輪修法，能將內顯之文字輪外現於六趣眾生前以利益彼等，此修法以文字記述下來後至今仍可見於尊者全集中。在他造《釋量論大疏》時，鼻尖稍彎曲之薩迦班智達某晚曾於尊者之光明夢境中顯現，並告訴他說因明無有任何費解之處，只不過把握“破”、“立”二字而已。班智達還將手中經函交與他，結果它們在尊者手裡化現為一柄寶劍，他則覺得整個學問似已變為一本書橫在自己面前，於是便揮劍向書砍去，一下就將其切為兩半。從此以後，因明方面的一切秘訣在尊者心中全都豁然貫通。

還有一次於光明夢境中，他見到三閻羅本尊現身並向自己宣說了清淨壇城。第二天，他就將此修法儀軌寫下，至

今仍收於全集中。後來他又修“阿”字法，並最終經由“阿”字法加持，令自己完全通達智慧波羅蜜多之本義。他隨即寫下此修法儀軌，全集中有收錄。

類似的在真實境況下或夢中見到三根本之事蹟實乃無法勝數，這裡恐繁未錄。

他不僅親得本尊攝受，亦將五神通輕鬆駕馭。當尊者由百般福德所形成之法身正住世轉法輪時，伏藏大師列繞林巴有次曾專程前往拜見。伏藏大師的一位弟子恰在此時將一隻根瘤碗（俗稱葡萄根木碗）不慎丟失，而他以天眼瞬間就見到丟碗之處，於是便將詳情告知大師及其弟子。那人後來依其所說線路一路摸索而去，行進半天途程之後，終在一樹下找到所丟根瘤碗。

住於札嘉寺時，有次碰到從千里之外趕來的瓦特宮確等人。這些人在家中及路上所說話語，他以天耳一字不落地全部聽聞。等一行人抵達札嘉寺後，他就以玩笑方式重複他們所說話語。

對自己周圍人的所思所想，他憑他心通即可完全了知、掌握，待因緣成熟時自會一語道破。對於此類的神通示現，堪布根巴曾在成千上萬的弟子前宣說過。大活佛南卡晉美等人也曾在寺中待過三日，尊者將這些圍繞在身邊之人的念頭、想法亦和盤托出過，他們對其所言各個驚訝萬分。

除此之外，他對宿世通也無礙掌握——他能說出於此娑婆世界中，自己以數百化身多生累世利益眾生之行跡。比如在印度，他曾示現為與大成就者薩噶哈在一起的精通十八種工巧學的德班嘎噶等工匠；在藏地也有多種化身：比如蓮花生大師二十大弟子之一的角若龍幢；為調化眾生還曾示現為苯教上師。他有次親口對弟子說道：“我對苯教非常精通，現在我持苯教觀點，精通教理的嘉色仁波切持佛教觀點與我辯上一辯。”結果當他智慧日光放射出無數教理光芒時，嘉色仁波切頓時啞口無言。最後為不破壞緣起，他又改持佛教觀點，此次則大獲全勝。

他尚且以宿世通做了有關工巧學的大論典，各種咒語匯集之《事業咒集》也是以此方式而造，包括《工巧實用大論》也不例外。

他示現神通有多種用意，比如修大威德儀軌壇城時，為令沃薩侍者生信，他先依靠骰子念誦咒語，然後則將骰子扔向虛空。此時大地六次震動，山岩自然毀壞，河堤也自動坍塌。狂風起時，日月星光黯淡晦冥，周遭環境迅疾就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後再將骰子扔在附近象容地方，這次則致居室牆壁轟然坍塌。

住於德格西日桑哈寺時，又曾用草木做成炮彈，通過咒語加持後，把這些如綿羊屎球般的小丸子對準寺旁一座小山，整座小山立刻就被摧毀。這同時也標示著未來時輪金剛

軍隊來到人間後，定會摧毀邪魔軍隊之緣起。（現代所謂的高科技武器，尊者其實樣樣精通，只不過為眾生利益，他不願投身於此而已，這一點看過他全集中工巧明部分之人都有同感。至於其對時輪金剛的嫺熟掌握，現代天文學家、物理學家、數學家就更是望塵莫及。）

他還利用神通開掘出眾多伏藏品。在石渠有一巨石，岩石表面像鏡子一般平整、光滑。他曾從中取出刻有文殊菩薩種子咒的模具，製成此模具所用之原料乃為珍寶，至今仍無人知曉此珍寶質地。格薩爾王朝代時的大臣達瑪仁欽隨身帶有被人稱為說話天箭的箭羽，他後來則親自於山中取出這支天箭伏藏。本來掘出的伏藏品還應有很多，但因他嚴守秘密，故而後人無從聽聞、知曉。

（二）獲自在八辯才、能以一咒語融入一切諸法本性

尊者在揭開內在智慧門後即擁有了八辯才，他那如大海般廣博無邊之傳家寶似的善說，在後來的有緣者面前遺留下很多。七歲時所造的《定解寶燈論》，將顯密教法的所有密意通過“阿闍巴雜納諦”之智慧而顯現出來。因當時年歲太小，還無法親筆將之書寫下來，於是就由一位名為仁欽袞波的上師替他記錄、繕寫，而他則邊玩耍邊口述此論內容。《定解寶燈論》寫成後，終於成為了一部遠離六過失、具備三功德的無與倫比之殊勝論典。即使到了今天，此論名聲依然如日中天，成為三界中無上法寶。

在格芒靜處時又修習《丹珠兒》（由已譯成藏文的各種學科和注釋顯密佛教的著作匯編而成的一部叢書，約二百一十八函左右。），結果只用了二十五天就將其內容全部記在心間。鄔金丹增諾布驚奇不已地問道：“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你怎可能將如此多的法要牢記心中？”他則回答說：“各個版本在翻譯依據上略有不同，故而我並未將文字一字不差爛熟於心，至於意義則已徹底了然於心。”對他所出如是之獅吼聲，鄔金丹增諾布曾於自己眾多弟子面前廣泛宣講過。而在閱讀《丹珠兒》時，侍者親見他每日還要修四至六座法，因此有人曾懷疑他是否真正能將《丹珠兒》滾瓜爛熟。在他們與其親自辯論、交談過後，眾人盡皆目瞪口呆，因他將教義確已全部精通。

在寂擁寺時，他更是僅用三天時間就將《甘珠兒》（由譯成藏文的佛說三藏四續經典匯編而成的一部叢書，全書有一百零四或一百零八函。）熟記於心、背誦如流。仁確上師深感稀有並對之讚歎不已，尊者則坦言道：“我此次背誦可算作復習、重溫，因以前承全知蔣陽欽哲旺波加持之力，我已將全文內容背誦完畢。”

當他在札嘉寺中為僧眾傳授《甘珠兒》時，根本不需看書即可完整背誦。有四人在旁邊輪流校對，每當碰到翻譯不妥之處，他總能一一指出，眾人皆覺稀有難睹，於是他作為智者之美名也就傳揚世界。（《甘珠兒》、《丹珠兒》合計

三百多函，尊者以其智慧全部精通無礙。一般人只能對之望洋興嘆，而他則可謂輕而易舉就將其了達於心、真正領會。從他流傳至今的二十多函全集中的每一本裡，我們都可深刻且鮮明地感受到這一點。只可惜藏地太過封閉，加之人們又普遍認為精通經論乃高僧大德天經地義應具之功德，故而眾人並未廣泛傳頌此種殊勝、罕有之行跡。當今之人只知高聲讚美自己心目中的所謂文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科學家等此家彼家，若能靜心翻閱一下尊者所留著作，有智之士自不難看出世間偉人之種種才學若與尊者無漏智慧相較，實有天壤之別。）

他自己曾親口說過：“我只在巴珠仁波切前聽聞過七天的《入菩薩行論》講授，除此之外，在別人那裡就只是聽聞過顯密經論的傳承而已，從未有過完整、詳細、全面的聞思機會。”如是通達一切顯密諸法，這充分說明無數劫前，在恆河沙數如來前他早已將教法通盤掌握，自然不必再苦行修學。

當住於卓千仁波切陽光旋繞之靜室中時，利用寺院跳金剛舞的短暫時間，他一揮而就了一篇詩學上所謂的回文詩（排好若干單字，再按一定方向念去均能成詩句的一種回文詩，屬字聲修辭方法之一。），內容為讚歎內三續之功德。這種內容的回文詩句，其他智者可能得花費多年時日冥思苦想方可作成。

在造《時輪金剛大疏》時，曾利用中午間歇時間連續寫下二百多頁。沃薩侍者等人親眼見之，堪布雍登嘉措又將沃薩目睹之情景在眾人面前廣泛宣說過。

當其無論造大論典或小論典時，文殊菩薩像都從心間放射加持之光，再融入尊者心間，打開他智慧寶藏，所以他才能在極短時日內以幻化般的速度將論典順利造出。別人在寫論典時，往往又是苦苦思索，又是再三觀察，還要打草稿、翻查諸多經論以為參考，而他全無此等智慧不成熟之表現，這類行為對他而言就如虛空盛開鮮花一樣，永無存在可能。

（三）成所有教法教主、美名傳遍十方

蔣陽欽哲旺波仁波切曾這樣說過：“現量證悟彌勒之密意，如同文殊通達一切法，超勝十方法稱師無別，願其美名能傳遍世界。”他在這裡所禮讚的就是全知米滂仁波切，他讚歎並祝願尊者成為一切佛法之教主。而貢智雍登嘉措則說：“米滂仁波切是密集金剛之化身，密集金剛將身密部修法全部交給他。”

類似這樣的成千上萬的大智者都共同承認：尊者是與文殊菩薩無二無別之化身，很早就肩負起弘揚釋迦牟尼佛教法之重任。他自己於圓寂前亦親自在遺書中寫道：“我本為大菩薩，為摧毀五濁興盛之惡世眾生煩惱而特意示現人間，

凡與我結緣者都可獲得與文殊菩薩無二無別之成就。”他以自己宣說真實諦之獅吼聲令無數眾生心生歡喜。

時至今日，他的美名、聲譽、著作不僅在雪域藏地得到廣泛弘揚，甚至在全世界範圍內都能感受到他無處不在的影響。就好比在整個瞻部洲內，以雲行力駿馬王七日中所行距離為準，尊者聲名即遍傳於此等遼闊區域內。不可思議、無數剎土中之眾生都對他的聲望議論紛紛，而他所弘揚之教法更是被無邊眾生行持，十三位伏藏大師對此都有過讚歎。有位斯里蘭卡法王曾以幻變乘騎環繞全球，在這一過程中，他耳聞目睹尊者大名被世界各地之人廣泛讚譽之盛況。此話是由不丹國王口中傳出，並經堪布圖登年札在有緣弟子面前宣說的。

第三“如天鼓妙音般令人歡喜之三故事”又可分三：
（一）、諸君主以頭髮為座墊表達恭敬；（二）、諸智者皆畫讚歎花紋；（三）、諸護法神如僕人般恭敬承侍。

（一）諸君主以頭髮為座墊表達恭敬

在雪域藏地，擁有統治一切人之大權力、財富圓滿如天王般者，精通二規、智慧如虛空般廣大之人，貢高我慢、驕傲如山王般者，面對尊者時，全都像被其名聲繩索緊緊捆縛住一樣，在他無與倫比之神變力前各個俯首貼耳。他以四攝法將這些人全部攝受，使此等具備一定名

望、地位之人，盡皆頭面禮足於自己座下。而他則讓他們歡喜享用四緣（四分圓滿。法、財、欲、果等世出世間皆稱圓滿的四種條件：法謂佛法盛行；財謂資財具足；欲謂享受色、聲、香、味、觸等五妙欲事；果謂修習佛法能證解脫涅槃之果。），並使諸人皆獲無上菩提果位。

（二）諸智者皆畫讚歎花紋

他不僅將諸大君主、智者等人統統攝受，更以其神威摧毀世間各種邪魔軍隊。烏金蓮花生大師曾授記道：“米滂江措尊，堵塞魔軍河，摧毀邪見宗，如日弘密法。”其他高僧大德，諸如門傑朗肯多傑、欽哲益西多傑、蔣陽欽哲旺波、貢智雍登嘉措、更桑得欽多傑、傑通督俊多傑、頓德列繞林巴、確嘉多欽林巴、甲絨德欽等大成就者皆異口同聲讚歎說：“米滂仁波切實為文殊菩薩化身，並為守護、弘揚佛法之大教主，他必能摧毀五濁興盛之惡世黑暗。”

有關這方面的授記、教證尚有很多，我以前也曾一一瀏覽過。後來因歷史、人為條件所限，現在我手中並未掌握有這些資料，故此處就無法將這些授記全部列出。另據瑪哈班智達羅桑薩所著《辯答冰片水》等眾多著作所云，尊者本為妙音天女親自攝受，並常與十六位大阿羅漢探討佛法。他每日都在如海般諸如來前聽聞甚深教法，每當要揭開甚深見、修、行密要時，任何智者都無法在這方面與其比肩而立。

格魯派康瑪格西如此評價過他：“米滂仁波切與文殊菩薩無二無別。”許多人對此都生起了堅定不移之信解；而索格西多桑彭措在拜見他時，根本未睹其人，倒是親見文殊菩薩在自己眼前熠熠生輝。格西立即在他面前一一懺悔自己以前與他辯論時所犯過錯，並及無始以來所造罪孽，且請求生生世世能作他弘法利生之侍者。格西後來還專門造了一篇《妙音天女琵琶聲》，在回到自己所在的哈哈丹巴尊者寺院後，便開始對眾人廣泛讚歎尊者行跡。他的眾多弟子、僧人自此後皆對米滂仁波切生起大信心，並紛紛不憚路途遙遠親往拜見。這當中有一具信且戒律清淨之修行人，他用棉花包裹住手指，然後浸透以芝麻油，最終在尊者面前燃指供養。

如果將大智者們對他的讚歎文匯編起來，一本巨著即可成形。故而這裡只是略述而已，根本未展開縱論。

（三）諸護法神如僕人般恭敬承侍

他在造完《大幻化網總說光明藏論》後曾舉行薈供，當其時，吉祥怙主拉丹護法神供養尊者一金瓶，此瓶由瞻部洲純金打造而成。尊者將金瓶一半奉獻與拉薩覺沃佛像以為貼金之用，另一半則供養祈願大法會期間拉薩三大寺僧眾以行供齋。另外，在他的光明夢境中，密主一髻佛母護法曾親自現身夢境，並答應日後一定幫助他將教法弘揚壯大。第二日晨，他立即據此吉瑞夢兆造了相關護法神儀

軌，此篇儀軌至今仍能在全集中找到。

至於大護法格薩爾王，就如身與身影永不捨離一般時刻守護尊者，此景象已被眾多有緣者親眼目睹過。他還曾要求過嘎得護法神護衛自己所居之地，當時當地人有許多犛牛都被強盜掠走，在對護法神提出守護此地之要求後，嘎得護法親自現身強盜前，將他們所盜犛牛全部搶回。而念青唐拉護法神則親手將一座度母金像供養與尊者，他後來將這尊像送與了自己的兄弟渥羅，此像至今仍留存於世。還有一鬼神曾在他面前承諾要在各處為其撿取藥材，從此之後，有很多人都看見了這幕景觀：一鬼神整日採集藥材，忙得不亦樂乎。

一些世間非人、護法神如是在尊者手下如犬對主人般忠心承侍，他們替他成辦一切事業之事例實乃不可勝數。

第四 “如金剛杵般怨敵難壞之三故事” 又可分三：

（一）、依神變制伏一切怨敵；（二）、依教理制伏一切來犯者；（三）、依種種方便對付一切侵害。

（一）依神變制伏一切怨敵

他曾以游方僧的身分到過德格一帶，當時有強盜已著魔王波旬之魔業，他們竟向尊者射出支支利箭。結果所有利箭到他眼前時全變為造型精美、做工精湛之文殊菩薩聖像，他本人則毫髮無損；著魔者又以石塊、棍棒近身欲施以攻

擊，但他們怎能料到“米滂”二字本來就是不敗之意。而且當尊者自己說道：“不論依靠教證、理證，還是石頭、棍棒，都無法將我打倒，我乃常勝不敗者！”時，那如雷音聲，再加他所示現之神變，最終令這幫強盜抱頭鼠竄。

當時藏地還出現過一支魔軍，號為犬首熊墊。當他們來到尊者所在地時，整個村落之人皆惶惶不可終日。正在眾人恐懼萬分之時，他安慰大家道：“時輪金剛軍隊來此世界時，有授記言我那時會成為一大臣；若眼下這等草寇都無法對付，到那時又如何降伏邪魔之軍？”言罷即示現金剛怒目形象，雙眼如炬、厲如電閃雷鳴，在極度威嚴之目光中手持期克印指向一些地方。手印所指之處，頃刻間山岩全部自然坍塌。（當年岩石塌毀之遺跡，如今依然赫然在目。）在如此氣勢威懾下，魔眾焉有不逃命之理。

又德格一君主之公主不幸著魔，病發之時，公主靈魂出竅。他因精通勾召靈魂儀軌，結果又使公主之神智恢復正常。當時有隻魂羊自然轉繞他們正待著的屋室，在場眾人全部親眼目睹。

在藏地，因教派分歧，許多人對尊者所擁有之超人智慧心生妒意，地方政府也派軍隊欲向他進攻。但他依大威德修法，只用骰子就將其全部趕回。

（二）依教理制伏一切來犯者

觀世音菩薩之化身札嘎活佛洛桑巴丹、密主金剛之化身昂薩格西，此二人為令尊者之事業能廣弘於整個世界，便在顯現上與之作有關於佛法的非常激烈的辯論，（辯論在藏傳佛教的聞思修體系中佔有十分重要之地位，以教理進行如理如法之辯論，能遣除懷疑、顯發智慧、斷除邪見，實為通達佛法真諦之一種極其殊勝之途徑。）在雙方辯論正酣時，尊者有聖教依據之皎潔月輪中不斷降下加持甘露，放射出奪目的理證光芒。正如杲日次第照亮整個四大部洲一般，他所具有之智慧亦使佛法之光漸次顯明，令有緣眾之智慧蓮花自然盛開。

與此同時，他又以其雷霆萬鈞般之大智慧，憑教理徹底摧毀了對密宗持有偏見之瓦芒格西、止貢沃熱巴增等人的邪念大山；又有恭塘蔣畢揚、加瓦多阿、丹馬秋落、多哲丹秋、阿瓦更嘎、精通五明之曼吉等智者，雖擁有俱生智慧，且慧焰灼灼，但卻未能如理照見萬法本質。只有當尊者的智慧日光明照耀時，他們心中之昧暗不明才被無遺遣除，這些人才從未完全通達萬物之微細無明黑暗中走出。

烏金晉美秋吉旺波（巴珠仁波切）有次曾作證尊者與格魯派大智者加瓦阿拉之辯論，對手之眾侍者當時都說，他們親眼目睹了文殊聖像心間放射彩虹般五顏六色之光，且光芒融入米滂仁波切心間，與他本心無二無別。加瓦阿拉諸弟

子共同親睹後均對他生起堅定不移之信心，認為他確實已獲無垢法眼。

另有一次，蔣陽欽哲旺波仁波切、寧瑪巴的多哲丹碧寧瑪、薩迦派的蔣陽洛得旺波、格魯派的革桑秋札等大成就者共同作證，在尊者與當地非常著名的之格西羅桑彭措辯論時，他以自身不共之智慧大獲全勝，並因此而聲名遠揚。

當他住於德格卓千之時，與他人辯論之精彩故事不勝枚舉。其中有一則非常有趣之故事，但因未經證實，故這裡不予宣敘。有關他與大智者丹增諾布等人辯論獲勝之經過，這裡恐繁未錄。

（三）依種種方便對付一切侵害

在他寫下闡釋《入菩薩行論·智慧品》之講義《澄清寶珠論》後，此論立刻傳遍了雪域東方及衛藏等地之大小寺院。有些愚癡且不明所以之執著宗派分歧之人到處煽風點火，拉薩三大寺之僧眾受其挑撥、蒙蔽，開始對米滂仁波切修起誅法儀軌，他們使用了密宗中六十鐵室等猛厲降伏法，還有顯宗中《心經》之回遮法等顯密誅法，以此試圖危害尊者。

但凡此種種違緣最終皆化為助緣，他的事業、名聲反而愈發增上。彼等於內心對其起生惡念之人，最後都搬起

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成為自掘墳墓者。因其此等惡行，有人感致上吊自殺、有人突然暴死、有人發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當種種不吉利之事紛然呈現時，涅槃護法神也親臨現場告知眾人此種境況之原因。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江措其後親派人員至他面前懺悔，請求能得到他的寬恕。米滂仁波切當時曾明言：“我觀自己為大威德之身，故任何外在誅法皆無法損害到我。若非如是，如此眾多之僧眾集體念誦誅法儀軌，即便是大山王亦會毀壞無餘。”

第五“如意寶般所需自成之三故事”又可分三：

（一）、對欲獲增上生者造善妙順緣；（二）、對欲逾越八難者遣除其一切違緣；（三）、與欲獲十力聖果者分享教法證法。

（一）對欲獲增上生者造善妙順緣

每當看到希求財富之眾生，他便將自己所有之財產悉數布施與他們，就像釋迦牟尼佛因地時廣行布施波羅蜜多一樣；見到財富圓滿但卻貪婪吝嗇之徒，他就以悅耳動聽之語勸導其漸行布施；他又廣為眾生開示積集資財之方便法，令眾人皆得以斷除貧困、息滅痛苦；對欲獲取地位、名聲者，他則授以風馬（所謂風馬是指印在紙上的一種圖案，呈四方形，長寬兩寸左右。中央印有一匹馱摩尼寶的駿馬，上有日

月，四角印有龍、鵬、虎、獅四種動物。風馬是福運的象徵。）吉利教言，並以無等發心之加持力，賜其夢寐以求之榮譽白色飛幡；而對欲獲安樂之人，他又慷慨賜與加持吉祥之寶傘，使眾人在寶傘蔭蔽下安享清涼，遠離一切熱惱。

（二）對欲逾越八難者遣除其一切違緣

多有病苦眾生欲從疾病中解脫，他便制伏許多鬼神妖孽，並令其俯首聽命地為自己在世界各地採藥。配成良藥後，他以之利益無量無邊之病患。其後從嘉絨至共覺等地，忽暴發一種極難治癒之病——茲茲加拉，而依尊者之大悲心與等持力，有一百餘人因種種因緣得以接觸尊者口水，結果這些人患病後之所有症候立即消失無遺。另有許多地方之中毒者，只要能得到他手中汗漬與塵垢，所得疾患皆能馬上痊癒。此等事例皆為其沃薩侍者親眼目睹，故真實不虛。

有些病者經其他醫生診斷患有因前世業障而引發之疾病，此等病人在親見他慈顏後，所有前世業障統統一掃而光，當下即獲得解脫、安享快樂。藏地任何一位智者、大成就者所不知道、又極欲了知之救命良藥與醫方醫術，就如如意寶沉入海中一般極難被人發覺。而今，這些治病教言終於被他宣示出來、留諸後世，他於整個藏醫藥史上之地位，實難有人堪與伯仲。

對遭病魔侵襲、四大危害之人，他以種種咒語並依等持、聖物遣除其所受病苦，如是具不可思議威力之對治教言尚流傳有許多。得其傳承之持明者，各個均如願以償，遠離病痛。當他住世之時，德格、果洛兩地暴發戰亂，於刀光血影之戰場上，凡佩戴他所打之護身結者，無一人受毫髮之損。另有些著魔、發瘋之癲狂者，在見到他所住屋室後都能立刻擺脫病象，此類事蹟在石渠可謂家喻戶曉。

卓千五世圖登秋吉多傑有次在前往拉薩途中突遇長江天塹，當其乘船渡至江中時，輪船失事，並迅速沉於水中。於此危難之時，他急忙猛厲憶念尊者口傳之祈禱文，結果造成沉船之違緣當即就得以解除。藏地諸多大成就者皆云，若能至心猛厲祈禱尊者，百種五濁惡世之危害亦無法毀壞自身，諸大德此種說法在德格南部地區流傳非常深遠。

（三）與欲獲十力聖果者分享教法證法

對欲尋釁攻擊之人，他以辯論制伏；欲聞法之人，他通過傳講攝受；欲求學者，他以造論滿其渴學之志……總而言之，凡見聞、憶念、接觸到他的眾生，心間皆得以播下善根種子；無論與其結下善惡因緣，全都能暫獲增上生果；所有享受、品味他教言之人，最終均能成最後有者，並獲與文殊菩薩無二無別之果位。

第六“如江河般事業不絕之三故事”又可分為三：

(一)、身代表——培育大德、代代開導群生；(二)、語代表——造作論典、指明解脫方向；(三)、意代表——將甚深法要做成伏藏、發願令後學不斷開取。

(一) 身代表——培育大德、代代開導群生

他培育而出的如繁星般之大成就者中，有名望的代表人物為：協謙嘉色、勞位秋治、多哲丹碧寧瑪、堪布根巴、烏金丹增諾布、堪布雍登嘉措、蔣陽洛得旺波、圖登秋吉多傑、嘎陀錫杜、伏藏大師烈繞林巴、盎宗珠巴、白玉貝瑪諾布、革絨活佛、嘉供仙嘎、協謙冉江，堪布拉加、米昂活佛、朗得中活佛等等。這其中任一智者、大成就者之事蹟，用傳記都難以盡述，僅僅聽聞他們之名號都可堵塞住通往惡趣之門。而且每一成就者都各自帶出無數能護持教法之大德弟子，眾多證悟者代代相傳，乃至佛法存世之間不斷將解脫法門弘揚光大，並成為眾人行持供養等善法之殊勝福田。

(二) 語代表——造作論典、指明解脫方向

尊者留下了諸多論著，此等論典即便在聖地印度也難得一見，因他將顯密法要及世間學藝全部在其著作中無誤開顯出來，特別是將自古相襲之經論中隱含內容之密意和盤托出，並將零散教言聚匯一處，且多作竅訣性之善說。

種種法寶均已深植於有緣眾之心間，此乃他一生所行事業中對佛法貢獻最大者，也是最能利益眾生之方面。

（三）意代表——將甚深法要做成伏藏、發願令後學不斷開取

他有次曾將秘密心滴及續部教言歸納而為一本三百餘頁之書籍，撰著圓滿後便將之隱藏於風界中，而書本則以寶篋方式存世。其後某次於禪堂外間正燒火時，書本突然消失不見。待沃薩侍者發願後，他則對其授記道：“未來因緣成熟時，你可開取此伏藏。”

另有一次，他又造了三種《八大法行》之概論，將如此深奧精深之論典著述完畢後，又遵循蔣陽欽哲旺波仁波切之吩咐將之隱藏起來。貢智羅珠發願欲成為此法門之法主，米滂仁波切聞言後就以諦實語特別開許，現場眾人多有因此而生起不退轉之信心者。

他還將鑄造大炮所需用之鐵鏈、鐵繩，以及天箭、青銅箭等個人難以搬抬之三十餘種物品，一一藏於嘎莫達倉山洞中，並發願待未來因緣會遇時，再令後學開取出諸種伏藏以利眾生。還有眾多聖物據說也已被其做成伏藏藏匿起來，不過此話是否確鑿無疑，一時還難以決斷，故此處不予詳敘。

第七“如虛空般常遍自成之三故事”又可分三：

(一)、於無數剎土中示現無邊化身；(二)、於未來無量劫中所行事業不間斷；(三)、不斷、恆常、周遍、任運利益衆生。

(一) 於無數剎土中示現無邊化身

正如皎潔圓月在廣大虛空中顯現時，若因緣具足，清淨水池中便會無勤而現出相應月影；同樣，願力清淨之眾生心水中亦會浮現出具足五決定之報身影像，此為一切如來所共同擁有之特徵，尊者也不例外。他之自性報身所顯現之化身，依種種因緣亦會自然出現在有緣眾生面前、心間。

卓千仁波切為觀察尊者在各個佛國剎土以化身利益無邊眾生之情況，就以幻化身雲遊了眾多清淨、不清淨之剎土世界，結果發現尊者的身體、事業周遍於他所觀察到的所有地方。卓千仁波切所言乃是通過現量觀察而得之確鑿事實，人們對此理應生信。

(二) 於未來無量劫中所行事業不間斷

尊者在遺書中寫道：“極喜等諸清淨剎，我行如海菩薩行，發願乃至虛空盡，為眾恆發大悲心。”據此偈頌即可理解他之無邊事業永不中斷之盛況。

(三) 不斷、恆常、周遍、任運利益眾生

他在圓寂前親口說道：“下一世我將以飛禽走獸等旁生形象利益眾生，然後在虛空未盡之前，我將以不斷、恆常、周遍、任運之方式精進行持利眾事業。”

上述三方面本為非常隱秘之內容，此處依聖教略作宣說，如欲詳細了知，可翻查他自己撰著之《八大菩薩傳》中文殊菩薩之傳記。因尊者本人即與文殊菩薩無二無別，故依教證、理證應成立了知文殊菩薩事蹟即已通達尊者心行之道理。

第八“如妙寶般稀有奇妙之三故事”又可分三：

(一)、不清淨風、心融入法界而獲得幻化自在；(二)、境心成熟於天尊智慧之遊舞而獲四大幻變自在；(三)、澈底摧毀四魔之力而獲壽命、投生自在。

(一) 不清淨風、心融入法界而獲得幻化自在

當他身體如燦爛日輪般赫然住世時，著名大智者夏哲丹碧江參、洛桑彭措格西等人均親睹他身體呈現為文殊菩薩之身相。烏金丹增諾布在修上師瑜伽時，至黎明時分，尊者親自現身其前，並賜其悉地，令他了悟到自己觀修之遍知上師實與諸佛菩薩無二無別。在伏藏大師烈繞林巴、圖登秋吉多傑前，他則顯現為真實文殊幻化網之本尊像，而兩位大德則各據自己之淨觀分別於其後作了不同的上師瑜伽修法儀軌，

這些儀軌至今仍留存於世。另外，安宗珠巴仁波切在修行之光明境界中也親見尊者，他本人多生累劫所勤積之資糧頃刻間就得以圓滿功成。為報答點撥深恩，安宗珠巴刻印了尊者很多著作之經板。

而夏札多丹深信米滂仁波切與極喜金剛無有二致，他於七日之中向尊者求了無勤大圓滿之灌頂、教言，尊者則授記他為最後有者之成就者。夏札多丹依法精進修持後，最終將有漏身軀全部無遺融入法界光明中。

在他圓寂後的一百餘天時，沃薩侍者再次目睹米滂仁波切現身眼前，他還向沃薩宣說了金剛乘心滴教言之精華竅訣，並將之形之於三十多頁的文字交與他。此份教言精萃如今依然被有緣眾生廣為行持。在他圓寂數十年後，有位華木欽則收到了米滂仁波切令其遣除沃薩侍者壽障之資訊，同時也親睹了他白色虹身金剛報身相。華木欽則據此作了相關修法儀軌，其中所描摹之相貌與尊者親手所造之上師供中所述上師相無有些微差別。

沃巴活佛多昂丹碧尼瑪等高僧大德，作為他的傳承弟子，在他圓寂後均親見過他之尊顏，且聆聽過教言，並獲尊者之無上智慧。此類人眾舉不勝舉，這裡只得割愛不宣。

（二）境心成熟於天尊智慧之遊舞而獲四大幻變自在

為增上藏地民眾之福報，有一次他曾前往長江上游將彩箭（藏俗婚禮和祈禱、招福等活動中習慣使用的一枝繫有彩色哈達、小鏡、綠松石等物的箭。）扔進江水中，並溯河而上，沿江邊一路走去。於行進途中，他為令雪域地區福德增上而不斷發願念經。在整個進程中，彩旗上之綢緞迎風飛舞，似在江水上翩然起舞一般，且最終又飛臨尊者身邊，在場眾人無不深覺稀有。

每當出現拔山倒嶽、翻江倒海般之猛厲狂風，或發出令人恐怖萬分之音聲的大冰雹時，他只需念誦一些咒語經文，狂風、冰雹當即就會移師別處。有次在前往昌都之旅途中，當馬、牛等牲畜過河時，因水大浪急，這些牲畜竟像綿羊屎球落入滔滔江水般全都被風浪席捲而去。結果他用手指輕鬆一指，剛才還猛浪連天之波濤頃刻平息，江水居然停止不前、再不流淌，而那些馬、牛則像射箭一般全部安然無恙地飛速抵達對岸，此情此景為瓦特宮確、阿頓寧瑪等二十餘人親眼目睹。

另外，他經常都會舉行火供、火施，每當要點火之時，他從不用世間火種，全憑自身智慧火就燃起烈焰，這也是沃薩侍者親口告訴雍登嘉措的。

他有次與伏藏大師烈繞林巴待在一起，當時尊者對伏

藏大師說：“我雖僅為一佛法初入門者，但也已獲此等境界。”言畢即依大威德修法只用一骰子對準日影，結果日影竟被牢牢定在原處，一上午都未曾移動半寸。然後他又笑言道：“我已達此種境界，不知被稱為伏藏大師的你們又有何神變？”烈繞林巴謙遜回答說：“我雖擁有小小神變，但若在上師面前顯現，則教主釋迦牟尼佛都未曾開許。”他邊說邊低頭不語，然後就在尊者面前頂禮，接著又受其四灌頂，此番情景同樣有眾多目擊證人。

（三）澈底摧毀四魔之力、獲壽命投生自在

此部分再分四個層次加以闡述：

摧毀死魔之象徵：在他已近圓寂之時，沃薩侍者懇請他能長久住世。以此因緣，尊者原本壽數已盡，但他依憑自身隨意住世之加持力，又於世間多待了數日，隨後才告寂滅。此種行為恰如釋迦牟尼佛最後入般涅槃之情形，當時在增達優婆塞數數祈請後，釋尊又慈悲住世數月以慰人心。

摧毀煩惱魔之象徵：他本人實際早已獲得涅槃、投生之自在，當他最終顯現圓寂相時，曾親口說道：“我雖為一特意來此世間弘法利生之大菩薩，怎奈五濁惡世之環境太過惡劣，故自己之行持並未達到預期目的，所有願望實非一一獲得圓滿。不過我盡此一生已完成了所能行持之弘

法事業，因此我現在欲捨棄此幻化之軀。汝等應告之頂果等地欲拜見我之人，言我死後當轉生東方極喜剎土，乃至虛空有盡之前，將永無間斷地無勤利益眾生。未來時輪金剛大軍降臨人間後，將毀滅邪魔統領之軍隊，彼時我將為時輪金剛大軍中名為森剋布之一將領。那時我將聚集起所有傳承我教法之人，並使其均能享受到時輪金剛吉祥妙法之味。為促成圓滿此殊勝緣起，我已囑三藏大師堪布根巴為眾眷屬傳講《時輪金剛大疏》。本人所造之《大疏》中雖有少許錯別字，但因我確已獲取十種自在（十自在，凡夫常有十種損害，不得自在；菩薩位中得十自在，正相對治不受如是十種損害：命自在、心自在、資具自在、業自在、受生自在、解自在、願自在、神力自在、法自在、智自在。），故此等謬誤之處將來皆會自行逐漸消失。我所造之論典均為智慧伏藏所顯發，凡文殊菩薩未開許者，連一四句偈都未曾寫過。任何人若能傳講、聽聞、修持，其所獲之加持力則特別殊勝，並超勝其他法門，且迅疾就能降臨；不類某些法門那樣傳承遙遠，加持緩慢。尤其是在七世以內，我所傳留之法要，其加持力定會代代增上、日漸強大。現今我將所有法要一併交予格薩爾護法神守護，一切修持此等法門者，風馬吉利及福德定會增上，種種違緣與魔眾均無有任何乘虛而入之機緣。沃薩侍者多年來一直一心一意承侍我，以此因緣，他將會獲取與文殊菩薩無二無別之成就。我今日所言者皆非安慰之虛詞，實乃真實不虛。過去未曾如是明示，只因俗語皆云‘說

實話者無人信，言妄語者眾人聽。’如今之時代可謂愚癡之眾遍滿整個國土大地，多有女人侵奪僧眾戒律，令其失壞戒體，而佛法也漸趨隱沒。當此之時，若毫無保留地廣述自己生平，只能成為引誘眾人妄加誹謗之因，除此之外並無些許實際利益，故我才一直緘口不語。此時面臨壽終之際，一見汝等便不由令我心生悲憫，況我此時亦不可能再妄稱自己獲得上人法，因此才向諸位稍稍透露一線天機。”

摧毀蘊魔之象徵：藏曆四月二十九日，當日空中現出紅光等光幕，尊者以大圓滿心性休息之姿式將色身融入法界、示現涅槃，暫時於共同說法眾生前不再現身。

摧毀天子魔之象徵：舉行荼毗大典時，米滂仁波切之心、眼、舌聚於一處，且化成精美佛像，此亦說明他在世時已圓滿修成生起次第；火化後遺留下無數芥子般大小之舍利，遍滿其平日所居屋舍內外，此則為其圓滿次第修成之究竟相；尤其是當時在現場橫空現出五色彩虹般絢爛、美妙之光，橫、豎、圓、文字相等無數千姿百態之光芒遍滿大片虛空；他尚為有緣者夏熱等人留下五種金剛舍利，內中一舍利在具信心者悉心供養後，竟生出數十子舍利，此種舍利我本人亦現量目睹過；於其圓寂時，東方虛空傳來嘹亮動聽之聲音……凡此種種稀有難見之成就瑞相，一一都在昭示他已於本淨法盡界中獲本地解脫。以無勤密法

之教證推測，此等吉瑞徵兆表明他決定已獲正等覺之佛果，故此處不再浪費筆墨鋪陳。

第九“如幻術般神變殊勝之三故事”又可分三：

（一）、獲時間自在而精勤利益衆生；（二）、獲幻變剎土自在而精勤利益衆生；（三）獲心智幻變自在而精勤利益衆生。

（一）獲時間自在而精勤利益衆生

於三惡趣中數劫感受苦痛之眾生，他能將其承受痛苦之時日縮至一剎那，使其獲得大樂，自己多生累劫勤積之資糧也於剎那間得以圓滿，他即如是圓滿資糧、成熟眾生、清淨罪障。而對享受安樂之眾生而言，他又能將其感受安樂之剎那瞬間延續成數劫之長，使其各個心滿意足。他自己又可於一剎那間幻變出無數化身，在無數眾生前宣講如大海般之妙法，需數劫行持之事業於短暫時日內即可圓滿。

（二）獲幻變剎土自在而精勤利益衆生

他能將無量無邊之剎土收攝於一微塵內而利益眾生，又能在一微塵上積聚清淨、不清淨之無數剎土。他以自身幻變出無窮幻化身，對無盡眾生賜以安慰、利樂，並令其皆獲究竟解脫。

（三）獲心智幻變自在而精勤利益衆生

他就如能使凡與之接觸之鋼鐵頃刻間就變成黃金之點金劑一般，將眾生種種染污分別念轉變而為本來真實義之智慧，並獲法身王位。

第十“如法界無生般印藏大德事業總匯之三故事”又可分三：（一）、圓滿具足印藏諸智者傳記中所宣講之事蹟；（二）、圓滿具足印藏諸大成就者傳記中所宣講之事蹟；（三）、圓滿具足印藏諸善知識傳記中所宣講之事蹟。

（一）圓滿具足印藏諸智者傳記中所宣講之事蹟

印度聖地二勝六莊嚴（二勝，謂精通佛教最勝根本即戒律學的兩大論師釋迦光和功德光；六莊嚴，謂龍樹、聖天、無著、世親、陳那和法稱。）以及雪域藏地全知榮森巴、三大文殊之化身（無垢光尊者、薩迦班智達、宗喀巴大師），諸如此類之聖者，若將他們所擁有之全部功德事業匯聚一處而為嚴飾，即可看出尊者之生平功業。凡拜讀過他所造論典之人，很容易就能了達此點。

（二）圓滿具足印藏諸大成就者傳記中所宣講之事蹟

若將印度八十位大成就者、藏地蓮花生大師二十五大弟子、帕單巴、覺囊派全知大師、巴丹香巴、大成就者烏金巴覺等聖者之生平事蹟匯集一處，我們就會發現，若能

詳細了知尊者之生平傳記就會很容易地得出結論——他圓滿具足以上大成就者所擁有之一切事業功績。

（三）圓滿具足印藏諸善知識傳記中所宣講之事蹟

通過瞭解尊者之生平，眾人應能發覺：佛法於印度之七代付法藏師（傳承釋迦牟尼佛教法的最初七代祖師：飲光、慶喜、麻衣、小護、有愧、黑色和大善見。）、藏地阿底峽尊者及其心傳弟子、密勒日巴等眾多殊勝修行者之事業，他同時圓滿聚足。

第十一“如勝幢寶頂般至高無上之二故事”是指：三界衆生唯一怙主米滂仁波切實為浩瀚法門中一切寂靜、忿怒本尊壇城之來源，諸寂忿本尊皆從尊者之本體中顯現，然後又融入尊者本體，接著再於有緣衆生前顯現。他能於有緣之說法衆生前示現種種化身，乃因其與諸佛世尊之智慧已無有絲毫差別故。

第十二、八十隨好般不共故事，主要宣說者乃為他所具足之佛法、世間法之圓滿功德，此等德相為其所化衆生之共同所見處。如欲廣知，當在其他論典中再作闡述。

本人自幼即對米滂仁波切具不共信心，為此常到眾智者及年長者面前向其詢問有關尊者之生平故事，並一一記錄下來。但因他美名早已傳遍四方，故而人人心中、口中都有各自所銘記之不同故事。凡與其他大成就者事蹟相同之部

分，或言之無據者，在此略傳中均未提及一字。另有喇拉曲智仁波切親口所述之精彩故事，索朗日欽親聆過後又曾講述與我。不過因我當時年歲尚小，故有些內容至今已無法憶及，因此本文也未採用此部分之內容。所有於此處宣說之事蹟皆有可靠依據，完全真實可信。

乙、何人祈禱：

具備精進、信心、智慧者，並且欲學習掌握甚深光明大圓滿、吉祥時輪金剛法門之人則為本法門之祈禱者。

丙、以何作祈禱：

“覺空文殊童子加持力，智慧界中解開八辯才，具足教證如海之法藏，安茲達本札雅前祈禱。”以此偈頌祈禱即可。此偈文意為：從外相而言，覺空文殊童子是指具足相好之文殊童子像，其頭頂上戴有五佛冠；從內意言之，此處之覺空文殊童子是謂依風脈明點次第實修，最後所顯現之真實義之十六相；從秘密意來說，是謂依本來清淨與任運自成相結合而現前四相智慧。

辯才等八藏依《廣大遊舞經》所云即為：“無可言說乃意念藏，以心取捨為智慧藏，了達經意是證悟藏，聞已受持陀羅尼藏，善說滿願即辯才藏，護持正法名妙法藏，三寶永續菩提心藏，得無生法忍修行藏。”此即為八藏。

教法是指三藏，以講說、聽聞而獲取；證法即指戒、定、慧三學，依憑實修而獲得。

總之，尊者已完全具足智慧、淨戒、善良、成就等稀有功德，此處已通過偈頌如實宣說。

丁、祈禱方法：

初以實修閉氣四釘之教言而祈禱，中以六支加行（佛教密乘時輪金剛圓滿次第修煉氣息時，於所緣境上進行的收攝、禪定、運氣、持風、隨念和三摩地。）而祈禱，後以本來清淨及任運自成融合為一而入定之方式祈禱。

戊、祈禱所具功德：

向大成就者全知米滂仁波切祈禱，能令祈禱者暫時具足人天七功德（上種七財：種姓高貴、形色端嚴、長壽、無病、緣分優異、財勢富足和智慧廣大七種圓滿），並獲息、增、懷、誅四種事業自在，最後則使所有祈禱者皆現前四身五智。

此傳記之後面部分非常簡略，無法滿足諸勸請者之願望。不過因今日已將紙張用罄，故而只能略述而已。

以此造論之善根，迴向遍天諸有情，
願獲六十離熟漣，並具廿七勝事業。

全 知 米 滂 仁 波 切 略 傳

由具信等功德所嚴飾之德相尊者委託兩法師再三勸請，拉香嘎島（法王晉美彭措）即於第十六勝生周年木蛇年吉祥日圓滿撰著此論，願依此摧毀一切障礙弘法利生之災難。

願增吉祥

譯竟於成都文殊慧光室

西元二〇〇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肉身驟然騰空飛逝一

一樁四十四年前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
下肉身神秘消失事件的調查紀錄

◎慈誠羅珠堪布／撰文

時間可能會消磨掉人們對許多事情的記憶，當日子一天天從我們身邊溜過，恍然間，逝者如斯夫的感慨便不覺油然而生起。只有極個別的一些往事，經過時光的篩選、歷練而進駐人們的心底，並從此沈澱為我們記憶中永不磨滅的風景。

我相信對青海黃南州同德縣的很多人來說，才旺仁增堪布就應該是他們腦海中如是的一種珍藏。這位於一九五八年九月突然在看押他的士兵面前飛走，而後消失於空中的寧瑪巴一代大成就者，已日漸從當地老百姓茶餘飯後的談資進而演變成人們心目中的傳奇，並最終昇華成一位精神領袖與信仰寄託。

在此次事件發生以後長達四十餘年的口耳相傳的過程中，是人們的幻想創造出一位他們用以寄託脆弱心靈的偶像，還是一個真正的飛身成就者憑自身的自在解脫之力，在世人眼前演繹出一幕活生生的生死自在幻化劇？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對此問題都曾有過思考、辨析甚至懷疑，但我們都相信一個基本的事實：我們沒看到過的不一定不存在，一味執著於所謂的耳聞目睹，其實與整日沈浸在道聽途說裡並無什麼實質性的差別。面對一件錯綜複雜的事件，實事求是應為最佳解讀事件來龍去脈之態度，而時間則是最後且最公正的檢驗裁判。正是本著這樣的初衷，西元二零零二年的初夏，我終於踏上了青海黃南這片神奇的土地，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務必為大家，也為後人勾勒

出才旺仁增堪布的真實身影。

在描述我的調查經過及結果之前，先將這位寧瑪巴上師的大概情況向讀者介紹一下。有必要聲明一點，即所有這些資料匯編均有可靠的來源與依據。

才旺仁增堪布於一八八三年降生在四川省紅原縣的麥窪，當其長到十歲時便進入札西卻囊（意謂吉祥法鈴）寺學習佛法。十五歲時正式出家且受沙彌戒，接著便到寧瑪派六大寺院之一的竹慶寺聞受顯密經論，在這一過程中，他依止了多位大成就者。二十五歲時，才旺仁增在竹慶寺受了圓滿的比丘戒。從此之後，他一直嚴持淨戒、護戒如目，以致所穿衣物、所繫腰帶以及所用座墊等日常用具皆散發出清淨、悠遠的清香。在長時間的聞思修行的求法生涯中，他接受了諸多寧瑪巴的灌頂與傳承，並表現出了博通顯密經論、智慧超常等許多異人之處。三十歲時終於得以來到米滂仁波切座前聽聞甚深法要，當米滂尊者為他念文殊修法的傳承時，他當下頓悟了光明大圓滿，自此後便自然精通了很多經論法典。

其後又到山上修持苦行，他的苦行的的確確可堪稱為所有苦行者的代表與典範。一方面是因為物質生活的條件，苦行的外在環境非常艱苦、惡劣，另一方面更是因為才旺仁增堪布在種種嚴酷的、不利因素的摧逼下所表現出的精進不輟、堅忍不拔的毅力與品性，實在令人感佩不已。他每次吃

飯時都是一碗水裡放一點點糰粑，如此的餐餐進食糰粑湯使他在近一年的時間裡僅僅用完了一小口袋糰粑。而這種頓頓食不果腹的生活絕不只是持續一段短暫時日，在苦行的日子裡，每天的生活都基本如是。曾經有一次，當原本就所剩無幾的酥油和糰粑都告用罄時，他就在很長時間內靠煮食盛裝酥油的牛皮袋子維持生存。食物的匱乏還不是才旺仁增所要面對的唯一困境，由於沒有供燈用的酥油，他就只好藉著月光讀書。當月亮一點一點地爬上山坡的時候，追隨著月光的他便也漸漸登上了峰頂。於是在他苦行的地方就形成了這樣的一種景觀：每當晨曦的第一線陽光灑在高高山頂上時，有一個勤勉的身影則又送走了最後一縷月之清輝。碰到月亮不出的時候，他就以柴火餘燼的那點幾乎沒有任何光亮的“光亮”，就著經書投入地閱讀。

對才旺仁增而言，夜晚的睡眠基本上都是在打坐入定中度過的。除了一件白天所穿的衣物外，晚上不會再蓋任何東西禦寒。就在他進行這樣的苦行修道時，有一晚在夢中，才旺仁增親睹戴著琥珀項鍊的蓮花生大師，他的智慧頓時就被激發出來，自此後便可以每天背誦多達兩萬四千字の經文。

當他住於竹慶寺附近的雪山裡獨自苦行時，每天僅能進餐一次，有時甚至兩到三天吃不上一頓飯，但肚子的飢渴無論如何也擋不住才旺仁增修行的腳步。為抵擋陣陣襲

來的困倦與睡意，他竟然只穿著一件內裙坐到地凍天寒的雪地上打坐，而且是赤腳！正因為雙足長時間暴露在冰雪中的緣故，他後來不得不依靠雙拐行走，因腳已被嚴寒永久性地侵害了。

這位真正的修行者就這樣在風裡雨裡、在艱難困苦中磨鍊著自己，他用自身全部的身、口、意體味著佛法的真意，同時也在盡自己的一生向世人展示密法即身成就的可能性與通達途徑。儘管他後來在顯現上表現出諸如行動不便、需要有人背著才能來回挪動等身體方面的特點，其實所有這一切全都是一個已經練就了虹光身的成就者的隨緣示現，才旺仁增堪布的侍者華丹對此就特別有體會。一次，華丹為上師繫腰帶，結果整個腰帶竟然完全穿透了上師的腰身又完完整整地回到華丹手裡。華丹頓感大惑不解，他再次把腰帶纏在上師的腰上，且打了結實的結。但當他稍一用力、試圖收緊腰帶時，整個腰帶又再次穿透了上師的身軀。華丹這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由於成就了虹光身，才旺仁增堪布的身體在夜晚的燈光映照下已無絲毫影子顯現。除此之外，虹光身還有一大特點，即身體毫無質礙，而才旺仁增堪布的另一位侍者阿洛就曾親身領教過上師無礙之身的穿越能力。

那天阿洛要出門辦事，於是他便像往常一樣把上師安頓在裡屋後鎖上門出去。但當他處理完事情回到上師居所

時，一件讓他震驚無比的事卻赫然呈現在眼前：上師居然已安然地待在屋外！平時都是阿洛把上師背出屋外曬太陽，而這次在大門緊鎖的情況下，上師竟自己來到屋外，他到底是怎麼出來的呢？阿洛看了看門上的鎖，鎖依然完好無損地掛在門上；再看看窗戶，窗戶也安然無恙，而且那扇小小的窗戶根本就不可能容一個人進出。看來答案只能是：才旺仁增堪布確確實實已成就了虹光身，或曰金剛不壞之軀。

放下所有世間瑣事，專一精進於無上佛道的才旺仁增，在其六十八歲年近古稀之時，由於因緣所致，最終被位於青海黃南地區同德縣的桑赤寺迎請過去主持寺務，那一年正當西元一九五一年。其時，才旺仁增上師正住於四川九寨溝地區的黃龍神山中悄無聲息地修行，而向他發出邀請的則是第三世宗沃活佛，同時也是同德縣地甘寺的創建者晉美德清多傑。那時桑赤寺還未成形，在晉美德清多傑活佛的協助下，才旺仁增上師於一九五一年年底將其最終修建完成。從那時起，他就一直擔任桑赤寺的住持。在五八年之前，才旺仁增堪布基本上都是以桑赤寺為其弘法利生的大本營。

這期間發生的一件事也許可以成為才旺仁增堪布最終神秘失蹤一事的注腳：當他在桑赤寺安住下來後，老家紅原一直不斷派人前來祈請他回去，但他一概予以拒絕。有一次在小便後，他把桑赤寺的弟子召喚到身邊說道：“這

次他們（指紅原來的人）非要我回去不可，但我不可能再回去了。這麼些年來，破瓦法我已經修得非常好，因此我自有辦法往生。寺廟建立沒多久，你們務必善加管理。如果他們一定要強迫我回去，我就會在回去的路上自行往生。”

相信明眼人當能看出此話所隱含的訊息，它至少告訴我們才旺仁增堪布是可以憑破瓦法而自主生死的。類似的能對他日後的所作所為進行詮釋的事例還有很多，也不妨再摘錄一件以饗讀者。

現居同德縣的達瓦、汪欽、南達三人至今仍記得發生在才旺仁增堪布突然飛走前不久的一件事情：當時他們三人與堪布都將被關押進監獄，在正式收監之前，四人與另外的一些犯人被暫時關押在一所軍營中。當時的達瓦也不過二十一歲上下，汪欽等人也與他年歲相當。他們三人親眼目睹了堪布在眾人面前修破瓦的情景：

當才旺仁增在他們面前吐出第一聲“吼”後，三人同時看見堪布的頭髮直豎了起來，而且他的耳朵也開始長長、增大，一直長到額際。此時一位軍官疾疾來到堪布身旁，並用手槍抵住了他的頭頂。堪布根本不為所動，他又接著吐出第二聲“吼”字。此刻，三人看見他的頭髮已全部豎了起來，耳朵也長至頭頂。接下來，那位軍官衝著才旺仁增堪布亂嚷嚷了一氣，似乎是在命令他別再“吼、吼”地叫了。堪布於是平靜地接受了他的指令，不再繼續修破瓦了，他只是

淡淡地說了一聲：“喔呀！”（藏文“好吧”的意思。）

四十四年後的今天，當已是六十多歲的達瓦老人再次對人講述起這件陳年往事時，不勝感慨的表情抑制不住地浮現在那張飽經滄桑的面孔上：“當時我離上師非常近，中間只隔了兩人，所以我把全過程看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現在我明白了，上師要是想走，當時就可以走掉。就差那麼一點，但他還是暫時留了下來。”……

有關才旺仁增堪布飛走前的生平就簡要介紹到這裡。以下所敘述的是普遍流行於同德縣父老鄉親口中的關於此事的一個版本，這個版本可謂流行程度最廣、最深入人心，幾乎已達婦孺皆知的地步。我們對此事的調查、取證、辨析、核實也主要是圍繞著這個共同說法而展開。

據當地老百姓講，一九五八年九月份的一天，在同德縣的地甘寺附近要召開一場批鬥大會，鬥爭對象就是才旺仁增堪布，他當時已被關押進了縣監獄裡。從監獄到批鬥現場要繞過幾座小山坡，同德縣城本來也就座落在山坳之中。有幾個當兵的把堪布從監獄中押解了出來，因為腿腳不方便，堪布本人被允許坐在一頭紅牛的背上。當一行五六人漸行漸近批鬥現場時，突然刮起了一陣非常猛烈的旋風，風來得異常迅猛，以致押送堪布的士兵各個睜不開眼睛。此時幾人的位置大約是在接近山頂的地方，離地甘寺也只有幾公里的路程。狂風止息之後，幾個士兵再定睛觀

瞧，但此時的牛背上早已沒有了才旺仁增堪布的身影。原先為防止意外，儘管人人都知道堪布腿腳不方便，但負責押送的士兵還是把他在牛背上給捆得個結結實實。不過這一切現在都被證明為是徒勞無益，因堪布在幾朵彩雲的簇擁下已飛升入空。

這一突如其來的事件被多人現場目睹，而與此同時，地甘寺附近聚集起來的數千群眾也正在批鬥會場心情複雜地等待著他們的上師。不過從上午一直等到下午也沒見上師的影子，正在大家焦急不安地議論紛紛時，批鬥會的組織者拿著一張畫有上師肖像的白紙來到會場，於是一場針對肖像的批鬥大會就此展開。會上有關負責人宣佈說，才旺仁增在被押解至批鬥現場的路上已經死掉，而且屍首也已被掩埋。不過儘管人死了，批鬥會還得照常進行。於是不論你說它荒唐也罷，說它可笑也罷，反正這場鬥爭大會就在幾千人“鬥爭”一張白紙的情境中展開了。

其實，所謂的掩埋屍體不過是幾個當兵的把坑挖好後，只將一副袈裟草草埋在裡面，根本就沒有才旺仁增堪布的屍體。

沒過幾天，曾經目睹過堪布飛升的人將他們的所見所聞悄悄透露了出來，結果一傳、十傳百，大家很快就都知道了事情的前後經過。於是有關負責人又一次召開大會，會上有人宣佈：活人飛到空中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發生的，故大

家以後萬毋再把這類充滿了迷信色彩的小道消息到處散播。……

事情的經過如上所述，如果你現在來到同德縣，只要一提起才旺仁增堪布的大名，幾乎每個人，不論男女老少，都會把與上述情節大致相似的內容滾瓜爛熟地向你背誦出來。雖說盡人皆知，但我還是下定決心把此事重新調查了一番。一方面是為了澄清很多人的疑惑；一方面也是為了還事實以本來面目。我非常想知道的是，人們有沒有在這件事情上添加了過多的感情色彩，以致真相被淹沒在一片善意的謊言中？我還想知道的是，在傳奇與真實之間，真理的力量到底能在多大程度、範圍內被再現？

我的調查對象包括一些當年曾親身參與過押解堪布的人員，以及當時曾在堪布飛走之地附近駐留的一些人，還有親眼目睹者，或親耳聽聞過事件目擊者講述全過程的人士。對於他們的談話內容，我幾乎未增刪一字，基本照原樣予以全文紀錄。目的就是想讓讀者自行從中得出應有的、自然而然的結論，而不是被我個人的主觀成見、先入為主的思維定勢所左右，這種原話直錄的風格想來應能被大家普遍接受。

我碰到的第一個採訪對象是現已七十七歲高齡的智美老人，他是同德縣當地的一個牧民。下面是他對這件事的回憶：

“上師才旺仁增堪布從監獄被帶往批鬥會場的那一天，我剛好在他必經的一個山坡上放牛。當時我看見幾個當兵的押著上師朝批鬥會場走，士兵們把他綁在一頭紅牛的背上。他們漸漸走到了山頭上，我還在半山腰放我的牛。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看見上師穿著出家人的衣服從山後向空中飛去。剛開始的時候，他是慢慢地向空中飛升，最後就徹底消失在雲層中。好多人都說當時刮起了狂風，還出現了彩雲，但這些我都沒看到，可能是因為我人在半山腰，而上師又已經走到山頂後的緣故吧。我就只看見上師飛到空中去了，這是我親眼見到的。那時我還很年輕，眼力也很好，絕不會看走眼的。後來落實政策，給五八年的那批人平反，上師的老家（紅原）來人向同德縣索要上師的遺骨，我當時就說過，根本不可能有什麼遺骨的，因我親眼見到上師飛走了，怎麼可能還留有遺骨呢？我把這事給家人講過，但不敢向紅原來的人說。這麼些年過去後，我現在一個快八十歲的老人再回憶這件事，再把它說給你聽，你想我會編個故事騙你嗎？我實實在在沒有一句撒謊的話，因為我沒有任何理由在這件事情上打妄語。一個人說妄語要麼是有利可圖，要麼是因遭受打擊而不得不如此，可這兩條都不符合我的情況。所以我才會拍著胸脯保證說，我的話裡一句假話也沒有。”

智美老人所講是他親眼目睹的，而我接下來遇見的從佩爾則在各個方面對此事提供了最為詳盡的佐證材料，他在所有的接受採訪者中無疑是最健談的一位。

從佩爾今年六十多歲，當地人，現退休在家，曾擔任過同德縣的中層幹部。他把自己對此事的瞭解情況詳細地向我描述了一番：

“我記得那是八八年十月份的一天，當時我還是同德縣的工商局局長。當天正要接近下班時，一個漢族人來找我，並邀我一道吃飯。在飯桌上坐下後，他向我訴說了來找我的原因。原來他叫李德生（音譯），是青海省湟中縣上村莊的人，此次到同德縣是要買走當地已被宰殺過的五百餘頭牛羊，他找我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讓我少收他一點兒管理費。席間他跟我套近乎說，同德縣的很多老幹部都跟他很熟，但就是覺得我很陌生。我就問他以前在哪裡工作，他回答說就在同德縣城的公安部隊當兵，而且還是一個班長。等到酒酣耳熱之際，他就把自己經歷的一件不可思議的奇蹟講給我聽：

‘我碰到過一個在我眼皮底下飛走的人，當時我和我們班的幾個士兵正把那個喇嘛從監獄中押往地甘寺附近的批鬥會場。我們把他牢牢地捆在牛背上，就這麼前呼後擁地押著他。結果在走到半山腰、快接近山頂時，他居然開始喃喃咕咕地念叨起什麼東西來。到了山頂後，我們命令他不要再出聲，此時眾人都發現山頂後是一個平原。就在此時，突然間飄過來很多彩色的雲塊，這些雲朵竟然把那個喇嘛給捲走了！

他倒是被雲彩輕鬆地捲走了，我們還得給上級匯報此事。等我趕到鄉政府一匯報，工作人員說我沒完成任務，要好好寫一份檢討，因此我還為此事專門寫過一份檢討書。’

這個李德生後來還告訴我說，當時的縣檢察長聽說了此事後，曾略帶感慨地說了一句：‘這件事可太奇怪了！’就因為這句話，檢察長後被撤了職，因上面覺得他這個人太過迷信。當時同德縣有很多人人都知道檢察長被撤了職，但他們都以為他是犯了什麼別的錯誤，根本不知道他的撤職與這件事有關。李德生後來回家探親時曾把此事告訴給父母。他父母聽後恭敬合掌道：‘這個人太了不起，太不可思議了。’”

從佩爾講到這裡又補充說道：“本來應收他兩千多塊的管理費，就因為那席話，幾天後我只收了他七百多塊就完事了。”接著從佩爾又給我講起了他親歷的一件事：

“有關這個上師的事我以前也聽說過一點，我知道五八年九月的那場批鬥會最終是以批鬥畫像而草草收場。那天的批鬥會上根本沒有出現上師的屍體，大家都是對著一張畫有上師像的白紙鬥來鬥去。由於上師的腳不好，畫上的才旺仁增堪布還拄著雙拐，所以那天的鬥爭會成了名副其實的‘紙畫鬥爭會’。關於這幅畫，後來我才知道了它的來歷。

我當縣工商局長時，我單位隔壁住著一個名叫王烈成

（音譯）的人，他就是當年主持召開批鬥大會的嘎瓊鄉鄉黨委副書記。有次單位要蓋圍牆，而王家的廚房剛好占道。他如果不把廚房搬遷，整個工程就都得停頓下來。於是我就主動幫他修廚房，他原先的廚房最多值二三百塊，我幫他蓋起的廚房卻足足花了兩千多塊。從此我們的關係更勝從前，也就是因為有了這層關係，我和他才進行過一次長談，而那次長談的話題就是圍繞著才旺仁增堪布展開的。我記得他當時這樣說過：

‘這件事真是太奇怪了，太奇怪了！批鬥那天根本就沒見著堪布的屍體，最後只好由我在紙上畫了一個上師的形象拿出去批鬥，這真是太奇怪了。我掌握的情況是不會出錯的，畫像就是我畫的，我又是當天大會的主持者，我記得非常清楚，真是太奇怪了。’

聽了王烈成的話，我當時就想，如果那時能找到上師屍體的話，一定會把屍體拿來批鬥而不會光用一張畫像就代替了事。當時有很多人都是在被迫害致死後又把屍體拉出來批鬥，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活受罪早已是司空見慣，死了都不能讓你消停。五八年那陣子我也是一名積極分子，對這些事情知道得可謂非常清楚。巴庫鄉一個名叫嘉悟萬德的人，還有卡崗村一個叫丹增才讓的人，就是在死後被人把屍體拿來進行批鬥的。熱智活佛的父親死後也準備用屍體搞批鬥大會，後來他的屍體被人在晚上偷偷運

走，‘鬥屍’大會才沒開成。總之，活要見人，死要見屍，如果當時有才旺仁增堪布的屍體，鬥屍大會就一定會召開，這一點是絕對的。”

從佩爾不僅給我談到了他對此事的分析，還向我提供了一條非常重要的資訊：“政策恢復後，一些含冤而死的人得到平反，很多仍活著的人都從監獄被釋放了出來。有一天，從紅原上師原來所在的寺廟裡來了幾個喇嘛向同德縣政府索要上師的遺骨，他們向政府申訴說，上師雖已不在，但至少應把他的屍骸還給他們。縣政府責令同德縣公安局對此做出答覆，我當時還未調任工商局工作，恰好在縣公安局治安科擔任第一科長，當時的縣公安局副局長是唐國軍。那時的縣公安局、縣法院、縣檢察院一起協同調查此事。公安局康珠塔爾副局長親自與大家一同查詢檔案，最終我們將記載有堪布資料的卷宗翻了出來，那上面只簡簡單單地寫著兩個字：失蹤。所見所聞皆為本人親身經歷，當稱得起信而有徵。”

從佩爾提到的那幾個從紅原來索要上師遺骨的人中，有一個叫措諾爾，我這次也找到了他，請他給我談談當時的具體情況。

今年七十多歲的措諾爾是四川紅原人，聽了我的提問後就認真地回答說：

“我當時帶了一個翻譯一同到同德縣政府向他們索要上師的遺骨。我曾聽說過，任何一個關在監獄裡的人都有詳細的檔案紀錄。現在儘管人已經死了，但他埋在哪裡？具體的情況又如何？我都想知道。如果他並非如人們傳言的那樣飛身成就，那就應該留有骨頭。於是我就向同德縣有關工作人員提出這項要求，並向他們解釋說，我要遺骨是為了回紅原後建造上師的靈塔，此外並無什麼非分的想法。何況即便是犯人死了，他的家屬也可以索要遺體，故無論如何都請將上師的遺骨交還給我，或向我指出埋葬上師的地方。

工作人員聽了我的要求後就回答說，他們基本上都是新調來的幹部，老幹部很多都不在了，他們並不瞭解當時的具體情況。不過他們願意幫我查一查有關檔案，第二天再給我答覆。第二天我又來到縣政府，他們對我說，已查過了所有犯人的檔案，其他人都有詳細記載，唯獨才旺仁增堪布沒有任何詳細記錄。我當時就對這些人說，既然你們說老幹部都不在了，你們自己又不瞭解情況，那就不妨請你們給瞭解情況的老幹部們打一個電話，問問他們上師的遺骸到底埋在哪裡。若不能滿足我的要求，我就待在縣政府門前不走。

我就這樣與他們反覆交涉，最後他們措辭強硬地對我說：‘我們聯繫不上老幹部，即就是找到了，他們也不會

知道才旺仁增堪布的遺骨埋在哪裡。反正已經給你答覆過了，檔案中沒他的資料，走不走你自己看著辦吧。’

這就是我要上師遺骨的具體經過，他們的回答很清楚地說明了一個問題：他們根本找不到上師的骨頭，因他們除了知道上師是神秘消失的以外，再沒有任何關於上師的消息。”

除了措諾爾找過才旺仁增堪布的遺骨外，我們曾介紹過的智美老人也提到過他也曾聽說過紅原來的人索要堪布遺骨的事。智美當時給家裡人說堪布的遺骨是不可能找到的，因他親眼見到堪布飛走的事實。

當然了，最能為這件事提供充足證據的應算當年那些親身參與了押送堪布的士兵，他們可謂是最直接的目擊者，他們的話應該是當之無愧的第一手資料。但不幸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已離開了人世。不過我還是採訪到了曾親耳聽聞過這些士兵講述他們的那次奇遇的聽眾，更幸運地找到了與那次事件有直接關係的人士。因此我提醒大家務必對他們的陳述保持高度注意，因他們的話語恐怕將是對此次肉身神秘消失事件作出最後、也是最有價值的判斷之依據。

當時負責押送堪布的士兵之中的一位如今已是七十二歲的老人，他和他的妻子現在都信仰佛教。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再三要求我不得公佈他的真實姓名，我當然遵循了

他的要求。因此在這裡，我只能告訴讀者們，這位老人是同德當地人。他告訴我說：

“那天我們把上師押在牛背上送往批鬥會場，快到山頂時，上師的身體顯得有些不大舒服。我怕剩下的路上他會有個閃失，於是就先回去向上級匯報。匯報完畢後，因為肚子有些餓，我就沒再回去跟上押送的行列，自己徑直去吃飯。過了一會兒，就聽到一些工作人員說才旺仁增在被押解至批鬥會場的路上死掉了，他們還要我做好準備好挖坑掩埋他的屍體。

等到去挖坑時我才發現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屍體，他們讓我還有另外的幾個人挖坑掩埋的只是一套袈裟，哪裡有屍體的影子？我們用鐵鏟、鐵鍬隨便挖了一點點土，草率地把衣服埋進去就了事。不過在那個年代，有誰敢說沒有屍體啊！雖說我真的沒看見屍體的一根毫毛，但只要有人問，我都會裝作不知道，或撒謊說真的有屍體，而且已經被埋在地下。這麼些年來，我從不敢對人說實話。即就是現在，我也只對你以及極個別的幾個朋友道出過實情。對外人，我依然不敢說實話。事情的經過就是這個樣子，我可以向你保證，絕對沒有屍體！但你也得向我保證，不得公開我的姓名。”

除了這位老人外，還有兩位出家人也作證說，他們曾親耳聽到過當年押送堪布的士兵說過當時的具體情況，而

這些士兵的敘述也基本與我們上文所介紹的情況大致吻合。

其中的一位是八十一歲的滾確仁欽堪布是四川紅原人，他當初與上師一起來到青海同德，並一直作為上師的隨從而跟隨著才旺仁增堪布。他不僅是堪布最大的弟子，現在也擔任著桑赤寺的住持。他對我講起了一位押送堪布的士兵曾描述過的情景：

“那個人當時與別人一起押送堪布到批鬥會場，等他們到了半山腰後，上師開始念誦蓮花生大師的心咒。一行人又走到山頂，此時突然間就刮起了大風。這原本也不足為奇，因當地本來就多刮旋風，且多風沙。幾個當兵的就把頭蒙起來，結果等風沙過去後，他們再探出頭睜眼觀望時，上師早已飛升入空。幾天後，有關人員專門召開了一次大會，會上負責人宣佈了一條紀律：才旺仁增絕對不是飛走了，他已經死掉了。從今往後，不許任何人說他是飛走的，否則一切後果由本人承當。

不僅那個人對我說過上師飛走的事實，當時在批鬥會現場的一些人也遠遠目睹了事態發展的全過程或部分過程。他們遙望見上師和幾個押送的人走到了山頂上，然後上師就消失不見了，接下來的批鬥大會也就演變成了紙畫鬥爭會而已。

上師失蹤後的當天夜裡，我們很多弟子都趁著月亮出

來的機會去尋找師父有可能留下的蛛絲馬跡。就算人死了，骨頭總應該找著一兩塊吧。但任憑大家如何努力尋找，一塊骨頭最終也未讓我們尋到。”

另一位曾與押送過堪布的士兵交談過的出家人是桑赤寺的札巴秋吉旺修，今年三十多歲。與他談論過此事的是才讓迸，當年曾親自押送過才旺仁增堪布。才讓迸是青海黃南州共和縣人，五八年時在同德縣法院工作。秋吉旺修與才讓迸九九年在黃南州碰過面，當時才讓迸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現在此人已離開了人世，故他與秋吉旺修的談話資料就更顯彌足珍貴。以下就是秋吉旺修轉述的才讓迸當時的講話內容：

“那件事大概發生在五八年藏曆八月十號左右，當時我不認識的另外四個士兵一起看押堪布前往批鬥會場。那幾個人也都是三十出頭吧，其中一個人在前邊開路，剩下的四個就圍在紅牛的周圍看護。等到了山頂上時，堪布就開始念蓮花生大師心咒，就在此時，突然刮起了旋風，風勢非常強勁。我們只得停下來避風，大夥都用衣服蒙住頭。過了一會兒，風倒是停了，可等我們睜眼一看，堪布也不在牛背上了。大家四下打探，只聽得一片不大清楚的誦念蓮師心咒的聲音從空中飄來。順著聲音望去，只見堪布正向天空深處飛升而去。現場的所有士兵都看到了，當大家正處混亂、惶惑之時，堪布已是越飛越高。……”

與這個已經離世的士兵所見基本相同的還有榮洛、才讓吉兩人。榮洛是同德縣巴曲鄉的一位牧民，才讓吉跟他是一個鄉的。這兩人現在都已去世，他們曾把自己的親眼所見講述給一個叫秋江木的人，此人現在還活著。二人所見均為上師越飛越高，才讓吉還補充說，當時一下子冒出來很多彩色的雲朵，雲裡面還有圓圈狀的彩虹。

除了這些近距離目擊者，或遠距離目擊者，或雖未親睹卻也親聞過掌握了第一手目擊資料者所講述情況的人提供的種種說法外，最後再附上對幾位提供材料者的採訪紀錄。相信隨著調查的深入、資料的越來越豐富，一切對才旺仁增堪布肉身飛走一事的疑惑，終究可以漸漸被事實的陽光廓清、驅散。

沃澤是當地一位牧民，今年七十歲，他當年曾參加過嘎瓊鄉針對才旺仁增堪布的紙畫鬥爭會。他記憶中的情形是這樣的：

“地甘寺附近搭了一個大帳篷，上面要求嘎瓊鄉的所有百姓都得參加批鬥大會，並且所有人都得參與批鬥才旺仁增。當時集中了數千人，大家首先批鬥另外一個所謂的壞分子，接下來，領導就說等才旺仁增來了後接著批鬥他。結果等了半天，只等來了幾個騎馬的幹部，其中有一個是法院的札科，還有一個叫娘嘎本木，這兩個人我都認識。等他們來了後，領導就宣佈說，才旺仁增已經在路上死掉了。後來的

批鬥大會就變成批鬥畫有上師形象的白紙大會，紙上的上師拄著雙拐。他們把畫像擺在帳篷門口讓大家鬥爭，這就是當天的會場實際景觀。

幾天後，人們紛紛議論說堪布是飛走的。領導得知後又通告大家說，活人飛走絕對不可能，今後任何人不許如此胡說，否則一切由此產生的後果完全由當事人自己負責。當時的嘎瓊鄉鄉黨委第一書記是旺欽，我和他當年也算是至交。記得旺欽曾給我講過，上師確實是飛走的，哪裡會留有屍體。飛走時刮了非常大的風，吹得人睜不開眼睛。等押送的人回過神來，上師早已不見了身影。旺欽的講法和我後來聽到的說法基本相同，以我倆當時的交情，他不可能騙我，完全是出於信任，他才把真相倒給我。

我本人也堅信才旺仁增堪布沒留下什麼屍身，若有的話，當時有好幾千人在批鬥會場上等著，為什麼不把屍體拿來批鬥？按當時的慣例，像堪布那樣的所謂的‘壞分子’是必須徹底打倒的。即就是人死了，屍體也絕不能放過。如果有屍體，為何不拿來鬥呢？”

還有一位曾經與才旺仁增堪布同住一間牢房的獄友告訴我說：“我們被關在監獄裡時，他們每天早上都把上師叫出去審訊，一直到很晚才放回來。問上師到底都發生了什麼事，他一點也不向我們透露。後來大家才知道那幫人在用種種方法折磨上師，有時一連三四天都這樣。知道了

內情我們也就不敢再多問，上師還是像往常一樣一言不發。有一天早上，上師又被他們叫了出去，不過這一次就再也沒有回來。平常再晚也會回牢房，可那次卻是一去不返。

我到後來才知道一些情況，我個人覺得當時如果上師確實是被打死的，那他的屍體一定在劫難逃。嘉悟萬德的屍體就一直被鬥到腐爛為止，這就是那個年月的普遍狀況。據我所知，上面的一些幹部，還有下面的很多積極分子，都對上師的意見很大，他們對上師的一言一行都非常不滿。如果有屍體，那幫人一定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所以我認為，上師應該是飛走的，絕不會留下一絲一毫的肉身，因他、我還有大家都太清楚留有屍體所可能招致的惡果。”

上文所述即是對此次調查、採訪的文字記錄，隨著採訪的進行，隨著文字整理工作的臨近結束，我個人對此事的看法、思路亦日漸清晰起來。坦率地說，原先對圍繞著才旺仁增堪布而來的飛升入天、飛身成就之說，多多少少抱有一些懷疑態度，儘管密法中有各種各樣的飛行修法，但堪布本人是否真的堪稱為此種修法的成就者還得另當別論。不過在結束了這次細緻、深入的採訪後，我對堪布的修行功底及其不共功德與成就已是深信不疑。這種深信來自於“破”、“立”兩方面的邏輯推理。

首先談“破”的一面，這方面又可細分為三點。

第一、上師若在路上死去，而非飛升入空，則有四條理由足以否定此論點的建立。

一、上師飛走的地方離批鬥會場只有三公里遠，路程如此之近，為何無人見到或聽聞？何況這麼近的距離，為什麼不把上師的屍體直接拉來批鬥？二、批鬥會場上聚集了數千人，這麼多的人民群眾在場，實在是一個絕佳的對之進行“再教育”或曰“改造思想”的機會，為何輕易就放棄，只以紙畫代替？三、才旺仁增堪布並非一般的札巴，領導、積極分子都認為他是反動分子的主要代表。原先對他的迫害就很殘酷，為何此時卻變得這麼“溫柔”，僅僅批鬥紙畫了事？是他們很愛惜一個反動分子的屍體，還是根本就找不來屍體？四、鬥爭屍體是當時的普遍做法，為何單單要給才旺仁增堪布開恩，破了這個慣例？故綜合考察，若上師是死掉的，則在前後左右眾人的包圍之中，屍體恐怕不會輕易飛走。既如此，為何不把屍體拿來批鬥？由此可見，根本就沒有屍體。

第二、不願公開姓名的那位老人，他當年曾親自參加過掩埋上師衣服的行動。如果有屍體，為何還要掩埋衣物？這是為了做給誰看？還是為了掩蓋什麼事實真相？況且他一再向我強調說絕對沒有屍體，那上師還會是死在路上嗎？

第三、有關才旺仁增堪布的檔案中，清清楚楚地寫著

“失蹤”二字，如果他是在路上死的，檔案上為何不直接寫“死亡”？他的腳本來就有問題，平常都得拄著雙拐才能行走，當天又是被捆在牛背上，還有當兵的在四周看護，他能失蹤到哪裡去？這兩個字本身就表明上師確實是飛入空中。

下面再接著談談有關“立”的方面，這方面的內容可分為兩點。

第一、有四個當兵的，還有兩個書記都作證說上師飛走了，或根本就沒有上師的屍體。跟從佩爾談過話的李德生，跟滾確仁欽堪布談過話的一個不知名的士兵，跟秋吉旺修講過押送經過的才讓迸，都作證說才旺仁增堪布在他們眼皮底下飛走了；不願透露姓名的掩埋過上師衣物的士兵，還有對沃澤講過事情來龍去脈的鄉黨委書記旺欽，對從佩爾透露過批鬥會細節的鄉黨委副書記王烈成，三人一致的說法都是絕對沒有上師的屍體。

第二又可分為三個方面。

一、智美親眼見過上師飛走。二，巴曲鄉的榮洛、才讓吉也曾親見上師飛走，這兩人雖已過世，但他們把所見所聞全都告訴了秋江木，此人依然健在，並對上師飛走深信不疑。三，當地的男女老少各個都承認才旺仁增堪布飛走的事實，無有一人對此有過些微懷疑。

綜上所述，我們通過“破”、“立”兩方面的論證都可

以推出才旺仁增堪布飛升入空的事實。當一件事實擺在你的面前，而且有多人現量親睹、親聞了它的存在；另外還有大量的可靠的推理依據也一併擺在你面前，而你又根本無力推翻這些推理時，接受或不接受這一事實的存在就全看你個人當下的選擇。

從小到大，我們接受過各種各樣的理論、思想、思維模式、價值尺度、判斷準繩……，不過就是沒有系統接受過佛教的正面教育。所以大家可能會對飛身成就之類的說法充滿好奇、疑惑、不解，這都沒有關係，重要的是從今往後應學會一條基本的待人、處世、應物乃至對待時空、宇宙、未知真理與信仰的原則：重要的是運用自己的頭腦，拋開一切無論外顯多麼顛撲不破的公理、定則，換一個角度認真去看、重新再思。世界很大，而我們的所知其實甚少。在這種情境下，一個智者似乎不應該拒絕佛教的思想滲透。放下別人灌輸給你的佛教印象，在一個因緣聚合的契機引領下，試著打開對佛教禁閉已久的思想天窗，接納一點新鮮而別樣的陽光吧。

至於堪布飛升的理由，以藏傳佛教的觀點來看其實很容易解釋。因藏密認為，每個人都有三種身體——粗身、細身、極細身。只要能把細身的功能開發出來，人就可以在沒有任何飛行器幫助的情況下自由翱翔於天地之間。特別是在密宗修行者中，能夠任意飛旋的人從古至今都代不乏

人。而且密法還認為，若未能成就虹光身，僅僅只是打開了細身之功能而能上下飛升，這並不是多麼了不得的究竟成就，只能算作一種境界不是很高的共同成就而已。

百餘年前，萊特兄弟以自己發明的飛機而圓了人類幾千年來一直縈繞於心的欲與天公試比高的夢想。但近百年的飛行史卻讓人類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了一個事實：我們越是借助於日益更新的現代飛行器材，就越離純粹依靠自身而與天地共遊舞的目標漸遠。面對極端精密而複雜的航空、航太設備，人們開發自身本具的細身、極細身功能的欲望將越來越淡漠。當今時代確實是一個高科技的時代，但高度發達的科技反而讓我們愈發地不自在起來。在自己創造出的物質文明面前，我們的自豪感、成就感、主人感全部蕩然無存，大家都在貪欲的慣性驅使下，自覺不自覺地淪為物欲的奴隸。當我們拜倒在科技的光環中時，有誰還會意識到心性本有的萬德莊嚴呢？

而藏密的修行人卻專注於發展自己內在的力量，因而當他們自由自在地暢遊在藍天白雲間時，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輔助設施，一切都源自自身，因此一切都是那麼得隨心所欲。這方面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密勒日巴尊者，有興趣的讀者可在他的傳記中讀到這位大成就者精彩絕倫的飛行事例。

真正的自在絕不需要仰賴外在的所有幫助，這種幫助

往往會演變成對自身的一種束縛。而令人振奮的是，佛教認為人人都有，並皆可開掘出這種能讓自己完全擺脫一切身內、身外束縛的潛能。才旺仁增堪布只是在特殊條件下示現了這一潛能的特殊利用方式，如果全世界六十億人都能按照佛陀的教導次第開發自身本具的細身、極細身功能，則六十億人都可得到自由飛行乃至最終極的解脫自在。

既然人人都渴望擁有幸福的生活、自在的身心、灑脫的情懷、和平的生存環境，而人類自從有文明史以來，所有通向幸福人生的探索都揭示出一條普遍真理：把這種美滿的人類理想完全建築在身外的物質生產與追求上是根本行不通的。既如此，那就不要再可憐巴巴地甘願充當外物的奴隸了，此時為何不能把心轉向自己的心內世界呢？

人類沒有任何理由拒絕、壓抑能使自己得到自由的方法、潛能，除非這個世界上的人都心甘情願作別人或物欲的工具。才旺仁增堪布以自身的修證打開了通向自由境界的大門，作為後來者，是沿著他的足跡跟上或者繼續待在自我蒙蔽的暗室中隨順度日，決定在你，最終的結局也取決於你現在的選擇與努力方向。

門色仁波切傳記

◎向久伽造／撰文



門 色 恩 師 祈 請 文

唉瑪伙！

三學清淨聖僧戒海寶，

博聞廣識慧光除迷暗，

無垢光之加被心中升，

修持立斷頓超盡證悟。

至尊具德上師虔祈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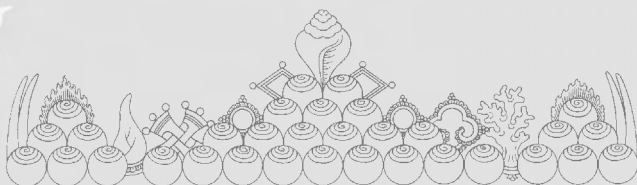
生生世世悲憫賜攝持，

有緣弟子究竟四道相，

結緣衆生接引蓮士國。

此祈請偈，由於有緣諸弟子呈現第二寶（白銀）及阿喜哈達等貴重物所祈求而自命曰也。

（此偈為眾弟子再三懇請，恩師大發慈悲，親口述造，堪為殊勝。故摘錄於此，後世有緣信眾應以恭敬心誠心修誦，祈求加持、攝護。）



序 言

南無咕汝達摩嚧納亞 (NA MO GU RU DA MO
GHA NA YA；意譯：頂禮除迷上師)。

無比恩德大堪布金剛總持門色法王仁波切，法號戒海，美名聞世，獲得至高的尊敬與信任。這是因為恩師以平凡人的示現，長期苦修殊勝法門密乘大圓滿法界心要，即身成就最高佛果位——普賢王如來。

我深信恩師的本性空勝義與原始依怙主普賢金剛持無二無別，早已在法界得大自在、大覺悟，遠離戲論，具六差別法的法身相。然而，俗諦淨與不淨化機中，本性光明智慧之力，使自現身語意莊嚴圓滿，具五決定的報身相，以及他現大悲普照的化身相。

有關恩師的外內密功德猶如大海般深廣。此三密功德唯有佛知，十地菩薩也難以講明，何況凡人。故僅把恩師於濁時為難以度化之眾生示現善知識相，傳授密乘無上瑜伽普賢心要大圓滿，弘法利生等諸弟子



的所見所聞，以簡要的、真實的傳記形式撰寫成此文。望諸位朋友通過閱讀，了知恩師的功德，對上師三寶生起淨信心，並願更多信眾得到恩師的加持。

覺海（向久伽造）

藏曆虎年六月初十（1998.8.2）

首行善 諸聖尊的授記

釋迦牟尼佛在《般若三百頌》中云：“未來最後五百年，佛教衰微時期，要出現大菩薩持戒者、具德者及開發智慧者。”《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中也寫到：“佛法在世上，濁時衰落期，應化僧伽王，無疑要出現。”如此等等經典及續部裡授記恩師及同等的善知識即是佛菩薩的應化身。

《經部·密意集會經》中寫到：“無上心要成就因，聰慧過人賢聖王，迷者渴求妙嚮導，消除迷暗妙燈寶。”這就是說恩師是無上心要金剛乘的依怙主、消除眾生迷惑的除迷上師（“除迷”即恩師的名號）。

蓮花生大士在《國王箴》中記：“釋迦國土多麥地區中，修習了義密乘瑜伽士，持明禪師解脫光出現，密乘法脈北方得弘揚。”這裡講到恩師的出生地點多麥、修持密乘大圓滿法門、號稱瑜伽士解脫光上師（“解脫光”與“除迷”是同義詞）、把密乘大圓滿法門從北方果洛發揚光大等授記都很明確。

多珠根桑賢遍尊者寫的《預言》中記：“黃河上游達日山腳下，無垢光的化身將出生，佛法心要明亮之正士。”這裡就講到了恩師的誕生地點是達日熱查曲莫聖山的附近、此生是遍知者無垢光尊者的轉世、主要事業是弘揚佛法心要

大圓滿等。“明亮”與“除迷”均是太陽的異名，因此亦暗中指出了恩師的名號。

格桑·尼瑪伏藏大師在《淨相吉祥寶瓶》中記有恩師的值年屬相是龍，並對弘揚佛法、利益眾生的事業功德記得很明確：“下方夏鼓（龍的異名）響起美妙聲，此時眾生幸福與快樂。”阿布伏藏師（巴吾曲英多吉）記：“尼科上游示現無量光化身，誰若與他結緣往生極樂國。”另外還有授記說恩師是月光大菩薩、聖者彌勒、益西措嘉空行母、噶·當巴德西尊者等的轉世。賢哲們對恩師的這些授記讚頌，我均親眼目睹。

正行善 轉三法輪圓滿二利

第一布施度 示現應化身

大日如來雙手持鉢，鉢中的香水上開有二十五朵蓮花，其中第十三朵意之意——三千大千世界百個俱胝之中，南瞻部洲的中央，被稱為賢劫千佛成就聖地金剛座的北方雪域分為：上阿里三部，中衛藏四翼，下朵甘思六岡。上師的出生地點位於六岡之一的馬雜岡境內（即黃河以南至雅龍江上游以東地區）。在黃河右側的達日熱查曲莫神山山腳下，有一戶中等資產的牧民，原是安多偶拉納德人，遷到果洛阿穹康沙後，再遷到旺青紅科。因為他們是從康沙遷到此地的，故當地人都稱之為“康沙家”。這家人的種族是紫“董”，姓氏為花“林”，家中有位勇敢的受大家尊敬的大丈夫，他在佛法與世間法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他就是恩師的父親，名字叫林·俄洛（人們稱之為康沙俄洛）。在果洛三布木之一的旺青布木氏珠肖·西穹家族中，有一個美麗的女兒叫西穹薩·札西吉，她就是恩師的母親，是一位善良賢淑的空行母。這對夫婦於第十五勝生周火龍年孟冬三十日生了一個可愛的寶貝兒子，他就是門色恩師。父親依據生日為孩子賜名郎博（LAM BO；意譯：晦，天盡日，即三十日，也有天士之意）。恩師誕生時出現了很多奇特的吉祥徵象。如湯餅筵期間，在場的親朋好友均看見帳篷上出現了彩虹與光芒。天空中響起了法螺聲，嬰兒的頭頂上也發出了白光。恩

師長大後，晚上在禪定時，有幾位清淨的信徒曾看見恩師修持的帳篷裡像白天一樣明亮。恩師誕生那天，賢哲勇須喇嘛（松卻多吉）專程而來，認定恩師是遍知無垢光尊者的轉世靈童，並授記：“消除眾生心裡無明的大士”，還賜名為門色（MUN SEL；意譯：除迷）。

第二持戒度 出家聞思

七歲時，恩師拜色須·曲古喇嘛為師，求學藏文，很快學會讀寫。恩師從小就有慈悲心，從不殺生，喜歡出家，不愛放逸，人們很敬佩他。由於恩師身材魁梧，長相英俊，人們暱稱他為康沙·班亞瑪，意為康沙家的美男子。

十五歲時，恩師於達日色青聖地，在一切有法部戒律祖師、大和尚靜命法師的繼承者——律師江巴嘉措堪布為首的僧眾前，剃度出家，法號為圖旦·慈誠嘉措·巴桑波，意即佛法·戒海·賢德。受戒後，恩師持戒如同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對三十三種戒律從不違犯。由於戒律清淨，成了持戒者的榜樣。

在律師江巴嘉措堪布處，恩師還得到了大圓滿法界心要前行及破瓦法的傳承，並修習了五加行。恩師進入查朗寺的佛學院後，學習了幾部經論。他學習認真刻苦，對經論的理義很快就能透徹領悟。大家對他的智慧非凡、聰明

過人，都感到驚訝，讚歎不已。

一天，堪布對恩師說：“你應該去噶陀寺佛學院求學。這樣有助於弘揚佛法，普渡眾生。”於是恩師就決定前往噶陀寺。恩師到達噶陀寺時，剛好遇上局·米滂仁波切的《文殊續儀軌》大法會。法會的主持是蔣揚欽哲·秋吉羅卓仁波切。恩師也參加了法會，並在噶陀寺傳戒時，從親教師及軌範師等具數僧寶處，圓滿受得近圓戒。恩師受得戒律後，對《毗奈耶經》所說二百五十三條戒均守持清淨，連細微的惡作也從未犯過。大家都稱讚他為“持戒王”（為DOM ZHON GYAL BO；音譯：東贊吉波）。

進入噶陀寺講修院（佛學院）後，恩師依止了在任法師果查·鄔堅旦批大堪布，並得到了顯密經典“心領神會”（聞）數百篇、“生起定見”（思）二十五篇、“掃除疑惑”（修）五篇。這些聞、思、修的內容，均是講修院規定必須講修並要求學員努力學習、精進修持的課程。

在講修院裡，恩師尊法守戒，從不放逸無度，在學習顯密經典方面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廣聞博學，聰慧無雙，成了鄔堅旦批大堪布的大弟子。在講修院開的呈獻“成績供雲”法會上，幾百個學員當中，唯獨恩師獲得了“最精通顯密經論”的表彰獎勵，並由蔣揚欽哲·秋吉羅卓仁波切獻上哈達，授予堪布學位。

恩師在給眾多弟子傳法時，嚴肅地告訴我們說：“我的傳承是局·米滂仁波切親口傳授給格巴堪布，格巴堪布無謬誤、無增減地傳予鄔堅旦批，鄔堅旦批毫無保留地傳給了我，我也像以一盞燈點燃另一盞燈一樣傳給我的弟子們。鄔堅旦批大堪布曾說：‘此講解沒有自造臆說及順從他言，傳承清淨。因此不必羨慕別的講解。’現在局·米滂仁波切的巨作經論親口傳授而無誤不亂的傳承，唯我一人獨有。”

聖者貝瑪拉密札成就者曾發願：每過一百年，我的化身將到人間來，整頓弘揚大圓滿法界心要這一法門。如願顯示的貝瑪拉密札化身——大堪布根切·阿嘎旺波仁波切親臨了噶陀寺，為有緣信眾傳法灌頂《精義四支》及《七寶藏》。恩師也得到了這一傳承，並對阿嘎旺波仁波切生起了如同對佛祖一心嚮往、決無動搖之信心，祈求攝受和傳授大圓滿。阿嘎旺波仁波切早已明瞭他的根器及因緣，欣然同意收他為徒及傳大圓滿法，並且說：“噶陀聖地曾成就虹化者數十萬位，此地傳法是個好地點。”可由於法會期間人太多了，一直沒有時間傳法。當恩師再次求法時，阿嘎旺波仁波切親切地說：“現在這裡沒時間傳法，你到紐修圓林來吧。《空行要旨》中對紐修圓林有授記：‘光明皎潔的雪山之東，青鐵箱燃燒一樣的上區，一頭野犛牛暈睡似的背座上，……’此聖地比其他聖地更為殊勝，因為它對弘揚佛法、利益眾生有很好的生起因緣。”並親自

到噶陀寺為恩師請示，得到同意才讓恩師前往紐修圓林。

恩師到了紐修圓林，依止阿嘎旺波仁波切為根本上師，對上師的信心圓滿具足，認為上師的每一個動作都是為度化我等眾生之行為；上師的每一句話都是教誡我等眾生能走上解脫之道的教導，並以“三歡喜”供養上師，如此信心，直至圓寂，從未退轉。

大圓滿法界心要（龍欽寧體）的竅訣、舊譯密乘（寧瑪巴）持明傳承，是由無畏洲至尊傳給查瑪喇嘛吉美·嘉維紐固，吉美·嘉維紐固又傳給札威巴珠·烏金·吉美秋吉旺波，札·巴珠傳給紐修·龍多旦比尼瑪，龍多旦比尼瑪傳給根切·阿嘎旺波仁波切，阿嘎旺波仁波切傳授給門色恩師。此傳承是口耳傳承，堪為殊勝清淨。恩師得到傳承後，樹立無上密乘的正見，領悟了本性、體性、悲心就像火與熱一般，無二無別，證悟勝義空性，戲論之苦從內心消失，並把修證中的體會、境界、悟心向阿嘎旺波仁波切匯報，讓自己的上師確定認可。

恩師稟呈阿嘎旺波仁波切說：“以前在講修院時，學員們組織到吉江岡遊覽。當時邀請了格則·吉美旦巴郎傑仁波切。我一見到格則·吉美旦巴郎傑仁波切，一切心及心所緣全部停頓，在智慧與空性雙運無為造境相沾染的境界中安住了片刻。”阿嘎旺波仁波切聽到後說：“這叫頓悟見智慧。格則依怙主是你的有緣上師，可是在這世我就成了你的

根本上師。”

一次，門色恩師外出化緣，當天沒回到住處。師兄弟們都十分擔心，告訴了阿嘎旺波上師。上師出禪定後說：“有熱瑪德護法（即欸嘎札第護密天母）在保護著他，沒事。”就像這樣，熱瑪德護法時時刻刻都在護持著恩師。

阿嘎旺波仁波切還給門色恩師傳了《智慧上師》，依照此儀軌，作了生死與涅槃的區分；並傳了空性“徹卻”（立斷）、任運“脫噶”（頓超）（即大圓滿法界心要阿底瑜伽最高二法門）。

經過幾年的修持，門色恩師將要回到自己的家鄉果洛紅科。在離開上師的前一天，如當年釋迦牟尼佛給大迦葉尊者讓一半座墊，交付律經並認定為第一代付法藏師般，阿嘎旺波上師叫弟子們在法會中，砌起泥土法座，讓門色恩師上座，當眾授予“佛法心要大圓滿傳承法太子”之位，並勉勵教誨，讚美功德，撒吉祥花。後來，門色恩師在無修光明苑給我們傳大圓滿法界心要時說：“阿嘎旺波上師讓我坐泥土法座，是早已想到我將要為大圓滿法界心要作點有益之事的緣故。”

門色恩師除依止阿嘎旺波仁波切為根本上師外，還在夏札·貝瑪赤勒嘉措仁波切處得到《經、幻、心三部》、《大寶藏》、《超越普賢旨》等諸多大圓滿經典的灌頂和傳

承；在局·烏金旦真仁波切處得到《大藏經》傳承；在噶陀文波·赤城圓旦伽造處得到《靜猛八大行法》、《上師意集》、《金剛橛》等傳承灌頂；在森日噶貝瑪·土吉旺曲處得到《傑珍心要》灌頂傳承；在果洛思卡爾·西拉處得到《十七續部》及《龍色大講解》傳承；在可北·次仁堪布處得到《都·龍》灌頂；在蔣揚欽哲·秋吉羅卓仁波切處得到《三部原始心》傳承；在多吉札堆處得到《新伏藏》灌頂；在林喇·曲吉多吉和珠旺·向巴曲真等處也得到了灌頂傳承。總的來說，門色恩師的聞法上師有上百位，各教派的灌頂傳承亦皆得到。

第三忍辱度 轉違緣為增上緣

正當門色恩師聞思深如大海的佛法經續竅訣並精進修持的時候，眾生共同的惡業成熟，受因果報，由業力引發的不淨相，令整個藏區經歷了一場大的事變，佛法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毀壞。三寶威望降低，許多高僧大德、知識份子、官員、富戶等上層人士被關進監獄。那些不懂因果的可憐人，鬼使神差般的把關在監獄裡跟他們無怨無仇的人們毆打上刑。門色恩師雖然沒有什麼財物、官職，也沒有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但由於是知識份子、大喇嘛，故也被關進了監獄，被批鬥、毆打、上刑等，受盡折磨。然而，恩師對損害他的那些可憐人不但生惱怒、惡念，而且樂意地承受他們的罪業，把自己的功德以無緣空性見迴向予他們，並發願一切好

與壞的結緣者都可霑法益，得到好果報。

恩師在縣、州的監獄裡過了一年多，就被送到了西寧磚瓦廠“勞動改造”。當時的判決是終身監禁。那段時期，所有的犯人都處於饑寒、困苦之境況之中，門色恩師也不例外。雖身處困境，恩師卻時刻不忘修持。“特別是被關進黑牢，這對於一個修行者來說是最好的閉關房。我還得感謝監獄管理人員。”這句話是後來恩師給弟子們傳法的時候所講的。在獄中修持大圓滿法界心要，恩師證得了樂與苦、淨與不淨無二無別。在獄中，有的犯人由於疲勞過度和饑寒難耐而夭亡；有的由於饑餓寒冷至極，放聲痛哭，呻吟求救。面對如此痛苦的人們，恩師慈悲地把自己的那份囚食分給他們，自己幾十天不吃不喝。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他不是一個凡人。由於困苦與饑餓，監獄裡的人都變得面容憔悴、枯瘦無力。恩師的身體也一天一天地變得消瘦了，雙腳還發炎、潰爛。此時恩師萌生了示現圓寂的念頭，可在禪修中親見了與光明合成一體的阿嘎旺波仁波切智慧相，阿嘎旺波仁波切安慰說：“為了弘揚佛法，利益眾生，再困難也得活下去。你還有傳授大圓滿法界心要的機緣。你要答應我，承擔這一弘揚佛法的責任，因為你是我傳承的唯一繼承人。”並當即賜予三密相應的心印傳承。“從那以後，我傳法時，均有殊勝的加持力，就是這個緣故。”這是恩師親口告訴我的。事實上，在恩師傳法時，弟子不論賢愚，只要通過禪定加持，都可與恩

師心心相應，無二無別。也就是說，在恩師的加持力下，弟子證悟的境界也與恩師等同，實是殊勝。

從此以後，恩師在監獄裡經常進行秘密薈供。每次秘密薈供時，都得到阿嘎旺波仁波切的智慧加持。每天傍晚，護法、空行把薈供供品送到監獄裡。從此，恩師不用飲食也使身體越來越好。監獄裡其他人也嚐到了一種很特別的美味，沒有了饑餓、痛苦的感覺。同獄人和獄卒都感到上師的成就非同一般，因而開始生起了恭敬心和淨信心，想方設法前來求法。勞教廠裡各教派的一些堪布、珠古、阿啦和伏藏師們在這段特殊因緣中得到了大圓滿法界心要的傳承。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同獄中有一位漢族老人，他原是地主，因為家破人亡，自己又深受牢獄之苦，於是毅然放下了一切世俗之緣，具足了出離心及對恩師的淨信心，在恩師面前求得了大圓滿法界心要的竅訣，從此一心精進修持，直至圓寂，成就了虹化身真果。此事為我的一位師兄親眼所見，並講給我聽。

第四精進度 講授、修證、事業功德

門色恩師為培植一切眾生的福田，通過見、聞、思、觸得成佛果，大發淨願，為弘法利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紅科“帳篷寺”時，恩師建立了佛學院，並擔任了二十多年佛學院的堪布。恩師注重講解局·米滂仁波切親口

傳述的舊譯宗派竅訣。這些竅訣是不與其他宗派混雜的哲理的總匯；是三察清淨的言教；是破非立是、於所有事物情理之中皆存的自宗。此外，恩師還在佛學院裡教授了不共文化顯密經論及共同文化因明學、聲明學等，直到被關進監獄。

經過了二十二年獄中生活，終於真相大白，得以平反。平反後恩師返回了故鄉果洛，居住在尼科河上游一個僅容一人的小帳篷裡，給有緣弟子們教授共同顯密經論並傳授不共同大圓滿法界心要竅訣。

為了更好地弘揚、教證佛法，使更多的有緣弟子得聞佛法，恩師決定建一座寺院。建寺的地點也正好有記：“阿瓦雙龍合喜處，未來宏法道場門。”這話是覺巴·白才成就者在很早前說的。在尼科兩河交匯的地方，有一塊大草坪，名叫英千塘。此地曾被稱為“法輪蓮苑”，與覺巴·白才成就者所說的地方相契合。恩師通過化緣募捐，於第十六勝生周木鼠年，建立了能依所依——紅科寺大殿，命名為吉祥法輪洲，並任命弟子、伏藏師格爾勒·德衛多吉為住持。接著還建起了講修院（包括講授院、修持院）。講授院由旦巴達吉擔任堪布，招收了五十多位年青僧人，給他們傳授榮（法妙尊者）、龍（無垢光尊者）二位遍知者的經論精髓。恩師還特別注重講解局·米滂仁波切著的《中觀》及《因明》兩部論注。而在修持院裡，每期則安排十位喇

嘛進行為期一年的閉關專修。門色恩師親自給他們傳大圓滿法界心要，以《上師持明意集》、《本尊大悲觀自在》及《空行大樂王母》等儀軌進行“近、修、業”的特有修持。

每逢“初十”和“九施子”等節日，集中上、下紅科的幾百僧眾召開法會。

每年的夏季，恩師均按照佛教的根本律經三事儀軌，定前夏三個月為“結夏安居”，並在此吉祥安居期間，為寺內的弟子授沙彌、比丘戒律。

位於寺院的上側有一塊平壩，取名為“無修光明苑”。在那裡，恩師建立了以表“三身”的三處法營。幾位弟子還建造了一座小禪房，以便恩師住在這裡為各地來的求法者傳法灌頂。對求大圓滿法界心要法門的弟子，先按大圓滿前行儀軌《普賢上師言教》及《普賢上師言教講義》的要求，首先修心百日（閉關專修一百天四種轉心法等共同加行），接著修習五加行（五個“十萬”，修積福懺罪），經過考證合格才傳授正行。考證不合格的需重新修習五加行直到合格才傳授正行。門色恩師對弟子們要求嚴格是出了名的，對傳法就更嚴謹，每次傳法都是很有次序、很仔細地進行。得受正行的弟子們，必須用幾年時間修持徹卻，經過考證，才可獲得《智慧上師》的灌頂和傳承，實修脫噶，認識中陰間，區分生死和涅槃。

由於恩師法脈清淨、智慧如海、傳法嚴謹，因而吸引了不少一心求得正法的有緣弟子紛紛前來求法。門色恩師針對這些各地前來求法弟子的因緣、根器，以局·米滂仁波切著的《真悟寶燈》、《釋量論》、《真事慧劍》、《中觀莊嚴論注》等著作為理論基礎，運用深入淺出的哲理以及自己智慧的辯才、推理給予教授。凡得恩師教誨的大部分弟子，均可消除惡慢，生起恭敬心和虔信心，樹立正知正見，契入佛道。

門色恩師的事業功德圓滿無礙，美名遠播。然而有些對宗派執有偏見的人，卻想方設法地對恩師進行誹謗、攻擊、損害。那時有一種詛咒邪術，它是通過把詛咒物壓在泥土裡，並修持詛咒邪術儀軌，傷害他們要攻擊的對象。當時，在達日紅土和桑赤二地，門色恩師定中發現了別人針對他的詛咒物，於是通過修持金剛橛儀軌以阻止詛咒。當要挖掘詛咒物的時候，空中雷電交加，邪魔力量很大，可是由於恩師所作的一切事業功德都是如理如法而行的佛法行為，故再凶的邪魔也傷害不了他一根毫毛。恩師自始至終安然無事。從中也可看出恩師修持的成就以及神通非同一般。

再有一次，當地的一位老太婆瘋了，獨自跑到外面去，幾天後才被找回來。家人把她送到門色恩師那裡祈求加持，以消除病魔。老太婆一見到恩師就馬上昏倒在地，

不省人事。蘇醒過來後，神志已完全恢復正常。這是大圓滿的正見，是菩提心的威力，不用進行驅魔送鬼活動，自然得效應。

還有一次，恩師為瓦須·曲雄貢一家修誦長壽佛儀軌時，顛器裡的長壽甘露沸騰起來。在場的僧眾都親眼目睹，均為恩師修持的成就而歎服。類似這些可以體現恩師修持成就、神通的事蹟很多，在這裡就不一一述說了。

恩師如理教誡，如法傳授，如實修持，使佛法得到了弘揚，成為名符其實的大圓滿法界心要的法王。在他身邊有很多寧瑪巴、噶舉巴、覺囊巴及格丹巴等不同教派的弟子。其中有一批如星群裡的月亮般成績品行優秀、修持成就傑出的大弟子。這裡略舉幾位我所熟悉的大德：旦巴達吉堪布、貝瑪洛珠老堪布、蔣揚吉贊堪布、旦真桑波堪布、葛爾·根卻嘉措仁波切、珠旺·貢布仁波切、夏札·吉美洛珠、格則·吉美旦巴吉贊、嘎爾旺尼瑪、林喇·央珠·朵達曲央多吉、絨它·蔣揚旦孜、格爾勒·德衛多吉、曲珠·索郎旺波、洛次堪布、瑪珠·曲吉尼瑪、益西老堪布、吉美旺修堪布、多昂旦比尼瑪、札西珍瑪空行母及阿克吉爾可等等。這些大弟子中，有的是寶座上的金剛上師；有的是持三藏的堪布；有的是寶幢下的珠古；有的是蓮花生的法太子伏藏師。除此之外，還有像曲英那樣獨居山上修持的遁世者；有像貝瑪一樣的老居士；有像貝洛一樣的遊方者；還有匈牙利人圖

旦卻真、漢人曲英讓卓等等。他們均得到了恩師口耳傳承的竅訣。恩師曾講解、傳授、灌頂《智慧上師》（十五次）、《七寶藏》（二次）、《文殊續部儀軌》（五次）、局·米滂仁波切著的《原始心三類》（二次）、素波·旦達爾尊者著的《功德藏注解》（一次）。另外，恩師還為幾十萬有緣僧俗信眾傳授灌頂了《極樂世界修行儀軌》（三次），每年傳授龍色寧波破瓦法（遷識法），並共同修證；還為不同根器的弟子傳授了各種相應的法門。就這樣，門色恩師長住於此道場弘揚佛法，特別是使無上大圓滿法界心要這一法門發揚光大。

恩師一生清貧，從不蓄財，並沒給任何人留下遺產。可是他卻給眾生留下無價之寶——法本。他的心血之作有：在西寧獄中為了不失傳阿嘎旺波仁波切的口耳傳承所寫的《口耳傳承筆記》（可是在找到阿嘎旺波仁波切的親手筆記後，他便將自己的筆記用於火供）、無畏洲至尊的《中有發願·旨海》（概要和注釋）、《不動佛修誦儀軌》、《文殊祈請偈》、《遷識法儀軌》及弟子們整理出來的《教誡真實恩師語開示錄》等等。這些著作，均言語精要、易學好懂，令閱讀、學習者很快領悟教誡，對治自己的過失。見聞者都會自然而然對佛法生起正信心。

第五禪定度 無戲論瑜伽

門色恩師從小就以“噶當十種至寶”作為嚴以律己的守則，並牢記於心。幾十年來，他常顯古薩里（乞丐）之相，聞思的主旨就是修習。通過長期苦修，恩師證悟明智使自心解脫和慈悲使他心解脫之道，得任運自在。

二十五歲時，門色恩師在阿嘎旺波仁波切前聞受大圓滿法界心要竅訣後，就一直不分晝夜地專修徹卻。在札拉寺夏札·貝瑪赤勒嘉措處受《大寶藏》灌頂時，其他受法弟子各自在夏札仁波切前發願閉關進修三根本。當門色恩師正要發願時，夏札仁波切卻對他說：“你的脫噶觀修很好，就專修脫噶七年吧。”於是恩師就應願而往“陀岡”山塢和“華青”白岩等幽靜處，完全放棄身語意的九品事情，專修脫噶。事變後被送往監獄的路上，門色恩師乘坐囚車到達青海湖時，湖中發出一束白光，直射到恩師心中。車內眾人均親眼看見。

門色恩師被關進西寧磚瓦廠時，常於一棵老柳樹下靜坐觀修，把監獄當做閉關房，十八年來從不間斷地修持大圓滿法界心要竅訣，使之熟練通達。後來在法輪蓮苑道場給弟子們傳法期間，恩師仍堅持每天修習“四座瑜伽”，循序漸進地懂得、熟練、領悟十地五道的功德。

恩師常教導我們說：“你們求得大圓滿法界心要竅訣

後，修習的時間短得像小鳥喝水過程中抬頭般；又整天東奔西跑，被散漫放逸佔去了大部分時間。雖然所修的法是大圓滿的法，但仍不算是大圓滿的修行者。如果這樣做，就不會得到解脫之果，這是千真萬確的。所以說，你們應該把‘世間法’與‘佛法’的事業全都放下來，堅持不分晝夜地專心修習大圓滿，不要錯過可以修行的機會。否則，就算得到再好的法門和找到最好的上師也沒有用。請記住我門色說的這些話吧！”“還有，老喇嘛也好，老僧人也好，不管自己的地位高低，千萬不要太貪財。太多的財物會讓你自討苦吃，心生不安！”如此等等。恩師歷來是言傳身教。他自己從十九歲起，就發願不收死者的財物，從來不把灌頂傳法當“商品”作買賣。幾十年來傳法灌頂所收的供養，全用來供養布施。在重建桑耶寺時，恩師除了把所有的九眼珠、珊瑚等寶物捐獻出來外，還捐獻了十萬元人民幣作為桑耶寺佛學院的教學基金。此外，在紐修園林木刻阿嘎旺波仁波切的著作全集時，恩師捐獻了四萬多元人民幣作為木刻經費；維修噶陀寺時也捐獻了珊瑚、松耳石等寶物一批；佛像、經典等均獻予紅科寺。總的來說，恩師一生過著清苦的貧僧生活，可他卻是精神最富有、生活得最自在的一位無戲論瑜伽士。

第六智慧度 具足智力、圓滿四相

門色恩師得到密乘大圓滿正行的傳承後，經過五十多年修證而得有學乃至無學之所有道相，圓滿具足。恩師給弟子們傳授《智慧上師》的“四相”時說：“首先是法性現前相，接著就是證悟增長相，這時小明點及明點遍滿了整個山川，不專注也依然看得見，再薰修熟練後，傍晚也同樣看到。這徵象在續部經典中就叫‘狼眼’。再長期禪修後，漸顯頂髻，上半身至普賢王如來的全身（單身）相，雙手定印上有一黑圓點。這圓點上升變成普賢王佛母的頭，直至顯出雙身相及靜忿應化身等不可思議的外內密明智如量相，乃至最後什麼相也沒有了。可是，有一些在修大圓滿的人，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大圓滿，因為他還沒有把握徹卻之見，就觀起脫噶來了，說什麼‘一觀就見到佛菩薩的身相’、‘所有對境即是明點’，像這樣類似的話很多，但是立斷立不了斷，超越亦超越不起來。這根本不是明智如量相。唯有精進的持戒者才有資格觀脫噶。因此才會觀出法性現前相、證悟增長相乃至四相。除了極個別人外，世上難逢頓時觀四相者。有的人觀出一尊佛相漸漸出現，就覺得自己已有明智如量相的境界，則是自己騙自己的大騙子！”當時在場聞法的弟子們聽後，都明白到：智慧的本性具三身，修道過程中需要常練成熟、究竟完全，才可得到成就之果，與智慧如量相的一切徵象契合。我當時得聞此法寶後，也就知道了恩師是位具足明智如量相的成就者。正如《明燈續》中所說：“沒有晝夜

之分別，此是熟練達標準；一切現象則佛相，此為堅定智慧相”。《應成續》中也說到：“所有圓滿色身，皆是雙身顯現，父母五雙合印，圓形周邊明點，瑜伽光身現象，來去住境之相，則為明智如量。” 這些徵象皆與恩師所證四相之境界相符。

門色恩師四相圓滿，淨相之境也圓融無礙。如修誦“不動佛儀軌”時，就親臨東方妙喜佛國，面見不動佛。修誦“文殊獅子吼心咒”一千萬遍後，親見文殊菩薩。修持《上師·明點印》一千萬遍後，見無垢光尊者。修誦三根本時，見本尊成就。修護法時，護法、空行均誓諾應辦所囑託之事。如此等等之淨相極多，不可思議。但恩師是位隱居獨修的瑜伽行者，很少講自己的功德，因此我也無法多寫。總的來說，恩師是位具足智力、圓滿四相、事業功德不可思議的大圓滿成就者。他的成就是凡人難以想象和難以表達的。唯願閱讀此傳記的諸位有緣各自用心領悟。

結行善 色身攝回法界

第十七勝生周水雞年二月六日，門色恩師召集諸弟子到身邊，跟大家說：“我將要離開這個世界，與您們分別，請不要痛苦。我要與無垢光尊者的智力等同，您們應該感到高興才對。”說畢，就開始給在場的弟子們摩頂，並誦願詞道：“具足功德上師解脫相，雖一剎那亦不生邪見，恭敬勝解所作見皆善，祈願上師加持心相契。”還給沒得到正行的幾位弟子傳了正行。然後把大弟子旦巴達吉堪布叫到身邊說：“你要主持我這道場。”這時有幾位弟子問道：“恩師有轉世化身嗎？請求恩師您親自認定授記吧。”恩師說：“我不知道是否有轉世，但有一本卦術書《明說善惡果算》中記有：‘下世生在東南方向間，漢藏聚眾擲骰娛樂場，商賈種族富足資產家，五個兒子之中有智慧，弘揚佛法利益有情故，莊嚴色身再次顯人相，教證佛法太陽般發光，三域無雙所化皆得渡，他與像他這樣的大德，隨願受生不定變化身，輪迴不空化身亦不斷。’想找我的轉世，就按此卦中術語去找吧！”說著恩師就把這本卦術書交予旦巴達吉堪布，還給弟子們講了重要的教誡。

正當門色恩師準備入定，把色身攝回法界之時，以旦巴達吉、阿扣吉爾可為首的諸弟子，忍不住心中悲痛，跪在恩師面前哭著說：“祈求恩師常住世，轉法輪。”在一片哭叫聲中，有一位弟子叫道：“如果上師真的要走，就把我們

也帶走吧！”看到弟子們如此痛苦和虔誠地祈請、哭叫，恩師大發慈悲，答應大家的祈求，決定再住世一段時間。當天晚上，護法神欽嘎札第、曷呼拉及單間多吉列巴也求恩師住世，並答應給恩師呈壽。另外，還有達賴·丹增嘉措送來了佛祖像及願詞文，曲英伽達老堪布派來了問候住世的信使，晉美彭措仁波切也派人來祈求常住世。在如此吉祥的生起因緣中，上師加持自己壽命，多住世了近一年時間。

那時候，恩師的右手大拇指自然顯出“嘎”字，左手大拇指自然顯出“阿”字。經典中記載道：“有阿字標記者，是前世修了佛語，至少兩世可得語金剛成就。”有一天，兩隻像鴿子般大小、羽毛很美麗的鳥飛到恩師身邊幾天不走。恩師說：“這是新母鳥。”後來，大家才知道這是空行母顯鳥相來迎接恩師。那段時間，恩師還給我們傳了法。在同年的九月中旬，恩師身體雖沒有病痛的徵象，但世俗的幻景已盡，不愛說話。弟子向他請示，他也只是模仿、重複請示的話。這恰恰印證了《應成》中寫的：“法性遍盡相，證悟相皆空，身盡根境盡，分別心亦盡，已證無言語”及《大鵬翼力》中講到的“語就像那岩中發回音，隨聲附和別人的說話”等經論裡所講徵象，證明恩師證得了法遍不可思議相。

於水雞年十二月十五日晚十時，無修光明苑禪堂裡，恩師作獅子臥把色身攝回法界。圓寂後，空中響起了法樂聲，出現了奇特的雲彩網。此時，諸弟子關閉了禪堂的門窗，並把恩師圓寂的消息保密了七天。這些時間的徵象與《續部》正符合，如云：“佛像與舍利，發光響樂聲，地震等徵象。”這些現象是圓滿成就的外徵象。當時，此地出現了響聲，發白光，無雲的空中遍滿了彩虹、明點、小明點等。因此遠方的弟子也知道上師圓寂了。

七天後，恩師的弟子、噶陀寺的大堪布貝瑪洛珠到達紅科，作了請恩師出定儀軌。為恩師遺體沐浴，穿上三法衣，持金剛鈴杵等金剛總持印，並安放在寶座上，讓諸弟子及信眾瞻仰、供養、發願共二十一天。瞻仰的人達數萬人次，分別得到了聖物、甘露丸、聖衣等，也有不少人發善願誓。紅科寺作了酥油燈、酥油花及食子等供品雲。

接著，請來了松吉澤仁仁波切、格則·吉美旦巴吉贊、蔣揚吉贊老堪布等修誦供養儀軌，並依《四業護摩》火化遺體。此時，煙霧中香味四溢，空中彩雲連網、明點作莊嚴，還發白光、發響聲等等，與《續部經典》中的徵象相符合。七天後，開靈堂時發現恩師顱骨與脊骨上有自然的靜忿佛相，五種舍利甚多。《續》裡記：“靜忿二佛顯出身相。”又記：“舍利者不毀壞，堅硬無他物滅，即得無畏佛果。”《自然現象》中寫到：“佛像舍利發光等，哪裡有了涅槃

者，哪裡就有此徵象。”這些續部寶典中所講的徵象均與恩師圓寂時期的徵象相契合。也就是說門色恩師已證得了無畏佛之果。

有不少弟子在證悟定中、夢中或淨相中，得面見恩師智慧身攝持、教誡、授記等不可思議的淨相。

隨後，在紅科寺建了一座約四米高的金銀靈塔及寶殿，還建了不少土木靈塔，在禪堂內塑了恩師的塑像等等，並請僧眾一起開光加持，一切悉皆圓滿。

門色恩師住世時曾發大願：收集密乘大圓滿《舊譯經典總匯》。身為門色恩師的弟子，我們一直以來，均按恩師的指引，組織編輯委員會，努力地進行收集工作。雖然該項工作十分艱巨，但在恩師的加被之下，收集工作已經圓滿完成，出版工作也即將完成。謹以此功德供養恩師及諸佛菩薩，並迴向予六道眾生，願一切有情證得大圓滿究竟虹身佛果位。

後 記

恩師住世時，我和幾位師兄祈請恩師講述自傳。當時，恩師慈祥的臉上顯出了喜興的神態，並以右手撫摩著我的頭頂說：“你所寫的《噶陀寺志》中的那個小傳記，寫得很好，以它作為我的傳記就可以了。”當時我們再三懇請恩師補充內容讓我們重寫傳記。在我們的一再祈求下，恩師慈悲地答應了，並把寫傳記的任務賜予我來完成。

此傳記初稿於藏曆第十七勝生周鐵豬年六月十日，在果洛阿尼瑪沁雪山聖地修行洞裡完成，後在噶陀寺幽靜的禪堂裡定稿。可是由於種種原因，傳記一直沒有問世。後來在噶陀寺夏札仁波切的請求下，在噶陀講修院阿松旦巴堪布、類烏齊噶瑪德勒喇嘛及紅科寺吉美旺修堪布等諸多金剛兄弟的鼓勵下，在昆明的蔣正恆、蔣正泰和成都的札西、貝瑪及廣東的仁增拉姆、讓卓塔新、陳孟強、楊維等的幫助下，我才完成了此傳記的編輯、翻譯及出版等工作。在此，我衷心地感謝他們給予的支援、鼓勵和幫助。

由於門色恩師不喜講述自己的功德，加上自己的文學修養不高，文中難免有不足之處。敬請讀者指正。

寫此傳記的功德，全部迴向予眾生父母。願他們依照恩師的解脫之道，修持正法，得大自在！

覺海（向久伽造）

1998.8.2 於廣東佛山南海



末法時代的 虹化大成就者

◎初機多洛仁波切／撰文

末法時代的虹化大成就者

喻梭帝！

空性法身原始基法界，顯出任運身與智慧相，
此地再顯永恆金剛身，頂禮喇嘛曲揚讓卓尊。
人生所欲世間八法棄，知足聖財莊嚴頭陀行，
避世瑜伽行者講修幢，利益有情灌頂傳承寶。
八萬四千法門之首乘，遇者解脫光明大圓滿，
心寬意安不應住之事，圓滿事業成就虹化身。
一通百通智慧登悉地，密乘金剛心要殊勝法，
具足六點不共正等覺，濁時顯示修持得正果。
空性本來寂淨無分別，無明惑故顯示習氣相，
證悟自解本性瑜伽士，功德傳記明鏡合在此。

相傳雪域藏地是觀音菩薩為弘揚佛法、教化眾生而顯現的剎土。那時雪域還沒有人類，觀音菩薩又化現出猿猴和羅剎女，兩人結合，生下了六個孩子，才使西藏有了人類。

從此，十方三世諸佛菩薩不斷顯現化身轉世為人降臨到這個神秘的剎土上，傳播佛法，利益眾生。

西元八世紀中期，文殊菩薩的化身——藏王赤松德贊迎請寂護法師、蓮花生大師來藏，才使佛法，特別是被譽為九乘教法之巔的大圓滿密法，真正在藏地紮下了根。

大圓滿密法是原始本初佛普賢王如來的心髓法門，依此法門如法精進修持者，臨終時肉身全部化為光明融歸法界，即究竟成就圓滿的果位——法、報、化三身佛。

在雪域藏地，由蓮花生大師傳授大圓滿密法之後，出現過很多臨終虹化、即身成佛的大成就者。

於此五慾橫流的末法時代，西元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藏曆土虎年七月七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龍縣魯木饒寺，又出現了一位虹化大成就者——洛桑·阿旺切則囊瓦·貝桑波。當地人稱他為阿曲喇嘛。

我這裡寫的，就是他的略傳。

第一章 基：原始本來面目中再現應化身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本已和輪迴、涅槃平等無二的本淨法界融合為一，故能任運自在地在六道中隨緣顯現各類化身，度化眾生。眾生無盡，諸佛菩薩的化身也無盡。

其實，在久遠劫前，阿曲尊者就已經成就了。他在六道顯示了很多化身之後，這一世，又因自己的願力和諸佛菩薩的加持，轉世投生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龍縣阿色溝的一戶牧民家中。父名阿特，母名呷呷。

父母結婚後，曾去找當地一個名叫加瓦江秋的成就者，詢問他們這個小家庭今後的吉凶禍福。加瓦江秋告訴他們，如果塑造一尊宗喀巴大師的像，他們家將會誕生一個能弘揚佛法、利益眾生的兒子。

藏曆第十六勝生周土馬年（西元一九一八年）四月吉祥日太陽初升時，阿曲尊者誕生於這戶善良、勤勞、虔信佛教的牧民家中。

七歲時，父母要他學習藏文，可是尊者非常頑皮，一要他讀書就假裝生病。父母拿他沒辦法，只好把他帶到初樸多吉頓都仁波切（本書作者前世——譯者注）那裡祈求加持。

初樸多吉頓都仁波切為尊者摸頂加持後說：“孩子，

好好讀書吧，你將來會成為一個能利益眾生的最好的喇嘛。”仁波切賜予尊者法名：曲揚讓卓（意為法界自然解脫）。

父母又帶他拜見了當地的俄色多吉喇嘛、堪仁波切、瓊仁波切，在這些上師、活佛處，尊者得到了大圓滿前行的傳承、教授。

蓮花生大師曾說：“外依契經行，取捨因果業；內照密宗修，二次第成就；密按阿底禪，即身成虹化。”

阿曲尊者的一生，正是遵照蓮花生大師的這一教誨，依法如是修持的。

尊者十歲時，在家鄉的魯木饒寺出家，堪布覺巴德衛尼瑪為他剃度授沙彌戒，賜法名為洛桑·阿旺切則囊瓦·白桑博。

十三歲時，尊者在寺廟裡學習經文念誦儀軌。十四歲時，進入魯木饒寺講學院學習。他聰穎過人，又嚴守沙彌戒律，深受上師、堪布和同學們的好評。

第二章 道：依甚深密法生起、圓滿二次第 聞思修

尊者在諸多具有清淨傳承的上師那裡，得到了大圓滿密法《敦都》、《龍薩》、《措日》等伏藏法生起、圓滿次第的灌頂傳承。

十六歲時，尊者得到《功德藏論》注釋、與生起次第無二的《穗》、《入佛子行》等顯密經論的教授與傳承之後，心中升起強烈的出世心和菩提心。他深深感慨：我已得暇滿人身，又出生在能聞到佛陀正法的雪域聖地，能見到與佛無二的上師，並具備修持正法的順緣，惟有終生精進實修，才不枉費此生，才能報答上師、三寶和父母眾生之恩啊。他獨自一人在僻靜的高山上閉關實修，當地藏民都讚歎道，這個才十幾歲的小喇嘛真不簡單啊。

十八歲時，尊者不分晝夜地聞思《戒律》、《中觀》、《修心一百誦》、《大幻化網》等顯密經論。

二十歲時，古查丹增仁波切和十個大德比丘一起，為尊者授予藏傳佛教下區比丘戒的傳承。從此，他嚴守比丘戒，完全放棄了世間八法（利、衰、譽、毀、稱、譏、苦、樂）。

在上師們的鼓勵下，尊者前往拉薩色拉寺依止香巴克珠、甲奔·曲則等大善知識學習經論，還在敏珠林寺學習

生起次第、圓滿次第的教法。他把所學經論用來對治內心的煩惱，徹底滌淨了狹隘的宗派觀念。

在拉薩學法時，他先後依止薩伽、格魯、噶舉、寧瑪等各教派的高僧大德為師，得到了這些教派各種密法的灌頂傳承。在十四世達賴喇嘛和其經師徹向仁波切處，尊者也得到灌頂傳承。

在此期間，色拉寺的香巴克珠上師鼓勵他前往被稱為彌勒化身的普覺·強巴仁波切處，接受藏傳佛教上區比丘戒的傳承，並告訴他，這是個很特殊緣起，將來彌勒佛到此娑婆世界成佛度化眾生時，你就是他的首座弟子。

尊者二十六歲時，因修法中的違緣障礙而身患疾病。當時，寧瑪巴大成就者敦珠法王正好在拉薩，尊者向他祈求加持，法王對他說：“你如果能修誦四十萬遍普巴金剛心咒，就可以消除修法中的一切障礙。”法王給他傳授了普巴金剛密法，還賜予他修行的資糧，安排他去卡多聖地閉關修行。當尊者修完四十萬遍普巴金剛心咒之後，疾病果然痊癒。

尊者對敦珠法王生起了強烈的虔信心，他把法王所說、所做的一切都視為與佛無二無別，他感到法王就是自己有緣的根本上師。尊者向法王祈求大圓滿密訣的灌頂傳承。法王慈悲應許，將即身成佛之法——大圓滿徹卻、脫噶的密

訣全部傳授予他。

有一天，敦珠法王叫人做了一個高於其他弟子的法座，然後把尊者和諸大弟子召集到面前，再次向眾人傳授普巴金剛密法。法王首先給尊者灌頂，對他說：“你是這個法的法主，從現在起，這個法的傳承就交付給你了。”法王把普巴金剛密法的法本和普巴金剛橛等法器賜予尊者，並請他坐在特意为他而做的法座上。

自此，尊者把普巴金剛奉為本尊精進修持，很快就生起了成就的徵象。

《根本續》曰：“聲聞、獨覺、菩薩乘，下等根器者法門，無量劫後登果地；事部、行部、瑜伽部，中等根器者法門，十六世後成就果；瑪哈、阿努、阿底乘，上等根器者法門，即生成就佛果位。”

又如偈云：“若能接受任何事情者，一切皆為快樂；若能一心嚮往佛法者，死亡也看得很輕；若能證悟不生不滅者，就沒有什麼死亡可言。”

阿曲尊者在拉薩求法圓滿之後，回到了故鄉。當時，他身上全部的財產只有一部宗喀巴大師著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和一套比丘的衣鉢。

親戚朋友們都很驚訝地說：“你在拉薩住了這麼久，怎麼連值五錢銀子的東西都沒有？”尊者笑著說：“在我

心裡，有比世間任何財寶都要珍貴、稀有的無價之寶啊。”

尊者回到魯木饒寺講學院當堪布，有幾個對各教派分別心很重的人放出風聲說：“阿曲喇嘛是新派，而我們是舊派，等著瞧吧，他會把我們這個寧瑪巴的寺廟變成格魯巴的傳承。”尊者根本沒有把這些風言風語放在心裡，他仍以視各教派教法平等無二的正見，在新龍縣的六十多座寺廟講授各教派生起、圓滿次第的教法。

他把自己在新龍、甘孜、爐霍等地講經、灌頂傳法所得的供養全部捐獻給當地的寺廟。

尊者四十一歲時，由於眾生共業所招感，佛法的傳播開始受到很大的阻礙，人們不敢公開信仰和參加各種佛教活動了，出現了“念一句咒文罰一匹馬，殺一個蟲子獎一頭牛”等等不如法的怪事。尊者和其他活佛、大喇嘛一樣，也遭到誣陷、批鬥等磨難。

尊者心裡很明白，對於這場劫難，不能怨恨任何人，這都是眾生共業所顯現的因果業報。一切歡樂、順境來源於上師的加持；種種痛苦、逆境，同樣是上師的加持。

尊者的身心時時刻刻都安住在苦樂無二，一切法本淨、本解的大圓滿境界中。

他在遭受種種打罵和批鬥時，一剎那也沒有忘失菩提心，發願要為這些因迷癡而變得瘋狂、兇暴的眾生代受種種

罪惡業報，把自己修行的功德和利益全部迴向給他們。

在艱苦的歲月裡，尊者一直沒有忘記上師、三寶；沒有忘記修持；沒有忘記弘法利生的願力。

在國家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尊者也和大家一樣，面臨著饑餓的痛苦，為了省出一點糧食供養上師，尊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兩天才吃一點糰粑，然後把省下來的糰粑全部供養給香珠克巴上師。

雖然兩天才吃一點東西，尊者仍然堅持每天磕長頭，念經修法。在此期間，他共磕大禮拜二十五萬遍，並悄悄地撰寫了五卷《普巴金剛法注釋》。他經常在人煙稀少的高山上閉關修行，還秘密地為新龍、甘孜、爐霍、札可等地堅信佛法的信眾講經傳法。

國家改革開放之後，尊者又去了很多寺廟傳法灌頂，他仍然把所得供養全部捐給當地僧眾，做為修復寺廟，佛像的費用。

六十四歲時，尊者朝拜了拉薩大昭寺，在釋迦牟尼佛像前供養了一千盞酥油燈，還供養了色拉寺、哲蚌寺、噶當寺等寺廟的僧眾。回到家鄉之後，尊者又為約兩千名僧人傳授了沙彌戒和比丘戒。

幾十年的精進實修，尊者已具足很高的證量，他經常得到諸佛菩薩的加持、護佑。有一次，他去拜見大成就者

色拉央珠，得到很多伏藏法的灌頂傳承。色拉央珠對他說：“我曾在定中親見益喜措嘉佛母，佛母說，阿曲喇嘛是三世諸佛的總集化現，現在下多康地區沒有比他更好的上師了。他修持普巴金剛的成就非常特殊、稀有，可惜他撰寫的《普巴金剛注釋》一書中沒有寫入有關護法神的催請法，所以他的心臟不太好，如果寫出來，病馬上就會好。”

尊者深為益喜措嘉佛母對自己的加持所感動，可是在《普巴金剛法注釋》中，並沒有遺漏催請法，為什麼佛母卻說書中漏寫了這個法呢？

色拉央珠仁波切笑笑說：“設關係，今晚我去烏金淨土，再問問佛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第二天，仁波切告訴尊者：“昨晚我幫你問了，益喜措嘉佛母說，是在薈供儀軌裡沒寫催請法，如果寫上，就可以利益更多的眾生。”仁波切又說：“你趕快寫出來，我也要一份。”

尊者馬上查閱了自己所寫的《普巴金剛法注釋》，發現在薈供儀軌裡，果然沒寫催請法，他深深感激益喜措嘉空行母對自己和眾生的慈愛之心，並讚歎色拉央珠仁波切是真正的蓮師化身，可以隨時親往烏金淨土，面見蓮花生大師和佛母益喜措嘉。

拉薩色拉寺的香巴克珠上師曾預言尊者五十八歲時會有壽命上的障難。為了長久住世利益眾生，尊者在成就者

昆盧遮那曾經修行過的山洞裡，修持了《大威德金剛法》、《金剛瑜伽母法》，先後修誦了一百四十萬遍的白度母心咒，一千遍尊勝佛母長咒，燒護摩（火供）十萬次。經過努力修持，終於在定中顯現出消除壽命障難的瑞相。

阿曲尊者之所以能夠即身獲得虹化果位，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於他的精進實修。

他曾用三十年的時間，每年念誦普巴金剛、馬頭明王、憤怒文殊、寂靜文殊、金剛薩埵、大悲觀音等本尊心咒各十萬遍。七十四歲時，尊者以修持大悲觀音法為主，共念六字真言四億遍。

他經常告誡弟子們，若想即身成就，一定要精進實修；此外，還要具足對上師、三寶的強烈虔信心；要深信業報因果，斷一切惡，修一切善。

尊者此時已獲身心無礙、心風自在的殊勝成就，其色身已不再受世間任何物質的阻礙。侍者經常看見他從房中出外，或從外進屋，根本不需從門出入，而是直接穿牆而過。

藏曆火牛年（一九九一年）五月八日，新龍縣的俄金知美活佛拜見尊者，兩人親切握手時，侍者拍下了一張相片。相片洗出來後，發現尊者的肉身變成了空無實體的影相，如同月亮映在水中的影子一般。

在另外一張相片裡，發現並不在場的阿曲尊者，以空無實體的身影，端坐在俄金知美活佛的頭頂上方。在相片的左側，還有一位不知來自何方佛土的菩薩，他和屋頂一般高，頭戴五佛冠，肩披彩色天衣，右手拿一手鼓。

尊者經常在定中見到本尊，並得到諸佛菩薩和本尊的授記。由於他很少向弟子們透露，故無法向讀者一一詳述。尊者總是謙虛地認為自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有一次他問弟子洛桑念札：“你認為我是一個佛菩薩的化身，還是一個普通人？”洛桑念札說：“從您的修持境界和言語來看，您絕對是佛菩薩的化身。”尊者笑笑說：“其實，我是一個很平凡的人。我這輩子終生都在實修佛法，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如果你們也能終生實修，一定可以即生成就。”尊者的一生，是平平凡凡的一生，並沒有什麼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的事蹟。他一生都在實修佛法，從不懈怠、放逸，枉費此暇滿難得的人身。現在終生實修佛法的真是太少了，很多人修持佛法只是停留在嘴巴上，阿曲尊者以他終生實修，即生成佛的事蹟，為我們末法時代的修行人，樹立了一個光輝的典範。

尊者在虹化之前，身體一直非常健康，但他卻顯示出越來越不愛說話的徵象，弟子們和他說話時，他嘴裡只是重複著他們說的話，這已經是一種很高境界的證相了。為了祈禱所有的大成就者長久住世，使佛法勝幢永遠樹立在雪域藏

地，尊者於藏曆土虎年（西元一九九八年）五月初，邀請了五十多位活佛、喇嘛和僧眾，舉行了一次護摩法會，燒護摩六十萬遍，我也有幸參加了這個法會。

我去看望阿曲尊者時，尊者問我：“我死後會投生到哪裡去？”我說：“您將在法界中獲得成就。”尊者謙虛地說：“沒有這麼好吧！”又問：“下一世會怎麼樣？”我說：“從您今生的修持來看，您下一世的弘法利生事業，將像遍滿虛空的陽光一樣，使遍佈虛空的眾生都能得到利益。”尊者笑了。

我真誠希望像尊者這樣稀有難得的大成就者長久住世，便取下手上的戒指，供養尊者。我說：“請您為了利益雪域的眾生，長久住世。”

第三章 果：不待來世即身成就原始佛

阿曲尊者在涅槃之前，把自己所得到各教派生、圓次第教法的傳承，全部傳給了大弟子生龍彭措活佛。

為了破除眾生的常見邪念，生起佛法難聞、大成就者難遇的正見；生起厭離生死、實修佛法的信心。已成就不生不滅金剛身的阿曲尊者，決定示現將有生滅的肉身，回歸本無生滅法界的虹化成就。

在密續的經典中記載：“修持者有三種根器：下等根器和凡夫一樣畏懼死亡。中等根器對死亡已無恐懼，就像雪山的獅子和不懂事的嬰兒一樣，無論何時死，死在何處，或荒野、路口；或鄉村、城鎮、都毫無顧慮。上等根器的死亡有幾種形式：像空行母一樣的死，死後不留遺體，全部化為微塵；像持明者一樣的死，死後顯現出遍滿虛空的光團；像乾柴燃盡、火焰熄滅一樣的死；如寶瓶擊碎後，瓶內空間和外界虛空融合為一的死；無需上師的加持，身體直接融入法界的死，等等。”

身體直接融入法界像空行母一樣，不留遺體的死，是屬法界所獲的成就亦稱虹化；像火熄滅、乾柴燃盡一樣的死和像持明者一樣的死，可稱為是任運超越的成就。

密續《金剛薩埵心境》云：“涅槃有二：一是正等覺、二是現等覺。現等覺者出現光、聲、身、舍利，或地動

山搖等徵象。”

大成就者色拉央珠仁波切曾作一偈云：“自證三身之本性，當初來自法界中，回歸法界自解脫，往生五身佛剎土，四相圓滿有信念，成就童身寶瓶佛。”

藏曆土五年七月七日（西元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午，八十一歲的阿曲尊者身體沒有任何病痛，他和往常一樣，安坐在禪床上，手握念珠，嘴裡不停地念著六字真言。站在一旁的侍者，突然發現尊者念咒的聲音越來越微弱，連忙捧著他的手。此時，尊者慢慢地閉上雙眼，停止了呼吸，以吉祥臥姿進入涅槃。他那膚色光滑、沒有皺紋的臉上，充滿了慈悲與安詳。此時此刻，尊者體內的三千眾生，和他一起進入法界，得到究竟的解脫。正如密續《唯一佛子續》所云：“體內一切寄生蟲，密寶管道通空間，清淨光明門敞開，直上往生大成就。”

為了供養尊者的法體，侍者們將其涅槃的消息保密了七天。在此期間，禪堂內外以及方圓幾十公里內的天空中，多次出現五彩祥雲、光團和彩虹，很多人都聞到了從未聞過的異香。

尊者涅槃後的第二天，侍者們驚奇地發現，遮蓋在法衣下面的法體一天比一天縮小，第七天時，法衣下面的法體已全部消失了。第八天清晨，侍者們小心翼翼地揭開法

衣，大家都大吃一驚，法衣下面什麼都沒有了，尊者連指甲、頭髮都沒留下，全部化為虹光，融入法界之中，就像石頭岩上飛走一隻鳥一樣，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尊者終身實修密法，終於即身成就了正等覺。這樣成就正等覺者，已斷盡一切煩惱、分別和執著；自然具備了身、語、意、事業、功德；身心自然解脫於大法界中。如來藏本具三身、五智和永恆不滅的大悲心，密續《自生》云：“分別輪迴滅，智慧三身生，故名覺者佛”。一切自然解脫法界中的修行人，都已即身成就了永無生滅的金剛身，他們之所以顯示出種種不同的涅槃形式，主要是為了度化不同的根器和因緣的眾生，使他們對密法生起信心。因此，我們對這些在法界中自然成就的修行者們，沒有必要去分別他們採取什麼樣的形式涅槃，因為他們早已超越了我們一般人所了知的見修境界。

藏曆土虎年八月初十至十五日，四川省新龍縣二十一座寺廟的幾百名僧眾在魯木饒寺舉行了盛大的供養法會，祈禱阿曲尊者的應化身早日乘願再來。

為度化不同根器和因緣的眾生，而顯現出不同的應化身，這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的願力。在這裡，我也真誠祈願阿曲尊者再顯永恆金剛身，特作一偈：

嘿！您的心在法界中安住，救渡無邊眾生作導師，

末法時代的虹化大成就者

祈願速顯真實化身像，空盡輪迴弘法利有情。

阿曲尊者虹化的消息傳到我們卡瓦洛日神山之後，很多修行人認為，於此五濁惡世，竟然還會出現像阿曲尊者這樣的虹化大成就者，真是稀有難得啊！這是一個大事因緣，應該讓世界上一切有緣眾生都知道！

俄金知美活佛向我獻上潔白的哈達和白銀，祈請我撰寫阿曲尊者的略傳。弟子郎卡澤旺，還有漢族弟子，也向我祈請，用藏漢兩種文字出版此書。我非常高興和願意為尊者立傳，可是我從小沒有進過什麼學校，文化水平很低，就如同茶壺裡盛餃子，心裡有數，卻難以表達出來。這本書寫得很粗糙，衷心希望讀者的原諒和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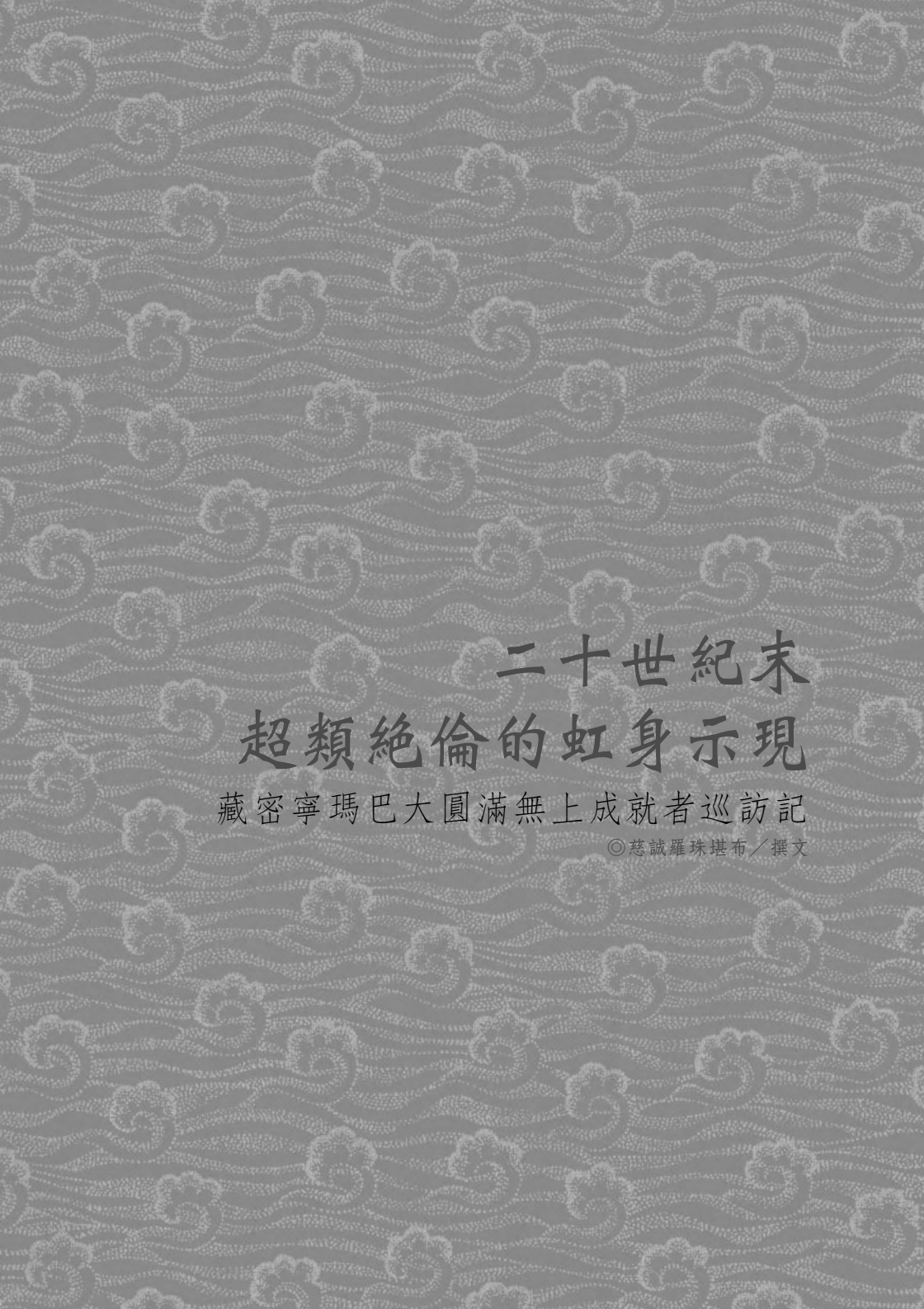
生於寧瑪巴大圓滿所化地，現世名為白瑪晉美江措，於六十六歲時，依據生龍彭措活佛提供的資料歸納、改寫。

初樸多洛

藏曆土虎年十月一日圓滿

願以此功德，迴向佛法勝幢，特別是大圓滿密法遍佈全世界；願一切佛法修持者長久住世，所發一切利益眾生之願，皆能無違緣的實現！

雜亞、雜亞、蘇雜亞！



二十世紀末 超類絕倫的虹身示現

藏密寧瑪巴大圓滿無上成就者巡訪記

◎慈誠羅珠堪布／撰文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物質文明水平的日益提高，雪域民族傳統文化已在世界各國廣泛弘揚。藏傳佛教各派密法如百花爭豔，不僅令有識之士醉心教理，而且，愈加使人欲敲開密法成就者實證境界的大門！

作為藏傳佛教宗派中的一枝奇葩——寧瑪派無上大圓滿法，早已令世人矚目。近代，雖有眾多各類藏密大圓滿成就者不勝枚舉，但獲得無餘虹身者，至今已較為罕見。

然而，正值人類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於一九九八年，在新龍縣又出現了一位，博通經論，內證圓滿的大圓滿無上成就者，無餘成就虹身。誠可謂，在佛教實修實證的修行中，為世人樹立起了光前裕後的豐碑！

去年，我在成都曾聽聞到這一令人鼓舞的消息。在返回五明佛學院後，我仔細翻看了這位老喇嘛虹身成就全部過程的記實。我不由得被他老人家高山景行所感動，一直想親自採訪。但因法務纏身，未能如願。這次趁著到爐霍縣主持法會，才有機會去巡訪，心裡感到欣樂無比。

五月二十二日清晨，我和圓戒駕駛著吉普車，從甘孜縣城啟程，奔向虹身成就者的聖地——新龍樂莫寺。

車子順著公路行駛了一小時，就要翻越著名的卓達山了。由於連夜降雪，山上早已是“寒山鳥飛絕，白雪危峰積”。面對這一切，我們深知：雪厚不知路高低。又因車子

沒有帶防滑鏈，公路邊是萬丈深淵。我們冒著危險，車子慢慢地向山上爬去……

中午十一點鐘，終於到達了樂莫寺。

我們走近虹身者閉關修行的寂靜地，在那裡有三間簡陋的木房。右側房是虹身者閉關九年的禪房，也是他最後虹化的地方。中間房是師徒共用的伙房，左側房是三位侍者的住處。在房子的背後不遠處，還有一間小屋，也是個禪房。所住的主人是虹身者的侄兒，又是侍者。他名叫赤誠加措，現年五十餘歲，曾在大成就者阿秋堪布座下聽聞過大圓滿全部修法。回來後，在虹身者身邊同樣也閉關了九年。當地人交口稱讚他說：“這位喇嘛誠實可靠，是一位真正的修行人。”

我們一到，首先見到的就是赤誠加措。他在知道我們的來意後，十分熱情又不失詳細地向我們講述了虹身者的生平，和其親眼目睹的成就虹身過程。

虹身成就者名叫阿曲堪布，一九一八年五月的一天，於新龍降生。七歲學習文字，十歲出家。十四歲在樂莫寺佛學院學修佛法。二十二歲在拉薩格魯巴三大寺院之一的色拉寺學習，他博聞強記，背誦了共有四十八萬言的各種經論，而精通顯密。其持戒清淨，智慧無礙。在修學期間，他於敦珠法王座前聽受大圓滿法和金剛橛等甚深密法。以後，他行

持潛匿，平流緩進，保守秘密，精進修持密法。他回到新龍樂莫寺後，擔任堪布，解惑授業。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受到了慘無人道的折磨。即便是在那樣暗無天日的歲月裡，也從未怨天尤人，對上師三寶，恪守不渝，仍然不懈努力，學修佛法。

八十年代末，在樂莫寺附近寂靜處，他建房掩關。他的侍者們，曾多次覺察到上師不走門窗，穿牆出入。例如，九四年五月的一天，樂莫寺僧人次旺仁增、嘎登、誠利和札巴地區的鐵匠夫婦，一起出外做事，就將上師房子的門由外面鎖上。當他們回來時發現，上師安詳地在院中踱步。他們驚奇地問：“上師，你是怎樣出來的？”上師回答說：“我是從門裡出來的，不從門裡出那該從哪裡出來呀？”他們聽了，立即檢查門窗，門窗如初，沒人動過。在場的人都詫為奇事。

我在訪談時，洛桑寧札侍者也感歎說：“我們多次經歷過這樣的事。”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身體早已與眾不同，而無礙無阻。

一九九二年前後，上師多次進入一種長時間的奇特狀態，是入定？還是昏迷？侍者們也被弄得稀裡糊塗，不知是什麼狀態。對此，洛桑寧札和赤誠加措二人，前往阿秋堪布座前請教。阿秋堪布講：“那是進入大圓滿的一種境

界，也就是說一切執著消沒於法界的狀態，並非昏迷。”接著，阿秋堪布讚歎說：“我的金剛上師阿如仁波切等許多修行大圓滿法的高僧，都曾有過這個現象，這是很高的境界。可謂奇哉，奇哉！”

一九九八年八月下旬，在上師閉關房周圍出現了許多神奇之事……

不知從何處，飛來了一隻雪白的小鳥，它沒有其他鳥雀的躁動，顯得寧靜安然，對人沒有絲毫的畏懼，伸手就能抓到它。它與他們共同相處了七天。

很長時間以來，旋蕩起一種美妙的聲音，像女人歌喉的輕音，宛轉悠揚……但很奇怪，從院中聆聽，那聲音像是在上師的屋裡；當人們走進屋中，又仿佛是在屋頂的上方迴旋……

當地許多人都曾看到，在上師禪房兩邊，出現五顏六色的光束，如彩虹般伸入虛空……

同時，眾弟子們的睡夢，也變得神奇異常……

在出現了某些徵兆後，弟子們知道上師要走了。於是，八月二十八日，向上師祈求生世慈悲攝授，請示轉世之事。上師開心地予以解答，並賜予了重要教誨。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兩點，上師身體無恙，手持佛珠，

吉祥臥式，口誦六字真言，安詳而逝。他走得那麼灑脫，那麼自在……

當天傍晚七時，弟子們按照藏傳佛教處理大德法體的儀式脫去上師的衣服，準備覆蓋法衣，就在這時，奇跡發生了：上師全身上下，衰老的皺紋已消失不見，皮膚完全變為七八歲孩童的一般，白紅細嫩，根本就不是生前老態龍鍾之身——這一切，的確令人難以置信！

赤誠加措惋惜地對我說：“當時因上師圓寂我們心裡非常悲傷，沒顧及拍相片，直到今天我都很遺憾，若能留下照片，那肯定能驚世駭俗。”

在更換衣服的同時，他們發現上師的腰身稍有縮小。赤誠加措就說：“上師的身體好像要縮小。”洛桑寧札說：“當然要縮小！”但是，以後發生的事情，他們絲毫沒有預料到……

至於上師圓寂的消息，他們並沒有立即向外宣說。

八月三十日早晨，赤誠加措到上師禪房供燈，發現法衣下的軀體縮小了許多。以後，軀體一天比一天縮小，弟子們不知所措。

九月一日，他們急切地趕到白玉縣亞青寺去請教阿秋堪布。阿秋堪布說：“此事宜保密，切不可提早告訴任何人，嚴禁犯過密宗根本戒的人，觸摸阿曲堪布的身體。在

七日之內，不要移動身體，到第八天才可以處理。”

就這樣，上師的身體日趨縮小。

每日黎明，只准赤誠加措一人進入上師禪房供燈，其他人都未曾進過。到第五、六天時，赤誠加措對侍者們說：“現在幾乎看不出是身體了，有可能要全部消失。要是沒有完全消失，那也只有鳥雀那麼大。”洛桑寧札指著面前的溫水瓶說：“再小也不會比這個水瓶小吧？”

七天過去了。

第八天早晨，上師的親屬赤誠加措、根桑朗加和一個小喇嘛，以及洛桑寧札、索朗加措、仁青才讓等三名侍者，一共六人到屋裡，拉開床上的法衣，大家頓時目瞪口呆，床上空空如也，甚至連一根毫毛也沒有。就這樣，一個完整的血肉之軀，一未入天，二未入地，在人們身邊，完全虹化了……

赤誠加措告訴我說：“當時我們傷心至極。因為，上師圓寂已令我們萬分悲哀，可上師又未曾留下任何東西，所以心裡的難過無以言表，大家感到如失至寶，就在床邊痛哭悲泣，足有一兩個小時……”赤誠加措略帶傷感地接著說：“那時我們還沒有向其他人宣說上師圓寂一事。面對床上所發生的一切，又當如何交待？說上師已圓寂呢，那遺體在何處？說全部虹化，人們會相信嗎？若不說虹化，那該說些什

麼呢？……我們無言以對眾人！”

在屢次談話中，我覺得赤誠加措的確是一位誠實純樸的人。他只是把事實真相一一道來，沒有絲毫誇大渲染。他最後喃喃地說：“我不知道這是否是虹身，但事情就這樣發生了。當地的人都說曾經看見許多美妙的彩虹，但我卻從未見過。”

從赤誠加措的言行神態中可以看出，像他這樣的對上師十分虔信的弟子們，是不太願意讓上師這麼乾淨俐落，這麼悄無聲息地走的……正因早就知道上師是一位大成就者，他們以為虹化與否都無所謂。在他們的心目中，只希望自己的上師跟其他的上師一樣，給他們留下遺體舍利，修建靈塔，作為弟子們仰賴的永恆紀念，以及眾生世代供養的福田……

雖然，阿曲堪布留給弟子們的，只有那記憶中的影痕，但是，他密行瑜伽士的風範，早已潛移默化於弟子們的心間，乃至世人的心中……因為，似曾出現過的假名已融入谷響了！……

對於赤誠加措等人的悲哀，我們是非常同情理解的。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上師即身成佛，的確是我們後學所應歡喜，並引以為表率的。

對於這件事，我們還是來聽取一下阿秋堪布本人對此有何評論。今年春節期間，阿秋堪布來參加喇榮五明佛學院的法會，當時我曾向他詢問此事：“阿曲堪布是否是成就虹身？據說他的弟子們向您請教問題，有無此事？”他回答說：“阿曲堪布肯定是千真萬確的虹身成就。在他圓寂的第四天，他們前來問我，上師遺體一天天縮小，如果完全消失，我們沒有東西供奉該怎麼辦？我說，能全部虹化更好，你們可以把上師住處的石土做供奉，也有同樣加持的。”

為了慎重起見，我們再看看當地人們對此事有何反應。羅布卓瑪母子五人，曾看見扁平形的五色彩虹由上師屋頂伸沒空中。後來還有許多人看到這一景像。起初，她們以為是居住印度的敬美活佛即將歸來的瑞兆，沒料到卻是上師圓寂。貢波吉等很多人看見從上師禪房兩側，發出幾個光束般的彩虹，上端入於縹緲虛空。在上師住處的天空，還有許多人曾看到連續幾天出現五色彩虹，這些彩虹不時遍滿天空。另外，遠方甘孜縣也有人看見在新龍樂莫寺方向上空彩虹一片……赤誠加措對我說，他們沒見過彩虹，但是離樂莫寺稍遠些的人們幾乎都看見有五顏六色，奇特美妙的各種形狀彩虹。這些現象，都符合於大圓滿修法成就虹身的瑞相。

新龍宗教局、統戰部和縣委有關領導也親臨現場，考察瞭解全部過程。一致認為阿曲堪布虹化是真實可信的。並以文件形式上報甘孜州宗教局、民委、四川省宗教局和省佛

協會等上級單位，客觀地反映了這一情況……

因為眾生業力迥異，各自所觀所見肯定有些出入，這是十分自然的。而對於虹身者是否真正虹化，難免有人會有相關的疑問。對此，我們做一些恰當的探討。

第一、有人以為，阿曲堪布是不捨肉身，而是直接飛往空行剎土，也許是這樣的成就。我認為，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因為若不捨肉身直往空行剎土，那應該是突然失蹤或者如同阿坝州紅原縣堪布才旺仁真那樣直接飛沒空中。然而，事實情況是，阿曲堪布的遺體是由大至小，從有到無，逐漸縮小，最後消失……等等。何況整個過程在不同階段，都有赤誠加措親自觀視。與此同期，所顯現的形形色色彩虹，瑞相紛呈，再加上他生前某些神奇的行為……這一切完全符合大圓滿續論之義。所以我們應該無所疑惑，是大圓滿虹身成就。

第二、有人也許懷疑，這些侍者們會不會把阿曲堪布的遺體以其他方法隱秘處理，然後有意欺瞞社會善良人士呢？

我認為，這絕對是不可能的。因為若以其他方法處理，這也不外是土葬和水葬等之類。像這類事，對於虔誠的佛教徒而言，即使再三地用各種手段逼迫他們，他們寧可捨棄生命也不會如此做的。依據藏傳佛教規定：在金剛

上師圓寂後，要做供奉遺體等的一系列法事。如果故意以土埋等其他方式處理，這本身就是對金剛上師無絲毫恭敬，誠可謂大逆不道。由此即已違犯密乘戒，對於學修密法之人最害怕的莫過於破密乘戒。而阿曲堪布的侍者們——尤其是赤誠加措，他已是修行密法十幾年的人，是決不會這麼做的。另外，他們堅信自己的上師一定能有舍利子，在上師圓寂後，他們都在虔心靜盼。根據經典中講，能夠供奉成就者遺體或舍利的地方，可禳災增福。對於這一點，他們也會考慮自己與社會利益的。再者說，密宗師徒間的情感是非常特殊的。所以，他們也不可能把自己上師的遺體處理得這麼草率，這麼令人難受！

在阿曲堪布虹化中期和後期，赤誠加措等兩次專程去請教阿秋堪布。阿秋堪布是赤誠加措唯一的大圓滿根本金剛上師，他決不會做出欺騙自己金剛上師的行為。

在阿曲堪布虹化後，他們把成就虹身的事實記錄，分別送往印度和西藏高僧們案前，並專門到五明佛學院向法王晉美彭措匯報——從這些情況，我們也應看到虹身者虹化是事實。否則，他們是不敢欺騙神通廣大的這些高僧大德們的。

我本人在訪談中發現，那些敘述阿曲堪布生前就已成就的許多證相的人，和圓寂時看到彩虹等瑞相的人們，從他們的神態言語中，不難發現，他們是樸實善良的，所陳述的

世紀末超類絕倫的虹身示現

情況都是他們親眼目睹的……六月二十四日，我見到阿曲堪布其他侍者，又仔細地詢問了整個事情過程，他們所講述的與赤誠加措所述完全一致。

就此，我相信這的確是一個二十世紀末，即身成佛的典範！

阿曲堪布就這樣走了，走得那麼瀟灑，那麼安詳。他老人家長辭輪迴，回歸自然，向世人無言地呼喚著，昭示著本地光明——這應該是一切眾生的共同嚮往——本來歸宿！

慈誠羅珠

一九九九年六月於喇榮五明佛學院

將此身心奉塵刹
瑞相紛呈啟後昆

四川省色達縣洛若寺金旺堪布圓寂紀實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日（藏曆九月二十五日），四川省色達縣洛若寺金旺堪布在寺院中安然示寂，七天後，遺體縮小呈小孩形狀，火化時蔚藍的天空上彩虹交織，後撿得五色舍利數十枚，成為近來又一修持大圓滿獲得成就的殊勝例證。金旺堪布現年五十八歲，依止聖者法王晉美彭措仁波切為根本上師，早年跟隨在上師身邊學法，在法王前得受了眾多灌頂和大圓滿修法，並獲得堪布學位。落實宗教政策後，同時在洛若寺帶領近百名僧眾聞思修行。約半年前，在完成了一部長達五百長頁的論著《般羅密多》後，示現病相。當時相隔二十里的五明佛學院，曾派出家前便是名醫的慈藏師去診治過幾次。當時金旺堪布病情雖重，卻顯得很寧靜、安詳，臉上並無病痛的神色，除了簡單回答幾名醫生的問話外，也沒有過多的話語。金旺堪布曾對去探病的五明佛學院慈誠羅珠堪布說：我現在住在大圓滿光明定中並不感覺痛苦，如若出定，則難忍受。依據密續，能入大圓滿光明定者，至少應已證到五道中之加行道位。

生病期間，金旺堪布一直不肯就醫用藥，後來在僧眾的一再請求下，才去阿坝州首府馬爾康的醫院裡作了一次檢查。剛住了兩天院，便堅持要求返回寺院。回寺院第二天，幾名弟子一方面掛念著他們上師的病情；另一方面又怕去探視會打擾其休養，正在金旺堪布屋外躊躇著進不進時，堪布把他們喊了進去，微笑著說：自己已修行了一輩

子，對生死還是有些把握的，大家用不著傷心，就讓我們師徒歡歡喜喜地待在一起吧。

當時寺裡僧眾看到金旺堪布的房子已很破舊，想重新修建一個。金旺堪布告以現在不必著急，到了冬天再作決定。幾位青海的喇嘛那時來到金旺堪布那裡，打算依止他學法，堪布這次卻婉言推卻，並介紹了他們到五明佛學院依止聖者晉美彭措金剛上師。

藏曆九月二十三日，金旺堪布吩咐弟子們去折些柏樹枝，準備供養護法，弟子們深恐堪布有圓寂之意，遲遲不肯照辦。次日堪布重又問起，不得已才從山坡上採了一些。供了護法後，堪布說這是他今生最後一次供養護法了。

二十四日，金旺堪布召集全寺僧眾，諄諄告誡，勉勵繼續精進聞思修行。

二十五日，藏傳佛教傳統的吉祥薈供日，已臥床半年，需幾人幫忙才能轉身的金旺堪布忽然顯得很健康，輕鬆地起身，整束好衣裙，披上袈裟，爾後右側吉祥而臥，讓侍從們退出，並囑七日內不准開門探視，也不必為他念經祈禱。

在哀傷中過了七天後，寺僧們開鎖進屋，發現金旺堪布已安然圓寂，面色祥和，生前一米七左右、並略顯肥胖的身體，已縮至一米一二。

寺僧們開始了為他們的上師念誦七天經，這段時間，五明佛學完的三百多名漢族僧俗，爭著去洛若寺，一睹成就者的瑞相。

十月四日中午，圓寂後的第十天，五明佛學院又有五十多名僧俗，上完法王的課後，也顧不上吃飯，擠了滿滿一輛東風大卡車，去洛若寺朝禮遺容。遺體已供在了大殿一側，上面覆蓋以黃色祖衣，看上去只有六、七歲小孩那麼大小。遺體前面堆滿了哈達等各類供品。僧眾們正在用一種特有的音調念著厚厚的一疊經文，伴隨著鈴鼓的搖動聲，氣氛肅穆深沉。

五十多位漢族僧尼及居士手捧哈達，徐徐而入，在遺體前恭敬頂禮。筆者此時想到正是諸多這樣的大德，以畢生的精力奉獻於佛教，以實際的修持、證悟感化著大眾，才使佛陀正法代代相傳，至今方興未艾，因而心潮起伏，幾欲哭泣。

爾後在殿外平地上，大家席地而坐，由管家妙文師帶領大家念誦了《文殊大圓滿基道果無二之發願文》和《普賢行願品》，儘管此時大家已是饑腸轆轤，可是聲音依然高亢，金旺堪布圓寂的瑞相使這些遠道來藏地求法的弟子對大圓滿更增加了不共的信心。

十月初八清晨，在按儀規交叉疊起的九根圓木上，堪

布的遺體俯身而臥，熊熊烈火冉再生起，這時天空中出現了無數條美麗的彩虹，交疊輝映，蔚為奇觀。火化過程中，遺體的兩隻眼睛從火中彈出，其中一隻還落在了周圍一喇嘛的身上（這是生前修行時，觀想明點從兩眼出入的緣故，修行有成就者火化時多有此徵象）。

三天後，人們拂去表面上的骨灰，赫然發現下面凝結了數十粒熠熠生輝的五彩舍利。現在部分舍利被寺裡僧眾們迎奉供養，部分已供奉在寺院之中。

從密續經典來看，金旺堪布圓寂的殊勝瑞相，至少證明他在中陰身時已成就究竟佛身。堪布一生跟隨大成就者法王晉美彭措仁波切學習顯密經論、實修大圓滿法要，對戒律尤為注重，護如眼目，法王的著作集中，便收錄有早年對金旺堪布關於戒律的垂示教言。雖其內證功德已非同一般，平時卻從不論及神異，形同周圍普通之人，一言一行都安守一位比丘的本色。

五明佛學院的索達吉堪布在對漢族學員的講課中曾深情地回憶起這樣一件事：一九八七年法王帶領一萬藏族僧俗朝禮山西五臺山時，在東台頂上，法王安排金旺堪布給隨行的索達吉堪布等念誦無垢光尊者的密法《七寶藏論》的傳承。金旺堪布傳法時說：我一生中尚未向他人傳受過密法，因為密法極為隱密，三昧耶戒的要求又很高，一旦破戒，其果報也最為嚴重，這次因受上師仁波切之命，我才破一次

例。索達吉堪布評述說：這種對佛法的虔誠，對戒律的珍重，正是金旺堪布獲得成就之殊勝徵象的一大原因。

（一個月後的藏曆十月二十五日，又是一個吉祥薈供日，洛若寺六十九歲的洛珠讓波活佛兩足跏趺，兩手執持鈴杵，交叉於胸前，安然示寂，七天後身體縮小三分之一；同日，五明佛學院六十多歲的班瑪堪布預知時至，安詳示寂，身體雖無縮小，天葬時出現了彩虹交織等瑞相。）

貝瑪秋英恰達爾尊者傳

◎貝瑪威瑟堪布／著 伽造喇嘛／譯

多康色達地區里多勝義顯密法輪苑貝瑪秋英恰達爾尊者，是著名的大成就者，他殊勝奇妙的三密功德，只有了達一切的佛才能講得清楚。正如佛經云：“一切善逝到過的剎土，所有細小的微塵都能數清，但是您的三密功德無法說明。”

從勝義而言，秋恰尊者在自在輪迴和涅槃的普賢王如來體性中本來成佛。在無礙智慧力，無分別不著邊的密嚴剎土中，示現具五決定報身佛金剛持相。所有淨與不淨的國土，眾生需要如何調服度化，他便隨機應化利益有情，普渡眾生。

尊者化身及事業，諸大德有很多預言。蓮花生大土的化身南卡林巴和空行益西措嘉真身達熱拉嫫在《伏藏授記》中說：“從前勝觀佛時代您是德瓦那；蓮師座前您是嘉瓦卻央；噶瓦奇聖地處您是吉巴多傑則；拉多迴地您是慈誠多傑；您是修鐵索橋大成就者唐東賈波；您是密宗法王持明者無畏洲；您是寧瑪巴太陽米滂仁波切；濁時您現善知識——貝瑪秋英恰達。諸多轉世應化身，我要三門恭敬頂禮虔祈請。”

在《三昧定經》中說：“誰知法（秋）性（英）清淨，就會得成心胸廣闊（恰達爾）。不可思議的真諦菩提，尋找菩提心而講授無數的經論。”這裡指出尊者的名號，證得十地五道的功德以及行六度而做偉大弘法利生事業。

《大乘言教》授記說：“此譯師嘉瓦卻央，生在印度北方一個外道盛行的地方，那時他的名字叫德瓦贊札，末法時代，他降生名號為秋英。”這個授記與《伏藏授記》中“蓮師座前您是嘉瓦卻央”完全一致。

馬頭明王的化身嘉瓦卻央轉世持明者仁增鄧德多傑說：“郎欽白勝的化身名為達瑪（法），來世與金剛持無別。貝瑪拉密札到康區南方，生於猴年名為達瑪（法）班雜（金剛），他將為妙乘佛法做出無比殊勝的功德。”此處預言了尊者的屬相和名字。

《香如寶藏》中說：“貝瑪拉密札的轉世，他修持、弘揚佛法如陽光一樣。”《打開空性密藏竅訣的鑰匙》中說：“一個護持正法，諸多授記讚美持法（秋）名的人，從東方出現。”在《住世祈請文·不壞金剛之音》中說：“法界（秋英）無戲論，遍滿（恰達爾）虛空。示現幻化文殊米滂，轉世化身殊勝上師。”這裡授記了尊者是貝瑪拉密札（無垢友）、蓮花生大世和米滂仁波切等聖者的化身。

成就者多珠千授記說：“玉札轉世降生於夏多康地區，名秋（法）的大圓滿瑜伽行者，是弘揚密宗教法殊勝主。”持明者多吉司傑在《伏藏總指·寶鬘》中寫到：“色達的下游，出生一個持清淨戒的大德，他度化眾生三百萬，結緣者皆引解脫地。”竹欽寺貝瑪格桑仁波切說：“您是蓮花（貝瑪）佛化身，遍布法界（秋英恰達爾）無二趣的執

著。”“您得到了文殊菩薩的攝授，敞開了心庫寶藏的門，智者之王是無明的太陽。”這裡預言了尊者現世應化的地點及功德。

正如以上金剛聖言授記，尊者化現如同寶鬘綿延不斷，在淨與不淨國土行弘法利生，持無礙佛與佛子的本性。也正如諸多經部、伏藏部授記的那樣，藏曆十五勝生鐵猴年（一九二〇），尊者誕生在多康岡境內色達河右岸佳拉多勒的一對青年夫婦家中，父名馬·多洛，與宗喀巴大師同宗族，他正直、勇敢、有智慧、善射箭、具有豐富的社會經驗，心胸似草原般寬廣。母名童薩·洛布吉，聰明、勤勞、善良、賢慧、特別同情無依靠的窮人。夫婦都虔信佛法。母親懷孕期間，總覺得身心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快樂，感到自己體內有一部經書。嬰兒降世的前一天晚上，夢見開啟經書念誦。臨產時沒有絲毫疼痛，當時正值嚴冬季節，但出現了大地盛開各種鮮花，天空布滿彩霞，室內充滿虹光，山谷香氣撲鼻等許多奇異瑞相。嬰兒誕生不久，母親帶他去拜訪大成就者嘉西珠陀仁波切，早結法緣，祈請加持。仁波切看見他們前來十分高興，急忙帶眾弟子迎上去說：“我的上師來了。”康東伏藏大師吉美多傑慧眼發現尊者的本尊護法是黑金剛懺後，親自教他念誦黑金剛懺，並賜名為普巴多吉。

尊者幼年便具足對上師的信心，真實無偽的菩提心以

及圓滿無礙的智慧，從小就懂得行善得樂、作惡受苦的道理，該做或不該做什麼十分清楚。《現觀莊嚴論》中說：“對三寶有信心，行布施等六度，心生圓滿念，無分別禪定，遍知有法智慧，菩薩具這五個特點。”尊者具足了與生俱來的大菩薩徵象，充分反應出前世修行大乘道的標誌。在伯父索朗巴丹處學藏文讀寫和金剛舞、唱誦經文、設計壇城、結手印、吹奏法樂等，只要稍加提示即會。在普賢王如來的化身秀瓊·慈誠桑波仁波切處，尊者得到《北傳伏藏經典前行法寶五要點注釋·明指詞義·寶梯普賢捷道》的傳承，修念來、住、去，體驗到心念本無來、住、去之分，對仁波切的各種提問皆能準確回答。仁波切以大悲心給予尊者特別的關心和照顧，並為他賜名貝瑪秋英恰達爾（蓮花遍滿法界）。

尊者依止科東·久美多吉仁波切，得到大伏藏師尼丹卓盤林巴伏藏經典三十函的全部灌頂。從此，尊者生起大圓滿殊勝覺悟，虔信蓮花生大士，堅持念誦《蓮花生大士本生傳》、《蓮花生大士速獲任運成就祈請頌》等。他常對人說：“現再能繼續對寧瑪巴教法起點好的作用，是因為我得到了蓮花生大士的加持。”

在康東伏藏大師恰美仁增那裡，尊者得到並修了北藏伏藏大師仁增果登著《殊勝空行心要金剛亥母講授經》，擇旺傑波從芒域貝巴山取出的《金剛亥母深廣講授·寧丹多吉

伏藏大師補缺動作》儀軌及氣、脈、明點。誦持《正法念處經》“眾生在地獄受獄火苦，餓鬼道受飢渴苦，傍生受互相殘食苦，非天受爭戰苦，人受生命短暫苦，天道受放蕩苦，輪迴如針尖，從來不會有快樂”時，深深感到從無色界到地獄的六道輪迴都是苦，更加厭離五欲，生起了強烈的出離心，驅使他依止了持戒清淨的善知識多哇·日多堪布，並受了戒，取法號為圖登羅桑準珠。他和弟弟沙爾瓦瑜伽士商議立誓，自己精進聞思，淨障善業。弟弟發願以後去塔公釋加佛像前磕三個長頭，一直磕到印度。

彌勒菩薩說：“不學五明學，菩薩也不能成為遍知者。為辯駁他宗攝受眾生，自己必須努力學五明而成遍知者。”聖者們遵循解脫之道，即或是六地菩薩，為了聞思，也要越過刀山火海去尋求廣大如海的顯密佛法。為此，尊者到密宗道場科羅東圖登多盎朗傑法院講學院兩年多，依止仁多堪布、玉達和欽繞等上師，全面修習《大圓滿龍欽心髓前行引導文·普賢上師言教》、《戒律根本經》。一切教義皆能通達，獲得究竟。

藏曆十六勝生水馬年（一九四二），尊者前往康東拜大圓滿瑜伽士玉科·哈札·秋英讓卓上師，在那裡得到皈依發心、《佛子行》、《證實明燈》等教授。此後，玉科上師對尊者說：“你去札多格貢寺，那裡有一位寧瑪巴的明燈——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博珠·多盎丹比尼瑪仁波切，今後你

定能成為寧瑪巴的立宗者。”臨行前，上師送給他一些銀元和茶葉，對尊者說：“為使你成為精通顯密經論的人，你應當時常祈請諸佛智慧本體文殊菩薩。途中為消除災難還要念誦度母明咒，經常祈請蓮花生大士。”並按照以前成就主持明者的做法，讓他喝了一碗酸奶子。尊者非常高興，他說：“密勒日巴離開上師時，瑪爾巴送一碗酒讓他喝；智美俄色離開昌通鄧覺多吉時，上師像他敬一嘎巴拉酒一樣，一切法都是因緣生起的，上師讓我喝酸奶子，這是給我授記，緣起好。”

尊者精進求法實修，像饑餓人欲食，乾渴人欲水一樣，在前往札多格貢寺途中，他不怕飢渴，不畏艱苦，白天趕路，夜宿荒野。在光明夢境中，親見博珠·多盎丹比尼瑪仁波切向他授記。到了札多格貢寺後，依止博珠·多盎丹比尼瑪得到米滂仁波切著《論三戒本性為一》、《勸誡親友書注解·白蓮鬘》、《隨念三寶經注疏·無盡吉祥妙音》、《俱舍論注疏·寶鬘智者嘉莊嚴》、《量理寶藏注疏·戰勝一切的武器》、《智者入門》、《釋量論注疏·明講光寶藏》、《修清淨極樂國生起信心仙人真言日》、《入中觀論注疏·月稱教言無垢水晶寶鬘》、《論入菩薩行·智慧品格達嘎》、《中觀莊嚴論注疏·文殊上師言教》、《反駁日光》、《答別人問理論法則·使繞色自明之光》、《解中觀等論總難題·寶盒》、《現觀莊嚴論注疏·珍珠項鍊》、《集經注疏·入般若波羅密》、《寶性論注疏·彌勒菩薩言教》、《大論如來

藏・獅子吼》、《辦法法性論注疏・智慧之光》、《辨中邊論注疏・光鬘》、《真實法義智慧寶劍注釋・圓通佛法之光》、《論大幻化網消除十方迷暗光明心要》、《論修持八大心法成就心要》、《蓮花生七支祈請注疏・白蓮》、《論本來心光明依佛持明傳承言教・金剛心要》、《辨論本來心光明大圓滿基道果・智慧之光》、《論本來心匯集・寶花鬘》、《大圓滿道歌・樂聲》、《殊勝大圓滿教誨十方密義精要・把佛交予手中》、《觀察清淨心念・觀修輪》、《七支祈請上師相應法加持妙語》、《自然解脫意圓滿次第六中有講授》、《大中有附言・自然解脫幻化中有解脫分支》、《大圓滿龍欽心髓實修共同前行念處》、《記生起次第共同儀軌竅訣總匯》、《大幻化網注疏・日月雲大光驅除十方一切暗》、《大幻化網總義明示格言・大勢至菩薩言教》、《大圓滿龍欽心髓原始佛道次第教授・智慧上師》、《金剛乘灌頂傳承和注解》、《量理寶藏注疏・明亮因明七論之燈》、《詳論各宗派觀點疑難之燈・文殊莊嚴論》、《現觀莊嚴論注疏・彌勒菩薩言教》、《大乘入行論》、《真實法義寶燈略疏・開發智慧門》、《真實三戒注疏・如意樹果》、《極樂淨土願文講授・往生捷徑》等傳承。博巴仁波切像一個寶瓶灌入另一寶瓶那樣，對尊者進行了時輪金剛、大圓滿龍欽心髓四心要等灌頂。

在依止大成就者協謙康珠仁波切時，尊者得到《米旁仁波切全集》所有傳承，及多堪達摩菩提得瓦蘇達那和朱

西切贊吉等印度、尼泊爾四位阿闍梨傳給努欽波的經部總經意集灌頂竅訣，《大幻化網分續部修部，丹達十八部根本續密要》，貝瑪拉密札、瑪仁切確和朗甲那古瑪拉翻譯成藏文，大智者珠吉等傳承的竅訣。得到了修部八大行法善逝會集等印、藏四大傳承組師法脈、竅訣和大圓滿心部外內密灌頂。大班智達貝瑪拉密札意譯，毘盧遮那大譯師語譯，從良定增桑博、吉增生格旺傑等傳下來的，遍知法王無垢光從蓮花生和貝瑪拉密札那裡直接得到傳承灌頂，而從心庫中自然流露出的《龍欽心髓四心要》。在受四心要灌頂時，尊者在智慧界中安住了一天。康珠上師讚美說：“惟一能把四灌頂之義轉化為智慧之性，而了達頓悟的便是色達秋恰。”

在西慶寺金剛上師剛夏爾堪布座前得到了《量理寶藏注疏·戰勝一切的武器》、《中觀莊嚴論注疏·文殊上師言教》、《入中觀論注疏·月稱言教無垢水晶鬘》及噶陀寺禮丹堪布著《經部意集注疏·瑜伽日格言燦爛之光》等四函傳承教授。在札拉寺大徹大悟者知美俄熱堪布處得《持三句精要》、《智慧老人教誡》、《大圓滿心意直指》等被稱為懶惰的人不努力而解脫的“本淨立斷”法門，精進的人苦修解脫任運成就的“頓超”竅訣——光明心要口耳傳承，見到了明空法身本來面目。這時，上師多次留他繼續長住實修，同坐法台，但尊者在夢光明中見到江河洪水猛漲，目不忍睹，斷定不久將蒙受戰亂之苦，被迫返回家鄉。

為消除戰亂給人們帶來的災難，尊者到觀音菩薩的化身貝瑪悉德上師處，共同修“六字真言”一百億。隨後，到阿舍慈村多吉上師處得米滂仁波切著大圓滿二函講授。依博珠上師授記，又到隱居大瑜伽行者雅須·羅珠堪布那裡得無垢光尊者從心庫取出的伏藏經典《七寶藏》（即《宗輪藏》、《妙乘藏》、《如意藏》、《竅訣藏》、《法界藏》、《本性藏》和《詞義藏》）、《大幻化網注疏·消除十方迷暗》、《消除總綱意迷暗》、《簡義消除無明》、《總綱光明心要》、《大圓滿心性休息》、《心性休息注疏·大馬車》、《簡義·太陽心要》、《佛教源流開發智慧》、《掏空輪迴的講授》、《大圓滿禪定休息》、《禪定休息注疏·準確的馬車》、《簡義月亮心要》、《講授·解脫道明燈》、《大圓滿幻化休息》、《幻化休息注疏·好馬車》、《講授了義心要》、《大圓滿心性自然解脫》、《心性自然解脫注疏·光網》、《講授·法身自顯》、《大圓滿法性自然解脫》、《法性自然解脫注疏·光穗》、《講授法身自然安住》、《大圓滿平等自然解脫》、《平等自然解脫注疏·光明網》、《講授·法身任運》，還有如《智者玉兔》等故事集；《讚善逝如來·天鼓之聲》等讚頌偈；《四法寶鬘》等竅訣；《百本尊寂靜和忿怒的修誦儀軌·寶藏》等儀軌；《密咒護法母后賜成就海》等護法念誦儀軌；《敬祭法要》等施供儀軌；《要義道歌》等金剛歌；《教誨中有·竅訣》等修持儀軌等等。還在大成就者智果貢澤仁波切那裡得到《大圓

滿龍欽心髓前行引導文·普賢上師言教筆記》、《前行匯集》的教授傳承。在善說教理智者達色堪布處系統學了聲明學《三十頌》、《音勢論》、詩學和曆算等。

尊者接受諸多顯密經論和大圓滿的各種傳承灌頂後，日夜堅持勤聞思，苦實修，對一切教義均能領悟，各種密義全能了知，證悟了光明大圓滿智慧，得到最高成就。伏藏大師列繞林巴轉世晉美彭措勇列堪布，具足智悲力的申嘎仁波切、西藏大智者貝瑪才旺倫珠、白玉寺遮旺·貝諾仁波切、多珠仁波切、安宗珠巴仁波切、隱居瑜伽行者阿其·嘎曲喇嘛、美瓦·西村仁波切等都異口同聲讚美：尊者秋恰與了達一切的榮森·秋桑（法賢）和密勒日巴無二無別，是名符其實的大瑜伽師，特別是對寧瑪巴的見修是沒有能與他相比的。

尊者時刻把“利益和成就讓給別人，損害和失敗留給自己”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牢記心間，經常對身邊的人說：“降服敵人，養育親人，貪愛恨，世間八法，眷屬受用，親戚朋友，連自己的僧房，好一點的衣服都應當唾棄。”他不受世間八風所染，只求不餓死凍死即可，別人供養的財物，哪怕是一塊糖也要給別人，或作供品，終身堅持頭陀行，過著十分清苦的生活。他長期住小木屋，以乾草樹葉鋪地當床，身著粗布破衣，化緣為食。他遵循世親菩薩“守三戒，行四業”的甚深竅訣，自受戒起，便護戒如眼，按律經持戒

清淨，過午不食。廣大僧眾，信眾稱讚說：“受戒的人像星星那麼多，秋恰尊者持戒像月亮一樣明。”

尊者本來具足智慧神通，在幼年時就常有顯現。有一天，他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時，騎著一跟木棍跑來跑去，嘴裡不停喊著：“鄉城的軍隊來了。”不久，鄉城的軍隊真打來了，其父在戰鬥中也受了重傷。作為利樂有情，調伏眾生令其生信的一種方便，尊者在有緣眾生面前也時有神通顯現。在眾所週知的年代裡，雪域高原的寺廟遭到前所未有的毀壞，僧眾受到迫害，特別是諸大德已只剩下名字。當時正出現大災荒，人們骨瘦如柴。但尊者依《上師心要之心要·三寶貝》修氣精要密訣，不吃食物十多天仍紅光滿面，眾人無不感到驚奇。在定中，他親見玉科秋英讓卓上師和博珠多盎丹比尼瑪仁波切等大德，得大自在，來去無礙，隨時可以把有形的物體變得無影無蹤，從無形的虛空中變出種種物品。有一次，尊者請德色仁波切等四十多位弟子一起吃飯，全部食物只有一頭羊的四分之一的肉，他分了一次又一次，大家從早吃到晚也沒有吃完。又一次，他把一盤酸奶子分給二十多位弟子吃，也是分了多次，總是分不完，大家再也吃不下了，可是盤裡的酸奶子還是那麼多。他那木屋的門常年關閉，進出總是穿牆而過。在給眾弟子講授《中觀莊嚴論》本無幻化相時，他一邊用手來回穿過身旁的柱子，自由揮來揮去，一邊說：“物質的東西本來是空的，你們看這裡哪有柱子。”

每當出現魔害、瘟疫、乾旱和水澇等災難時，經他加持即能消除。當地有人中魔、患精神病或其他怪病，尊者總是拔下自己的頭髮燒了煙薰、灑淨水、或用佛珠觸頭等方法，使這些病人立即好轉，個個痊癒，甚至有人死了多時，經他念誦咒文又活了過來。尊者了知過去，對現在未來也能預知。如時局演變、事物變化等都用慧眼觀得一清二楚。有一天，尊者在格貢寺為信眾傳法後仍久久坐在法座上，弟子們請求開示，他說：“我們將發生一切戰亂。”隨後向弟子講了這場災難將帶來社會的變化，對國家的危害和佛教事業的影響。從以後所發生的事實來看，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言。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一個名叫切西·昂日的到尊者座前，發願念“六字真言”一億。尊者說：“你修時要供油燈，這樣就可以看到殊勝的真相。”這個人照辦以後，夜裡果然作了一個夢，見到白色嬰兒從燈光中出來，融入自心。尊者得知後，肯定了他修持得成果，又作了許多開示。有一次，他的弟子要到喇榮五明佛學院迎請《入中觀論》，尊者對他們說：“你們不能乘車去，如果乘車，晚上回來頭就砸破了。”那天，達姆·珠陀等多數弟子步行前往，只有班瑪轉珠等三人乘車，結果路途翻車，這三人全部頭受重傷住院。又有一次，尊者正給弟子們講授《大幻化網注疏·大勢至菩薩》，突然對座前一個名叫克蘇的弟子說：“你快要死了，從明日起不用來聞法了。”不幾天，這個弟子真死了。由於厲鬼作祟，阿鳥都嘎牧人家中經常發生橫死，一天又有一個小伙子

被殺，尊者得知後，拿著《中觀莊嚴論》在天葬場跳來跳去，示現降魔相，從此斷了這家遭橫死的根。

尊者主持法會或傳法灌頂也經常出現奇異瑞相。有一年冬天，他講授《智慧上師·七寶藏》等大圓滿經典時，天氣變暖，盛開鮮花，時有雷聲，出現一些夏天才飛來的鳥兒在空中盤旋。尊者為剛修好的小塔子開光，在請智慧本尊安住時，出現萬里晴空，喜降細雨，橫跨彩虹等吉祥瑞相。人們見了議論紛紛，大成就者東·根色說：“這些是秋恰尊者加持的緣故。”

尊者的神通顯現無數，應寫入本傳的也很多，但他像歷代祖師那樣，是一個喜歡隱居禪修的人，經常對弟子說：“自己的功德要隱藏，別人的功德要宣揚。”在我們懇求尊者允准寫傳時，他嚴肅的說：“秘密成就的功德不准多寫。”這樣，我們就只介紹到此了。

灌頂傳法，廣轉法輪，是最主要的弘法利生事業，按照玉科·秋英讓卓、博珠等上師教言和授記，尊者一生堅持不懈為有緣弟子轉法輪，慈悲渡生。在霍札西曲塘等地舉辦極樂淨土法會，向廣大信眾宣說行善積德的道理。先後前往格公、達龍、丹吉、吉俄、雅岡等地寺廟大開無盡施法之門，講授《五部經論》、《真悟寶燈》、《觀點與派別明辨論》、《入菩薩行》等共同學問，並講授了戒律、俱舍、中觀、般若以及大幻化網、無上大圓滿等，培養了一

大批有學識、有成就的弟子。

在動亂的年代，弘法被視為“封建迷信”，僧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僧衣不准穿，講經說法被禁止，佛教遭受嚴重破壞。就是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下，每當藏曆初十、二十五日，他都不間斷薺供。有一次，被幾個所謂的“積極份子”發現，辱罵批判他，尊者卻笑著說：“看見拇指大的供品，說成是大薺供，還要到處宣揚，這是否餓鬼界？”那時惡人很多，但尊者把一切違緣轉化成弘法的增上緣，斷除此生貪欲，捨棄衣食名聲，獨自到偏僻地方隱居攝受有緣弟子，秘密為信眾傳法灌頂。這些日子，他寫了很多共同與不共的論著和竅訣，這些皆是在證悟法性中的自然顯現，與教理相應，但後來又全燒掉了。他說：“現在缺少入法實修的人，而不是要修的法。過去大成就、大智者的著作已夠多了，不需要這些。”尊者的著作沒有了，但他的很多開示仍銘刻在弟子們的心中。在此略摘幾個片段：

“眾生煩惱病沒痊癒，菩薩慈悲的心病就不會完全好”；反過來說，如果想做一個實修的人，就要具足對三寶的恭敬心。信心是否具足，決定修行人是否能成就。

遵守因果，具足悲心和智慧是修行的基礎。不能這是我的親戚朋友，那是我的冤家仇敵，分別是凡夫之舉，不是慈悲心，更不是菩提心，修行人應把分別心當毒品一樣丟掉。如果沒有無分別的悲心和無緣的智慧，只是做個樣子給

別人看，這種做假相的修法再多也終將無果。

凡是我的弟子，要像世親菩薩所教：“持戒具聞思，勝定悉觀修”、“外持佛子行，內修大圓滿”，在守持戒律的基礎上，依次進行聞思修，全面修生起次第和圓滿次第。

密勒日巴說：“佛陀人之主，說法是為除八風，過去規定戒律是為放棄世間俗事，過去要求學聖者行為是斷絕親屬關係。總之，沒有認識無常而修的所有法都是沒有意義的。”無論修什麼法都應調伏自心煩惱，除自淨力外，你們不要學制敵護親、世間八風、居功傲慢、嫉妒誹謗、互相爭論以及想方設法收取供養等以種種欺騙手段弘法。嫉妒或與別人攀比之心的辯論，或以收取大量錢財，實為利己為目的的傳法，把利己的事藏在心中，利他的話掛在口頭，學佛的人千萬不能學他們。

請你們不要用一把長尺子來量短暫的人生，做一個所謂有名氣的人。要把所學到的知識用來指導修心，使自己真正得到臨終快斷氣時確實有利益的成果。特別是貪瞋煩惱是佛法的主要違緣，因此要時時注意。

過去噶當巴的祖師說過，如果你住在城市裡應視為坐牢房一般。沒有地方可以常住不死，而且會很快死掉，對死得無利益的事沒有時間去做。你們想做實修佛法的人，

就一定要把這些話牢記心中。

虛張聲勢的修法實在沒有意義，要壓住世間八風。蓮花佛說：外相按比丘穿黃衣，內修無上密乘瑜伽士，這就是我蓮花生。如果是出家人，應當做到這一點。為根巴堪布建了一個小小的白靈塔，我也有一個這樣小的靈塔就夠了，不用做更多的事。

尊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胸懷寬廣無邊，其心清淨一塵不染，身口意所做的一切皆如實而自然地體現了離欲無私、徹底利他的高尚品格。他為正法久住，嚴守戒律，常時平等對待一切有情，成為眾多持戒者的榜樣。他精通共同學問和顯密一切經論，能自在無礙地進行一切講解和辨證，成就生圓次第之證果多達無數，受到諸多大成就者的敬仰和稱嘆。大成就者仁增桑阿林巴在色拉寺給數百人傳法時說：“如果你們想修正法，若依止像我這樣收財物的‘口袋’不會有好的結果。表裡如一、名副其實的大瑜伽師是秋恰尊者、昌格·阿熱和拉格圖登諾布堪布等，他們是諸佛菩薩為渡化眾生而來的，如在他們面前得到佛法，那就算獲得有意義的人生了。”努欽·桑吉益西的再現化身須岡·瑪珠·秋吉尼瑪上師說：“現在佛法衰落的時後，但我們色達有如意寶晉美彭措堪布和秋恰尊者，如同太陽和月亮一樣，這和釋迦佛住世同樣好的緣起。”博珠仁波切常常說：“色達的秋恰這個人，像個瘋子，但他是遍智者法賢的化身，將

來能做偉大的利他事業。”大成就者康薩·門色上師說：“我是密乘大圓滿傳承的大士，秋恰尊者是上乘般若密多傳承的大士。”

觀音菩薩的事業之光照耀著雪域眾生。持名者松阿林巴《今世界的授記·明亮的太陽》中說：“仲德帝鳥西多修建閉關房，里多林修建講學院，此時弘揚德達林巴的《持明心要》伏藏經典。”正如此授記一樣，在蓮花生加持過的聖地多康地區有一個叫里多的地方，這裡是賢巴白則財神神山的附近，上有孔雀毛傘蓋，下有龍宮寶庫之門，中有獅子蓮台寶座，東方太陽早升晚落，南方生長各種香林，西方留著清涼泉水，北方雪山像酥油貢品等等。這裡山清水秀，樹木叢生，草坪寬曠，鳥語花香，尊者根據高僧大德們授記和弘法利生需要，於藏曆十六勝生土羊年（一九七九），在這個祥瑞之地創建了顯密法輪苑（五明佛學院）。二十多年時間裡，他根據弟子不同根器，主要傳授了《大圓滿龍欽心髓前行引導文·普賢上師言教》、《佛子行》、《入菩薩行》、《如意樹果》、《中觀》、《量理論》、《律經》、《俱舍論》、《慈氏五論》、《七寶藏》、《三休息》、《大幻化網》、《講授、上師智慧》等以及遍知者法賢和無垢光尊者、米滂仁波切、博珠仁波切等印、藏大成就者的論著，培養出眾多持三藏的堪布、主持寺廟的大德、利益眾生的上師、隱居苦行的禪修者、以及博學持戒的成就者等功德具足的弟子，遍布藏地、全國甚至美國、

印度、尼泊爾、不丹、香港、台灣等國家和地區，還有無數結了法緣的僧眾、信眾。

“如果盛水的器皿被打破，月亮的影就會消失；如果是行惡的眾生，也無法見到佛的相。”在濁世中，特意为渡化眾生而來的佛子，在弘法事業圓滿，與眾生緣分已盡時，色身攝法界是必然的規律。另外，為令貪受此生持常見的眾生生出離心，也催促尊者把色身收回法界。藏曆十六勝生火牛年（一九九七），他開始出現病象，但仍堅持講授《經莊嚴論注疏·妙乘甘露薈供》。弟子們請漢、藏名醫給他治病，為他念誦羅漢經，做薈供祈請尊者長久住世。尊者不喜歡找醫生治病，也不願念經消除病魔。但他說：“為如你們的願，我接受醫生治病和念經除病，不知有無空行母來迎接我，但絕對不要念拒絕空行母迎接的儀軌，可作一次持明聚會的薈供。”僧眾照辦後，於三月三日中午圓寂，正如《日月和合續》中說的那樣，“此時上師的諸竅訣當融入自心中。”依法身坐勢和觀視，而外相色身收入內性本空中。當時，尊者色身轉變為童相，皺紋消失，神采煥發，莊嚴圓滿。封閉七日後，佛學苑請須岡·瑪珠·秋吉尼瑪仁波切主持念誦把內性任運兒門提醒祈請儀軌。西繞堪布、曲彭堪布、格巴、土欽、拉霍·根桑丹增等用六味香水給尊者法體沐浴，按儀軌寫部位字、結印和穿法衣，持鈴杵等完畢後安放在寶台上。以後七日內供，來自四面八方的僧眾、信眾向法體告別發願。在弟子中有的看到法體現金剛持，有的看到

現釋迦佛，有的看到全身遍滿藍色明點等徵象。尊者的意融入法界出現氣溫突然變暖、藍天彩虹當空、各種鮮花盛開等外境徵象。大成就者東·根色等大德還看到顯出阿里噶里咒。內證光明徵象不退法體神采，發出冰片和檀香味。請科東文波·索朗衛色將法體送入火化靈塔，這時空中充滿虹光，整個山谷香氣芬芳，特別是火化場出現一道奇異的扇形白光。種種成就三身徵象和利益眾生的徵象都有印證。火化時頭蓋骨和雙眼球跳出火化靈塔。根桑丹增堪布等打開靈房時，發現骨灰上現卍字和右旋海螺相。收骨灰發現很多白、黃、紅、綠色舍利丸，燒供器護摩中長出十多公分高的綠苗。《續部》說：“善哉，涅槃時留下的有漏蘊身，用火化就會有諸佛的舍利子，不同部佛而生五種舍利，夏利羅是善逝舍利，瓦利羅是金剛部舍利，丘利羅是寶生部舍利，色利羅是蓮花部舍利，良利羅是事業部舍利，”如是說與實際相吻合。骨灰放在供台上，依大悲觀世音儀軌念誦祈請時，飛來一隻從未見過的松耳石色小鳥，站在寶瓶上，徘徊於壇城一個多小時。大家認為，這是法界勇士空行的化現。

三百多位僧人連續四十九天念誦《寂靜忿怒百尊聞解脫》、《持明總集》、《金剛薩埵修持法》、《大悲觀世音修誦法》、《普賢行願品》，還點供燈、供食品、供水香等。尊者心傳弟子德欽繞色、色它、土欽侄兒等負責，用一百斤白銀、十三兩黃金修見了舍利靈塔，鑲嵌珊瑚、松耳

石、藏寶珠等珍寶，塔內裝有迦葉佛和釋迦佛的舍利珠等四種舍利、五種舍利羅，由玉科·恰札爾仁波切轉賜業果、曲色喇嘛的舍利珠、兩尊銅佛像為主的薩迦巴、格魯巴、噶舉巴、寧瑪巴諸多三依作裝藏物。鄔金仁增仁波切為功德主建造了一尊秋恰尊者塑像，諸大弟子也盡力建造了一些聖物。按照遺囑，在茶毗（火化）處建了一座白色小靈塔，決定每年圓寂紀念日在此開供養法會。

堪布貝瑪才旺仁波切傳略

◎貝瑪威瑟堪布／著 伽造喇嘛／譯

殊勝法王貝瑪才旺仁波切生於1931年，西藏東部多康之札曲卡地區，自幼即具卓越智慧及慈悲之善良習氣，當時眾人咸稱其為結集佛陀教法之金剛手菩薩，及初弘佛法於西藏之大堪布菩提薩埵，大譯師達摩室利等之化身，並多有預記。

法王仁波切十一歲出家至二十八歲期間（1941～1958）依止阿宗嘉西久美多傑、圖噶益興諾布、培珠湯傑欽巴、蔣貢協謙貢珠、巴珠南開吉美、普空大堪布卻達等大善知識聽聞修學顯密明處大論達究竟，成為名副其實博通五明之瑪哈班智達。

二十八歲時，從卓千大堪布圖殿年札受近圓戒，後即如理慎護別解脫、菩提心、密乘三律儀戒律而無違犯退失。任何時間均無憤怒之相，常現平和之態，實為世間佛教徒之良好典範。

二十九歲至五十一歲（1959～1981）間共二十二年閉關潛修，修誦具六百頌之文殊真實名經（續）十萬遍多次，勤修極深奧秘密之修法，禪定行持水流瑜伽，故得慧與悲無別之大圓滿自生智現前生起。

五十二歲時，法王仁波切任西藏大圓滿室利僧哈佛教大學之住持（堪布），四年間化育遠近而來就學之數百位學僧，有關大、小五明等學業。迄今（1982～1997）十五年

間，足跡多履世界各地，常授深廣教法，思德利益化及數十萬弟子，並創立佛教之教證二法講說修行之處數十座，並教導出能弘揚教授正法之心子百餘位。

法王仁波切曾任中國高級佛學院堪布、德格卓千日森佛學院總堪布、德格協謙講學院堪布、石渠普康講修院院長、四川省藏文學校堪布。法王仁波切譽滿中國，不但精通經論智慧深廣，而且具足種種實證及教學經驗，實為現代具德上師之典範，凡四大教派之堪布、仁波切多受教益。

一九九六年法王應貝諾法王、睡覺法王之請至印度、尼泊爾各大寺院傳法，以延法嗣；一九九七年三月，應四大教派之請至尼泊爾給予三個月的大灌頂及口傳。期間，不分教派寺院，一律給予開示灌頂。八月，應邀到法國索甲仁波切的中心給予一個月的閉關教授。歐美亞洲各地之佛弟子無不爭相請法、供養，先後赴世界二十五個國家，於五十多座佛學中心開示佛法，並右繞地球回到西康故鄉。

特別要指出，凡是與法王仁波切結緣的所有眾生必定能往生極樂世界。

二〇〇一年五月五日，四川多康達局阿日札五明佛學院舉行了盛大的第三屆祈願世界和平大法會，法王仁波切儘管法體違和，仍親臨法會，加持弟子。法會圓滿結束後不久，法王仁波切即示現病相，在竹札仁波切、達瓦鄧珠仁波

切、圖門堪布等幾位尊者的陪同下，輾轉四川、上海等地接受治療，期間仍多次慈悲接受成都、北京、上海、南京、東北等漢地有緣弟子的拜見。弟子們向法王仁波切獻上衷心的祝福，祈願法王長久住世。法王仁波切愉悅的慈容、智慧之德音令弟子們法喜充滿，信心無限。

藏曆水馬年正月初七下午三時許，在成都軍區總院接受治療的法王仁波切提出去拉薩桑耶寺，並極其堅定地表示，不再繼續看病，不回阿日札五明佛學院。

正月初八，拉薩桑耶寺。這座由蓮花生大士親自建造、具有悠久歷史的佛教聖殿以極其隆重的歡迎儀式，迎請殊勝法王貝瑪才旺仁波切——菩提薩埵尊者轉世聖人的到來。莊嚴神聖的大雄寶殿內，慈悲莊嚴的法王仁波切端坐於金剛寶座之上，法王的妙勝功德放射出無量光芒。桑耶寺的僧眾們懷著無上崇仰的敬意向法王仁波切獻上吉祥殊勝、寓意深遠的供養——佛像、佛經、佛塔、曼荼等，至誠祈願法王仁波切法體安康、長久住世。

這是法王仁波切選定的圓寂之所。仁波切數十年嘔心瀝血，普化眾生，為振興佛教大業奠定了基礎，為一切眾生的解脫種下了勝妙因緣的種子。法王仁波切與桑耶寺有著殊勝的因緣：此前，桑耶寺曾三次祈請法王仁波切前往，皆因種種原因未能成行。此次，有求必應的法王仁波切滿足了僧眾們誠摯的心願，此為一；這裡是法王仁波切

的前世——菩提薩埵尊者圓寂、荼毗的聖地，此為二；第三，桑耶寺是諸多大成就者雲集修行、弘法利生的聖地；第四，是法王仁波切令我等無怙眾生對諸多生死自在之大成就者生起無比的信心。

藏曆正月初八、初九日，法王仁波切安住於桑耶寺。

藏曆正月初十，晨。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日子。法王仁波切對環侍於身邊的竹札仁波切、達瓦鄧珠仁波切、圖門堪布咐囑道：今天是蓮花生大士薈供日，大家一起薈供，一起吃加持品，這對我來說有著非常的意義。

蓮師薈供順利舉行。殊勝法王仁波切與尊者們一起受用加持品。法王與達瓦鄧珠仁波切親切碰頭加持時，安詳地說：“今天我要圓寂。”面對慈父般的上師，達瓦鄧珠仁波切心中頓時湧起巨大的悲傷，難過得講不出話來……

之後，稍感平靜的達瓦鄧珠仁波切向竹札仁波切等尊者轉述了上師的話，尊者們無比哀慟，共同祈請法王仁波切長久住世，他們懇求說：“如果法王圓寂，對整個佛教事業而言，無論是顯宗、密宗，都將產生極大的影響，猶如燦爛輝煌的太陽隱去了光芒，尤其對紅教寧瑪派和阿日札五明佛學院，都是難以估量的損失。對我等弟子而言，沒有了上師，就如同失去父母護佑的苦難的孤兒。”竹札仁波切說：“阿日札的僧人們已出發在路上，如果您要圓寂的話，一定

要等他們來。”究竟自在的法王仁波切慈祥地微笑著輕聲允諾：“好！好！”

桑耶寺的僧眾們為法王仁波切虔修蓮師長壽法，並與多吉札寺、敏珠林寺的僧眾們至誠向法王祈請，請法王仁波切為了佛法長久住世，不要離開六道輪迴之中的苦難的眾生。慈悲的法王仁波切同樣一一應允，說：“好！好！”

在這個殊勝的日子裡，我們的怙主法王仁波切為了眾生留了下來。

藏曆正月十二日，法王仁波切的大弟子登曲達瓦仁波切趕到了桑耶寺，他緊緊拉著至尊上師的手放聲痛哭，哽咽著祈請著：“法王，您一定要長久住世，千萬不能圓寂啊……”法王安詳地答道：“我注意一下，是可以住世一段日子的。”

從這天起，在沒有醫生和任何藥物治療的情況下，我們的法王仁波切身體奇蹟般地一天比一天好了起來。

藏曆正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三天，法王仁波切依次繞著桑耶寺一處處聖剎，詳細周密地向尊者們介紹著：東面大殿是菩提薩埵尊者預試七人出家受戒之所在，西藏的僧團從此而建立；南面是一百零八位無與倫比的班智達將梵文佛經譯成藏文的聖殿，等等。法王並深情地說：“我懷念蓮師、菩提薩埵、藏王赤松德贊弘法利生的

輝煌的事業。”

藏曆正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許，法王仁波切與竹札仁波切碰頭加持，這一次法王十分堅定地對弟子們說：“今日將要圓寂！”而後，法王安詳寧靜地去了趟衛生間，回臥房結跏趺坐，兩手結法界定印，雙眼凝視虛空，寂然涅槃。

幾日後，尊者們為法王仁波切換上了莊嚴的報身佛法衣，頭戴五佛冠，接受諸寺僧眾及居士們的拜謁，歷時二十天。法王仁波切安詳莊嚴的法體煥發出不可思議的功德威力，每天都有許多僧眾、居士在法王面前誓發宏願：嚴淨毗尼，弘範三界，渡脫眾生，拔濟未來，閉關精進，興建佛學院，放生念誦……

青普神山海拔四千三百米，是蓮花生大士閉關修行成就之聖地，也是蓮師二十五位大弟子閉關修行成就之聖地，亦為龍欽巴尊者及諸多生死自在之大成就者圓寂荼毗之地。

藏曆二月十五日，是法王仁波切荼毗的日子。青普神山聚集了在山上閉關修行的僧尼二百餘人，來自桑耶寺、多吉札寺、敏珠林寺、森達寺、阿日札五明佛學院的僧眾，印度、尼泊爾、香港、臺灣及北京等漢地和拉薩山南的信眾有上萬名。

清晨五時，在尊者們準備迎請法王肉身前往青普神山之時，天空躍然顯現五彩彩虹，與桑耶寺和青普神山跨越相

連，這是一條迎請聖者的彩虹之路。

八時，法王肉身迎請至青普神山蓮師閉關修行之山洞不遠處，數千僧眾開始誦經、火供。

十時，法王仁波切茶毗大典正式開始。香煙冉冉，茶毗處上方虛空中顯現出圓形之五彩彩虹。之後不久，天空又顯現出一條直線的五彩彩虹。這些法王仁波切功德圓滿瑞相的顯現，令在場的所有僧眾及居士生起了無上的信心與景仰。

下午三時左右，茶毗大典圓滿結束。

茶毗之後七日內，四位尊者朝夕守護在法王茶毗處，寸步不離。

七日後，四位尊者按儀軌打開了茶毗塔四門，法王仁波切肉身舍利赫然現前：雙目以上之頭蓋骨及內在組織完好無損。在能熔化一切的高溫烈焰中，法王仁波切為我們留下了不可思議的證得金剛身之瑞相。肉身化作一座清晰圓滿黑色之時輪金剛本尊雙身相，約一肘高，紅色、黃色舍利子七八枚。大成就者阿秋喇嘛曾言：紅色、黃色舍利子乃即身成佛之象徵。我們的法王仁波切融入法界，以身示滅，向我們昭示著一位佛陀的悲懷。

法王仁波切圓寂後，阿日札五明佛學院連續四十九天誦經。西藏大昭寺、小昭寺等四大教派的許多寺院以及康

藏地區的諸多寺院供燈、供齋、供養僧眾。在阿日札五明佛學院，僧眾們舉行誦經、供燈法會。在最後兩天，每天都有六千僧眾參加念誦《文殊真實名經》、《普賢行願品》等經文，盛況空前，吉祥圓滿，為此，竹札仁波切供養了自己所有的財物。

竹札仁波切說：法王仁波切是成就佛陀果位之聖者，並不需要誦經超度，法王仁波切趨入涅槃之示現，是為有緣眾生提供一個稀有的圓滿福慧資糧的機會。藏漢以及世界各地的眾生發心所做的放生、供燈、誦經、塑像、建塔、供養等善舉，皆蒙法王仁波切利益眾生之恩德。我等眾生皆當永誌不忘法王仁波切的大恩大德，知恩報恩。以何種方式報恩？應不僅僅是供養財物，更應修持佛法，精持戒律，福慧圓融，利樂有情，這才是報恩。法王仁波切成就之殊勝功德佛菩薩亦難以測度、難以表喻。法王仁波切的示寂，警醒著我們世事無常，勿要懈怠。雖然我們的肉眼看不見法王，但慈悲的法王仁波切從未捨棄我們，永遠在護佑著我們，我們的一切皆能悉知悉見。讓我們一切有信心的佛子共同祈禱：

願至尊佛陀貝瑪才旺法王仁波切早日乘願再來，
度化一切有情眾生！

西元二〇〇二年六月十日

附錄

(一) 藏地修持大圓滿獲虹化者略記

(二) 門色仁波切殊勝教誡開示錄

釋迦牟尼佛的教法傳入西藏後，得到了吐番王國祖孫三法王：松贊干布（觀音化身）、赤松德贊（文殊化身）、赤熱巴巾（金剛手化身）的大力倡導和護持。

藏王們先後從漢地、尼泊爾、印度等地請了很多大成就者、班智達、大堪布、大譯師來藏，翻譯了大量的顯密經典，傳授了很多殊勝的密法，使佛法的光明普照了整個雪域。

在藏王赤松德贊年代，從印度迎請了三世諸佛的總集化身——蓮花生大師來藏，傳授了即身成佛之法——大圓滿密法。蓮花生大師在桑耶寺和切普札瑪根倉修行洞等聖地，為以藏王赤松德贊為首的王臣二十五位大弟子，授以大圓滿八大心法的灌頂傳承，使這二十五位大弟子都即身獲得了殊勝成就。

從這以後，藏地湧現出很多修持大圓滿密法即身成佛的修持者。

據恰札桑吉多吉（現居尼泊爾）所著書記載：“在蓮花生大師宏傳大圓滿密法的年代，雪域藏地曾有十萬修持者即身獲虹化成就。

在名叫耶巴的神岩處，有一百零八位修持者虹化。

昆盧札那、噶瓦巴則和覺若魯益堅贊等大成就者即身獲幻身成就。

可以翻譯任何一種語言文字的大譯師有一百零八位。

郎郎多吉登珠等精通舞、畫、唸（誦經）三藝及修生、圓次第而成就的大持明者有一百零八萬。

巴益西旺波等精通三藏的僧眾有一千萬。

益喜措嘉和多傑卓瑪等空行母以修持氣脈明點而成就虹化的女瑜伽行者有二十五位。

拉龍貝吉多傑等以修持威猛伏魔法獲大成就者有八十五位。

德瑪則芒和勒新尼瑪等精通梵、藏兩種文字的大善知識有萬數以上。”

蓮師法太子、大伏藏師有一百位，小伏藏師有一千位。

寧瑪巴持明傳承不共殊勝之處有六大方面，依此九種傳承上師的竅訣，而得到共與不共大成就者有很多，如：幫米旁貢布八十五歲時，才從毘盧札那上師那裡得到大圓滿密訣，他依此精進修持，於一百多歲時虹化。

幫米旁貢布的傳承歷經七代，每代都有一位大弟子獲虹化成就。如：恩郎向曲吉贊六十七歲時拜幫米旁貢布為師，獲大圓滿密訣，於一百七十二歲在瓦札地方虹化。

恩郎向曲吉贊的弟子沙當仁欽益得到大圓滿密訣傳承後，於一百四十四歲時在瓦札虹化。

沙當仁欽益的弟子科久，五十七歲時得到大圓滿密訣後，於一百一十七歲時也在瓦札虹化。此師、徒、孫三人，都是於同一年（藏曆蛇年），在同一地方相繼虹化。

科久在虹化前，把大圓滿密訣傳給弟子娘香曲札巴；娘香曲札巴又傳給娘謝瓊；娘謝瓊又傳給巴剛，此師、徒、孫三人也都獲虹化成就。

大成就者噶當巴德西的上師瞻頓卓衛根波於一百歲時虹化。噶當巴德西的弟子喇嘛布頓在噶陀昆盧洞內虹化。噶當巴德西還有很多弟子，如喇嘛昆加在札日日虹化；衛巴、若頓布、米遼江揚約登、林、喜饒比丘等人也都獲得虹化。

噶陀河波蒙加堅贊在多丹卻處得大圓滿“意徑直”後，在噶陀寺東北方向一個名聽宗樸的地方獲虹體金剛身。相傳他現在還在此地一帶利益有緣眾生，伏藏大師智美俄塞寧波和蔣揚秋吉洛珠等人曾親眼見過他。

一百多年前，新龍縣大成就者貝瑪鄧燈拜竹欽曲英讓卓為師，得到了寧瑪巴隴沙伏藏法的密訣傳承後，於藏曆水羊年在四川白玉縣昌臺地區的一個牧場虹化。當地人爲他修造了一座虹化紀念塔，塔內供有貝瑪鄧燈虹化後留下

的法衣、指甲和頭髮，現在每年都有很多藏民（也有漢族善信）前往朝拜，祈求加持。

在新龍上游的卡瓦洛日神山前，有個名叫卡覺的修行洞，昌給卡覺俄塞寧波的前一世，就在此山內虹化。後人在此洞內，曾找到他用過的法器。

我們日巴拉布寺曾有一個名叫特卻的活佛，他在德格竹慶寺得到大圓滿密訣的傳承後，回到日巴，也在卡覺山洞附近的一個山洞內虹化。

藏曆第十六勝生周末豬年，本教的夏札札西堅贊獲虹化成就。過後於藏曆火牛年，他的弟子洛珠堅贊也獲虹化。夏札札西堅贊在虹化前曾授記說：“在他的傳承裡，將會有十三位弟子虹化。”

藏曆水龍年，耶龍大成就者索朗朗傑也獲虹化成就。

自蓮花生大師於西元八世紀中期將大圓滿密法傳到藏地之後，一千多年來，藏地獲即身虹化的大成就者約有幾十萬人之多。

從古至今，在整個雪域藏地，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大修行人，為了即身成就正等覺，他們毅然放棄了名利、權位、財產等世間八法，遠離家鄉、眷屬和弟子，獨自在荒無人煙的雪山、密林、山洞、屍林等寂靜處，隱姓埋名進行苦修。臨終時，他們在誰也不知不曉的情況下，將色身化為永

無生滅的光明金剛身，即身現起大用，在六道中廣做利生事業。

像我這樣薄聞寡見的人，是無法將藏地所有的修持大圓滿密法而即身成佛的事例，全部、詳細介紹給讀者的。

在藏傳佛教各教派中，都有很多即身成佛的大成就者。噶舉巴、薩迦巴、格魯巴等教派的高僧大德們都做了廣大的利益眾生的事業，他們的成就也都得到了大眾的公認。這些大成就者在成就正等覺時，也都出現了如空中顯現光團、彩虹、大地震動，以及有舍利、異香等瑞相。還有很多不捨肉身、直接飛往諸佛剎土的大成就者。

這些真實不虛的事例，在藏傳佛教各教派大成就者的傳記中都有記載。

**無垢佛法珍寶要弘揚，她是衆生永樂之源泉，
祈願世界和平與文明，自他二利任運得正果。**

門色仁波切殊勝教誡開示錄

《頂金剛續》云：“諸多分別心收束，具有甚善意聞法，金剛心等三世佛，不予失念者加持。”因此，聞法時，應當有純潔的等次（動機）和行為。諸多分別心收束是指清除救難心、求樂心及私心等惡念；善意指必須具有菩提心；失念是指器的三過失等。要捨去一切壞的行為去聞法，這就是說我們講法、聞法及修法時一定要具備三妙法，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聖勝的無垢光尊者亦告誡道：“前行發願正行無所緣，結行迴向引攝全善根，行往解脫之道三妙法。”

前行發願妙：利他、禪修菩提。這兩個條件必須具備：利他、求正果。這不複雜，也沒什麼難題，不用怕搞錯，前後什麼時候都可以想。這很簡單，但很重要，這就是菩提心。誰要是擁有了它，誰就是名符其實的菩薩。寂天菩薩說道：“生了菩提心的剎那間，輪迴苦海中的諸眾生，皆可號稱諸佛之長子，世上天人皆應行禮拜。”

另外，有了它（菩提心）像有了一個英雄好漢的護送一樣，使確定的罪過可以制服，又像末劫火一樣使不定的罪過全部消滅。菩提心的功德不可思議，這樣的功德不會耗盡，如《入菩薩行》云：“別的善業猶如芭蕉樹，結了一次果即會枯萎；菩提心這寶樹結了果，永不耗盡反而會增長。”

正行無所緣妙：上等根器者以中觀、大手印及大圓滿等的見為基礎而禪修。沒有這個境界者，就應保持清淨、無雜念的心境，明白如幻如泡這道理進行修持，也可以說是正行的“替代品”。

結行迴向妙：十方諸佛菩薩怎樣迴向，我也就怎樣迴向，就這麼想也可以說是“同分迴向”。這樣的善業，好比是一滴水滴進了大海，所有的海水沒乾涸之前，這一滴水就不會乾涸，也就是說沒成就之前是決不會消耗這種善業的。

正因為如此，我們得到的結論是——修行的方法比修行更為重要。阿底峽尊者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喜金剛也許會把你送到地獄或餓鬼道，也許會把你送到佛的果位上。”塔波仁波切也說了同樣道理的話：“法要如法地修，否則法會使你墮惡道。”這些話都是強調修行方法的重要性。

所要修的佛法，在西藏就有八大傳承系統，都是佛法，不要去分別。如無垢光法王、薩班大智者及宗喀巴至尊被稱為“西藏三文殊”。不管是哪一宗派，都屬於佛教。應該懂得這樣一個道理：“證悟全佛經不相違；知明諸論著均教誡。”好似一塊白糖與一塊黃糖，吃到哪塊都是甜的，不偏向哪一宗派，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佛與成就者的智慧是等同的。”如此說來，我們應當

有正知正見。否則，賢哲們自立宗，辯論真理時，有人會以貪心與瞋心去誹謗，這樣產生了偏見與邪見就要造惡了。因此，無論是哪一宗派，都應該用清淨心、恭敬心來看待，虔誠供奉才是對的。但也要知道自己生長在哪一宗派門下，這法脈是自己的有緣之法，以此法為主而修行使你得法益快，成就究竟果位的把握性大，如果放棄這法門就斷了法緣。因此，弘揚各自的法脈是應該的。

傳承法脈是殊勝的，上師是有功有德的成就者，這還不夠，這是因為自己沒有成為禪修大圓滿者。所以，即使法脈是大圓滿也沒有用；上師再好，弟子不去修上師傳的法，就不會有成就。所以說，有了食物還得吃才飽；有了衣裳還得穿才暖；聞了佛法得好好修行才受法益。請大家記住無畏洲大自在說的這句話：“只是聽聽法不得解脫，穿袈裟不一定是聲聞，沒有了十二杜多功德，切忌行商謀利持家事。”我重視你們才把《智慧上師》給予傳授，這密法不可洩露，要根器好才受益。我想你們與眾不同，大有希望，大家努力吧！

你們回去後，我要一個一個地問：“這個在何處？”、“那個在幹啥？”。今後你們不要到處去“化緣”、積累“資糧”，要注意非分享受信財的罪障有礙於清淨的修持。遍知者無畏洲至尊說：“信眾布施的錢財物質，亡者關鍵時供的受用品，它會強斷你的解脫之道，別浪費一針一線而供

施。”這是告誡我們不要太貪財。以前我們都有過或多或少的財產，連身上的衣服、兜裡的碗也難以保住的時代都經歷了。財物使人受了多少苦，我們自己的心裡應該清楚。過去雖然是那樣，但現在還沒有一點對錢財的厭離心，拼命去追求享受物質的“大快樂”的人，他絕對不會得到究竟的快樂之果，這是因為物質本身是苦因組成的。龍樹菩薩歸納起來說到：“積累守護失去的苦惱，要知財物無邊的禍根。”事實也是如此。先積蓄苦，中防守苦，後遺失苦，它具有這三種因素。相對來說，一個出家人，身不寒凍、腹不饑餓就可以了。雖然清苦點，但這樣心裡輕鬆爽快得多。

現在就算是認識了明智（本來面目）的人們，若不是一心一意、認真努力地禪修的話，就僅僅是認識一下，決不會達到高一層次的境界。無畏洲至尊寫到：“認識明智者，如果不常常去培養與熟悉它，就像一個弱小的嬰兒上戰場般，會被雜念的敵人消滅掉。”又寫道：“認識自己（本性）而不惦念它，消除不了輪迴因雜念，在貪瞋癡的圈子裡常轉，暇滿之身無意義耗盡。”

自以為是認識了明智，一座也不修，整天都在熱鬧、懶散、漫遊與朝山等等繁華複雜的生活中度過，心一點也靜不下來，就像一屁股坐在螞蟻窩上，坐立不安。這些現象據說是“貝卡爾”魔王佔有了你的心。如果真的是中了

魔，修證就會自然失去，臨終時除了平庸的心境外毫無收穫，這才是真正的一無所有了。因此，請大家在一個平靜的地方，專注一趣，吃苦耐勞地常修持，如提煉酥油時，需要反覆攪動一樣，至少禪修十年方才穩定。這樣的話，修行大圓滿的竅訣成就就快。要不然，就像贊巴·珠青尊者（珠旺向巴曲真）虛擬所說：“如果有一個人一生中能念誦一億遍《大藏經》的話，這功德不可思議，但他不會成就佛的果位。”這就是說，賢劫千佛當中沒有一尊是誦經及朝山得成就的。你們不要東奔西跑，就算是圍繞著整個地球轉一圈也不會成就佛果。我記得有這麼一句話：“走破了鞋子不如坐破了墊子。”密勒日巴尊者曾對岡波巴尊者說：“離別時，我有個最為殊勝的竅訣傳授給你。”於是給岡波巴看長了厚繭的臀部。

“如果你是遍知者無垢光尊者的傳承，那就得長時間地依止上師，博聞廣思，要得到全部的傳承。”然而，現在有不少人給我講：“聞佛法，學經論，太難懂，還不如直接聞大圓滿。”等等不契合實際的話。我想他連心識可以享用的聞思都不懂的話，哪裡會懂得超出心識的只有智慧才能享用的大圓滿。這就是“殺不了山羊還說能殺犛牛”的大話。不要模仿這種人，要多聞勤思。薩班大智者寫道：“不學就成遍知者，此事若對因果錯。”又寫道：“明日死亦學知識，這生雖然不成材，來世好比寄存物，自己可去領取般。”事實上，博聞廣思是大圓滿的前行，像報春的燕子一樣。

法得到後，在一個寂靜的地方專心禪修，“上等修行者每日增，中等者每月增，下等者每年增。”這就是說禪修的境界漸漸增長。要不然，像小鳥喝水時抬起頭來那麼短暫的時間內修不出高層次的境界。

現在有些人說什麼“無修大圓滿”，只要有了大圓滿的見就夠了，不用禪修。這話說得不切實際。雖然沒有專注對境、執著的修行，但還是有持續禪修的本性。蓮花生大士也說到：“雖然無禪可是有煉修。”又說：“瑜伽不是禪修是熟習，熟成自然則為禪修寶。”

要修持成自然之前，應當捨去掉舉（散逸）、雜亂心等違緣。精進地禪修是很有必要的。無畏洲至尊說到：“貪愛情感是二取栓繫樁，會面親朋是善行的魔障，空話綺語是惡業之源泉。要注意這三大罪障的危險。”

我給你們再三地講這些是因為“要事須當慎重”，請大家記住。

這大圓滿法門，除有緣的個別人能享用外，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享用的。局·米滂仁波切寫道：“超出‘癡修心’的大圓滿。”這就是說大圓滿超出了心識所能享用的範圍。現在修大圓滿的不少人迷閉在清醒、昏沈、眼識及阿賴耶識等狀態中，實是自以為是，枉費心機啊！如果是這樣，還不如發慈悲心，修菩提心。《佛說三摩地王經》裡

寫到：“身色似黃金，清淨依怙主，作意此緣境，菩提為禪定。”如此說來，觀想佛、刻經文、印幡文、頂禮、朝山及誦經等是最重要的行善積德。然而得到了大圓滿法門、已證得明智的人，去刻經文、印幡文、頂禮、朝山及誦經等都不如禪修的功德大。如果禪修的功德少於刻經文等的功德的話，下一世用我自身的血肉來給你們補償。為什麼這樣說呢？這是因為有著有漏與無漏之別，心識與智慧之別，世俗與勝義之別，所以出現了功德大小之別。

請大家去找一個寂靜的地方修持。入禪定時，明智本性要超出是與非、顧與慮、破與立、捨與取等，樹立正見，持續修持。出禪定後，對上師三寶要恭敬，對可憐的乞丐要發布施，對眾生要發慈悲心，因果取捨等行為即使是細微的一點過患也不能有。講這個道理的一句話是：“己見要勇敢，行為要畏懼”。蓮花生大士也說到：“我的見比天空還高，因果業比麵粉還細。”又說：“見不依照行，行不依照見”、“外依契經行，取捨因果業。內照密宗修，二次第成就。密按阿底禪，即身成虹化。”無畏洲至尊也寫到：“一心嚮往上師是究竟的皈依，承擔利他的責任是發心的性質，正念與正知時時撫育自己的心是顯密乘共同的轉為道用，不要作一個什麼雜事都會的‘中用’而‘能幹’的人。”

這善與惡、取與捨一定要如法地進行。然而現在有些人輕視因果，說什麼“我的見證與天空等同，沒因也沒果”

等不如法的話。遍知者無垢光尊者告誡說到：“本性向外的明智，示顯莊嚴化身萬物相，莫說因果沒有，因果現象有為法無數，輪迴幻景之樂也無數，這都具有因緣的正相。”

諦洛巴尊者對那諾巴尊者說：“兒啊，真實了因緣的景象，直到證得勝義無生時，千萬不要離開福慧二資糧的車輪。”又說：“雖然有了不求俗諦佛的大把握，也不要放棄積累福資糧。”

切切實實地去做好見、修、行這三方面，這樣就“聞思者溫和多，修持者煩惱少”。自己心裡的貪瞋癡越來越少，十地五道的功德自然得到。無垢光尊者的教誡是：“熟練本性功德是證境，明知無常心無遠謀略，生起淨相無邊恭敬心，慈悲心等不斷發出來。”比如說，太陽本來就有熱與光，並且還有消除黑暗的功能。同樣道理，如實證悟智慧的瑜伽士也應該智慧增長，從中發出正信心等十地五道的功德以及經論中的詞、義自然流露出來，這樣才可以叫“開了悟”的人。

一生修行的所謂的“禪師”、“智者”和“成就者”，他們不但沒有信心和慈悲心等一點功德，而且更不懂得一篇經論的內容，像一個口裡放一塊石頭也不會發出“磕磕”之聲的愚人一樣。這就是沒有一點“大圓滿味”的體現。阿吾（巴珠）仁波切教誡我們說：“如是知而不明盡所

有，若有這樣的聖者，亦不是佛陀的旨意。”另外，還有一些人，的確禪修了，遺憾的是自心的貪瞋癡絲毫沒有殘缺一根汗毛。這說明他的禪修不實效（見道不正）。這樣禪修一輩子也沒有意義。札·巴珠仁波切的勸誡是：“放棄吧！對治不了煩惱的禪修。”

現在是末法時代，自稱為“智者”、“成就者”、“伏藏師”的人不少。他們騎著馬，揹著槍，隨口亂說話，煙癮和酒癮比誰都大，找很多女人，胡說預言，煩惱使之顛倒取捨因果，還說這是我成就者的外表行跡，使很多不知取捨的人走上左道邪見裡。無畏洲至尊的告誡是：“山上苦修得來的諸功德，賣給有錢人家作消災品，‘利他’事業發達傲慢氣漲，是中了惡魔注意墮險境。”

巴日·繞沙尊者寫到：“對幽靜處的野獸怎樣對待均可。”這句話就是說對待像畜生一樣的愚人，怎樣做都可以。因為他們沒有分析好壞的能力。然而，對有知見的賢人來說，一看就知道如法不如法。修持大圓滿者的功德，通過三門（身口意）體現出來，通過夢境來量度，但也找不到少許的優點。某些人進行現似（非真實）的“小神通”，收到空行母的“授記”，寫點伏藏“經典”，降伏“惡魔”，用鐵棒打結，石頭上印跡等等。《智慧上師》中說得很清楚，這樣作是違緣魔障的徵兆。阿底峽尊者教誡我們說：“出現空行母的授記魔時，不要顧慮制伏它；出現修證境界魔時，不

要執著用正見來制伏它；出現發達動蕩雜亂的‘利他’事業魔時，不作‘利他’來制伏它。”

和以前相比，自己的內心變了，變得貪與瞋的自相（實物）煩惱增多了，越來越違背佛法了。但還認為此現象是成就者的徵象。你可知道，這是魔在捉弄你。成就者的徵象是沒有煩惱，厭離輪迴，自發慈悲心，有利他的菩提心，具足淨相及信心。恰美仁波切只說過：“老僧清淨戒律即是成就者的大徵象。”而沒有說過：“老僧破了戒律即是成就者的大徵象，老僧增多了貪愛即是成就者的大徵象。”

如法不如法一定要分清楚。如果誰認為飲酒、吸煙、嫖賭均為成就者的特徵的話，那麼他必定是一個思維錯亂的人。本師釋迦牟尼佛教導我們說：“飲酒者不是我的徒弟，我不是他的上師。”從這句話我們得知，原來佛祖與飲酒者斷絕了關係。律藏《根本說一切有法部毗奈耶雜事》裡寫到：“認吾為祖師的居士以上諸弟子，不釀酒、不斟酒、不飲酒。若不如此執行，汝不是佛家弟子，吾亦不是汝的祖師。”

吸煙者行為不好，又損害健康。雖然佛祖在世時沒有人吸煙，佛祖沒有親自制定吸煙的罪，但是《律經根本律》中講到了這樣一句話：“根、莖、葉、花及果麻醉物亦之。”“麻醉物”包含了煙。吸煙增加煩惱，對別的戒律有

害。常嗜味嗅就上癮這是貪，不知它的罪障是癡，與他人比又自慢是瞋，還為它說妄語、自滿、貪圖及偷盜等犯諸多戒，造很多惡業。因此吸煙皆有性罪及遮罪。蓮花生大士的授記中多次提到關於煙的名、義、分類、前因及罪過等等。“若能吃黑烏頭毒藥不傷身心者可用之。”就是說除能把煙酒的味及性轉變為甘露的瑜伽行者可以享用外，決不允許貪者放逸無度地享受。

女人大都有多心、膽小、易依他、很吝嗇及成見大等五大缺點。如果你成了她控制下的被動人，這樣就難於脫離出來，要知道依她會耗盡善根，就像下了一場冰雹，所有的莊稼都被摧毀。

要注意具備了這些因緣，並非是成就者。正因為如此，大智者局·米滂仁波切說到：“寧瑪巴修法時，要注意貪愛的危害。”

現在的好酒、邪淫等不良行為早就被瑪吉空行母說過，“黑衣粗毛布，黑飲麻醉酒，黑伴漏女人”等九種黑法邪道得到散布的授記已經實現了。所以說要注意有這種行為的人，實際上他是在破壞舊譯密乘（寧瑪巴）這殊勝的法脈。

所有的顯密經典裡沒有講到過可以享用實在的煩惱。要知道，聲聞斷煩惱，菩薩轉煩惱為菩提，密乘把煩惱用來

修道，大圓滿讓煩惱自然解脫。明白五煩惱即是五智慧的本性而修持，這也按照個人的根器善知方便。實際上消除煩惱是共同的目的，阿里班禪尊者說道：“斷轉道用等不同的法門，目的是消除煩惱，諸大智者的宗旨都是一致的。”

另外，當今社會有不少所謂的“活佛”（珠古），按道理講他們應該是從極樂世界和蓮土剎土等淨土中為度化這娑婆世界眾生而專程來臨。然而，他們不是弘法利情，而是到處去尋找馬牛羊等大供養來積財，一輩子為別人作吉祥及消災等活動來度過。看到這種情景，我倒覺得那些淨土中遇到了災荒，缺少物質的東西，才安排人來找財似的。如果你是為佛法而來，那麼請記住岡唐仁波切說的這句話：“若您是為弘揚佛法而來這世間，就應該有一點講修兩方面的貢獻。積財搞世間法的身軀，一個富人家與有權勢人家的兒子也可以替代。”隆多丹畢尼瑪尊者也在《悲歌》裡唱到：“現代人認為的持法者的行為是：佛法講與修如同凶兆般禁忌，貪瞋傲慢佔有了他的心，整天漂泊在散漫的心境中，還說我是持法者，真可悲！”就是說應該對教證佛法作出貢獻才是佛菩薩的轉世。如果你是為眾生而來，修大圓滿這殊勝法的竅訣，臨終法界得解脫時，與三千有情共同成就，不用去為幾個人的“利他”而忙碌一輩子。

如果你是一個化身轉世，不依上師，不聞教誡，不修佛法的話，你也會退落和滅亡。“無畏洲至尊是無垢光尊者的轉世的話不應該有攝受之事。”有人這麼說。但無畏洲至尊用事實反駁說：“不如此攝受加被的話，此轉世化身就有退落或滅亡的危險。”

目前，某某大德的所謂“轉世”，某某成就者的所謂“化身”，都是些出賣靈魂的人。如經云：“如視鷗，知有水；如視煙，知有火；大菩薩，大智者，是何種，徵知也。”又云：“有煙之山中有火，以有煙故。”這是以煙果證成火因的。用因明學中的比量來推斷及了知隱蔽之事物或人都是可以的。

從前蔣揚欽哲旺波尊者為阿吾仁波切（札·巴珠·烏金·吉美秋吉旺波）製造了一幅觀音菩薩畫像，畫的背面寫了一首頌偈：“外行猶如寂天大菩薩，內修成就夏瓦瑞自在，密為殊勝大悲觀世音，吉美秋吉旺波虔祈請。”這幅畫呈獻予札·巴珠仁波切時，札·巴珠仁波切很不高興地說：“這是依名字為根本的魔作”，邊歎氣邊往山上逃跑，七日後才返回。要知道所謂的“活佛”（轉世化身）這名字都不是輕易用上的。唉！這些話是我多嘴，該講的和不該講的都講出來了。何故說呢？噶班雜薩埵吽！別人怎麼做就怎麼做，我們千萬不要跟隨這種人，要有思想行為自拿主意，堅持修行。無垢光尊者的教誡是：“你住在城市、寺院及山洞等處

時，請別找特殊的親朋好友，與誰接觸都保持不親又不怨的心態，一定要自拿主意。這是我的心裡話。”

有的人不但沒有正見，也沒有修證，又不堅持禪修，還希望中陰間得度、法界成就及往生淨土中。這種人不懂佛法的理論依據。現在你的夢境光明自然解脫的話，中陰間就能得度。現在有了圓滿資糧、成熟有情及清淨剎土的因，必然就有希望往生剎土之中的果。僅僅是希望而不去修持是不行的。如密勒日巴尊者說到：“自己持戒不清淨，就不要希望願力實現。”

在一個寂靜的地方，放下一切來禪修，長期苦修，才會證悟，才會把燦爛的功德從內心中爆發出來。不用去問：“我登了何地？得了何道？”及“我將往生哪剎土？”如此等等的認證及授記都沒有必要了，這是因為禪修的徵象在自己的三門中發現，量度在自己的夢境中了知，來世去何處看看自己的心即可明白。如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觀察自己的心不難，自己的心對自己來說不是隱蔽之事。看看自己現在是在作三善道的因或三惡道的因，還是在作往生剎土的因，自己應該最清楚。

自己好好修持佛法才能得成就。要不然，想自己的上師比誰都好，教誡比任何法門都殊勝，只是這麼想，不去修是沒有用的。沒被過去的諸佛菩薩度化的自己，還孤零

零地漂泊在輪迴的苦海中，這不是諸佛菩薩不渡，更不是諸佛菩薩沒有加持力，而是靠單方面的他力是不夠的，就像一塊石頭用投石帶拋出一樣超渡是不可能的事。經云：“諸佛不用水來清洗罪障，不用手拔除眾生的苦，更不把自己的證悟搬到別人的身上，而講法性寂靜即得解脫。”又云：“我把解脫之道教予你，要知道解脫還是靠自己。”

如此所說，還是我們自己努力地修持才有成就的機會。

我們算是師徒關係，但是我不具足上師的性相，就作輔導老師般為你們傳這些法。今後你們不要找太多的去處，一個人住在寂靜的地方禪修。這樣的話，我為你們而感到高興，我傳法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光明大圓滿《智慧上師》，比徹卻還高七種殊勝之法門任運脫噶的講授，從開始至今已有五十天了。以這期間所修的善業為主，我們三時所作一切善業功德都集中在自心而迴向。如云：“迴向這不盡之道，是故增長變化法。”迴向使善根不耗盡並且發展。密勒日巴尊者說到：“我這住在山上的修行者，與供養食物的大施主們，有共同成佛的緣起。緣起的精要是迴向。”

就是這樣，記住迴向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請大家共同迴向吧！

門 色 仁 波 切 殊 勝 教 誡 開 示 錄

（以上是門色恩師在講授《智慧上師》時，對出家僧眾弟子的開示和教誡，由丹增桑波堪布等弟子記錄。今譯成漢文，摘錄在恩師的傳記中，定名為《門色恩師殊勝教誡開示錄》。目的是通過此開示錄，認識和瞭解恩師整頓佛法及教誡弟子是如此的嚴謹、負責。並希望有緣信眾對此開示珍之重之，用心領悟，分清正法與邪道，樹立起對佛法的正知、正見、正信。）